

李氏焚書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李氏焚書

明·李卓吾著



第一輯

第二十七種

據明原刊本排印
貝葉山房張氏藏版

本書封面題簽：林語堂先生



846
643

李氏焚書目錄

卷之二

書答

答周西岩
 與焦弱侯
 又答鄧太守
 答焦漪園
 復鄧石陽
 答鄧鼎石
 又答耿中丞
 復京中朋友
 復宋太守



答周若莊
 答鄧石陽
 答李見羅先生
 復丘若泰
 復周南士
 答耿中丞
 與楊定見
 又答京友
 答耿中丞論淡

李氏焚書目錄

438927

答劉憲長

答周柳塘

答耿司寇

復周柳塘

卷之二

書答

與莊純夫

又與焦弱侯

寄答京友

與曾繼泉

答莊純夫

又與周友山書

與劉晉川書

答周友山

與耿司寇告別

答鄧明府

寄答耿大中丞

復焦弱侯

復鄧鼎石

與曾中野

答劉方伯

與周友山

與焦漪園書

與友朋書

答劉晉川書

答友書

復耿侗老書

與明因書

與方伯雨柬

與楊鳳里(三首)

復麻城人書

答陸思山

與友

與弱侯書

復晉川翁書

會期小啓

復顧冲菴先生書(二首)

附顧冲老送行序

別劉肖川書

答以女人學道爲見短書

與李惟清書

與弱侯書(二首)

與楊定見

與梅衡湘(答書二首附)

與河南吳中丞書

與周友山

寄京友書

復士龍悲二母吟

書壽卷後

與友人書

又使書通州詩後

復澹然大士

爲黃安二上人(三首)

卷之三

雜述

卓吾論略

何心隱先生論

鬼神論

兵食論

童心說

四勿說

定林菴記

三蠢記

忠義水滸傳序

高同知獎勸序

復李漸老書

論政篇

夫婦論

戰國論

雜說

心經提綱

虛實說

高潔說

三叛記

子由解老序

送鄭大姚序

李中丞奏議序

時文後序

龍溪先生文錄抄序

李中谿先生告文

羅近谿先生告文

篁山碑父

自贊文

方竹圖卷文

書黃安二上人手冊

卷之四

雜述

解經題

解經文

先行錄序

張橫渠易說序(代作)

關王告文

王龍谿先生告文

祭無祀文

李生十交文

贊劉諧文

讀律膚說

書決疑論前

念佛答問

征途與共後語

書方伯雨冊葉

楚空先生傳

題關公小像

告文(七首)

二十分識

四海

五死

戒衆僧

觀音問(十八條)

寒燈小話(計四段)

批下學上達語

讀若無寄母書

附周友山爲明玉書法語

三大士像議

約束偈

因記往事

八物

傷逝

六度解

豫約(小引并六條)

玉合四首

卷之五

曹公(二首)

反騷

漁父

誠子詩

子虛

鼂錯

養生論

幽憤詩

思舊賦

蜻蛉謠

茶夾銘

伯夷傳

張千載

封使君

楊修

史記屈原

招魂

非有先生論

賈誼

絕交書

琴賦

酒德頌

楊升菴

唐貴梅傳

李白詩題辭

岳王并施全

李涉贈盜

宋統似晉

逸少經濟

經史相為表裏

段善本琵琶

詩畫

無所不佩

宋人譏荀卿

陳恒弑君

為賦而相灌輸

闡然堂類纂引

阿寄傳

卷之六

四言長篇

讀書樂(并引)

孔北海

鍾馗即終葵

樊敏碑後

黨籍碑

荀卿李斯吳公

季文子三思

王半山

文公著書

朋友篇

孔明為後主寫申韓六韜

五七言長篇

富莫富於常知足

至日自訟謝主翁

題繡佛精舍

十八羅漢遊戲偈

五言四句

宿吳門(二首)

又觀梅

薙髮(四首)

哭黃宜人(六首)

莊純夫還閩有憶(四首)

嵇山寺夜坐

寓武昌郡寄真定劉晉川先生(八首)

賦松梅(二首)

九日同袁中夫看菊謝主人

朔風謠

十八羅漢漂海偈

哭耿子庸(四首)

同深有上人看梅

鄭樓

哭貴兒(三首)

夜半聞雁(四首)

歲暮過胡南老(四首)

送鄭子玄(三首)

塞上吟

贈何心隱高第弟子胡時中

答梅中丞偈（二首）

懷林答偈附（一首）

六言四句

雲中僧舍芍藥（二首）

士龍攜二孫同弱侯過余解粽（四首）

七言四句

南池（二首）

太白樓（二首）

恨菊

哭陸仲鶴（二首）

九日坪上（三首）

除夕道場卽事（三首）

閉關

元宵

哭懷林（四首）

晉陽懷古

過鴈門（二首）

渡桑間

初至雲中

贈兩禪客

得上院信

重來山房贈馬伯時

古道通三晉

中州第一程

詠史（三首）

却寄（四首）

喜楊鳳里到攝山（二首）

同周子觀洞龍梅

贈周人山

五言八句

初到石湖

中秋劉近城攜酒湖上

環陽樓晚眺得菴字

送鄭子玄兼寄弱侯

謁關聖祠

秋懷

立春喜常融二人至（二首）

贈利西泰

薛羅園宴集贈鷗江詞伯

過聊城

山中得弱侯下第書

湖上紅白梅盛開戲題

牡丹時（二首）

春宵燕集得空字

秋前約近城鴉里到周子竹園（二首）

重過曾家

丘長孺生日

觀鑄關聖提刀躍馬像

閒步

乾樓晚眺（三首）

六月訪袁中夫攝山

望東平有感

過武城（二首）

七言八句

自武昌渡江宿大別

晚過居庸

元日極樂寺大雨雪

讀羊叔子勸伐吳表

瑠璃寺

望魯臺禮謁二程祠

曉行逢征東將士却寄梅中丞

九日至極樂寺聞袁中郎且至因喜而賦

雨中塔寺和袁小修韻

讀劉禹錫金陵懷古

赴京留別雲松上人

李氏焚書 卷之一

書答

答周西巖

天下無一人不生知。無一物不生知。亦無一刻不生知者。但自不知耳。然又未嘗不可使之知也。惟是土木瓦石不可使知者。以其無情。難告語也。賢智愚不肖不可使知者。以其有情。難告語也。除是二種。則雖牛馬驢駝等。當其深愁痛苦之時。無不可告以生知語。以佛乘也。據渠見處。恰似有人生知。又有人不生知。生知者便是佛。非生知者未便是佛。我不識半生以前所作所爲。皆是誰主張乎。不幾於日用而不知乎。不知尚可。更自謂目前不敢冒認作佛。旣目前無佛。他日又安得有佛也。若他日作佛時。佛方真有。則今日不作佛時。佛又何處去也。或有或無。自是識心分別妄爲有無。非汝佛有有無也。明矣。且旣自謂不能成佛矣。亦可自謂此生不能成人乎。吾不知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也。旣無以自安。無以自安。則在家無以安家。在鄉無以安鄉。在朝廷無以安朝廷。吾又不知何以度日。何以面於人也。吾恐縱謙

讓。決不肯自謂我不成人也。審矣。既成人矣。又何佛不成。而更等待他日乎。天下寧有人外之佛。佛外之人乎。若必待仕宦婚嫁事畢。然後學佛。則是成佛必待無事。是事有礙於佛也。有事未得作佛。是佛無益於事也。佛無益於事。成佛何爲乎。事有礙於佛。佛亦不中用矣。豈不深可笑哉。纔等待便千萬億劫。可畏也。

答周若莊

明德本也。親民末也。故曰物有本末。又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苟不明德以脩其身。是本亂而求末之治。胡可得也。人之至厚者莫如身。苟不能明德以脩身。則所厚者薄。無所不薄。而謂所薄者厚。無是理也。故曰未之有也。今之談者。乃舍明德而直言親民。何哉。不幾於舍本而圖末。薄所厚而欲厚所薄乎。且明德者吾之所本有。明明德於天下者。亦非強人之所本無。故又示之曰。在止於至善而已。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於此而知所止。則明明德之能事畢矣。故終篇更不言民如何親。而但曰明德。更不言德如何明。而但曰止於至善。不曰善如何止。而但曰知止。不曰止如何知。而直曰格物以致其知而已。所格者何物。所致者何知。蓋格物則自無物。無物則自無知。故既知所止。則所知亦止。苟所知未止。亦未爲知止也。故知止其所不知。斯致矣。予觀大學如此詳悉開示。無非以德未易明。止未易知。故又贊之曰。人能

知止則常寂而常定也。至靜而無欲也。安安而不遷也。百慮而一致也。今之談者切己自反。果能常寂而常定乎。至靜而無欲乎。安固而不搖乎。百慮而致之一乎。是未可知耳。奈之何遽以知止自許。明德自任也。然則顏子終身以好學稱。曾子終身以守約名。果皆非邪。果皆偏而不全之學邪。世固有終其身覓良師友。親近善知識。而卒不得收寧止之功者。亦多有之。况未嘗一日親近善知識。而遂以善知識自任乎。

與焦弱侯

人猶水也。豪傑猶巨魚也。欲求巨魚。必須異水。欲求豪傑。必須異人。此的然之理也。今夫井非不清潔也。味非不甘美也。日用飲食非不切切於人。若不可缺。以旦夕也。然持任公之釣者。則未嘗井焉之之矣。何也。以井不生魚也。欲求三寸之魚。亦了不可得矣。今夫海未嘗清潔也。未嘗甘旨也。然非萬斛之舟不可入。非生長爲海者。不可以履於海。蓋能活人。亦能殺人。能富人。亦能貧人。其不可恃之以爲安。倚之以爲常也。明矣。然而鷗鷗化焉。蛟龍藏焉。萬寶之都。而吞舟之魚所樂而遊遨也。彼但一開口。而百丈風帆。並流以入。曾無所於礙。則其腹中固已江漢若矣。此其爲物豈豫且之所能制。網罟之所能牽邪。自生自死。自去自來。水族千億。惟有驚怪長太息而已。而况人未之見乎。予家泉海。海邊人謂予言。有大魚入港。潮去不得去。呼集

數十百人持刀斧直上魯背恣意砍割連數十百石是魚猶恬然如故也俄而潮至復乘之而去矣然此猶其小者也乘潮入港港可容身則茲魚亦苦不大也予有友莫姓者住雷海之濱同官滇中親爲我言有大魚如山初視猶以爲雲若霧也中午霧盡收果見一山在海中連互若太行自東徙西直至半月日乃休則是魚也其長又奚啻三千餘里者哉嗟乎豪傑之士亦若此焉爾矣今若索豪士於鄉人皆好之中是猶釣魚於井也胡可得也則其人可謂智者與何也豪傑之士決非鄉人之所好而鄉人之中亦決不生豪古今賢聖皆豪傑爲之非豪傑而能爲聖賢自古無之矣今日夜汲汲欲與天下之豪傑共爲賢聖而乃索豪傑於鄉人則非但失却豪傑亦且失却賢聖之路矣所謂北轅而南其轍亦又安可得也吾見其人決非豪傑亦決非有爲聖賢之真志者何也若是真豪傑決無有不識豪傑之人若是真志要爲聖賢決無有不知賢聖之路者尙安有坐井釣魚之理也

答鄧石陽

穿衣吃飯卽是人倫物理除却穿衣吃飯無倫物矣世間種種皆衣與飯類耳故舉衣與飯而世間種種自然在其中非衣食之外更有所謂種種絕與百姓不相同者也學者只宜於倫物上識真空不當於倫物上辨倫物故曰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於倫物上加明察則可以達

本而識真源。否則只在倫物上計較忖度。終無自得之日矣。支離易簡之辨。正在於此。明察得真空。則爲由仁義行。不明察。則爲行仁義。入於支離而不自覺矣。可不慎乎。昨者復書真空十六字。已說得無滲漏矣。今復爲註解。以請正。何如。所謂空不用空者。謂是太虛空之性。本非人之所能空也。若人能空之。則不得謂之太虛空矣。有何奇妙。而欲學者專以見性爲極。則也邪。所謂終不能空者。謂若容得一毫人力。便是塞了一分真空。塞了一分真空。便是染了一點塵垢。此一點塵垢。便是千劫繫驢之橛。永不能出離矣。可不畏乎。世間蕩平大路。千人共由。萬人共履。我在此。兄亦在此。合邑上下俱在此。若自生分別。則反不如百姓日用矣。幸裁之。弟老矣。作筆草草。甚非其意。兄倘有志易簡之理。不願虛生此一番。則弟雖吐肝膽之血。以相究證。亦所甚願。如依舊橫。此見解。不復以生死爲念。千萬勿勞賜教也。

又答石陽太守

兄所教者。正朱夫子之學。非虞廷精一之學也。精則一。一則不二。不二則平。一則精。精則不疎。不疎則實。如渠老所見。甚的確。非虛也。正真實地位也。所造甚平易。非高也。正平等境界也。蓋親得趙老之傳者。雖其東西南北。終身馳逐於外。不免遺棄之病。亦其迹耳。獨不有所以迹者乎。迹則人人殊。有如面然。面則千萬其人。亦千萬其面矣。人果有千萬者乎。渠惟知其人

之無千萬也。是以謂之知本也。是以謂之一也。又知其面之不容不千萬。而一聽其自千自萬也。也是以謂之至一也。是以謂之大同也。如其迹。則渠老之不同於大老。亦猶大老之不同於心老。心老之不同於陽明老也。若其人。則安有數老之別哉。知數老之不容分別。此數老之學。所以能繼千聖之絕而同歸於一以貫之之旨也。若概其面之不同。而遂疑其人之有異。因疑其人之有異。而遂疑其學之不同。則過矣。渠正充然滿腹也。而我以畫餅不充疑之。渠正安穩在彼岸也。而我以虛浮無歸宿病之。是急人之急。而不自急其急。故弟亦願兄之加三思也。使兄之學真以朱子者爲是。而以精一之傳爲非是。則弟更何說乎。若猶有疑於朱子。而尙未究於精一之宗。則兄於此當有不容以已者在。今據我二人論之。兄精切於人倫物理之間。一步不肯放過。我則從容於禮法之外。務以老而自佚。其不同者如此。兄試靜聽而細觀之。我二人同乎。不同乎。一乎。不一乎。若以不同看我。以不一看我。誤矣。但得一萬事畢。更無有許多物事及虛實高下等見解也。到此則誠意爲真誠意。致知爲真致知。格物爲真格物。說誠意亦可。說致知亦可。說格物亦可。何如何如何。我二人老矣。彼此同心。務共證盟千萬古事業。勿徒爲泛泛會聚也。

昔在京師時。多承諸公接引。而承先生接引尤勤。發蒙啓蔽時。或未省。而退實沉思既久。稍通解耳。師友深恩。水矢不忘。非敏佞也。年來衰老。非故矣。每念才弱質單。獨力難就。恐遂爲門下鄙棄。故往往極意參尋。多方選勝。冀或有以贊我者。而詎意學者之病。又盡與某相類耶。但知爲人。不知爲己。惟務好名。不肯務實。夫某旣如此矣。又復與此人處。是相隨而入於陷穽也。無名天地之始。誰其能念之。以故閉戶却掃。怡然獨坐。或時飽後。散步涼天。箕踞行遊。出從二三年少。聽彼俚歌。聆此笑語。謔弄片時。亦足供醒脾之用。可以省却枳木丸子矣。及其飽悶已過。情景適可。則仍舊如前鎖門獨坐而讀我書也。其踪跡如此。豈誠避人哉。若樂於避人。則山林而已矣。不城郭而居也。故土而可矣。不以他鄉遊也。公其以我爲誠然否。然則此道也。非果有夕死之大懼。朝聞之真志。聰明蓋世。剛健篤生。卓然不爲千聖所搖奪者。未可遽以與我共學此也。蓋必其人至聰至明。至剛至健。而又逼之以夕死。急之以朝聞。乃能退就實地。不驚不震。安穩而踞坐之耳。區區世名。且視爲俛已也。肯耽之。向時尚有賤累。今皆發回原籍。獨身在耳。太和之遊。未便卜期。年年力艱。非大得所。不敢出門戶。且山水以人爲重。未有人而千里尋山水者也。閒適之餘。著述頗有。嘗自謂當藏名山。以俟後世子雲。今者有公。則不啻玄晏先生也。計卽呈覽。未便以覆酒甕。其如無力繕寫何。飄然一身。獨往何難。從此東西南北。信無不

可。但不肯入公府耳。此一點名心。終難脫卻。然亦不須脫却也。世間人以此謂爲學者不少矣。由此觀之。求一真好名者。舉世亦無。則某之閉戶。又宜矣。

答焦漪園

承諭李氏藏書。謹抄錄一通。呈覽。年來有書三種。惟此一種。繫千百年是非。人更八百。簡帙亦繁。計不止二千葉矣。更有一種。專與朋輩往來談佛乘者。名曰李氏焚書。大抵多因緣語。忿激語。不比尋常套語。恐覽者或生怪憾。故名曰焚書。言其當焚而棄之也。見在者百有餘紙。陸續則不可知。今姑未暇錄上。又一種。則因學士等不明題中大旨。乘便寫數句。貽之。積久成帙。名曰李氏說書。中間亦甚可觀。如得數年未死。將語孟逐節發明。亦快人也。惟藏書宜閉祕之。而喜其論著稍可。亦欲與知音者一談。是以呈去也。其中人數既多。不盡妥當。則晉書唐書宋史之罪。非予責也。竊以魏晉諸人。標致殊甚。一經穢筆。反不標致。真英雄子。畫作罷軟漢矣。真風流名世者。畫作俗士。真啖名不濟事客。畫作褻衣大冠。以堂堂巍巍自負。豈不真可笑。因知范曄尙爲人傑。後漢尙有可觀。今不敢謂此書諸傳皆已妥當。但以其是非堪爲前人出氣而已。斷斷然不宜使俗士見之。望兄細閱一過。如以爲無害。則題數句於前。發出編次本意可矣。不願他人作半句文字於其間也。何也。今世想未有知卓吾子者也。然此亦惟兄斟酌。

行之。弟既處遠。勢難遙度。但不至取怒於人。又不至污辱此書。卽爲愛我。中間差譌甚多。須細細一番。乃可。若論著則不可改。此吾精神心術所繫。法家傳爰之書。未易言也。本欲與上人偕往。面承指教。聞白下荒甚。恐途次有做。稍待麥熟。或可買舟來矣。生平慕西湖佳勝。便於舟航。且去白下密邇。又今世俗子與一切假道學。共以異端目我。我謂不如遂爲異端。免彼等以虛名加我。何如。夫我既已出家矣。特餘此種種耳。又何惜此種種。而不以成此名邪。或一會兄而往。或不及會。皆不可知。第早晚有人往白下報曰。西湖上有一白鬚老而無髮者。必我也夫。必我也夫。前書所云鄧和尚者。果何似。第一機卽是第二機。月泉和尚以婢爲夫人也。第一機不是第二機。豁渠和尚以爲真有第二月在天下也。此二老宿。果致虛極而守靜篤乎。此中何境界。而可以推測擬議之乎。故曰億則屢中。非不屢中也。而億焉則其害深矣。夫惟聖人不億。不億故不中。不中則幾焉。何時聚首合并共證斯事。潘雪松聞已行取三經解。刻在金華。當必有相遺遺者多。則分我一二部。我於南華已無稿矣。當時特爲要刪太繁。故於隆寒病中。不四五日塗抹之。老子解亦以九日成。蓋爲蘇註未愜。故就原本添改數行。心經提綱。則爲友人寫心經畢。尙餘一幅。遂續墨而填之。以還其人。皆草草了事。欲以自娛。不意遂成木災也。若藏書則眞實可喜。潘新安何如人乎。既已行取。便當居言路作諍臣矣。不肖何以受知此老也。其信我

如是。豈真心以我爲可信乎。抑亦從兄口頭便相隨順信我也。若不待取給他人口頭便能自着眼睛索我於牝牡驪黃之外。知卓吾子之爲世外人也。則當今人才必不能逃於潘氏藻鑑之外。可以稱具眼矣。

復丘若泰

丘書云。僕謂丹陽實病。柳云。何有於病。且要反身默識。識默邪。識病邪。此時若纖念不起。方寸皆空。當是丹陽。但不得及此境界耳。

苦海有八病其一也。既有此身。卽有此海。既有此病。卽有此苦。丹陽安得而與人異邪。人知病之苦。不知樂之苦。樂者苦之因。樂極則苦空矣。人知病之苦。不知病之樂。苦者樂之因。苦極則樂至矣。苦樂相乘。是輪迴種。因苦得樂。是因緣法。丹陽雖上仙。安能棄輪迴舍因緣。自脫於人世苦海之外邪。但未嘗不與之同之中而自然不與人同者。以行糧素具路頭素明也。此時正在病。只一心護病。豈容更有別念乎。豈容一毫默識工夫參於其間乎。是乃真第一念也。是乃真無二念也。是乃真空也。是乃真纖念不起。方寸皆空之實境也。非謂必如何空之而後可至丹陽境界也。若要如何。便非實際。便不空矣。

復鄧石陽

昨承教言。對使裁謝。尙有未盡。謹復錄而上之。蓋老丈專爲上上人說。恐其過高。或有遺棄之病。弟則真爲下下人說。恐其沉溺而不能出。如今之所謂出家兒者。祇知有持鉢糊口事耳。然世間惟下下人最多。所謂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若夫上上人則舉世絕少。非直少也。蓋絕無之矣。知弟者滔滔皆是人也。彼其絕無者舉世既無之矣。又何說焉。年來每深嘆憾。光陰去矣。而一官三十餘年。未嘗分毫爲國出力。徒竊俸餘以自潤。既幸雙親歸土。弟妹七人婚嫁各畢。各幸而不缺衣食。各生兒孫。獨予連生四男三女。惟留一女在耳。而年邁耳順。體素羸弱。以爲弟姪已滿目。可以無歎矣。遂自安慰焉。蓋所謂欲之而不能。非能之而自不欲也。惟此一件人生大事未能明了。心下時時煩懣。敬遂棄官入楚。事善知識以來少得。蓋皆陷溺之久。老而始覺。絕未曾自棄於人倫之外者。平生師友散在四方。不下十百。盡是仕宦忠烈丈夫如兄輩等耳。弟初不敢以彼等爲徇人。彼等亦不以我爲絕世。各務以自得而已矣。故相期甚遠。而形迹頓遺。願作聖者師聖。願爲佛者宗佛。不問在家出家。人知與否。隨其資性。一任進道。故得相與共爲學耳。然則所取於渠者。豈取其棄人倫哉。取其志道也。中間大略不過曰其爲人倔強難化如此。始焉不肯低頭。而終也遂爾稟服師事。因其難化。故料其必能得道。又因其得道。而復喜其不負倔強初志。如此而已。然天下之倔強而不得道者多矣。若其不得道。則雖倔強何

益雖出家何用。雖至於斷臂燃身，亦祇爲喪身失命之夫耳。竟何補也。故苟有志於道，則在家可也。孔孟不在家乎。出家可也。釋迦佛不出家乎。今之學佛者，非學其棄淨飯王之位，而苦行於雪山之中也。學其能成佛之道而已。今之學孔子者，非學其能在家也。學其能成孔子之道而已。若以在家者爲是，則今之在家學聖者多矣。而成聖者其誰若耶。以出家爲非，則今之非釋氏者亦不少矣。而終不敢謂其非佛又何也。然則學佛者要於成佛爾矣。渠旣學佛矣，又何說乎。承示云：趙老與胡氏書，極詆渠之非。曰：雲水瓢笠之中，作此乞墾登壘之態，覽教至此，不覺泫然。斯言毒害，實刺我心。我與彼得無盡墮其中而不自知者乎。當時胡氏必以致仕爲高品，輕功名富貴爲善學者。故此老痛責渠之非以曉之。所謂言不怒則聽者，不入是也。今夫人人盡知求富貴利達者之爲乞墾矣，而孰知雲水瓢笠之衆皆乞墾邪。使胡氏思之，得無知斯道之大而不專在於輕功名富貴之間乎。然使趙老而別與溺於富貴功名之人言之，則又不如此矣。所謂因病發藥，因時治病，不得一概。此道之所以爲大也。吾謂趙老真聖人也。渠當終身依歸，而奈何其遽舍之而遠去邪。然要之各從所好，不可以我之意而必渠之同此意也。獨念乞墾之辱，心實恥之，而卒不得免者何居。意者或借聞見以爲聰明，或藉耳目以爲心腹，與或憑冊籍以爲斷案，或依孔佛以爲泰山，與有一於此，我乃齊人，又安能笑彼渠也。此弟之所

痛而苦也。兄其何以教之。承諭欲弟便毀此。此實無不可。但不必耳。何也。人各有心。不能皆合。喜者自喜。不喜者自然不喜。欲覽者覽。欲毀者毀。各不相礙。此學之所以爲妙也。若以喜者爲是。而必欲兄丈之同喜。兄又以毀者爲是。而復責弟之不毀。則是各見其是。各私其學。學斯僻矣。抑豈以此言爲有累於趙老乎。夫趙老何人也。巍巍太山。學貫千古。乃一和尚能累之。則亦無貴於趙老矣。夫惟陳相倍師。而後陳良之學始顯。惟西河之人疑子夏於夫子。而後夫子之道益尊。然則趙老固非人之所能累也。若曰。吾謂渠惜其以倍師之故。頓爲後世嘆耳。則渠已絕棄人世。洮儒歸佛。陷於大戮。而不自愛惜矣。吾又何愛惜之有焉。吾以爲渠之學若果非。則當以此暴其惡於天下後世。而與天下後世共改之。若果是。則當以此顯其教於天下後世。而與天下後世共爲之。此仁人君子之用心。所以爲大同也。且觀世之人。孰能不避名色。而讀異端之書者乎。堂堂天朝。行頒四書五經於天下。欲其幼而學。壯而行。以博高爵重祿。顯榮家世。不然者。有黜有罰。如此其詳明也。然猶有束書而不肯讀者。况佛教乎。佛教且然。况鄧和尚之語乎。况居士數句文字乎。吾恐雖欲拱手以奉之。彼卽置而棄之矣。而何必代之毀與棄也。弟謂兄聖人之資也。且又聖人之徒也。弟異端者流也。本無足道者也。自朱夫子以至今日。以老佛爲異端。相襲而排擯之者。不知其幾百年矣。弟非不知而敢以直犯衆怒者。不得已也。老而

怕死也。且國家以六經取士。而有三藏之收。以六藝教人。而又有戒壇之設。則亦未嘗以出家爲禁矣。則如渠者。固國家之所不棄。而兄乃以爲棄邪。屢承接引之勤。苟非木石。能不動念。然謂弟欲使天下之人皆棄功名妻子。而後從事於學。果若是。是爲大蠹。弟不如是之愚也。然斯言也。吾謂兄亦太早計矣。非但未卯而求時夜者也。夫渠生長於內江矣。今觀內江之人。更有一人效渠之爲者乎。吾謂即使朝廷出令。前鼎鑊而後白刃。驅之而出家。彼寧有守其妻孥以死者耳。必不願也。而謂一鄧和尚能變易天下之人乎。一無緊要居士。能以幾句閒言語。能使天下人盡棄妻子功名。以從事於佛學乎。蓋千古絕無之事。千萬勿煩杞慮也。吾謂真正能接趙老之脉者。意者或有待於兄耳。異日者必有端的同門。能共推尊老丈。以爲師門。顏閔區區異端之徒。自救不暇。安能並驅爭先也。則此鄙陋之語。勿毀之亦可。然我又嘗推念之矣。夫黃面老瞿曇。少而出家者也。李耳厭簿衰周。亦遂西遊不返。老而後出家者也。獨孔子老在家耳。然終身周流。不暇暖席。則在家時亦無幾矣。妻旣卒矣。獨一子耳。更不聞其再娶誰女也。又更不聞其復有幾房妾媵也。則於室家之情。亦太微矣。當時列國之主。盡知禮遇夫子。然則夫不仕也。最久者三月而已。不曰接淅而行。則曰明日遂行。則於功名之念。亦太輕矣。居常不知叔梁紇葬處。乃葬其母於五父之衢。然後得合葬於防焉。則於掃墓之禮。亦太簡矣。豈三聖人

於此願爲輕於功名妻子哉。恐亦未免遺棄之病哉。然則渠上人之罪過亦未能遽定也。然以予斷之。上人之罪不在於後日之不歸家。而在於其初之輕於出家也。何也。一出家卽棄父母矣。所貴於有子者。謂其臨老得力耳。蓋人旣老。便自有許多疾病。苟有子。則老來得力。病困時得力。臥床難移動時得力。奉侍湯藥時得力。五內分割痛苦難忍時得力。臨終嗚咽分付訣別聲氣垂絕時得力。若此時不得力。則與無子等矣。又何在於奔喪守禮以爲他人之觀乎。往往見今世學道聖人。先覺士大夫。或父母八十有餘。猶聞拜疾趨。全不念風中之燭滅。在俄頃無他。急功名而忘其親也。此之不責。而反責彼出家兒。是爲大惑。足稱顛倒見矣。吁。二十餘年傾蓋之友。六七十歲皓皤之夫。萬里相逢。聚首他縣。誓吐肝膽。盡脫皮膚。苟一毫衷赤不盡。尙有纖芥爲名作誑之語。青霄白日。照耀我心。便當永墮無間。萬劫爲驢。與兄騎乘。此今日所以報答百泉上知己之感也。縱兄有憾。我終不敢有怨。

復周南士

公壯年雄才。抱璞未試者也。如僕本無才可用。故自不宜於用。豈誠與雲與鶴相類者哉。感媿甚矣。夫世間惟才不易得。故曰才難。若無其才而虛有其名。如殷中軍以竹馬之好。欲與大司馬抗衡。自附於王謝。是爲不自忖度。則僕無是矣。如公大才。際明世。正宜藏蓄待時。爲時

出力也。古有之矣。有大才而不見用於世者。世既不能用。而亦不求用。退而與無才者等。不使無才者疑。有才者忌。所謂容貌若愚。深藏若虛。老聃是也。今觀渭濱之叟。年八十矣。猶把釣持竿。不顧也。使八十而死。或不死而不遇西伯。獵于渭。縱遇西伯。而西伯不尊以爲師。敬養之以爲老。有子若發。不武。不能善承父志。太公雖百萬韜略不用也。此皆所謂善藏其用者也。若夫嚴子陵。陳希夷。汲汲欲用之矣。而有必用之心。無必用之形。故被裘墮驢。終名隱士。雖不遜心。能而遜迹。雖不見用才。亦見隱才矣。黃老而下。可多見邪。又若有大用之才。而能委曲以求其必用。時不必明良。道不論泰否。與世浮沉。因時升降。而用常在我。卒亦舍我不用。而不可得。則管夷吾輩是也。此其最高矣乎。若乃切切焉以求用。又不能委曲以濟其用。操一己之繩墨。持前王之規矩。以方枘欲入圓鑿。此豈用世才哉。徒負却切切欲用本心矣。今之儒是也。公今親遭明時。抱和璧如前數子。皆所孰厭。當必有契詣者。僕特崖略之以俟擇耳。不然。欲用而不能委曲以濟其用。此儒之所以卒爲天下後世非笑也。

答鄧明府

何公死不關江陵事。江陵爲司業時。何公只與朋輩同往一會言耳。言雖不中。而殺之之心無有也。及何公出而獨向朋輩道此人。有欲飛不得之云。蓋直不滿之耳。何公聞之。遂有此

人必當國。當國必殺我等語。則以何公平生自許太過。不意精神反爲江陵所攝。於是撫然便有懼色。蓋皆英雄莫肯相下之實。此等心腸是也。自後江陵亦記不得何公。而何公終日有江陵在念。偶攻江陵者首吉安人。江陵遂怨吉安。日與吉安縉紳爲讐。然亦未嘗讐何公者。以何公不足讐也。特何公自爲讐耳。何也。以何公必爲首相必殺我之語。已傳播于吉安及四方久矣。至其欲承奉江陵者。憾無有緣。聞是誰不甘心何公者乎。殺一布衣。本無難事。而可以取快江陵之胸腹。則又何憚而不敢爲也。故巡撫緝訪之於前。而繼者踵其步。方其緝解至湖廣也。湖廣密進揭帖於江陵。江陵曰。此事何須來問。輕則決罰。重則發遣已矣。及差人出閣門。應城李義河遂授以意曰。此江陵本意也。待不欲自發之耳。吁。吁。江陵何人也。膽如天大。而肯姑息此哉。應城之情狀可知矣。應城於何公。素有論學之忤。其殺之之心自有。又其時勢焰薰灼。人其事應城者如事江陵。則何公雖欲不死。又安可得邪。江陵此事甚錯。其原起於憾吉安。而必欲殺吉安人爲尤錯。今日俱爲談往事矣。然何公布衣之傑也。故有殺身之禍。江陵宰相之傑也。故有身後之辱。不論其敗而論其成。不追其跡而原其心。不責其過而賞其功。則二老者皆吾師也。非與世之局瑣取容。埋頭顧影。竊取聖人之名。以自蓋其貪位固寵之私者比也。是以復並論之。以裁正於大方焉。所論甚見中蘊。可爲何公出氣。恐猶未察江陵初心。故爾贅及。

答耿中丞

昨承教言。深中狂愚之病。夫以率性之真。推而擴之。與天下爲公。乃謂之道。旣欲與斯世斯民共由之。則其範圍曲成之功大矣。學其可無術歟。此公至言也。此公所得於孔子而深信之以爲家法者也。僕又何言之哉。然此乃孔氏之言也。非我也。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給於孔子而後足也。若必待取足於孔子。則千古以前無孔子。終不得爲人乎。故爲願學孔子之說者。乃孟子之所以止于孟子。僕方痛憾其非夫。而公謂我願之歟。且孔子未嘗教人之學孔子也。使孔子而教人以學孔子。何以顏淵問仁。而曰爲仁由己而不由人也。歟哉。何以曰古之學者爲己。又曰君子求諸己也。歟哉。惟其由己。故諸子自不必問仁於孔子。惟其爲己。故孔子自無學術以授門人。是無人無己之學也。無己。故學莫先於克己。無人。故教惟在於因人。試舉一二言之。如仲弓居敬行簡人也。而問仁焉。夫子直指之曰敬恕而已。雍也聰明。故悟焉而請事。司馬牛遭兄弟之難。嘗懷憂懼。是謹言慎行人也。而問仁焉。夫子亦直指之曰其言也訥而已。牛也不聰。故疑焉而反以爲未足。由此觀之。孔子亦何嘗教人之學孔子也哉。夫孔子未嘗教人之學孔子。而學孔子者務舍己而必以孔子爲學。雖公亦必以爲真可笑矣。夫惟孔子未嘗以孔子教人學。故其得志也。必不以身爲教於天下。是故聖人在上。萬物得所有由。

然也。夫天下之人得所也久矣。所以不得所者。貪暴者擾之。而仁者害之也。仁者以天下之失所也。而憂之。而汲汲焉。欲貽之以得所之域。於是。有德禮以格其心。有政刑以繫其四體。而人始大失所矣。夫天下之民物衆矣。若必欲其皆如吾之條理。則天地亦且不能。是故寒能折膠。而不能折朝市之人。熱能伏金。而不能伏競奔之子。何也。富貴利達。所以厚吾天生之五官。其勢然也。是故聖人順之。順之則安之矣。是故貪財者與之以祿。趨勢者與之以爵。強有力者與之以權。能者稱事而官。慳者夾持而使。有德者隆之虛位。但取具瞻。高才者處以重任。不問出入。各從所好。各騁所長。無一人之不中用。何其事之易也。雖欲飾詐以投其好。我自無好之可投。雖欲揜醜以著其美。我自無醜之可揜。何其說之難也。是非真能明明德於天下。而坐致太平者歟。是非真能不見一絲作爲之迹。而自享心逸日休之效者歟。然則孔氏之學術亦妙矣。則雖謂孔子有學有術以教人亦可也。然則無學無術者。其茲孔子之學術歟。公旣深信而篤行之。則雖謂公自己之學術亦可也。但不必人人皆如公耳。故凡公之所爲自善。所用自廣。所學自當。僕自敬公。不必僕之似公也。公自當愛僕。不必公之賢於僕也。則公此行人人有彈冠之慶矣。否則同者少而異者多。賢者少而愚不肖者多。天下果何時而太平乎哉。

又答耿中丞

心之所欲爲者耳。更不必聞於人之言。非不欲聞。自不聞也。若欲不聞。孰若不爲。此兩者從公決之而已。且世間好事甚多。又安能一一盡爲之邪。且夫吾身之所繫於天下者大也。古之君子。吾居暇日。非但不能過人。亦且無以及人。一旦有大故。平居暇日。表表焉欲以自見者。舉千億莫敢當前。獨此君子焉。稍出其緒餘者。以整頓之。功成而衆不知。則其過於人也遠矣。譬之龍泉太阿。非斬蛟斷犀。不輕試也。蓋小試則無味。小用則無餘。他日所就。皆可知矣。阿世之語。市井之談耳。何足復道之哉。然渠之所以知公者。其責望亦自頗厚。渠以人之相知。貴於知心。苟四海之內。有知我者。則一鍾之足矣。不在多也。以今觀公。實未足爲渠之知己。夫渠欲與公相從于形骸之外。而公乃索之于形骸之內。噉噉焉欲以口舌辯說渠之是非。以爲足以厚相知。而答責望於我者之深意。則大謬矣。夫世人之是非。其不足爲渠之輕重也。審矣。且渠初未嘗以世人之是非。爲一己之是非也。若以是非爲是非。渠之行事。斷必不如此矣。此尤其至易明焉者也。蓋渠之學。主乎出世。故每每直行而無諱。今公之學。既主於用世。則尤宜韜藏固閉而深居。迹相反而意相成。以此厚之。不亦可乎。因公言之。故爾及之。然是亦噉噉者知其無益也。

此事大不可。世間是非紛然。人在是非場中。安能免也。於是非上加起買好遠怨等事。此亦細人常態。不足怪也。古人以真情與人。卒至自陷者。不知多少。祇有一笑爲無事耳。今彼講是非。而我又與之講是非。講之不已。至于爭辯。人之聽者。反不以其初之講是非者爲可厭。而反厭彼爭辯是非者矣。此事昭然。但迷在其中而不覺耳。既惡人講是非矣。吾又自講是非。講之不已。至於爭。爭不已。至于失聲。失聲不已。至於爲讐。失聲則損氣。多講則損身。爲讐則失親。其不便宜甚矣。人生世間。一點便宜。亦自不知求。豈得爲智乎。且我以信義與人交。已是不智矣。而又責人之背信背義。是不智上更加不智。愚上加愚。雖稍知愛身者不爲。而我可爲之乎。雖稍知便宜者必笑。而可坐令人笑我乎。此等去處。我素犯之。但能時時自反而克之。不肯讓便宜以與人也。千萬一笑。則當下安妥。精神復完。胸次復舊。開爽。且不論讀書作舉業事。只一場安穩睡覺。便屬自己受用矣。此太可嘆事。大可恥事。彼所爭與誣者。反不見可嘆可恥也。

復京中朋友

來教云。無求飽。無求安。此心無所繫著。卽便是學。註云。心有在而不暇及。若別有學在。非也。就有道則精神相感。此心自正。若謂別出所知見。相正淺矣。又云。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當作去聲。卽候明捷記。第欲並生。讒說殄行。猶不憤疾于頑。可見自古聖賢。原無惡也。曰舉直錯

諸枉錯非舍棄之。蓋錯置之錯也。及諸枉者。亦要錯置之。使之得所。未忍終棄也。又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只此一親字。便是孔門學脈。能親便是生機。些子意思。人人俱有。但知體取。就是保任之擴充之耳。來示如此。敢以實對。夫曰安飽不求。非其性與人殊也。人生世間。惟有學問一事。故時敏以求之。自不知安飽耳。非有心於不求也。若無時敏之學。而徒用心於安飽之間。則僞矣。既時敏於學。則自不得不慎於言。何也。吾之學。未曾到手。則何敢言。亦非有意慎密其間。而故謹言以要譽於人也。今之敢爲大言。便偃然高坐其上。必欲爲人之師者。皆不敏事之故耳。夫惟真實敏事之人。豈但言不敢出。食不知飽。居不知安而已。自然奔走四方。求有道以就正。有道者。好學而自有得。大事到手之人也。此事雖大。而路徑萬千。有頓入者。有漸入者。漸者雖迂遠費力。猶可望以深造。若北行而南。其轍入海而上太行。則何益矣。此事猶可。但無益耳。未有害也。苟一入邪途。豈非求益反損。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乎。是以不敢不就正也。如此就正。方謂好學。方能得道。方是大事到手。方謂不負時敏之勤矣。如此則我能明明德。既能明德。則自然親民。如向日四方有道。爲我所就正者。我既真切向道。彼決無有厭惡之理。決無不相親愛之事。決無不吐肝露膽與我共證明之意。何者。明明德者。自然之用。固如是也。非認此爲題目。爲學脈。而作意以爲之也。今無明明德之功。而遽曰親民。是未立而欲行。

未走而欲飛。且使聖人明明德。喫緊一言。全爲虛設矣。故苟志以仁。則自無厭惡。何者。天下之人。本與仁者一般。聖人不曾高。衆人不曾低。自不容有惡耳。所以有惡者。惡鄉愿之亂德。惡久假之不歸。名爲好學。而實不好學者耳。若世間之人。聖人與仁人。胡爲而惡之哉。蓋已至於仁。則自然無厭惡。已能明德。則自能親民。皆自然而然。不容思勉。此聖學之所以爲妙也。故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何第自然。何等不容己。今人把不厭不倦。做題目。在手裏做。安能做得成。安能真不厭不倦也。聖人只教人爲學耳。實能好學。則自然到此。若不肯學。而但言不厭不倦。則孔門諸子。當盡能學之矣。何以獨稱顏子爲好學也邪。旣稱顏子爲學不厭。而不曾說顏子爲教不倦者。可知明德親民。教立而道行。獨有孔子能任之。雖顏子不敢當乎此矣。今人未明德。而便親民。未能不厭。而先學不倦。未能慎言。以敏於事。而自謂得道。肆口妄言之不恥。未能一日就有道。以求正。而便以有道自居。欲以引正於人人。吾誠不知其何說也。故未明德者。便不可說親民。未能至仁者。使不可說無厭惡。故曰毋友不如己者。以此慎交。猶恐有便辟之友。善柔之友。故曰賜也。日損。以其悅與。不若己者。友耳。如之何其可以妄親。而自處于不聞過之地也乎。故欲敏事。而自明己德。須如顏子。終身以孔子爲依歸。庶無失身之悔。而得好學之實。若其他弟子。則不免學夫子之不厭而已。學夫子

之不倦而已。畢竟不知夫子之所學爲何物。自己之所當有事者爲何事。雖同師聖人。而卒無得焉者。豈非以此之故與。吁。當夫子時。而其及門之徒。已如此矣。

又答京友

善與惡對。猶陰與陽對。柔與剛對。男與女對。蓋有兩則有對。既有兩矣。其勢不得不立。虛假之名。以分別之。如張三李四之類是也。若謂張三是人。而李四非人。可與不但是也。均此一人也。初生則有乳名。稍長則有正名。既冠而字。又有別號。是一人而三四名稱之矣。然稱其名。則以爲犯諱。故長者咸諱其名。而稱字。同輩則以字爲嫌。而稱號。是以號爲非名也。若以爲非名。則不特號爲非名。字亦非名。諱亦非名。自此人初生。未嘗有名字夾帶將來矣。胡爲乎而有許多名。又胡爲乎而有可名與不可名之別也。若直曰名而已。則諱固名也。字亦名也。號亦名也。與此人原不相干也。又胡爲而諱。胡爲而不諱也。甚矣。世人之迷也。然猶可委曲號之稱美。而名或不美焉耳。然朱晦翁之號。不美矣。朱熹之名。美矣。熹者。光明之稱。而晦者。晦昧不明之象。朱子自謙之號也。今者稱晦菴。則學者皆喜。若稱之曰朱熹。必甚怒而按劍矣。是稱其至美者。則以爲諱。而舉其不美者。反以爲喜。是不欲朱子美。而欲朱子不美也。豈不亦顛倒之甚與。近世又且以號爲諱。而直稱曰翁曰老矣。夫使翁而可以尊人。則曰爺曰爹。亦可以尊人也。若

以爲爺者。奴隸之稱。則今之子稱爹。孫稱爺者。非奴隸也。爺之極爲翁。爹之極爲老。稱翁稱老者。非奴隸事。獨非兒孫事乎。又胡爲而舉世皆與我爲兒孫也。近世稍知反古者。至或同儕相與呼字。以爲不俗。呼若真不俗。稱字固不俗。稱號亦未嘗俗也。蓋直曰名之而已。又何爲乎。獨不可同於俗也。吾以謂稱爹與爺。亦無不可也。由是觀之。則所謂善與惡之名。率若此矣。蓋惟志於仁者。然後無惡之可名。此蓋自善惡未分之前言之耳。此時善且無有。何有於惡也。邪。噫。非苟志於仁者。其孰能知之。苟者誠也。仁者生之理也。學者欲知無惡乎。其如志仁之學。吾未之見也。與哉。

復宋太守

千聖同心。至言無二。紙上陳語。皆千聖苦心苦口。爲後賢後人。但隨機說法。有大小二乘。以待上下二根。苟是上士。則當究明聖人上語。若甘爲下士。只作世間完人。則不但孔聖以及上古經籍。爲當服膺不失。雖近世有識名士。一言一句。皆有切于身心。皆不可以陳語目之也。且無徵不信久矣。苟不取陳語以相證。恐聽者益以駭愕。故凡論說。必據經引傳。亦不得已焉耳。今據經則以爲陳語。漫出胸臆。則以爲無當。則言者亦難矣。凡言者言乎其不得不言者也。爲自己本分上事。未見親切。故取陳語。以自考驗。庶幾合符。非有閒心事閒工夫。欲替古人擔

憂也。古人往矣。自無憂可擔。所以有憂者。謂於古人上乘之談。未見有契合處。是以日夜焦心。見朋友則共討論。若只作一世完人。則千古格言。盡足受用。半字無得說矣。所以但相見便相訂證者。以心志頗大。不甘爲一世人士也。兄若恕其罪而取其心。則弟猶得免于罪責。如以爲大言不慚。貢高矜己。則終將緘默亦容易耳。

答耿中丞論淡

世人白晝寐語。公獨於寐中作白晝語。可謂常惺惺矣。子禮於此淨業。亦見得分數明。但不知湍磨刷滌之云。果何所指也。夫古之聖人。蓋嘗用湍刷之功矣。但所爲湍磨者。乃湍磨其意識。所謂刷滌者。乃刷滌其聞見。若當下意識言行。聞見不立。則此皆爲寐語。但有纖毫。便不是淡。非常惺惺法也。蓋必不厭。然後可以語淡。故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厭。若苟有所忻羨。則必有所厭舍。非淡也。又惟淡則自然不厭。故曰。我學不厭。若以不厭爲學的。而務學之。以至於不厭。則終不免有厭時矣。非淡也。非虞廷精一之旨也。蓋精則一。一則純。不精則不一。不一則雜。雜則不淡矣。由此觀之。淡豈可以易言乎。是以古之聖人。終其身于問學之場焉。講習討論。心解力行。以至於寢食俱廢者。爲淡也。淡又非可以智力求。淡又非可以有心得。夫世之君子。厭常者必喜新。而惡夫異者。則又不樂語怪。不知人能放開眼目。固無尋常而不奇怪。亦無奇怪

而不尋常也。經世之外，寧別有出世之方乎？出世之旨，豈復有外於經世之事乎？故達人宏識，一見虞廷揖讓，便與三盃酒齊觀；巍巍堯舜事業，便與他虛空浮雲並壽。無他故也。其見大也。見大故心泰，心泰故無不足。既無不足矣，而又何羨邪？若祇以平日之所飫聞習見者爲平常，而以其罕聞驟見者爲怪異，則怪異平常，便是兩事。經世出世，便是兩心。勳華之盛，揖遜之隆，比之三家村裏甕牖酒人，真不啻幾千萬里矣。雖欲淡得與，雖欲無然歆羨，又將能與此無他。其見小也。願公更不必論湔磨刷滌之功，而惟直言問學開大之益，更不必慮虛見積習之深，而惟切究師友淵源之自，則康節所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者，當自得之。不期淡而自淡矣。不亦庶乎契公作人之旨，而不謬爲常惺惺語也邪。

答劉憲長

自孔子後學孔子者，便以師道自任。未曾一日爲人弟子，便去終身爲人之師。以爲此乃孔子家法，不如是不成孔子也。不知一爲人師，便只有我教人，無人肯來教我矣。且孔子而前，豈無聖人要皆遭際明時，得位行志，其不遇者，如太公八十已前，傳說版築之先，使不遇文王高宗，終身渭濱老叟巖穴胥靡之徒而已。夫誰知之，彼蓋亦不求人知也。直至孔子而始有師生之名，非孔子樂爲人之師也，亦以逼迫不過。如關令尹之遇老子，攔住當關，不肯放出，不得

已而後授以五千言文字。但老子畢竟西遊。不知去向。惟孔子隨順世間。周遊既廣。及門漸多。又得天生聰明顏子。與之辯論。東西遨遊。既無好興。有賢弟子。亦足暢懷。遂成師弟名目。亦偶然也。然顏子沒而好學遂亡。則雖有弟子之名。亦無有弟子之實矣。弟每笑此等輩。是以情願終身爲人弟子。不肯一日爲人師父。茲承遠使童子前來出家。弟謂剃髮未易。且令觀政數時。果發願心。然後落髮未晚。縱不落髮。亦自不妨。在彼在此。可以任意。不必立定跟脚也。蓋生死事大。非辦鐵石心腸。未易輕造。如果真怕生死。在家出家等。無有異目。今巍冠博帶。多少肉身菩薩。在于世上。何有棄家去髮。然後成佛乎。如弟不才。資質魯鈍。又性僻懶。倦於應酬。故托此以逃。非爲真實究竟。當如是也。如丈樸實英俊。非再來菩薩而何。若果必待功成名遂。乃去整頓手脚。晚矣。今不必論他人。卽今友山見在西川。他何曾以做官做佛爲兩事哉。得則頓同諸佛。不理會則當面錯過。但不宜以虛談爲事耳。

答周友山

所論豈不是。第各人各自有過活物件。以酒爲樂者。以酒爲生。如某是也。以色爲樂者。以色爲命。如某是也。至如種種。或以博奕。或以妻子。或以功業。或以文章。或以富貴。隨其一件。皆可度日。獨予不知何說。專以良友爲生。故有之則樂。舍之則憂。甚者馳神于數千里之外。明知

不可必得。而神思奔逸。不可得而制也。此豈非天之所獨苦邪。無念已往南京。庵中甚清氣。楚侗回。雖不曾相會。然覺有動移處。所憾不得細細商確一番。彼此俱老矣。縣中一月間報赴閩王之召者。遂至四五人。年皆未滿五十。令我驚憂。又不免重爲楚侗老子憂也。蓋今之道學。亦未有勝似楚侗老者。叔臺想必過家。過家必到舊縣。則得相聚也。

答周柳塘

伏中微洩。秋候自當清泰。弟苦不小洩。是以火盛。無之奈何。樓下僅容喘息。念上天降虐。祇爲大地人作惡。故重譴之。若不受酷責。是愈重上帝之怒。有飯喫而受熱。比空腹受熱。何如。以此思之。故雖熱不覺熱也。且天災時行人亦難逃。人人亦自有遇活良法。所謂君子用智。小人用力。強者有搬運之能。弱者有就食之策。自然生出許多計智。最下者無力無策。又自有身任父母之憂者。大爲設法區處。非我輩並生並育之民所能與謀也。蓋自有受命治水之禹。承命稼穡之稷。自然當任已饑已溺之事。救焚拯溺之憂。我輩安能代大匠斲哉。我輩惟是各親其親。各友其友。各自有親友。各自相告訴。各各盡心量力相救助。若非吾親友。非吾所能謀。亦非吾所宜謀也。何也。願外之思出位之誚也。

與耿司寇告別

新邑明睿。唯公家二三子姪。可以語上。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此則不肖之罪也。其餘諸年少。或顯明未啓。或志向未專。所謂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則爲失言。此則僕無是矣。雖然。寧可失言。不可失人。失言猶可。失人豈可乎哉。蓋人才自古爲難也。夫以人才難得如此。苟幸一得焉。而又失之。豈不憾哉。嗟夫。顏子沒而未聞好學。在夫子時。固已苦於人之難得矣。是以求之七十子之中。而不得。乃求之於三千之衆。求之三千而不得。乃不得已焉。周流四方以求之。旣而求之上下四方。而卒無得也。於是動歸予之嘆。曰。歸與歸與。吾黨小子。亦有可裁者。其切切焉。唯恐失人如此。以是知中行真不可以必得也。狂者不蹈故襲。不踐往跡。見識高矣。所謂如鳳皇翔於千仞之上。誰能當之。而不信。凡鳥之平常。與已均同於物類。是以見雖高而不實。不實則不中行矣。狷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如夷齊之倫。其守定矣。所謂虎豹在山。百獸震恐。誰敢犯之。而不信。凡走之皆獸。是以守雖定而不虛。不虛則不中行矣。是故曾點終於狂而不實。而曾參信道之後。遂能以中虛而不易。終身之定守者。則夫子來歸而後得。斯人也。不然。豈不以失此人爲憾乎哉。若夫賊德之鄉愿。則雖過門而不欲其入室。蓋拒絕之深矣。而肯遽以人類視之哉。而今事不得已。亦且與鄉愿爲侶。万且盡忠告之。誠欲以納之於道。其爲所讐疾無足怪也。失言故耳。雖然。失言亦何害乎。所患惟恐失人耳。苟萬分一有失人。

之悔。則終身抱痛。死且不瞑目矣。蓋論好人極好相處。則鄉愿爲第一。論載道而承千聖絕學。則舍狂狷將何之乎。公今宦遊半天下矣。兩京又人物之淵。左顧右盼。招提接引。亦曾得斯人乎。抑求之而未得也。仰亦未嘗求之者與。抑求而得者。皆非狂狷之士。縱有狂者。終以不實見棄。而清如伯夷。反以行之似廉潔者當之也。審如此。則終公不免有失人之悔矣。夫夷齊就養於西伯。而不忍幸生於武王。父爲西伯。則千里就食。而甘爲門下之客。以其能服事殷也。子爲周王。則寧餓死而不肯一食其土之薇。爲其以暴易暴也。曾元之告曾子曰。夫子之病亟矣。幸而至於旦更易之。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以德。世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元起易簣。反席未安而沒。此與伯夷餓死何異。而可遂以鄉愿之廉潔當之也。故學道而非此輩。終不可以得道。傳道而非此輩。終不可以語道。有狂狷而不聞道者有之。未有非狂狷而能聞道者也。僕今將告別矣。復致意狂狷與失人失言之輕重者。亦謂惟此可以少答萬一爾。賤眷思歸。不得不遣。僕則行遊四方。效古人之求友。蓋孔子求友之勝已者。欲以傳道。所謂智過於師。力堪傳授是也。吾輩求友之勝已者。欲以證道。所謂三上洞山九到投子是也。

答耿司寇

此來一番承教。方可稱真講學。方可稱真朋友。公不知何故。而心欲教我。我亦不知何故。

而必欲求教於公。方可稱是不容已真機。自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矣。嗟夫。朋友道絕久矣。予嘗
謬謂千古有君臣無朋友。豈過論與。夫君猶龍也。下有逆鱗。犯者必死。然而以死諫者相踵也。
何也。死而博死諫之名。則志士亦願爲之。况未必死。而遂有巨福邪。避害之心。不足以勝其名。
利之心。以故犯害而不顧。况無其害。而且有大利乎。若夫朋友則不然。幸而入。則分毫無我益。
不幸而不相入。則小者必爭。大者爲讎。何心老至以此殺身。身殺而名又不成。此其昭昭可監
也。故予謂千古無朋友者。謂無利也。是以犯顏敢諫之士。恆見於君臣之際。而絕不聞之朋友
之間。今者何幸而見僕之於公邪。是可貴也。又何幸而得公之教僕耶。真可羨也。快哉怡哉。居
然復見惻惻切切景象矣。然則豈惟公愛依倣孔子。僕亦未嘗不願依倣之也。惟公之所不容
已者。在於泛愛人。而不欲其擇人。我之所不容已者。在於爲吾道得人。而不欲輕以與人。微覺
不同耳。公之所不容已者。乃人生十五以前。弟子職諸篇。入孝出弟等事。我之所不容已者。乃
十五成人以後。爲大人明大學。欲去明明德於天下等事。公之所不容已者。博而惟在於痛癢
之末。我之所不容已者。專而惟直收吾開眼之功。公之所不容已者。多雨露之滋潤。是故不請
而自至。如村學訓蒙師。然以故取效寡。而用力艱。我之所不容已者。多霜雪之凜冽。是故必待
價而後沽。又如大將用兵。直先擒王。以故用力少。而奏功大。雖各各手段不同。然其爲不容已

之本心一也。心苟一矣。則公不容己之論。固可以相忘於無言矣。若謂公之不容己者爲是。我之不容己者爲非。公之不容己者。是聖學。我之不容己者。是異學。則吾不能知之矣。公之不容己者。是知其不可以己。而必欲其不已者。爲真不容己。我之不容己者。是不知其不容己。而自不容己者。非孔聖人之不容己。則吾又不能知之矣。恐公於此。尙有執己自是之病在。恐未可遽以人者悅之。而遂自以爲是。而遽非人之不是也。恐未可遽以在邦必聞。而遂居之不疑。而遂以人盡異學。通非孔孟之正脉。笑之也。我謂公之不容己處。若果是。則世人之不容己處。總皆是。若世人之不容己處。誠未是。則公之不容己處。亦未必是也。此又我之真不容己處耳。未知是否。幸一教焉。試觀公之行事。殊無甚異於人者。人盡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識。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買地而求種。架屋而求安。讀書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顯。博采風水。以求福蔭。子孫種種日用。皆爲自己身家計。慮無一釐爲人謀者。及乎開口談學。便說爾爲自己。我爲他人。爾爲自私。我欲利他。我憐東家之饑矣。又思西家之寒。難可忍也。某等肯上門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肯會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某行雖不謹。而肯與人爲善。某等行雖端謹。而以好佛法害人。以此而觀所講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講。其與言願行。行願言。何異乎。以是謂非孔聖之訓乎。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

事口便說是事。作生意者。但說生意。力田作者。但說力田。鑿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聽之忘厭倦矣。夫孔子所云。言顧行者。何也。彼自謂於子臣弟友之道。有未能。蓋真未之能。非假謙也。人生世間。惟是四者。終身用之。安有盡期。若謂我能。則自止而不復有進矣。聖人知此。最難盡。故自謂未能。己實未能。則說我不能。是言顧其行也。說我未能。實是不能。是行願其言也。故爲慥慥。故爲有恆。故爲主忠信。故爲毋自欺。故爲真聖人耳。不似今人。全不知己之未能。而務以此四者責人。教人所求於人者重。而所自任者輕。人其肯信之乎。聖人不責人之必能。是以人人皆可以爲聖。故陽明先生曰。滿街皆聖人。佛氏亦曰。卽心卽佛。人人是佛。夫惟人人之皆聖人也是以聖人無別不容己道理。可以示人也。故曰。予欲無言。夫惟人人之皆佛也。是以佛未嘗度衆生也。無衆生相。安有人相。無道理相。安有我相。無我相。故能舍己。無人相。故能從人。非強之也。以親見人人之皆佛。而善與人同。故也。善旣與人同。何獨於我而有善乎。人與我旣同。此善。何有一人之善而不可取乎。故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後人推而誦之。曰。卽此取人爲善。便自與人爲善矣。舜初未嘗有欲與人爲善之心也。使舜先存與善之心。以取人。則其取善也。必不誠。人心至神。亦遂不之與。舜亦必不能以與之矣。舜惟終身知善之在人。吾惟取之而已。耕稼陶漁之人。旣無不可取。則千聖萬賢之善。獨不可取乎。又何必專學孔

子而後爲正脉也。夫人既無不可取之善，則我自無善可與，無道可言矣。然則子禮不許講學之談，亦太苦心矣。安在其爲挫抑柳老，而必欲爲柳老伸屈，爲柳老遮護，至此乎？又安見其爲子禮之口過，而又欲爲之禮掩蓋之邪？公之用心，亦太瑣細矣。既已長篇大篇書行世間，又令別人勿傳，是何背戾也。反覆詳翫，公之用心，亦太不直矣。且子禮未嘗自認以爲已過，縱有過，渠亦不自蓋覆，而公乃反爲之覆，此誠何心也。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而又皆仰。今之君子，豈徒順之，而又爲之辭，公其以爲何如乎？柳老平生正坐冥然寂然，不以介懷，故不長進。公獨以爲柳老誇，又何也？豈公有所憾於柳老，而不欲其長進邪？然則子禮之愛柳老者，心髓。公之愛柳老者，皮膚。又不言可知矣。柳老於子禮爲兄，渠之兄弟尙多也，而獨注意於柳老，柳老又不在于仕途，又不與之鄰舍與田，無可爭者，其不爲毀柳老以成其私，又可知矣。既無半點私意，則所云者，純是一片赤心。公固聰明，何獨昧此乎？縱子禮之言不是，則當爲子禮惜，而不當爲柳老憂。若子禮之言是，則當爲柳老惜，固宜將此平日自負孔聖正脉不容已真機，直爲柳老委曲開導。柳老惟知敬信公者也，所言未必不入也。今若此，則何益於柳老？柳老又何貴於與公相知哉？然則子禮口過之稱，亦謂無可奈何，姑爲是言，以道責耳。設使柳老所造已深，未易窺見，則公當大爲柳老喜，而又不必患其介意矣。何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學

的也。衆人不知我之學，則吾爲賢人矣。此可喜也。賢人不知我之學，則我爲聖人矣。又不愈可喜乎。聖人不知我之學，則吾爲神人矣。尤不愈可喜乎。當時知孔子者，唯顏子。雖子貢之徒，亦不之知。此真所以爲孔子耳。又安在乎。必於子禮之知之也。又安見其爲挫抑柳老，使劉金吾諸公輩輕視我等也。邪。我謂不患人之輕視我等，我等正自輕視耳。區區護名，何時遮蓋得完。邪。且吾聞金吾亦人傑也。公切切焉欲其講學，是何主意。豈以公之行履，有加於金吾邪。若有加幸，一一示我。我亦看得見也。若不能有加，而欲彼就我講此無益之虛談，是又何說也。吾恐不足以誑三尺之童子，而可以誑豪傑之士哉。然則孔子之講學，非與孔子直謂聖愚一律，不容加損。所謂麒麟與凡獸並走，凡鳥與鳳皇齊飛，皆同類也。所謂萬物皆吾同體，是也。而獨有出類之學，唯孔子知之。故孟子言之有味耳。然究其所以出類者，則在於巧中焉。巧處又不可容力。今不於不可用力處參究，而唯欲於致力處着脚，則已先孔孟不傳之祕矣。此爲何等事。而又可輕以與人談。邪。公聞此言，必以爲異端人，只宜以訓蒙爲事，而但借明明德以爲題目可矣。何必說此虛無寂滅之教，以眩惑人邪。夫所謂仙佛與儒，皆其名耳。孔子知人之好名也。故以名教誘之。大雄氏知人之怕死也。故以死懼之。老氏知人之貪生也。故以長生引之。皆不得已。權立名色，以化誘後人，非真實也。唯顏子知之。故曰：夫子善誘。今某之行事，有一不與公

同者乎。亦好做官。亦好富貴。亦有妻孥。亦有廬舍。亦有朋友。亦會賓客。公豈能勝我乎。何爲乎。公獨有學可講。獨有許多不容已處也。我旣與公一同。則一切棄人倫離妻室削髮披緇等語。公亦可以相忘於無言矣。何也。僕未嘗有一件不與公同也。但公爲大官耳。學問豈因大官長乎。學問如因大官長。則孔孟當不敢開口矣。且東郭先生非公所得而擬也。東郭先生專發揮陽明先生良知之旨。以繼往開來爲己任。其妙處全在不避惡名以救同類之急。公其能此乎。我知公詳矣。公其再勿說謊也。須如東郭先生。方可說是真不容已。近時唯龍溪先生足以繼之。近溪先生稍能繼之。公繼東郭先生。終不得也。何也。名心太重也。回護太多也。實多惡也。而專談志仁無惡。實偏私所好也。而專談汎愛博愛。實執定己見也。而專談不可自是。公看近溪有此乎。龍溪有此乎。况東郭哉。此非強爲爾也。諸老皆實實見得善與人同。不容分別故耳。旣無分別。又何惡乎公。今種種分別如此。舉世道學。無有當公心者。雖以心齋先生。亦在雜種不入公殼率矣。况其他乎。其同時所喜者。僅僅胡廬山耳。麻城周柳塘新邑吳少虞。只此二公爲特出。則公之取善。亦太狹矣。何以能明明德於天下也。我非不知敬順公之爲美也。以齊人莫如我敬王也。亦非不知順公則公必愛我。公旣愛我。則合縣士民俱禮敬我。吳少虞亦必敬我。官吏師生人等俱來敬我。何等好過日子。何等快活。但以衆人俱來敬我。終不如公一人獨知

敬我公一人敬我終不如公之自敬也。吁！公果能自敬，則予何說乎？自敬伊何？戒謹不覩，恐懼不聞，毋自欺，求自慊，慎其獨。孔聖人之自敬者，蓋如此。若不能自敬而能敬人，未之有也。所謂本亂而求末之治，無是理也。故曰：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此正脈也。此至易至簡之學。守約施博之道。故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上老老而民興孝，更不言如何去平天下，但只道修身二字而已。孔門之教如此而已。吾不知何處更有不容已之說也。公勿以修身爲易，明明德爲不難，恐人便不肯用工夫也。實實欲明明德者，工夫正好，艱難在埋頭二三十年，尙未得到手，如何可說無工夫也。龍溪先生年至九十，自二十歲爲學，又得明師，所探討者，盡天下書，所求正者，盡四方人，到末年方得實詣，可謂無工夫乎？公但用自己工夫，忽愁人無工夫用也。有志者自然來共學，無志者雖與之談，何益？近溪先生從幼聞道，一第十年乃官，至今七十二歲，猶歷涉江湖各處訪人，豈專爲傳法計與？蓋亦有不容已者。彼其一生好名，近來稍知藏名之法，歷江右兩浙，姑蘇以至秣陵，無一道學不去參訪。雖弟子之求師，未有若彼之切者，可謂致了良知，更無工夫乎？然則公第用起工夫耳。儒家書儘足參詳，不必別觀釋典也。解釋文字，終難契入，執定己見，終難空空。耘人之田，終荒家穰。願公無以芻蕘陶漁之見，而棄忽之也。古人甚好察此言耳。名乃錮身之鎖，聞近老一路無一人相

知信者。柳塘初在家時。讀其書。便十分相信。到南昌。則七分。至建昌。又減二分。則得五分耳。及乎到南京。雖求一分相信。亦無有矣。柳塘之徒。曾子雖有一二分相信。大概亦多驚訝。焦弱侯自謂聰明特達。方子及亦以豪傑自負。皆棄置大法師不理會之矣。乃知真具隻眼者。舉世絕少。而坐令近老受遜。世不見知之妙用也。至矣。近老之善藏其用也。曾子回對我言曰。近老無知者。唯先生一人知之。吁。我若不知近老。則近老有何用乎。惟我一人知之足矣。何用多知乎。多知卽不中用。猶是近名之累。曷足貴與。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吾不甘近老之太尊貴也。近老於生。豈同調乎。正爾似公舉動耳。乃生深信之何也。五臺與生稍相似。公又謂五臺公心熱。僕心太冷。吁。何其相馬於牝牡驪黃之間也。

答鄧明府

某偶爾遊方之外。略示形骸。虛幻於人世。如此且因以逃名避譴於一時。所謂賢聖大人者。茲承過辱。勤懇慰諭。雖真肉骨。不啻此矣。何能謝。第日者奉教。尙有未盡請益者。謹略陳之。夫舜之好察邇言者。予以謂非至聖則不能察。非不自聖則亦不能察也。已至於聖。則自能知衆言之非邇。無一邇言而非真聖人之言者。無一邇言而非真聖人之言。則天下無一人而不是真聖人之言。明矣。非強爲也。彼蓋曾實用知人之功。而真見本來面目。無人故也。實從事爲

我之學而親見本來面目。無我故也。本來無我。故本來無聖。本來無聖。又安得見己之爲聖人。而天下之人之非聖人邪。本來無人。則本來無邇。本來無邇。又安見邇言之不可察。而更有聖人之言之可以察也邪。故曰自耕稼陶漁。無非取諸人者。居深山之中。木石居而鹿豕遊。而所聞皆善言。所見皆善行也。此豈強爲法如是。故今試就生一人論之。生狷隘人也。所相與處至無幾也。間或見一二同參。從入無門。不免生菩提心。就此百姓日用處提撕一番。如好貨。如好色。如勤學。如進取。如多積金寶。如多買田宅。爲子孫謀。博求風水。爲兒孫福蔭。凡世間一切治生產業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習其知。而共言者。是真邇言也。於此果能反而求之。頓得此心。識得本來面目。則無始曠劫。未明大事。當下了畢。此予之實證實得處也。而皆自於好察邇言得之。故不識諱忌。時時提唱此語。而令師反以我爲害人。誑誘他後生小子。深痛惡我。不知他之所謂後生小子。卽我之後生小子也。我又安忍害之。但我之所好察者。百姓日用之邇言也。則我亦與百姓同其邇言者。而奈何令師之不好察也。生言及此。非自當于大舜也。亦以不自見聖。而能見人。人之皆聖人者。與舜同也。不知其言之爲邇。而能好察此邇言者。與舜同也。今試就正於門下。門下果以與舜同其好察者是乎。不與舜同其好察者是乎。自然好察者是乎。強以爲邇言之中。必有至理。然後從而加意以察之者。爲是乎。愚以爲強而好察者。或可強于

一時必不免敗缺於終身。可勉強于衆人之前。必不免敗露于予一人之後也。此豈予好求勝而務欲令師之必予察也哉。蓋此正舜蹠之分。利與善之間。至甚可畏。而至甚不可以不察也。既繫友朋。性命真切。甚於肉骨。容能自己。而一任其不知察乎。俗人不知。謬謂生於令師有所言說。非公聰明。孰能遽信予之衷。亦也哉。然此好察。邇言原是要緊之事。亦原是最難之事。何者能好察。則得本心。然非實得本心者。決必不能好察。故愚每每大言曰。如今海內無人。正謂此也。所以無人者。以世之學者。但知欲做無我。無人工夫。而不知原來無我。無人。自不容做也。若有做作。卽有安排。便不能久。不免流入欺己欺人。不能誠意之病。欲其自得。終無日矣。然愚雖以此好察。日望於令師。亦豈敢遂以此好察。邇言取必於令師也哉。但念令師於此。未可遽以爲害人。使人反笑令師耳。何也。若以爲害人。則孔子仁者人也之說。孟氏仁人心也之說。達磨西來單傳。直指諸說。皆爲欺世誣人作誑語。以惑亂天下後世矣。尙安得有周程。尙安得有陽明心齋大淵諸先生。及六祖馬祖臨濟諸佛祖事邪。是以不得不爲法辨耳。千語萬語。只是一語。千辯萬辯。不出一辯。恐令師或未能察。故因此附發於大智之前。冀有方便。或爲我轉致之耳。且愚之所好察者。邇言也。而吾身之所履者。則不貪財也。不好色也。不居權勢也。不患失得也。不遺居積於後人也。不求風水以圖福蔭也。言雖邇而所爲復不邇者。何居。愚以爲此特

世之人不知學問者以爲不邇耳。自大道觀之。則皆邇也。未曾問學者以爲邇耳。自大道視之。則皆不邇也。然則人人各自有一種方便法門。既不俟取法於予矣。况萬物並育。原不相害者。而謂予能害之可歟。吾且以邇言證之。凡今之人。自生至老。自一家以至萬家。自一國以至天下。凡邇言中事。孰待教而後行乎。趨利避害。人人同心。是謂天成。是謂衆巧。邇言之所以爲妙也。大舜之所以好察。而爲古今之大智也。今令師之所以自爲者。未嘗有一釐自背。謂邇言。而所以詔學者。則必曰專志道德。無求功名。不可貪位慕祿也。不可患得患失也。不可貪貨貪色。多買寵妾田宅爲子孫業也。視一切邇言。皆如毒藥利刃。非但不好察之矣。審如是其誰聽之。若曰我亦如世之人。惟邇言是耽。必不我聽也。但爲人宗師。不得不如此立論以教人耳。果如此。自不妨。古昔皆然。皆以此教導愚人。免使法堂草加深三尺耳矣。但不應昧却此心。便說我害人也。世間未有以大舜望人。而乃以爲害人者也。以大舜事令師。而乃以爲慢令師者也。此皆至邇至淺至易曉之言。想令師必然聽察。第此時作惡已深。未便翻然若江河決耳。故敢直望門下。惟門下大力。自能握此旋轉機權也。若曰居士向日儒服而強談佛。今居佛國矣。又強談儒。則於令師當絕望矣。

弟早知兄不敢以此忠告進耽老也。夫彼專談無善無惡之學。我則以無善無惡待之。若於彼前而又談遷善去惡事。則我爲無眼人矣。彼專談遷善去惡之學者。我則以遷善去惡望之。若於彼前而不責以遷善去惡事。則我亦爲無眼人矣。惟是一等無緊要人。一言之失。不過自失。一行之差。不過自差。於世無與。可勿論也。若特地出來。要扶綱常。立人極。繼往古。開羣蒙。有如許擔荷。則一言之失。乃四海之所觀聽。一行之謬。乃後生小子輩之所效尤。豈易放過乎。如弟豈特於世上爲無要緊人。息焉游焉。直與草木同腐。故自視其身亦遂爲朽敗。不堪復用之器。任狂恣意。誠不足責也。若如二老自負何如。關係何如。而可輕邪。弟是以效孔門之忠告。竊前賢之善道。卑善柔之賤態。附直諒之後列。直欲以完名全節付二老。故遂不自知其犯于不可則止之科耳。雖然。二老何如人邪。夫以我一無要緊之人。我二老猶時時以遷善改過望之。况如耿老。而猶不可以遷善去惡之說進乎。而安敢以不可則止之戒事二老也。偶有匡廬之興。且小樓不堪熱毒。亦可因以避暑。秋涼歸來。與兄當大講。務欲成就世間緊要漢矣。

寄答大中丞

觀二公論學。一者說得好聽。而未必皆其所能行。一者說得未見好聽。而皆其所能行。非但已能行亦衆人之所能行也。已能行而後言。是謂先行其言。已未能行而先言。則謂言不顧

行。吾從其能行者而已。吾從衆人之所而行者而已。夫知己之可能。又知人之皆可能。是己之善與人同也。是無己而非人也。而何己之不能舍。既知人之可能。又知己之皆可能。是人之善與己同也。是無人而非己也。而何人之不可從。此無人無己之學。參贊位育之實。扶世立教之原。蓋真有見于善與人同之極故也。今不知善與人同之學。而徒慕舍己從人之名。是有意於舍己也。有意舍己。卽是有己。有意從人。卽是有人。况未能舍己。而徒言舍己以教人乎。若真能舍己。則二公皆當舍矣。今皆不能舍己以相從。又何日夜切切以舍己言也。教人以舍己。而自不能舍。則所云舍己從人者。妄也。非大舜舍己從人之謂也。言舍己者。可以反而思矣。真舍己者。不見有己。不見有己。則無己可舍。無己可舍。故曰舍己。所以然者。學先知己故也。真從人者。不見有人。不見有人。則無人可從。無人可從。故曰從人。所以然者。學先知人故也。今不知己。而但言舍己。不知人。而但言從人。毋怪其執悖不舍。堅拒不從。而又日夜言舍己從人以欺人也。人其可欺乎。徒自欺耳。毋他。扶世立教之念。爲之祟也。扶世立教之念。先知先覺不任爲之先也。先知先覺之任。好臣所教之心。爲之驅也。以故終日言扶世。而未嘗扶得一時。其與未嘗以扶世爲以任者等耳。終日言立教。未嘗教得一人。其與未嘗以立教爲已任者均焉。此可恥之大者。所爲恥其言。而過其行者。非邪。所謂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者。又非邪。吾謂欲得扶世。須

如海剛峯之憫世。方可稱真扶世人矣。欲得立教。須如嚴寅所之宅身。方可稱真立教人矣。然二老有扶世立教之實。而絕口不道扶世立教之言。雖絕口不道扶世立教之言。人亦未嘗不以扶世立教之實歸之。今無其實。而自高其名可乎。且所謂扶世立教。參贊位育者。雖聾瞽侏跛亦能之。則仲子之言。既已契於心矣。縱能扶得世教。成得參贊位育。亦不過能侏跛聾瞽之所共能者。有何奇巧。而必欲以爲天下之重。而任之邪。若不信侏跛聾瞽之能參贊位育。而別求所謂參贊位育以勝之。以爲今之學道者。皆自私自利。而不知此。則亦不得謂之參贊位育矣。是一已之位育參贊也。聖人不如是也。

李氏焚書卷之一終

李氏焚書



四六

李氏焚書卷之二

書答

與莊純夫

日在到。知葬事畢。可喜可喜。人生一世如此而已。相聚四十餘年。情境甚熟。亦猶作客并州。既多時。自同故鄉。難遽離割也。夫婦之際。恩情尤甚。兼以辛勤拮据。有內助之益。若平日有如賓之敬。齊眉之誠。孝友忠信。損己利人。勝似今世稱學道者。徒有名而無實。則臨別猶難割捨也。何也。婦行婦功。婦言婦德。自然令人思念。爾岳母黃宜人是矣。獨有講學一事。不信人言。稍稍可憾。餘則皆今人所未有。我雖鐵石作肝。能不愧然。况臨老各天。不及永訣。邪。已矣已矣。自聞訃後。無一夜不入夢。但俱不知是死。豈真到此乎。抑吾念之。魂自相招也。想他平生謹慎。必不輕履僧堂。然僧堂一到。亦有何妨。要之皆未脫灑耳。既單有魂靈。何男何女何遠何近。何拘何礙。若猶如舊日拘礙不通。則終無出頭之期矣。即此魂靈猶在。便知此身不死。自然無所拘礙。而更自作拘礙可乎。即此無拘無礙。便是西方淨土極樂世界。更無別有西方世界也。純

夫可以此書焚告爾岳母之靈。俾知此意。勿貪托生之樂。一處胎中。便有隔陰之昏。勿貪人天之供。一生天上。便受供養。頓忘卻前生自由自在夙念。報盡業現。還來六趣。無有窮時矣。爾岳母平日爲人如此。決生天上無疑。須記吾語。莫忘卻。雖在天上。時時不忘記。取等我壽終之時。一來迎接。則轉轉相依。可以無錯矣。或暫寄念佛場中。尤妙。或見我平生交遊。我平日所敬愛者。與相歸依。以待我至。亦可。幸勿貪受胎。再托生也。純夫千萬焚香化紙錢。苦讀三五遍。對靈叮囑明白誦說。則宜人自能知之。

復焦弱侯

冲庵方履南京任。南北中外。尙未知稅駕之處。而約我於明月樓。舍穩便。就跋涉。株守空山。爲侍郎守院。則亦安用李卓老爲哉。計且住此。與無念鳳里近城數公。朝夕龍湖之上。所望兄長盡心供職。弟嘗謂世間有三等人。致使世間不得太平。皆由兩頭照管。第一等怕居官束縛。而心中又舍不得官。既苦其外。又苦其內。此其人頗高。而其心最苦。直至舍了官方得自在。弟等是也。又有一等。本爲富貴。而外矯詞以爲不願。實欲托此以爲榮身之梯。又兼探道德仁義之事。以自蓋。此其人身心俱勞。無足言者。獨有一等。怕作官。便舍官。喜作官。便作官。喜講學。便講學。不喜講學。便不肯講學。此一等人。心身俱泰。手足輕安。既無兩頭照顧之患。又無掩蓋

表揚之醜。故可稱也。趙文肅先生云。我這箇嘴張子這箇臉也。做了閣老。始信萬事有前定。只得心閒一日。便是便宜一日。世間功名富貴。與夫道德性命。何曾束縛人。人自束縛耳。有出門如見大賓。篤說書附往請教。大抵聖言切實有用。不是空頭。若如說者。則安用聖言爲邪。世間講學諸書。明快透髓。自古至今。未有如龍溪先生者。弟舊收得頗全。今俱爲人取去。諸朋友中讀經既難。讀大慧法語又難。惟讀龍溪先生書無不喜者。以此知先生之功在天下。後世不淺矣。楊復所心如穀種論。及惠迪從逆作。是大作家論。首三五翻透徹明甚。可惜末後作道理不稱耳。然今人要未能作此。今之學者。官重於名。名重於學。以學起名。以名起官。循環相生。而卒歸重於官。使學不足以起名。名不足以起官。則視棄名如敝箒矣。無怪乎有志者多不肯學。多以我輩爲真光棍也。於此有恥。則羞惡之心自在。今於言不顧行處。不知羞惡。而惡人作要。所謂不能三年喪而小功是察。是也。悲夫。近有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說書一篇。世間人誰不說我能知人。然夫子獨以爲患。而帝堯獨以爲難。則世間自說能知人者皆妄也。於問學上親切。則能知人。能知人則能自知。是知人爲自知之要務。故曰我知言。又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於用世上親切不虛。則自能知人。能知人則由於能自知。是自知爲知人之要務。故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先務者。親賢之謂也。親賢者。知賢之謂也。古自

明君賢相。孰不欲得賢而親之。而卒所親者皆不賢。則以不知其人之爲不賢而妄以爲賢而親之也。故又曰。不知其人可乎。知人則不失人。不失人則天下安矣。此堯之所難。夫子大聖人之所深患者。而世人乃易視之。嗚呼。亦何其猖狂不思之甚也。况乎以一時之喜怒。一人之愛憎。而欲視天下高蹈遠引之士。混俗和光之徒。皮毛臭穢之夫。如周丘其人者哉。故得位非難。立位最難。若但取一概順己之侶。尊己之輩。則天下之士不來矣。今誦詩讀書者有矣。果知人論世否也。平日視孟軻若不足心服。及至臨時。恐未能如彼。尙論切實可用也。極知世之學者。以我此言爲妄誕逆耳。然逆耳不受。將未免復蹈同心商證。故轍矣。則亦安用此以大官誑朝廷。欺天下士爲哉。毒藥利病。刮骨刺血。非大勇如關雲長者。不能受也。不可以自負孔子孟軻者。而顧不如一關義勇武安王者也。蘇長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驚天動地。世人不知。祇以文章稱之。不知文章直彼餘事耳。世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弟於全刻抄出。作四冊。俱世人所未取。世人所取者。世人所知耳。亦長公俯就世人而作也。至其真洪鐘大呂。大扣大鳴。小扣小應。俱繫精神髓骨所在。弟今盡數錄出。時一披閱。心事宛然。如對長公。披襟面語。憾不得再寫一部。呈去請教。爾儻印出。令學生子置在案頭。初場二場三場畢。具矣。龍溪先生全刻。千萬記心遺我。若近溪先生刻不足觀也。蓋近溪語錄。須領悟者。乃能觀於言語之

外不然。未免反加繩束。非如王先生字字皆解脫。既得者讀之。足以印心。未得者讀之。足以證入也。

又與焦弱侯

鄭子玄者。丘長孺父子文會友也。文雖不如其父子。而質實有恥。不肯講學。亦可喜。故喜之。蓋彼全不曾親見顏曾思孟。又不曾親見周程張朱。但見今之講周程張朱者。以爲周程張朱實實如是爾也。故恥而不肯講。不講雖是過。然使學者恥而不講。以爲周程張朱卒如是而止。則今之講周程張朱者可誅也。彼以爲周程張朱者。皆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講道德說仁義白若也。又從而曉曉然語人曰。我欲厲俗而風世。彼謂敗俗傷世者。莫甚於講周程張朱者也是以益不信。不信故不講。然則不講亦未爲過矣。黃生過此。聞其自京師往長蘆抽豐。復跟長蘆長官。別赴新任。至九江。遇一顯者。乃舍舊從新。隨轉而北。衝風冒寒。不顧年老生死。既到麻城。見我言曰。我欲遊嵩少。彼顯者亦欲遊嵩少。拉我同行。是以此。然顯者俟我於城中。勢不能一宿。回日當復道此道。此則多聚三五日而別。茲卒卒誠難割捨云。其言如此。其情何如。我揣其中。實爲林汝寧好一口食難割捨耳。然林汝寧向者三任。彼無一任不往。往必滿載而歸。茲尙未厭足。如餓狗思想隔日屎。乃敢欺我以爲遊嵩少。

夫以遊嵩少藏林汝寧之抽豐來賺我。又恐林汝寧之疑其爲再尋己也。復以捨不得李卓老。當再來訪李卓老以賺林汝寧。名利兩得。身行俱全。我與林汝寧皆在黃生術中而不悟。可不謂巧乎。今之道學何以異此。由此觀之。今之所謂聖人者。其與今之所謂山人者一也。特有幸不幸之異耳。幸而能詩。則自稱曰山人。不幸而不能詩。則辭卻山人而以聖人名。幸而能講良知。則自稱曰聖人。不幸而不能講良知。則謝卻聖人而以山人稱。展轉反覆。以欺世獲利。名爲山人。而心同商賈。口談道德。而志在穿窬。夫名山人而心商賈。既已可鄙矣。乃反掩抽豐而顯嵩少。謂人可得而欺焉。尤可鄙也。今之講道德性命者。皆遊嵩少者也。今之患得患失。志於高官重祿。好田宅。美風水。以爲子孫蔭者。皆其託名於林汝寧。以爲舍不得李卓老者也。然則鄭子玄之不肯講學。其不足怪矣。且商賈亦何可鄙之有。挾數萬之貲。經風濤之險。受辱於關吏。忍詬於市易。辛勤萬狀。所挾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結於卿大夫之門。然後可以收其利而遠其害。安能傲然而坐於公卿大夫之上哉。今山人者。名之爲商賈。則其實不持一文。稱之爲山人。則非公卿之門不履。雖然。我甯無有是乎。然安知我無商賈之行之心。而釋迦其衣以欺世。而盜名也。有則幸爲我加誅。我不護痛。雖然。若其患得而又患失。買田宅求風水等。決知免矣。

杜甫非耒陽之賢。則不免於大水之厄。相如非臨邛。則程鄭卓王孫輩當以糞壤視之矣。勢到逼迫時。一粒一金。一青目。便高增十倍價。理勢然也。第此時此際。大難爲區處耳。謹謝。謹謝。焦心勞思。雖知情不容己。然亦無可如何。祇得盡吾力之所能爲者。聞長沙衡永間大熟。襄漢亦好。但得官爲糴本。付託得人。不拘上流下流。或麥或米。令慣糴上戶。各齎銀兩。前去出產地面糴買。流水不絕。運到水次。官復定爲平價。貧民來糴者。不拘銀數多少。少者雖至二錢三錢。亦與方便。但有銀到。卽流水收銀給票。令其自赴水次搬取。出糴者有利。則樂於趨事。而糴本自然不失。貧民來轉糴者。既有糧有米有穀有麥。亦自然不慌矣。至於給票發穀之間。簡便周至。使人不阻不滯。則自有仁慈父母在。且當此際。便一分便受一分賜。其感戴父母。又自不同也。僕爲在今日。其所當爲。與所得爲。所急急爲者。不過如此。若曰救荒無奇策。此則俗儒之妄談。何可聽哉。世間何事不可處。何時不可救乎。堯無九年水。以有救水之奇策也。湯無七年旱。以有救旱之奇策也。彼謂蓄積多而備先具者。特言其豫備之一事。非臨時救之之策也。惟是世人無才無術。或有才術。又恐利害及身。百般趨避。故亦遂因循不理。安坐待斃。然雖自謂不能。而未敢遽謂人皆不能也。獨有一等俗儒。己所不能爲者。便謂人決不能爲。而又敢猖爲大言曰。救荒無奇策。嗚呼。斯言出而阻天下之救荒者。必此人也。然則俗儒之爲天下虐。其毒

豈不甚哉。

寄答京友

才難不其然乎。今人盡知才難。盡能言才難。然竟不知才之難。才到面前。竟不知愛。幸而知愛。竟不見有若已有者。不啻若自其已出者。嗚呼。無望之矣。舉春秋之天下。無有一人能惜聖人之才者。故聖人特發此嘆。而深羨於唐虞之隆也。然則才固難矣。猶時時有之。而惜才者則千古未見其人焉。孔子惜才矣。又知人之才矣。而不當其位。入齊而知晏平仲。居鄭而知鄭子產。聞吳有季子。直往觀其葬。其惜才也如此。使其得志。肯使之湮滅而不見哉。然則孔子之嘆才難。非直嘆才難也。直嘆惜才者之難也。以謂生才甚難。甚不可不愛惜也。夫才有巨細。有巨才矣。而不得一第。則無憑。雖惜才其如之何。幸而登上第。有憑據。可藉手以薦之矣。而年已過時。則雖才如張襄陽。亦安知聽者不以過時而遂棄。其受薦者。又安知其不以既老要自懈乎。夫兄有大才者。其可以小知處必寡。其瑕疵處必多。非真具眼者。與之言。必不信。當此數者。則雖大才。又安所施乎。故非自己德望過人。才學冠世。爲當事者所倚信。未易使人信而用之也。

昨見公。令我兩箇月心事。頓然冰消凍解也。乃知向之勸我者。祇爲我添油熾薪耳。而公絕無一語。勤渠之意。愈覺有加。故我不覺心醉矣。已矣已矣。自今以往。不復與柳老爲怨矣。夫世間是與不是。亦何常之有。乃羣公勸我者。不曾於是非之外有所發明。而欲我藏其宿怒。以外爲好合。是以險側小人事我也。苟得面交。卽口蜜腹劍。皆不顧之矣。以故所是愈堅。而愈不可解。善乎朱仲晦之言曰。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僕隱者也。負氣人也。路見不平。尙欲拔刃相助。况親當其事哉。然其實乃癡人也。皆爲鬼所迷者也。苟不遇良朋勝友。其迷何時返乎。以此思勝己之友。一日不可離也。嗟乎。楚倥旣逝。而切骨之談。罔聞。友山日疎。而苦口之言。不至。僕之迷久矣。何特今日也。自今已矣。不復與柳老爲怨矣。且兩人皆六十四矣。縱多壽考。決不復有六十四年。在人世上矣。如僕者。非但月化。亦且日衰。其能久乎。死期已逼。而豪氣尙在。可笑也已。

與曾繼泉

聞公欲薙髮。此甚不可。公有妻妾田宅。且未有子。未有子。則妻妾田宅何所寄託。有妻妾田宅。則無故割棄。非但不仁。亦甚不義也。果生死道念真切。在家方便。尤勝出家萬倍。今試問公。果能持鉢沿門丐食乎。果能窮餓數日。不求一餐於人乎。若皆不能。而猶靠田作過活。則在

家修行不更方便乎。我當初學道，非但有妻室，亦且爲宰官奔走四方，往來數萬里，但覺學問日日得力耳。後因寓楚，欲親就良師友，而賤眷苦不肯留，故令小壻小友送之歸。然有親女外甥等，朝夕伏侍，居官俸餘，又以口數交與，只留我一身在外，則我黃宜人雖然回歸，我實不用牽掛。以故我得安心寓此，與朋友嬉遊也。其所以落髮者，則因家後閑雜人等，時時望我歸去，又時時不遠千里來迫我，以俗事強我，故我剃髮以示不歸，俗事亦決然不肯與理也。又此間無見識人多以異端目我，故我遂爲異端，以成彼豎子之名。兼此數者，陡然去髮，非其心也。實則以年紀老大不多時居人世矣。如公壯年，正好生子，正好做人，正好向上，且田地不多，家業不大，又正好過日子，不似大富貴人家計，滿目無半點閒空也。何必落髮出家，然後學道乎。我非落髮出家始學道也。千萬記取。

答劉方伯書

此事如饑渴，然饑定思食，渴定思飲。夫天下曷嘗有不思食飲之人哉。其所以不思食飲者，有故矣。病在雜食也。今觀大地衆生，誰不犯是雜食病者。雜食謂何。見小而欲速也。所見在形骸之內，而形骸之外則不見也。所欲在數十世之久，而萬億世數則不欲也。夫功名富貴，大地衆生所以奉此七尺之身者也。是形骸以內物也。其急宜也。是故終其身役役焉，勞此心以

奉此身。直至百歲而後止。是百歲之食飲也。凡在百歲之內者。所共饑渴而求也。而不知止者。猶笑之曰。是奚足哉。男兒須爲子孫立不拔之基。安可以身死而遂止乎。於是卜宅而求諸陽。卜地而求諸陰。務圖吉地以覆蔽後人。是又數十世之食飲也。凡貪此數十世之食飲者。所共饑渴而求也。故或積德於冥冥。或施報於昭昭。其用心至繁至密。其爲類至蹟至衆。然皆貪此一口無窮茶飯。以貽後人耳。而賢者又笑之曰。此安能久。此又安足云。且夫形骸外矣。勞其心以事形骸。智者不爲也。况復勞其形骸。以爲兒孫作牛馬乎。男兒生世。要當立不朽之名。是啖名者也。名旣其所食啖之物。則饑渴以求之。亦自無所不至矣。不知名雖長久。要與天壤相敵者也。故天地有盡。則此名亦盡。安得久乎。而達者又笑之曰。名與身孰親。夫役此心以奉此身。已謂之愚矣。况役此心以求身外之名乎。然則名不親于身。審矣。而乃謂疾沒世而名不稱者。又何說也。蓋衆人之病。病在好利。賢者之病。病在好名。苟不以名誘之。則其言不入。夫惟漸次導之。使令歸實。歸實之後。名亦無有。故曰。夫子善誘。然顏氏沒。而能知夫子之誘善者。亡矣。故顏子沒。而夫子善誘之術。遂窮。吁。大地衆生。惟其見小而欲速。故其所食飲者。盡若此止矣。而達者其誰乎。而欲其思孔顏之食飲者。不亦難乎。故愚謂千載而下。雖有孔子出而善誘之。亦必不能易其所饑渴。以就吾之食飲也。計惟有自飽自歌。自飲自舞而已。况如生者。方外托身。

離羣逃世而敢呶呶嘵嘵。不知自止以犯非徒無益。而且有禍之戒乎。然則今之自以爲孔子。而欲誘人使從我者可笑也。何也。孔子已不能得之於顏子之外也。其誰與饑渴之懷。以與我共食飲乎。此也邪。縱滿盤堆積。極山海之差。盡龍鳳之髓。跪而獻納。必遭怒遣而訶斥矣。縱或假相承奉。聊一舉筯。卽吐噦隨之矣。何者。原非其所飲食之物。自不宜招呼而求以與之共也。然則生孔子之後者。講學終無益矣。雖欲不落髮出家。求方外之友以爲伴侶。又可得邪。然則生乎今之世。果終莫與共食飲也歟。誠終莫與共食飲也已。

答莊純夫書

學問須時時拈掇。乃時時受用。縱無人講。亦須去事人講。蓋日講則日新。非爲人也。乃專專爲己也。龍溪近溪二大老可以觀矣。渠豈不知此事無巧法邪。祖真仙大率沒身於此不衰也。今人不知。皆以好度人目之。卽差却題目矣。

與周友山書

不肖株守黃麻一十二年矣。近日方得一覽黃鶴之勝。尙未眺晴川遊九峯也。卽蒙憂世者。有左道惑衆之逐。弟反覆思之。平生實未曾會得一人。不知所惑何人也。然左道之稱。弟實不能逃焉。何也。孤居日久。善言罔聞。兼以衰朽。佈死念深。或恐犯此耳。不意憂世者。乃肯垂大

慈悲教我如此也。卽日加冠蓄髮。復完本來面目。二三待者。人與員帽一頂。全不見有僧相矣。如此服善教。不知可道左道之誅否。想仲尼不爲已甚。諸公遵守孔門家法。決知從寬發落。許其改過。自新無疑。然事勢難料。情理不常。若守其禁約。不肯輕恕。務欲窮之於其所往。則大地皆其禁域。又安所逃死乎。弟於此進退維谷。將欲明日遂行。則故舊難捨。將遂微服過宋。則司城貞于未生。兄高明爲我商之如何。然弟之改過實出本心。蓋一向以貪佛之故。不自知其陷於左道。非明知故犯者比也。既係誤犯。則情理可恕。既肯速改。則更宜加獎。供其饋食。又不但直赦其過誤已也。倘肯如此。弟當托兄先容。納拜大宗師門下。從頭指示孔門親民學術。庶幾行年六十有五。猶知六十四歲之非乎。

又與周友山書

承教塔事甚是。但念我既無眷屬之樂。又無朋友之樂。愴然孤獨。無與晤語。只有一塔墓室。可以厝骸。可以娛老。幸隨我意。勿見阻也。至于轉身之後。或遂爲登臨之會。或遂爲讀書之所。或遂爲瓦礫之場。則非智者所能逆爲之圖矣。古人所見至高。只是合下見得甚近。不能爲子子孫孫萬年圖謀也。汾陽之宅爲寺。馬燧之第爲園。可遂謂三老無見識乎。以禹之神智如此。八年勤勞如此。功德在民如此。而不能必其孫太康。遂爲羿所篡。而失天下。則雖智之大且

神者亦只如此已矣。元世祖初平江南，問劉秉忠曰：自古無不敗之家，無不亡之國，朕之天下，後當何人得之？秉忠對曰：西方之人得之。及後定都燕京，築城掘地，得一石匣，開視乃一匣紅頭蟲，復詔問秉忠。秉忠對曰：異日得陛下天下者，卽此物也。由此觀之，世祖方得天下，而卽問失天下之日，秉忠亦不以失天下爲不祥，侃然致對，視亡若存，真英雄豪傑，誠不同於時哉。秉忠自幼爲僧，世祖至大都見之，乃以釋服相從軍旅間。末年始就冠服，爲元朝開國元老，非偶然也。我塔事無經營之苦，又無抄化之勞，聽其自至，任其同力，只依我規制耳。想兄聞此，必無疑矣。

與焦漪園

弟今又居武昌矣。江漢之上，獨自遨遊，道之難行，已可知也。歸與之歎，豈得已邪？然老人無歸，以朋友爲歸，不知今者當歸何所。與漢陽城中，尙有論說到此者，若武昌則往來絕跡，而况譚學寫至此，一字一淚，不知當向何人道，當與何人讀，相當照舊薙髮歸山去矣。

與劉晉川書

昨約其人來接，其人竟不來，是以不敢獨自闖入所門，恐人疑我無因自至，必有所干與也。今日暇否？暇則當堂遣人迎我，使衙門中人盡知彼我相求，只有性命一事可矣。緣我平生

素履。未能取信於人。不得不謹防其謗。我者非尊貴相也。

與友朋書

顧虎頭雖不通問學。而具隻眼。是以可嘉。周公瑾既通學問。又具隻眼。是以尤可嘉也。二公皆盛有識見。有才料。有膽氣。智仁勇三事皆備。周善藏。非萬分不發。故人但見其巧於善刀。不見其能於遊刃。顧善發。然發而人不見。故人但見其能於遊刃。而不見其巧於善刀。周收斂之意多。平生唯知爲己。以故相知少。而其情似寡。然一相知。而膠漆難並矣。顧發揚意多。平生惟不私己。以故相愛甚博。而其情似不專。然情之所專愛。固不能分也。何也。以皆具隻眼也。吾謂二公者。皆能知人。而不爲所知。眩能愛人。而不爲愛所蔽。能用人。而不爲人所用者也。周粧聾作啞。得老子之體。是故與之語清淨寧一之化。無爲自然之用。如以石投水。不相逆也。所謂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此等是也。最上一乘之人也。何可得也。顧託孤寄命。有君子之風。是故半夜叩門。必不肯以親爲解。而况肩鉅任大。扶危持顛。肯相辜負哉。是國家大可倚仗人也。抑又何可得也。顧通州人。周麻城人。

答劉晉川書

弟年近古稀矣。單身行遊。只爲死期日逼。閻君鐵棒難支。且生世之苦。目擊又已如此。使

我學道之念轉轉急迫也。既學道不得不資先覺，資先覺不得不遊四方，遊四方不得不獨自而受孤苦。何者？眷屬徒有家鄉之念，童僕俱有妻兒之思，與我不同志也。志不同則難留，是以盡遣之歸，非我不願有親隨，樂于獨自孤苦也。爲道日急，雖孤苦亦自甘之。蓋孤苦日短而極樂世界日長矣。久已欲往南北二都，爲有道之就。二都朋友亦日望我，近聞二都朋友又勝矣。承示吳中丞札，知其愛我甚，然顧通州雖愛我，人品亦我所師，但通州實未嘗以生死爲念也。此間又有友山，又有公家父子，則舍此何之乎？今須友山北上，公別轉，乃往南都一遊。七十之年，有友我者，便當安心度日，以與之友，似又不必奔馳而自投苦海矣。吳中丞雖好意，弟謂不如分我俸資，使我蓋得一所禪室于武昌城下，草草奉笑，可卽以此轉致之。

別劉肖川書

大字公要藥也。不大則自身不能庇，而能庇人乎？且未有丈夫漢不能庇人，而終身受庇於人者也。大人者，庇人者也；小人者，庇於人者也。凡大人見識力量與衆不同者，皆從庇人而生日充日長，日長日昌，若徒蔭於人，則終其身無有見識力量之日矣。今之人皆受庇於人者也。初不知有庇人事也。居家則庇蔭於父母，居官則庇蔭於官長，立朝則求庇蔭於宰臣，爲邊帥則求庇蔭於中官，爲聖賢則求庇蔭於孔子，爲文章則求庇蔭於班馬，種種自視莫不皆自

以爲男兒。而其實則皆孩子而不知也。豪傑凡民之分。只從庇人與庇蔭於人處識取。

答友

或曰。李卓吾謂暴怒是學。不亦異乎。有友答曰。卓老斷不說暴怒是學。當說暴怒是性也。或曰。發而皆中節。方是性。豈有暴怒是性之理。曰。怒亦是未發中有的。吁吁。夫謂暴怒是性。是誣性也。謂暴怒是學。是誣學也。既不是學。又不是性。吾真不知從何處而來也。或待因緣而來乎。每見世人欺天罔人之徒。便欲手刃直取其首。豈特暴哉。縱遭反噬。亦所甘心。雖死不悔。暴何足云。然使其復見光明正大之夫。言行相顧之士。怒又不知向何處去。喜又不知從何處來矣。則雖謂吾暴怒可也。謂吾不遷怒亦可也。

答以女人學道爲見短書

昨聞大教。謂婦人見短。不堪學道。誠然哉。誠然哉。夫婦人不出閭域。而男子則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見有長短。不待言也。但所謂短見者。謂所見不出閨閣之間。而遠見者。則深察乎昭曠之原也。短見者。只見得百年之內。或近而子孫。又近而一身而已。遠見則超於形骸之外。出乎死生之表。極於百千萬億劫。不可算數譬喻之域。是已。短見者。祇聽得街談巷議。市井小兒之語。而遠見則能深畏乎大人。不敢侮於聖言。更不惑於流俗憎愛之口也。余竊謂欲論見之

長短者當如此。不可止以婦人之見爲見短也。故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人之見盡短。又豈可乎。設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見。樂聞正論。而知俗語之不足聽。樂學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戀。則恐當世男子視之。皆當羞愧流汗。不敢出聲矣。此蓋孔聖人所以周流天下。欲庶幾一遇而不可得者。今反視之。爲短見之人。不亦冤乎。冤不冤與此人何與。但恐傍觀者醜耳。自今觀之。邑姜以一婦人。而足九人之數。不妨其與周召太公之流。並列爲十亂。文母以一聖女。而正二南之風。不嫌其與散宜生太顛之輩。並稱爲四友。彼區區者。特世間法一時太平之業耳。猶然不敢以男女分別短長異視。而况學出世道。欲爲釋迦老佛。孔聖人朝聞夕死之人乎。此等若使閭巷小人聞之。盡當責以闕觀之見。索以利女之貞。而以文母邑姜爲以人矣。豈不冤甚也哉。故凡自負遠見之士。須不爲大人君子所笑。而莫汲汲欲爲市井小兒所喜可也。若欲爲市井小兒所喜。則亦市井小兒而已矣。其爲遠見乎。短見乎。當自辨也。予謂此等遠見女子。正人家吉祥善瑞。非數百年積德未易生也。夫薛濤蜀產也。元微之聞之。故求出使西川。與之相見。濤因走筆作四友贊以答其意。微之果大服。夫微之貞元傑匠也。豈易服人者哉。吁。一文才如濤者。猶能使人傾千里慕之。况持黃面老子之道。以行遊斯世。苟得出世之人。有不心服者乎。未之有也。不聞龐公之事乎。龐公爾楚

之衡陽人也。與其婦龐婆。女靈照同師馬祖。求出世道。卒致先後化去。作出世人。爲今古快事。願公師其遠見可也。若曰待吾與市井小兒輩商之。則吾不能知矣。

復耿侗老書

世人厭平常而喜新奇。不知言天下之至新奇莫過於平常也。日月常而千古常新。布帛菽粟常而寒能煖。饑能飽。又何其奇也。是新奇正在於平常。世人不察。反於平常之外覓新奇。是豈得謂之新奇乎。蜀之仙姑是已。衆人咸謂其能知未來過去事。爭神怪之。夫過去則余已知之矣。何待他說。未來則不必知。又何用他說邪。故曰智者不惑。不惑於新奇。以其不憂於未來之禍害也。故又曰。仁者不憂。不憂禍於未來。則自不求先知於幻說。而爲新奇所惑矣。此非真能見利不趨。見害不避。如夫子所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孰能當之。故又曰。勇者不懼。夫合智仁勇三德而後能不厭於平常。不惑於新奇。則世人之欲知未來。而以蜀仙爲奇且新。又何足怪也。何也不智故也。不智故不仁。故無勇。無智實爲之先矣。

與李惟清

昨領教。深覺有益。因知公之所造。已到聲聞佛矣。青川夫子之鄉居。常未曾聞有佛號。陡

然劇談至此。真令人歡悅無量。蒙勸諭同皈西方。甚善。但僕以西方是阿彌陀佛道場。是他一佛世界。若願生彼世界者。卽是他家兒孫。既是他家兒孫。卽得暫免輪迴。不爲一切天堂地獄諸趣所攝。是的。彼上上品化生者。便是他家至親兒孫。得近佛光。得聞佛語。至美矣。若上品之中。離佛稍遠。上品之下。見面亦難。况中品與下品乎。是以雖生彼。亦有退墮者。以佛又難見。世間俗念又易起。一起世間念。卽墮矣。是以不患不生彼。正患生彼而不肯住彼耳。此又欲生西方者之所當知也。若僕則到處爲客。不願爲主。隨處生發。無定生處。既爲客。卽無常住之理。是以但可行遊西方。而以西方佛爲暫時主人足矣。非若公等發願生彼。甘爲彼家兒孫之比也。且佛之世界亦甚多。但有世界。卽便有佛。但有佛。卽便是我行遊之處。爲客之場。佛常爲主。而我常爲客。此又因果之最著者也。故欲知僕千萬億劫之果者。觀僕今日之因。卽可知也。是故或時與西方佛坐談。或時與十方佛共語。或客維摩淨土。或客祇桓精舍。或遊方丈蓬萊。或到龍宮海藏。天堂有佛。卽赴天堂。地獄有佛。卽赴地獄。何必拘拘如白樂天之專往兜率內院。天台智者永明壽禪師之專一求生西方乎。此不肖之志也。非薄西方而不生也。以西方特可以當吾今日之大同耳。若公自當生彼。何必相拘。所諭禁殺生事。卽當如命戒殺。又謂僕性氣重者。此則僕膏肓之疾。從今聞教。卽有瘳矣。第亦未可全戒。未可全瘳。若全戒全瘳。卽不得入阿

修羅之域。與毒龍魔王等爲侶矣。

與明因

世上人總無甚差別。唯學出世法。非出格丈夫不能。今我等旣爲出格丈夫之事。而欲世人知我信我。不亦惑乎。旣不知我不信我。又與之辯。其爲惑益甚。若我則直爲無可奈何。只爲汝等欲學出世法者。或爲魔所撓亂。不得自在。故不得不出類作魔王以驅逐之。若汝等何足與辯邪。况此等皆非同住同食飲之輩。我爲出世人。光彩不到他頭上。我不爲出世人。羞辱不到他等頭上。如何敢來與我理論。對面唾出。亦自不妨。願始終堅心。此件大事。釋迦佛出家時。淨飯王是其親爺。亦自不理。况他人哉。成佛是何事。作佛是何等人。而可以世間情量爲之。

與焦弱侯

兄所見者。向年之卓吾耳。不知今日之卓吾。固天淵之懸也。兄所喜者。亦向日之卓吾耳。不知向日之卓吾。甚是卑弱。若果以向日之卓吾爲可喜。則必以今日之卓吾爲可悲矣。夫向日之卓吾。且如彼。今日之卓吾。又何以卒能如此也。此其故可知矣。人但知古亭之人。時時憎我。而不知實時時成我。古人比之美疢藥石。弟今實親領之矣。聞有欲殺我者。得兄分割乃止。此自感德。然弟則以爲生在中國。而不得中國半箇知我之人。反不如出塞行行。死爲胡地之

白骨也。兄胡必勸我復反龍湖乎。龍湖未是我死所。有勝我之友。又真能知我者。乃我死所也。嗟嗟。以鄧豁渠八十之老。尙能忍死於保定傭夫之手。而不肯一食趙大洲之禾。况卓吾子哉。與其不得朋友而死。則牢獄之死。戰場之死。固甘如飴也。兄何必救我也。死猶聞俠骨之香。死猶有烈士之名。豈龍湖之死所可比邪。大抵不肯死於妻孥之手者。必其決志欲死於朋友之手者也。此情理之易見者也。唯世無朋友。是以雖易見而卒不見耳。我豈貪風水之人邪。我豈坐枯禪圖寂滅。專一爲守屍之鬼之人邪。何必龍湖而後可死。認定龍湖以爲塚舍也。更可笑者。一生學孔子。不知孔夫子道德之重。自然足以庇蔭後人。乃謂孔林風水之好。足以庇蔭孔子。則是孔子反不如孔林矣。不知孔子教澤不遠。自然遍及三千七十。以至萬萬世之同守斯文一脈者。乃學其講道學。聚徒衆。收門生。以博名高圖富貴。不知孔子何嘗爲求富貴而聚徒黨乎。貧賤如此。患難如此。至不得已。又欲浮海。又欲居九夷。而弟子懽然從之。不但餓陳蔡被匡圍。乃見相隨不捨也。若如今人。一日無官。則弟子離矣。一日無財。則弟子散矣。心悅誠服其誰乎。非無心悅誠服之人也。無可以使人心悅誠服之師也。若果有之。我願爲之死。莫勸我回龍湖也。

客生曾對我言。我與公大略相同。但我事過便過。公則認真耳。予時甚愧其言。以謂世間戲場耳。戲文演得好。和歹一時總散。何必太認真乎。然性氣帶得來。是箇不知討便宜的人。可奈何。時時得近左右。時時得聞此言。庶可漸消。此不自愛重之積習也。余時之之答客生者如此。今兄之認真。未免與僕同病。故敢遂以此說進。蘇長公云。世俗俚語。亦有可取之處。處貧賤易。處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閒散難。忍痛易。忍痒難。余又見乩筆。亦有甚說得好者。樂中有憂。憂中有樂。夫當樂時。衆人方以爲樂。而至人獨以爲憂。正當憂時。衆人皆以爲憂。而至人乃以爲樂。此非反人情之常也。蓋禍福常相倚伏。惟至人真見倚伏之機。故寧處憂而不肯處樂。人見以爲愚。而不知至人得此微權。是以終身常樂而不憂耳。而謂落便宜處得便宜。是也。又乩筆云。樂時方樂。憂時方憂。此世間一切庸俗人態耳。非大賢事也。僕以謂樂時方樂。憂時方憂。此八箇字。說透世人心髓矣。世人所以敢相侮者。以我正樂。此樂也。若知我正憂。此樂。則彼亦侮矣。此自古至人所以獨操上人之柄。不使權柄落在他人手者。兄倘以爲然否。僕何如人。敢吐舌於兄之傍乎。聊有一管之窺。是以不覺潦到如許。

與方伯雨東

去年詹孝廉過湖。接公手教。乃知公大孝人也。以先公之故。猶能記憶老朽于龍湖之上。

感念汪本鈞道公講學。又道公好學。然好學可也。好講學則不可也。好講之於口尤不可也。知公非口講者。是以敢張言之。本鈞與公同經。欲得公爲之講習。此講卽有益後學。不妨講矣。呵凍艸艸。

與楊定見

世人之我愛者。非愛我爲官也。非愛我爲和尚也。愛我也。世人之欲我殺者。非敢殺官也。非敢殺和尚也。殺我也。我無可愛。則我直爲無可愛之人耳。彼愛我者何妨乎。我不可殺。則我自當受天不殺之祐。殺我者不亦勞乎。然則我之加冠。非慮人之殺和尚而冠之也。侗老原是長者。但未免偏聽。故一切飲食耿氏之門者。不欲侗老與我如初。猶朝夕在武昌。倡爲無根言語。本欲甚我之過。而不知反以彰我之名。恐此老不知終始爲此輩敗壞。須速達此意於古愚兄弟。不然。或生他變。而令侗老坐受主使之名。爲耿氏累甚不少也。小人之流。不可密邇。自古若是。特恨此老不覺。恐至覺時。噬臍又無及。此書覽訖。卽封寄友山。仍書一紙。專寄古愚兄弟。

與楊鳳里

醫生不必來。爾亦不必來。我已分付取行李先歸矣。我痢尙未止。其勢必至十月初間。方敢出門。到此時可令道來。取箇的信。塔屋旣當時胡亂做。如今獨不可胡亂居乎。世間人有家

小田宅祿位名壽子孫牛馬猪羊雞犬等性命非一。自宜十分穩當。我僧家清高出塵之士。不見山寺盡在絕頂白雲層乎。我只有一副老骨不怕朽也。可依我規制速爲之。

又與楊鳳里

行李已至湖上。一途無雨。可謂順利矣。我湖上屋低處就低處做。高處就高處做。可省十分氣力。亦又方便。低處作佛殿等屋。以塑佛聚僧。我塔屋獨獨一座高出雲表。又像西方妙喜世界矣。我回只主張衆人念佛。專修西方。不許一個閒說嘴。曾繼泉可移住大樓下。懷捷令上大樓歇宿。

與梅衡湘答書二首附

承示繫單于之頸。僕謂今日之頸不在狄狹。而在中國。中國有作梗者。朝廷之上。自有公等諸聖賢在。即日可繫也。若外夷則外之耳。外之爲言。非繫之也。惟漢時冒頓最盛強。與漢結怨最深。白登之辱。媯書之辱。中行說之辱。嫁以公主。納之歲幣。與宋之獻納何殊也。故賈誼慨然任之。然文帝猶以爲生事擾民。不聽賈生之策。况今日四夷效順如此哉。若我邊彼邊。各相戕伐。則邊境常態。萬古如一。何足掛齒牙邪。

附衡湘答書

佛高一尺。魔高一丈。昔人此言。只要人知有佛。卽有魔。如形之有影。聲之於響。必然不相離者。知其必然。便不因而生恐怖心。生退悔心矣。世但有魔而不佛者。未有佛而不魔者。人患不佛耳。毋患魔也。不佛而魔。宜佛以消之。佛而魔。愈見其佛也。佛左右。有四天王。八金剛。各執刀劍寶杵擁護。無非爲魔。終不若山鬼伎倆。有限老僧。不答無窮也。自古英雄豪傑。欲建一功。立一節。尙且屈恥忍辱。以就其事。况欲成此一段大事邪。

又

丘長孺書來云。翁有老態。令人茫然。楨之於翁。雖心向之。而未交一言。何可老也。及問家人。殊不爾。又讀翁扇頭細書。乃知復轉精健耳。目病一月。未大愈。急索焚書讀之。笑語人曰。如此老者。若與之有卻。只宜捧之蓮花座上。朝夕率大衆禮拜。以消折其福。不宜妄意挫抑。反增其聲價也。

復麻城人書

謂身在是之外。則可謂身在非之外。卽不可。蓋皆是見得恐有非與我。而後不敢爲耳。謂身在害之外。則可謂身在利之外。卽不可。蓋皆是見得無所利於我。而後不肯爲耳。如此說話。方爲正當。非漫語矣。今之好飲者。動以高陽酒徒自擬。公知高陽之所以爲高陽乎。若是真正

高陽能使西夏叛卒不敢逞能。使叛卒一起卽撲滅。不至勞民動衆。不必損兵費糧。無地無兵。無處無糧。亦不必以兵寡糧少爲憂。必待募兵於他方。借糧於外境也。此爲真正高陽酒徒矣。方亞夫之擊吳楚也。將兵至洛陽。得劇孟大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得劇孟。吾知其無能爲矣。一箇博徒有何烜赫。能使眞將軍得之。如得數千萬雄兵猛將然。然得三十萬猛將強兵。終不如得一劇孟。而吳楚失之。其亡便可計日。是謂眞正高陽酒徒矣。是以周侯情願爲之執盃而控馬首也。漢淮陰費千金覓生左車。得卽東嚮坐。西嚮待師事之。以此見眞正高陽酒徒之能知人下士。識才尊賢。又如此。故吾以謂眞正高陽酒徒可敬也。彼蓋眞知此輩之爲天下寶。又知此輩之爲天下無價寶也。是以深寶惜之。縱然涓滴不入口。亦當以高陽酒徒目之矣。曾聞李邢州之飲許趙州云。白眼風塵一酒卮。吾徒猶足傲當時。城中年少空相慕。說着高陽總不知。此詩俗子輩視之。便有褒貶。吾以謂皆實語也。情可哀也。漫著到此。似太無謂。然亦因公言發起耳。非爲公也。

時有麻城人舊最相愛。後兩年不寄一書。偶寄書。便自謂高陽酒徒。貪盃無暇。是以久曠。又自謂置身于利害是非之外。故不欲問我於利害是非之內。其尊己卑人甚矣。吁。果若所云。豈不爲余之良朋勝友哉。然其怕利害是非之實如此。則其沉溺利害是非爲何如。

者。乃敢大言欺余。時聞靈夏兵變。因發憤感歎於高陽。遂有二十分識與因記往事之說。設早聞有梅監軍之命。亦慰喜而不發憤矣。

與河南吳中丞書

僕自祿仕以來。未嘗一日獲罪於法禁。自爲下僚以來。未嘗一日獲罪於上官。雖到處時與上官迂。然上官終不以我爲迂己者。念我職雖卑。而能自立也。自知參禪以來。不敢一日觸犯于師長。自四十歲以至今日。不敢一日觸犯于友朋。雖時時與師友有諍。有講。然師友總不以我爲嫌者。知我無諍心也。彼此各求以自得也。邇居武昌。甚得劉晉老之力。昨冬獲讀與晉老書。欲僕速離武昌。甚感遠地惓惓至意。茲因晉老經過之便。謹付焚書四冊。蓋新刻也。稍能發人道心。故附請教。

答陸思山

承教方知西事。然倭奴水寇。不足爲慮。蓋此輩舍舟無能爲也。特中原有奸者。多引結之以肆其狼貪之欲。實非真奸雄也。特爲高麗垂涎耳。諸老素食厚祿。抱負不少。卓異屢薦。自必能博此蜂蟄。似不必代爲之慮矣。晉老此時想當抵任。此老胸中。甚有奇抱。然亦不見有半箇奇偉卓絕之士。在其肺腑之間。則亦比今之食祿者。聰明忠信。可敬而已。舍公練熟素養。置之

家食。吾不知天下事。誠付何人料理之也。些小變態。便倉惶失措。大抵今古一局耳。今日真令人益思張江陵也。熱甚。寸絲不掛。故不敢出門。

與周友山

晉老初別。尙未覺別。別後真不堪矣。來示云云。然弟生平。未嘗見有與我綢繆者。但不見我觸犯之過。免其積怒。卽爲幸事。安得綢繆也。劉晉老似稍綢繆矣。然皆以觸犯致之。以觸犯致綢繆。此亦可也。然不可有二也。

與友

疏中且負知己四字。甚妙。惟不負知己。故生殺不計。況毀譽榮辱得喪之小者哉。江陵兄知己也。何忍負之以自取名邪。不聞康德涵之救李獻吉乎。但得脫獻吉於獄。卽終身廢棄受劉瑾黨誣而不悔。則以獻吉知己也。士爲知己死。死且甘焉。又何有于廢棄歟。但此語只可對死江陵與活溫陵道耳。持以語朝士。未有不笑我說謊者。今惟無江陵其人。故西夏叛卒至今負固。壯哉梅公之疏請也。莫謂秦遂無人也。令師想必因其弟高遷抵家。又因克念自省。回去大有醒悟。不復與我計較矣。我於初八夜。夢見與侗老聚顏。甚懽悅。我亦全然忘記近事。只覺如初時一般。談說終日。此夢又不是思憶。若出思憶。卽當略記近事。安得全無影響也。我想日

月定有復圓之日。圓日卽不見有蝕時迹矣。果如此。卽老漢有福大是幸事。自當復回龍湖。約兄同至天臺無疑也。若此老終始執拗。未能脫然。我亦不管。我只有盡我道理而已。諺曰冤讎可解不可結。渠縱不解。我當自有以解之。劉伯倫有言。雞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遂笑而止。吾知此老終當爲我一笑而止也。世事如此。若似可慮。然在今日實爲極盛之時。向中之日而二三叛卒爲梗。廟堂專闢。竟無石畫。是則深可愧者。兄可安坐園碁。收租築室。自爲長計邪。

寄京友書

弟今秋苦痢。一疾幾廢矣。乃知有身是苦。佛祖上仙所以孜孜學道。雖百般富貴。至於上登轉輪聖王之位。終不足以易其一盼者。以爲此分段之身。禍患甚大。雖轉輪聖王。不能自解免也。故窮苦極勞以求之。不然。佛乃是世間一箇極拙極癡人矣。舍此富貴好日子。不會受用。而乃十二年雪山。一麻一麥。坐令烏鵲巢其頂乎。想必有至富至貴。世間無一物可比尙者。故竭盡此生性命以圖之。在世間顧目前者。視之似極癡拙。佛不癡拙也。今之學者不必言矣。中有最號真切者。猶終日皇皇計利避害。離實絕根。以寶重此大患之身。是尙得爲學道人乎。坡仙集我有披削旁註在內。每開看。便自懽喜。是我一件快心却疾之書。今已無底本矣。千萬交付深。有來還我。大凡我書。皆謂求以快樂自己。非爲人也。

昨閒步清涼。瞻拜一拂鄭先生之祠。知一拂兄之鄉先哲前賢也。一拂自少至老讀書此山寺。後之人思慕遺風祠而祀之。今兄亦讀書寺中。祠既廢而復立。不亦宜乎。歸來讀江寧初志。又知一拂於原。其先同爲光州固始人氏。唐末隨王審知入閩。遂爲閩人。則余於先生爲兩地同鄉。是亦余之鄉先哲前賢也。且不獨爲兄有。而亦不必爲兄羨矣。一拜祠下。便有清風。雖曰閒步以往。反使余載壁面還。誰謂昨日之步。竟是閒步乎。余實於此有榮耀焉。夫先生王半山門下高士也。受知最深。其平日敬信半山。亦實切至。蓋其心俱以民瘼爲急。國儲爲念。但半山過於自信。反以憂民愛國之實心。翻成毒民悞國之大害。先生切於目擊。乃不顧死亡誅滅之大禍。必欲成吾胡越同舟之本心。卒以流離竄逐。年至八十。然後老此山寺。故余以謂一拂先生可敬也。若但以其一拂而已。此不過鄉黨自好者之所歆羨。誰其肯以是而羨先生乎。今天下之平久矣。中下之士。肥甘是急。全不知一拂爲何物。無可言者。其中上士砥礪名行。一毫不敢自離於繩墨。而遂忘却鹽梅相濟之大義。則其視先生爲何如哉。余以爲一拂先生真可敬也。余之景行先哲。其以是哉。今先生之祠既廢而復立。吾知兄之敬先生者亦必以是矣。斷然不專專爲一拂故也。吾鄉有九我先生者。其於先哲尤切景仰。其於愛民憂國一念尤獨倦

倦使其知有一拂先生祠堂在此清涼間。慨然感懷。亦必以是惜其未有以告之耳。聞之鄰近故老。猶能道一拂先生事。而舊祠故址。廢莫能考。則以當時無有記之者。記之者非兄與九我先生與先賢者。後賢者之所資以模範。後賢者先賢之所賴以表章。立碑于在大書姓字。吾知兄與九老不能讓矣。吁。名垂萬世。可讓也哉。

復士龍悲二母吟

楊氏族孫。乃近從兄議。繼嗣楊虛遊先生之子之後。非繼嗣李翰峰先生之後也。非翰峰之後。安得住翰峰之宅。繼楊姓而住李宅。非其義矣。楊氏族孫。又是近議立爲虛遊先生之子之後。亦非是立爲李翰峰先生守節之妹之後也。非翰峰之妹之後。又安得朝夕李氏之宅。而以服事翰峰先生守節之妹爲辭也。繼楊虛遊先生之子之後。而使服事翰峰先生守節之妹于李氏之門。尤非義矣。雖欲不窺窬。強取節妹衣食之餘。不可得矣。交構是非。誣加翰峰先生。嗣孫以不孝罪逆惡名。又其勢之所必至矣。是使之爭也。我輩之罪也。亦非楊氏族孫之罪也。幸公虛心以聽。務以翰峰先生爲念。翰峰在日。與公第一相愛。如僕旁人耳。僕知公必念之極矣。念翰峰則必念及其守節之妻顧氏。念其守及節之妹李氏。又念及其嗣孫無疑矣。夫翰峰合族無一人可承繼者。僅有安人顧氏生一女爾。翰峰先生沒而後。招婿張者。入贅其家。生

兩兒長養成全。皆安人顧氏與其妹李氏鞠育提抱之力也。見今娶妻生子。改姓李。以奉翰峰先生香火矣。而婿與女又皆不幸蚤世。故兩節婦咸以此孫朝夕奉養爲安。而此孫亦藉以成立。弱侯與公等所處如此。蓋不過爲翰峰先生念。故弱侯又以其女所生女妻之也。近聞此孫不愛讀書。稍失色。養于二大母。此則雙節平日姑息太姑。以致公之不說。而二大不母。實未嘗不說之也。僕以公果念翰峯舊雅。只宜擇師教之。時時勤加考省。乃爲正當。若遽爲此兒孫病。而別有區處。皆不是真能念翰峰矣。夫翰峰之妹。一嫁卽寡。仍歸李家。翰峯在日。使與其嫂顧氏同居。南北兩京。相隨不離。翰峯沒後。顧氏亦寡。以故仍與寡嫂同居。計二老母。前後同居已四十餘年。李氏妹又旌表著節。翕然稱聲於白門之下矣。近耿中丞又以雙節懸其廬。二母相安。爲日已久。當不以此孫失孝敬。而遂欲從楊氏族孫以去也。此言大爲李節婦誣矣。稍有知者。決不宜信。而况於公。大抵楊氏族孫貧甚。或同居。或時來往。未免垂涎李節婦衣簪之餘。不知此皆李翰峯先生家物。楊家安得有也。且節婦尙在。尙不可缺乎。若皆爲此族孫取去。李節婦一日在世。又復靠誰乎。種種誣謗。盡從此生。唯楊歸楊。李歸李。絕不相干。乃爲妥當。

復晉川翁書

往來經過者。頌聲不輟。焦弱侯蓋屢談之矣。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以翁當其任。自然大爲

士民倚重。在道恃賴。但貴如常處之。勿作些見識也。果有大力量。自然默默幹旋。人受其賜而不知。若未可動。未可言。決須忍耐。以須時。易之蠱曰。幹母之蠱不可貞。言雖幹蠱而不可用正道。用不道必致相忤。雖欲幹辦母事而不可得也。又曰。幹父用譽。而夫子傳之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言父所爲皆破家亡身之事。而子欲幹之。反稱譽其父。反以父爲有德。如所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者。如是則父親喜悅。自然入其子孝敬之中。變蠱成治無難矣。倘其父終不肯變。亦只得隨順其間。相幾而動。夫臣子之於君親。一理也。天下之財皆其財。多用些亦不妨。天下民皆其民。多虐用些亦則得忍受。但有大賢在其間。必有調停之術。不至已甚足矣。只可調停於下。斷不可拂逆於上。叔臺相見。一誦疏稿。大快人大快人。只此足矣。再不可多事也。陽明先生與楊邃菴書極可玩。幸置。

書晉川翁壽卷後

此予丙申中坪上筆也。今又四載矣。復見此於白下。覽物思仁壽。意與之爲無窮。公今暫出至淮上。淮上何足煩公邪。然非公亦竟不可。夫世固未嘗無才也。然亦不多才。唯不多才。故見才尤宜愛惜。而可令公臥理淮上邪。在公雖視中外如一。但居中制外。選賢擇才。使布列有位。以輔主安民。則居中爲便。吾見公之入矣。入卽持此卷以請教當道。今天下多事如此。將何

以輔佐聖主。擇才圖治。當事者皆公信友。吾知公決不難於一言也。是又余之所以爲公壽也。余以昨戊戌初夏至今又一載矣。時事如棋。轉眼不同。公當繫念。

會期小啟

會期之不可改。猶號令之不可反。軍令之不可二也。故重會期。是重道也。是重友也。重友以故重會。重會以故重會期。僕所以屢推辭而不欲會者。正謂其無重道重友之人耳。若重道則何事更重于道會也邪。故有事則請假不往可也。不可因一人而逐廢衆會也。况可遽改會期乎。若欲會照舊是十六。莫曰衆人皆未必以會爲重。雖改以就我亦無妨。噫。此何事也。衆人皆然。我獨不敢。亦望庶幾有以友朋爲重。以會爲重者。今我亦如此。何以望衆人之重道乎。我實不敢以爲然。故以請教。

與友人書

古聖之言。今人多錯會。是以不能以人治人。非恕也。非絜矩也。試舉一二言之。夫堯明知朱之囂訟也。故不傳以位。而心實痛之。故又未嘗不封之以國。夫子明知鯉之癡頑也。故不傳以道。而心實痛之。故又未嘗不教以禮與詩。又明知詩禮之言。終不可入。然終不以不入而遽已。亦終不以不入而遽強。以此知聖人之真能愛子矣。乃孟氏謂舜之喜象。非僞喜。則僕實未

敢以謂然。夫舜明知象之欲己殺也。然非真心喜象。則不可以解象之毒。縱象之毒。終不可解。然舍喜象。無別解法矣。故其喜象是僞也。其主意必欲喜象以得象之喜。是真也。非僞也。若如軻言。則是舜不知象之殺己。是不智也。知其欲殺己而喜之。是喜殺也。是不誠也。是堯不知朱之鬻訟。孔不如鯉之癡頑也。不明甚矣。故僕謂舜爲僞喜。非過也。以其情其勢。雖欲不僞喜而不可得也。以中者養不中。才者養不才。其道當如是也。養者養其體膚飲食衣服宮室之而已也。如堯之於朱。舜之於象。孔之於伯魚。但使之得所養而已也。此聖人所以爲真能愛子與悌弟也。此其一也。又觀古之狂者。孟氏以爲是其爲人志大言大而已。解者以爲志大。故動以古人自期。言大。故行與言或不相掩。如此則狂者當無比數於天下矣。有何足貴。而故思念之甚乎。蓋狂者下視古人。高視一身。以爲古人雖高。其跡往矣。何必踐彼跡爲也。是謂志大。以故放言高論。凡其身之所不能爲。與其所不敢爲者。亦率意妄言之。是謂大言。固宜其行之不掩耳。何也。其情其勢。自不能以相掩故也。夫人生在天地間。既與人同生。又安能與人獨異。是以往徒能言之。以自快耳。大言之。以貢高耳。亂言之。以憤世耳。渠見世之桎梏已甚。卑鄙可厭。益以肆其狂言。觀者見其狂。遂指以爲猛虎毒蛇。相率而遠去之。渠見其狂言之得行也。則益以自幸。而唯恐其言之不狂矣。唯聖人祖之人無有也。故彼以其狂言嚇人。而吾聽之若不聞。則

其狂將自歇。故唯聖人能醫狂病。觀其可子桑友原壤。雖臨喪而歌。非但言之。且行之而自不揜。聖人絕不以爲異也。是千古能醫狂病者莫聖人若也。故不見其狂則狂病自息。又愛其狂。思其狂稱之爲善人。望之以中行。則其狂可以成章。可以入室。僕之所謂夫子之愛狂者此也。蓋唯世間一等狂漢。乃能不揜於行。不揜者。不遮揜以自蓋也。非行不揜其言之謂也。若夫不中不才子弟。只可養不可棄。只可順不可逆。逆則相反。順則相成。是爲千古要言。今人皆未知聖人之心者。是以不可齊家治國平天下。以成栽培傾覆之常理。

復顧冲庵翁書

某非負心人也。况公蓋世人豪。四海之內。凡有目能視。有手能供奉。無不願奔走追陪。藉一顧以爲重。歸依以終老也。况於不肖某哉。公於此可以信其心矣。自隱天中山以來。再卜龍湖。絕類逃虛。近二十載。豈所願哉。求師訪友。未嘗置懷。而第一念實在通海。但老人出門大難。距謂公猶惓惓念之邪。適病暑。侵侵宴寂。二接翰誨。頓起矣。

又書

昔趙景真年十四。不遠數千里。佯狂出走。訪叔夜於山陽。而其家竟不知去向。天下至今傳以爲奇。某自幼讀之。絕不以爲奇也。以爲四海求友。男兒常事。何奇之有。乃今視之。雖欲不

謂之奇不得矣。向在龍湖，尚有長江一帶，爲我限隔。今居白下，只隔江耳。往來十餘月矣，而竟不能至。而一日而三四度發心，或一月而六七度欲發，可知發心容易，親到實難。山陽之事，未易當也。豈凡百盡然，不特此邪？抑少時或可勉強，乃至壯或不如少，老又決不如壯邪？抑景真若至今在，亦竟不能也。計不出春三月矣。先此報言，決不敢食。

又書使通州詩後

某奉別公近二十年矣。別後不復一致書問，而公念某猶昔也。推食解衣，至今猶然。然則某爲小人，公爲君子，已可知矣。方某之居哀牢也，盡棄交遊，獨身萬里，戚戚無歡。誰是諒我者？其並時諸上官，又誰是不惡我者？非公則某爲滇中人，終不復出矣。夫公提我於萬里之外，而自忘其身之爲上，故某亦因以獲事公於青雲之上，而自忘其身之爲下也。則豈偶然之故哉？嗟嗟！公天人也，而世莫知。公大人也，而世亦莫知。夫公爲天人，而世莫知，猶未害也。公爲一世大人，而世人不知，世人又將何賴邪？目今倭奴屯結釜山，自謂十年生聚，十年訓練，可以安坐而制朝鮮矣。今者援之中邊，皆空海陸並運，八年未已。公獨鼇釣通海，視等鄉鄰，不一引手投足，又何其忍邪？非公能忍，世人固已忍舍公也。此非仇公，亦非仇國，未知公之爲大人耳。誠知公之爲大人也，即欲舍公，其又奚肯？既已爲詩四章，遂并述其語於此，亦以見某與公原非偶

附顧冲老送行序

顧冲老贈姚安守温陵李先生致仕去滇序云。温陵李先生爲姚安府且三年。大治。懇乞致其仕去。初先生以南京刑部尙書郎來守姚安。難萬里。不欲攜其家。其室人強從之。蓋先生居常遊。每適當輒留。不肯歸。故其室人患之。而強與偕行。至姚安。無何卽欲去。不得。遂乃強留。然先生爲姚安。一切持簡易。任自然。務以德化人。不賈世俗能聲。其爲人汪洋停蓄。深博無涯涘。人莫得其端倪。而其見先生也。不言而意自消。自僚屬士民胥隸夷酋。無不化先生者。而先生無有也。此所謂無事而事事。無爲而無不爲者邪。謙之備員洱海也。先生守姚安已年餘。每與先生談。輒夜分不忍別去。而自是先生不復言去矣。萬曆八年庚辰之春。謙以入賀當行。是時先生歷官且三年滿矣。少需之。得上其績。且加恩。或上遷。而侍御劉公方按楚雄。先生一日謝簿書。封府庫。攜其家。去姚安而來楚雄。乞侍御公一言以去。侍御公曰。姚安守賢者也。賢者而去之。吾不忍。非所以爲國。不可以爲風。吾不敢以爲言。卽欲去。不兩月所爲。上其績。而以榮名終也。不其無恨於李君乎。先生曰。非其任而居之。是曠官也。贊不敢也。需滿以倖恩。是貪榮也。贊不爲也。名聲聞於朝矣。而去之。

是釣名也。贊不能也。去卽去耳。何能顧其他。而兩臺皆勿許。於是先生還其家姚安。而走大理之雞足。雞足者滇西名山也。兩臺知其意已決。不可留。乃爲請於朝。得致其仕。命下之日。謙方出都門。還趨滇。恐不及一晤先生而別也。乃至楚之常武。而程程物色之。至貴竹。而知先生尙留滇中。遨遊山水間。未言歸。歸當以明年春。則甚喜。或謂謙曰。李姚安始求去時。唯恐不一日去。今又何遲遲也。何謂哉。謙曰。李先生之去。去其官耳。去其官矣。何地而非家。又何迫迫於溫陵者爲。且溫陵又無先生之家。及至滇。而先生果欲便家滇中。則以其室人晝夜涕泣。請將歸楚之黃安。蓋先生女若婿皆在黃安。依耿先生以居。故其室人第願得歸黃安云。先生別號曰卓吾居士。卓吾居士別有傳。不具述。述其所以去滇者如此。先生之行。取道西蜀。將穿三峽。覽瞿塘灩澦之勝。而時時過訪。其相知故人。則願先生無復留。攜其家人一意達黃安。使其母子得相共終初念。而後東西南北。唯吾所適。不亦可乎。先生曰。諾。遂行。

復澹然大士

易經未三絕。今史方伊始。非三冬二夏未易就緒。計必至明夏四五月乃可。過暑毒卽回龍湖矣。回湖唯有主張淨土。督課西方公案。更不作小學生鑽故紙事也。參禪事大量非根器

淺弱者所能擔。今時人最高者唯有好名。無真實爲生死苦惱。怕欲求出脫也。日過一日。壯者老少者壯。而老者又欲死矣。出來不覺就是四年。祇是怕死在方上。侍者不敢棄我屍。必欲裝棺材赴土中埋爾。今幸未死。然病苦亦漸多。當知去死亦不遠。但得回湖上葬於塔屋。卽是幸事。不須勸我。我自然來也。來湖上化。則湖上卽我歸成之地。子子孫孫道場是依。未可謂湖龍。蕞爾之地。非西方極樂淨土矣。

爲黃安二上人三首

大孝一首

黃安上人。爲有慈母孀居在堂。念無以報母。乃割肉出血。書寫願文對佛自誓。欲以此生成道。報答母慈。以謂溫清雖孝。終是小孝。未足以報答吾母也。卽使勉強勤學。成就功名。以致褒崇。亦是榮耀他人耳目。未可以拔吾母慈於苦海也。唯有勤精進。成佛道。庶可藉此以報答耳。若以吾家孔夫子報父報母之事觀之。則雖武周繼述之大孝。不覺眇乎小矣。今觀吾夫子之父母。至於今有耿光。則些小功名。真不足以成吾報母之業也。上人刺血書願。其志蓋如此。而不敢筆之於文。則其志亦可悲矣。故予代書其意以告諸同事云。予初見上人時。上人尙攻舉子業。初亦曾以落髮出家事告余。余甚不然之。今年過此。乃禿然一無髮之僧。予一見之。不

免驚訝。然亦知其有真志矣。是以不敢顯言。但時時略示微意於語言之間。而上人心實志堅。終不可以說辭諍也。今復如此。則真出家兒矣。他人可得比耶。因嘆古人稱學道。全要英靈漢子。如上人非真英靈漢子乎。當時陽明先生。門徒遍天下。獨有心齋。爲最英靈。心齋本一灶丁也。目不識一丁。聞人讀書。便自悟性。徑往江西。見王都堂。欲與之辯質所悟。此尙以朋友往也。後自知其不如。乃從而卒業焉。故心齋亦得聞聖人之道。此其氣骨爲何如者。心齋之後爲徐波石。爲顏山農。山農以布衣講學。雄視一世。而遭誣陷。波石以布政使。請兵督戰。而死廣南。雲龍風虎。各從其類。然哉。蓋心齋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波石之後爲趙大洲。大洲之後爲鄧豁渠。山農之後爲羅近溪。爲何心隱。心隱之後爲錢懷蘇。爲程後臺。一代高似一代。所謂大海不宿死屍。龍門不點破額。豈不信乎。心隱以布衣出頭倡道。而遭橫死。近溪雖得免於難。然亦幸耳。卒以一官不見容於張太岳。蓋英雄之士。不可免於世。而可以進於道。今上人以此進道。又誰能先之乎。故稱之曰大孝。

真師二首

黃安二上人到此時。時言及師友之重。懷林曰。據和尙平日所言師友。覺又是一樣者。余謂師友原是一樣。有兩樣耶。但世人不知友之卽師。乃以四拜受業者謂之師。又不知師之卽

友。徒以結交親密者謂之友。夫使友而不可以四拜受業也。則必不可以與之友矣。師而不可以心腹告語也。則亦不可以事之爲師矣。古人知朋友所係之重。故特加師字於友之上。以見所友無不可師者。若不可師。卽不可友。大概言之。總不過友之一字而已。故言友則師在其中矣。若此二上人。是友而卽師者也。其師兄常恐師弟之牽於情而不能擺脫也。則攜之遠出。以堅固其道心。其師弟亦知師兄之真愛己也。遂同之遠出而對佛以發其弘願。此以師兄爲友。亦以師兄爲師者也。非友而師者乎。其師弟恐師兄徒知皈依西方。而不知自性西方也。故常述其師稱讚鄧豁渠之語於師兄之前。其師兄亦知師弟之託意婉也。亦信念佛卽參禪。而不可以徒爲念佛之計。此以師弟爲友。亦以師弟爲師者也。又非友而師者乎。故吾謂二上人方可稱真師友矣。若泛泛然羣聚何益耶。寧知師友之爲重邪。故吾因此時時論及鄧豁渠。又推豁渠師友之所自。二上人喜甚。以謂我雖忝爲豁渠之孫。而竟不知豁渠之所自。今得先生開示。宛然如在豁渠師祖之旁。又因以得聞陽明心齋先生之所以授受。其快活無量何如也。今但不聞先生師友所在耳。予謂學無常師。夫子焉不學。雖在今日。不免爲套語。其實亦是實語。吾雖不曾四拜受業。一箇人以爲師。亦不曾以四拜傳受。一箇人以爲友。然比世人之時時四拜人。與時時受人四拜者。真不可同日而語也。我問此受四拜人。非聾卽啞。莫我

告也。我又遍問此四拜於人者。此四拜於人者。亦非聾即啞。不知所以我告也。然則師之不在四拜明矣。然熟知吾心中時時四拜百拜。屈指不能舉其多。沙數不能喻其衆乎。吾何以言吾師友於二上人之前哉。

失言三首

予初會二上人時。見其念佛精勤。遂敍吾生平好高好潔之說。以請教之。今相處日久。二上人之高潔。比余當十百千倍。則高潔之說。爲不當矣。蓋高之說。以對世之委靡渾濁者。則爲應病之藥。余觀世人。恆無真志。要不過落在委靡渾濁之中。是故口是心非。言清行濁。了不見有好高好潔之實。而又反以高潔爲予病。是以痛切而深念之。若二上人者。豈宜以高潔之說進乎。對高潔人談高潔。已爲止沸益薪。况高潔十倍哉。是予蠢也。過猶不及。孔夫子言之詳矣。無靡渾濁而不進者。不及者也。好爲高潔而不止者。大過者也。皆道之所不載也。二上人只宜如是而已矣。如是念佛。如是修行。如是持戒。如是可久。如是可大。如是自然登蓮臺。而證真乘成佛果。不可再多事也。念佛時。但去念佛。欲見慈母時。但去見慈母。不必矯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動。是爲真佛。故念佛亦可。莫太高潔可矣。

數千里外山澤無告之老翁皆得而時時衣食之則翁之祿豈但仁九族惠親友已哉感德多矣報施未也可如何承諭煩惱心山野雖孤獨亦時時有之卽此衣食之賜旣深以爲喜則缺衣少食之煩惱不言可知已身猶其易者等而上之有國則煩惱一國有家則煩惱一家無家則煩惱一身所任愈輕則煩惱愈減然則煩惱之增減唯隨所任之重輕耳世固未聞有少煩惱之人也唯無身乃可免矣老子云若吾無身更有何患無身則自無患無患則自無惱吁安得聞出世之旨以免此後有之身哉翁幸有以教之此又山澤癯老晚年之第一煩惱處也

李氏焚書



九二

李氏焚書卷之三

雜述

卓吾論略 滇中作

孔若谷曰。吾猶及見卓吾居士。能論其大略云。居士別號非一。卓吾特其一號耳。卓又不
一。居士自稱曰卓。載在仕籍者曰篤。雖其鄉之人亦或言篤。或言卓。不一也。居士曰。卓與篤。吾
土音一也。故鄉人不辯而兩稱之。予曰。此易矣。但得五千絲。付鐵匠。銜銜梓人。改正矣。居士笑
曰。有是乎。子欲吾以有用易無用乎。且夫卓固我也。篤亦我也。稱我以卓。我未能也。稱我以篤
亦未能也。予安在。以未能易未能乎。故至于今。並稱卓篤焉。居士生大明嘉靖丁亥之歲。時維
陽月。得全數焉。生而母太宜人徐氏沒。幼而孤。莫知所長。長七歲。隨父白齋公。讀書歌詩習禮
文。年十二。試老農老圃論。居士曰。吾時已知樊遲之問。在荷蕢丈人間。然而上大人。丘乙巳。不
忍也。故曰。小人哉。樊須也。則可知矣。論成。遂爲同學所稱。衆謂白齋公有子矣。居士曰。吾時雖
幼。早已知如此臆說。未足爲吾大人有子賀。且彼賀意。亦太鄙淺。不合於理。彼謂吾利口能言。

至長大或能作文詞。博奪人間富若貴。以救賤貧耳。不知吾大人不爲也。吾大人何如人哉。身長七尺。目不苟視。雖至貧。輒時時脫吾董母太宜人簪珥。以急朋友之婚。吾董母不禁也。此豈可以世俗胸腹窺測。而預賀之哉。稍長。復憤憤讀傳註。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因自怪。欲棄置不事。而閒甚。無以消歲月。乃嘆曰。此直戲耳。但剽竊得濫目足矣。主司豈一一能通孔聖精蘊者邪。因取時文尖新可愛玩者。日誦數站。臨場得五百題旨下。但作繕寫謄錄生。卽高中矣。居士曰。吾此倖不可再僥也。且吾父老。弟妹婚嫁各及時。遂就祿。迎養其父。婚嫁弟妹各畢。居士曰。吾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走共城萬里。反遺父憂。雖然。共城宋李之才宦遊地也。有邵堯夫安樂窩在焉。堯夫居洛。不遠千里就之才。問道。吾父子儻亦聞道於此。雖萬里可也。且聞邵氏苦志參學。晚而有得。乃歸洛。始婚娶。亦旣四十矣。使其不聞道。則終身不娶也。予年二十九而喪長子。且甚戚。夫不戚戚於道之謀。而惟情是念。視康節不益愧乎。安樂窩在蘇門山百泉之上。居士生於泉。泉爲溫陵禪師福地。居士謂吾溫陵人。當號溫陵居士。至是日遊邀百泉之上。曰。吾泉而生。又泉而官。泉於吾有夙緣哉。故自謂百泉人。又號百泉居士云。在百泉五載。落落竟不聞道。卒遷南雍。以去。數月聞白齋公沒。守制東歸。時倭夷竊肆。海上所在兵燹。居士間關夜行。晝伏。餘六月方抵家。抵家又不暇試孝子事。墨衰率其弟若姪。晝夜登陴擊柝。

爲城守備。城下矢石交。米斗斛十千無糴處。居士家口零三十。幾無以自活。三年服闋。盡室入京。蓋庶幾欲以免難云。居京邸十閱月。不得缺。囊垂盡。乃假館受徒。館復十餘月。乃得缺。稱國子先生。如舊官。未幾。竹軒大父訃又至。是日也。居士次男亦以病卒于京邸。予聞之。嘆曰。嗟嗟。人生豈不苦。誰謂仕宦樂。仕宦若居士。不乃更苦邪。弔之。入門見居士無異也。居士曰。吾有一言與子商之。吾先曾大父大母歿五十多年矣。所以未歸土者。爲貧不能求葬地。又重遠俗。恐取不孝譏。夫爲人子孫者。以安親爲孝。未聞以下吉自衛。暴露爲孝也。天道神明。吾恐決不肯留吉地。以與不孝之人。吾不孝罪莫贖矣。此歸必令三世依土。權置家室于河內。分贖金一半買田耕作自食。予以半歸即可得也。第恐室人不從耳。我入不聽。請子繼之。居士入反覆與語。黃宜人曰。此非不是。但吾母老。孀居守我。我今幸在此。猶朝夕泣憶。我雙眼盲矣。若見我不歸必死。語未終。淚下如雨。居士正色不顧。宜人亦知終不能迁也。收淚改容謝曰。好好。第見吾母道尋常無恙。莫太愁憶。他日自見吾也。勉行襄事。我不歸。亦不敢怨。遂收拾行李。托室買田種作如其願。時有權墨吏嚇富人財。不遂。假借漕河名色。盡徹泉源入漕。不許留半滴溝洫間。居士時相見。雖竭情代請。不許。計自以數畝請必可許也。居士曰。嗟哉。天乎。吾安忍坐視全邑萬頃。而令予數畝灌溉豐收哉。縱與必不受。肯求之。遂歸。歲果大荒。居士所置田。僅收數斛稗。長

女隨艱難日久。食稗如食粟。二女三女遂不能下咽。因病相繼夭死。老媪有告者曰。人盡饑。官欲發粟。聞其來者爲鄧石陽推官。與居士舊。可一請。宜人曰。婦人無外事不可。且彼若有舊。又何待請邪。鄧君果撥己俸二星并馳書與僚長各二兩者。二至。宜人以半糶粟。半買花紡爲布。三年衣食無缺。鄧君之力也。居士曰。吾時過家畢葬。幸了三世業緣。無宦意矣。回首天涯。不勝萬里妻孥之想。乃復抵其城。入門見室家歡甚。問二女。又知歸未數月。俱不育矣。此時黃宜人泪相隨在目睫間。見居士色變。乃作禮問葬事。及其母安樂。居士曰。是夕也。吾與室人秉燭相對。真如夢寐矣。乃知婦人勢逼情真。吾故矯情鎮之。到此方覺屐齒之折也。至京補禮部司務。人或謂居士曰。司務之窮。窮於國子。雖子能堪忍。獨不聞焉。往而不得貧賤語乎。蓋譏其不知止也。居士曰。吾所謂窮。非世窮也。窮莫窮于不聞道。樂莫樂於安汝止。吾十年餘。奔走南北。祇爲家事。全忘却溫陵百泉安樂之想矣。吾聞京師人士所都。蓋將訪而學焉。人曰。子性太窄。常自見過。亦時見他人過。苟聞道。當自宏闊。居士曰。然。予實窄。遂以宏父自命。故又爲宏父居士焉。居士五載春官。潛心道妙。憾不得起白齋公於九原。故其思白齋公也益甚。又自號思齋居士。一日告我曰。子知我久。我死請以誌囑。雖然。予若死于朋友之手。一聽朋友所爲。若死于道路。必以水火葬。決不以我骨貽累他方也。墓誌可不作。作傳其可。予應曰。予何足以知居士哉。

他年有顧虎頭知居士矣。遂著論論其大略。後予遊四方。不見居士者久之。故自金陵已後。皆不撰述。或曰。居士死于白下。或曰。尙在滇南未死也。

論政篇

爲羅姚州作至言

先是楊東淇爲郡南充陳君實守是州。與別駕張馬平博士陳名山。皆卓然一時。可謂盛矣。今三十餘年。而君來爲川守。予與周君張君。各以次先後並至。諸父老有從旁竊嘆者曰。此豈有似於曩時也乎。何其濟濟尤盛也。未幾唐公下車。復爾相問。予乃驟張之曰。此間官僚。皆數十年而一再見者也。願公加意培植於上。勿生疑貳足矣。惟余知府一人不類。雖然。有多賢足以上人。爲予夾輔。雖不類。庸何傷。唐公聞予言而壯之。是春兩臺復命。君與諸君俱蒙禮待。雖予不類。亦竊濫及。前年之言。迨合矣。予固因彙次其語。以爲君與諸君賀。而獨言予之不類者。以質於君焉。蓋予嘗聞于有道者。而深有惑于因性牖民之說焉。夫道者路也。不止一途。性者心所生也。亦非止一種已也。有仕於士者。乃以身之所經歷者。而欲人之同往。以己之所種藝者。而欲人之同灌溉。是以有方之治。而馭無方之民也。不亦昧于理歟。且夫君子之治本諸身者也。至人之治。因乎人者也。本諸身者。取必于己。因乎人者。恆順於民。其治效固已異矣。夫人之與己。不相若也。有諸己矣。而望人之同有。無諸己矣。而望人之同無。此其心非不恕也。然

此乃一身之有無也。而非通於天下之有無也。而欲爲一切有無之法以整齊之惑也。於是有條教之繁。有刑法之施。而民日以多事矣。其智而賢者。相率而歸吾之教。而愚不肖則遠矣。於是旌別淑慝之令。而君子小人從此分矣。豈非別白太甚。而導之使爭乎。至人則不然。因其政不易其俗。順其性不拂其能。聞見熟矣。不欲求知新於耳目。恐其未寤而驚也。動止安矣。不欲重之以桎梏。恐其墊而顛且仆也。今予之治郡也。取善太恕。而疾惡也過嚴。夫取善太恕。似矣。而疾人之惡。安知己之無惡乎。其於反身之治。且未之能也。况望其能因性以牖民乎。予是以益懼不類。而切倚仗於君也。吾聞君生長劍門。旣壯而仕。經太華。而獨觀昭曠於衡嶽之巔。其中豈無至人可遇而不可求者與。君談語及此乎。不然。何以兩宰疲邑。一判衡州。而民誦之至今也。意者君其或有所遇焉。則予言爲贅。如其不然。則予之所聞于有道者詳矣。君其果有當于心乎否也。夫君而果有當于心也。則予雖不類。庸何傷乎。

何心隱論

何心隱卽梁汝元也。余不識何心隱。又何以知梁汝元哉。枯以心隱論之。世之論心隱者。高之者有三。其不滿之者亦有三。高心隱者曰。凡世之人靡不自厚其生。公獨不肯治生。公家世饒財者也。公獨棄置不事。而直欲與一世聖賢共生於天地之間。是公之所以厚其生者與。

世異也。人莫不畏死。公獨不畏。而直欲博一死以成名。以爲人盡死也。百憂愴心。萬事瘁形。以至五內分裂。求死不得者皆是也。人殺鬼殺。寧差別乎。且斷頭則死。斷腸則死。孰快。百藥成毒。一毒而藥。孰毒。烈烈亦死。泯泯亦死。孰烈。公固審之熟矣。宜公之不畏死也。其又高之者曰。公誦法孔子者也。世之法孔子者。法孔子之易法者耳。孔子之道。其難在以天下爲家。而不有其家。以羣賢爲命。而不以田宅爲命。故能爲出類拔萃之人。爲首出庶物之人。爲魯國之儒一人。天下之儒一人。萬世之儒一人也。公旣獨爲其難者。則其首出於人者。以是其首見怒於人者。亦以是矣。公烏得免死哉。削跡伐木。絕陳畏匡。孔聖之幾死者亦屢。其不死者幸也。幸而不死。人必以爲得正而斃矣。不幸而死。獨不曰仁人志士有殺身以成仁者乎。死得其死。公又何辭也。然則公非畏死也。非不畏死也。任之而已矣。且夫公旣如是而生矣。又安得不如是而死乎。彼謂公欲求死以成名者。非也。死則死矣。此有何名。而公欲死之歟。其又高之者曰。公獨來獨往。自我無前者也。然則仲尼雖聖。效之則爲顰。學之則爲步。醜婦之賤態。公不爾爲也。公以爲世人聞吾之爲。則反以爲大怪。無不欲起而殺我者。而不知孔子已先爲之矣。吾故援孔子以爲法。則可免入室而操戈。然而賢者疑之。不賢者害之。同志終鮮。而公亦竟不幸爲道以死也。夫忠孝節義。世之所以死也。以有其名也。所謂死有重于泰山者是也。未聞有爲道而死者。道

本無名。何以死爲。公今已死矣。吾恐一死而遂湮滅無聞也。今觀其時武昌上下。人幾數萬。無一人識公者。無不知公之爲冤也。方其揭榜通衢。列公罪狀。聚而觀者。咸指其誣。至有嘔呼叱咤。不欲觀焉者。則當日之人心可知矣。由祁門而江西。又由江西而南安而湖廣。沿途三千餘里。其不識公之面而知公之心者。三千餘里皆然也。非惟得罪於張相者有所憾於張相而云然。雖其深相信以爲大有功於社稷者。亦猶然。以此舉爲非是。而咸謂殺公以媚張相者之爲非人也。則斯道之在人心。真如日月星辰。不可以蓋覆矣。雖公之死無名可名。而人必如是。則斯道之爲也。孰能遏之。然公豈誠不畏死者。時無張子房。誰爲活項伯。時無魯朱家。誰爲脫季布。吾又因是而益信談道者之假也。由今而觀。彼其含怒稱冤者。皆其未嘗識面之夫。其坐視公之死。反從而下石者。則盡其聚徒講學之人。然則匹夫無假。故不能掩其本心。談道無真。故必欲剗其出類。又可知矣。夫惟世無真談道者。故公死而斯文遂喪。公之死。顧不重耶。而豈直泰山氏之比哉。此三者皆世之賢人。君子猶能與匹夫同其真者。之所以高心隱也。其病心隱者曰。人倫有五。公舍其四。而獨置身于師友賢聖之間。則偏枯不可以爲訓。與上閭閻。與下侃侃。委蛇之道也。公獨危言危行。自貽厥咎。則明哲不可以保身。且夫道本人性。學貴平易。繩人以太難。則畔者必衆。責人於道路。則居者不安。聚人以貨財。則貪者競起。亡固其自取矣。此三

者又世之學者之所以爲心隱病也。吾以爲此無足論矣。此不過世之庸夫俗子。衣食是耽。身口是急。全不知道爲何論學。爲何事者。面敢妄肆譏詆。則又安足置之齒頰間耶。獨所謂高心隱者。似亦近□□。尙不能無過焉。然余母未嘗觀其儀容。面聽其緒論。而窺所學之詳。而遽以爲過。抑亦未可。吾且以意論之。以俟世之萬一有知公者可乎。吾謂公以見龍自居者也。終日見而不知潛。則其勢必至于亢矣。其及也宜也。然亢亦龍也。非他物比也。龍而不亢。則上九爲虛位。位不可虛。則龍不容於不亢。公宜獨當此一爻者。則謂公爲上九之大人可也。是又余之所以論心隱也。

夫婦 因畜有感

夫婦人之始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有兄弟然後有上下。夫婦正。然後萬事無不出于正。夫婦之爲物始也如此。極而言之。天地一夫婦也。爲故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則天下萬物皆生於兩。不生於一明矣。而又謂一能生二。理能生氣。太極能生兩儀。何歟。夫厥初生人。惟是陰陽二氣。男女二命。初無所謂一與理也。而何太極之有。以今觀之。所謂一者果何物。所謂理者果何在。所謂太極者果何所指也。若謂二安于一。一又安從生也。一與二爲二。理與氣爲二。陰陽與太極爲二。太極與無極爲二。反覆窮詰。無不是二。又烏觀所謂一者。

而遽爾妄言之哉。故吾究物始。而見夫婦之爲造端也。是故但言夫婦二者而已。更不言一。亦不言理。一尙不言。而况言無。無尙不言。而况言無無。何也。恐天下惑也。夫惟多言數窮。而反以滋人之惑。則不如相忘于無言。而但與天地人物。共造端于夫婦之間。于焉食息。于焉語默。已矣。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資始資生。變化無窮。保合太和。各正性命。夫性命之正。正于太和。太和之合。合于乾坤。乾爲夫。坤爲婦。故性命各正。自無有不正者。然則夫婦之所係。爲何如。而可以如此也。夫。可以如此也。夫。

鬼神論

生民之什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祓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首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朱子曰。姜嫄出祀郊禘。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欣欣然。如有人道之感。於是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周公制祀典。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祥。由此觀之。后稷鬼子也。周公而上鬼孫也。周公非但不諱。且以爲至祥極瑞。歌詠於郊。禘以享祀之。而自謂文子文孫焉。乃后世獨諱言鬼何哉。非諱之也。未嘗通於幽

明之故。而知鬼神之情狀也。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吾不與祭，如不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夫子之敬鬼神如此，使其誣之以爲無，則將何所不至耶？小人之無忌憚，皆由於不敬鬼神，是以不能務民義，以致昭事之勤，如臨女以祈陟降之饗，故又戒之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夫有鬼神而後有人，故鬼神不可以不敬，事人卽所以事鬼，故人道不可以不務，則凡數而瀆求而媚，皆非敬之之道也。夫神道遠，人道邇，遠者敬而疎之，知其遠之近也，是故惟務民義而不敢求之于遠，近者親而務之，知其邇之可遠也，是故不事諂瀆而惟致吾小心之翼翼，今之不敬鬼神者皆是也，而未見有一人之能遠鬼神者何哉？揲蓍布卦，卜地選勝，擇日請時，務索之冥冥之中，以徼未涯之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其諂瀆甚矣，而猶故爲大言以誑人曰：「佛老爲異端，鬼神乃淫祀，慢侮不信，若靡有悔，一旦緩急，手脚忙亂，禱祀祈禳，則此等實先奔走，反甚於細民之敬鬼者，是可怪也。然則其不能遠鬼神者，乃皆其不能敬鬼神者也。若誠知鬼神之當敬，則其不能務民之事者鮮矣。」朱子曰：「天卽理也。」又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夫以天爲理可也，而謂祭天所以祭理可與，以鬼神爲良能可也，而謂祭鬼神是祭良能可與，且夫理人人同具，若必天子而後祭天，地則是必天子而後可以祭理也，凡爲臣庶人者，獨不得與於有理之祭，又豈可與，然則理之

爲理亦大傷民財。勞民力。不若無理之爲愈矣。圓丘方澤之設。牲幣爵號之陳。大祀之典。亦太不經。駿奔執豆者。亦太無義矣。國之大事在祀。審如此。又安在其爲國之大事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不太可惜乎。鍾鼓嗶嗶。磬筦將將。又安見其能降福穰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也。周頌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若衣服不神。則皇祖陟降。誰授之衣。昭事小心。儼然如在其上。當從裸袒之形。文子文孫。又安用對越爲也。商書曰。茲予大享於先生。爾祖其從予享之。周公之告太王。王季。文王曰。乃元孫不若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若非祖考之靈。赫然臨女。則爾祖我祖。真同兒戲。金縢策祝。同符新室。上誑武王。下誑召畢。近誑元孫。遠誑太王。王季。文王。多材多藝之云。真矯誣也哉。玄鳥之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又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而朱子又解曰。春分玄鳥降。有戎氏女簡狄。高辛氏之妃也。祈于郊禱。訖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遂有商氏而有天下。嗚呼。周有天下。歷年八百。厚澤深仁。鬼之嗣也。商有天下。享祀六百。賢聖之王。六七繼作。鳥之遺也。一則祖臆。一則祖敏。後之君子。敬鬼可矣。

國戰論

予讀戰國策而知劉子政之愜也。夫春秋之後爲戰國。旣爲戰國之時。則自有戰國之策。蓋與世推移。其道必爾。如此者非可以春秋之治治之也明矣。况三王之世與五霸者春秋之

事也。夫五霸何以獨盛于春秋也。蓋是時周室既衰，天子不能操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諸侯，故諸侯有不令者，方伯連帥率諸侯以討之，相與尊天子而協同盟，然後天下之勢復合于一。此如父母臥病，不能事事，羣小構爭，莫可禁阻，中有賢子，自爲家督，遂起而身父母之任焉。是以名爲兄弟，而其實則父母也。雖若侵父母之權，而實父母賴之以安，兄弟賴之以和，左右童僕諸人賴之以立，則有勞於厥家大矣。管仲相桓，所謂首任其事者也。從此五霸迭興，更相雄長，夾輔王室，以藩屏周，百足之蟲，遲遲復至二百四十餘年者，皆管仲之功，五霸之力也。諸侯又不能爲五霸之事者，於是志在吞周，圖心混一，如齊宣之所欲爲者焉。晉氏爲三，呂氏爲田，諸侯亦莫之正也。則安得不遂爲戰國而致謀臣策士于千里之外哉。其勢不至混一，故不止矣。劉子政當西漢之末造，感王室之將燬，徒知羨三王之盛，而不知戰國之宜，其見固已左矣。彼鮑吳者，生于宋元之季，聞見塞胸，仁義盈耳，區區褒貶，何足齒及。乃曾子固自負不少者也，咸謂其文章本于六經矣，乃譏向自信之不篤，邪說之當正，則亦不知六經爲何物，而但竊褒貶以繩世，則其視鮑與吳亦魯衛之人矣。

兵食

民之初生，若禽獸然，穴居而野處，拾艸木之實以爲食，且又無爪牙以供搏噬，無羽毛以

資翰蔽。其不爲禽獸啖食者鮮矣。夫天之生人。以其貴于物也。而反遺之食。則不如勿生。則其勢自不得不假物以爲用。而弓矢戈矛甲冑劍楯之設備矣。蓋有此生。則必有以養此生者。食也。有此身。則必有以衛此身者。兵也。食之急。故井田作。衛之急。故弓矢甲冑興。是甲冑弓矢所以代爪牙毛羽之用。以疾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也。民之得安其居者。不以其與。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夫爲人上而使民食足兵足。則其信而戴之也。何惑焉。至於不得已。猶寧死而不離者。則以上之兵食素足也。其曰去食去兵。非欲去也。不得已也。勢旣出於不得已。則爲下者自不忍以其不得已之故。而遂不信於其上。而儒者反謂信重于兵食。則亦不達聖人立言之旨矣。然則兵之與食。果有二乎。曰苟爲無兵。食固不可得而有也。然而兵者死地也。其名惡而非是。則無以自衛其實矣。美者難見。而惡則非其所欲聞。惟下之人不欲聞。以故上之人亦不肯以出之於口。况三令而五申之耶。是故無事而教之兵。則謂時方無事。而奈何其擾我也。其誰曰以佚道使我。雖勞不怨乎。有事而調之兵。則謂時方多事。而奈何其殺我也。其誰曰以生道殺我。雖死不怨殺者乎。凡此皆矮誣之語。不過欲以粉飾王道耳。不知王者以道化民。其又能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乎。要必有神而明之。使民宜之。不賞而自勸。不謀而同趨。嘿而成之。莫知其然。斯爲聖人篤恭不顯之至德矣。夫二王之治。本於五帝。帝軒轅氏尙矣。軒轅氏之王也。

七十戰而有天下。殺蚩尤于涿鹿之野。戰炎帝于阪泉之原。亦深苦衛生之難。而既竭心思以惟之矣。以爲民至愚也。而可以和誘。至神也。而不可以忠告。於是爲之井而八分之。使民咸知上之養我也。然蒐狩之禮不舉。得無有傷吾之苗稼者乎。且何以祭田祖而告成歲也。是故四時有田。則四時有祭。四時有祭。則四時有獵。是獵也。所以田也。故其名曰田獵焉。是故國未嘗有養兵之費。而家家收獲禽之功。上之人未嘗有治兵之名。而人人皆三驅之選。戈矛之利。甲冑之堅。不待上之與也。射疏及遠。手輕足便。不待上之試也。攻殺擊刺。童而習之。白首而不相代。不待上之操也。彼其視搏猛獸如搏田兔然。又何有於卽戎乎。是故入相友。而出相呼。疾病相視。患難相守。不待上之教以人倫也。折中矩。而旋中規。坐作進退。無不如志。不待上之教以禮也。歡忻讌樂。鼓舞不倦。不待耀之以旌旗。宣之以金鼓。獻俘授馘。而後樂心生也。分而爲八家。布而爲八陣。其中爲中軍。八首八尾。同力相應。不待示之以六書。經之以算法。而後分數明也。此皆六藝之術。上之所以衛民之生者。然而聖人初未嘗教之以六藝也。文事武備。一齊具舉。又何待庠序之設。孝弟之申。如孟氏畫蛇添足之云乎。彼自十五歲以前。俱已熟試而聞習之矣。而實不知上之使也。以謂上者養我者也。至其家自爲戰。人自爲兵。禮樂以明。人倫以興。則至于今。凡幾千年矣。而不知。而况當時之民與。至矣。聖人鼓舞萬民之術也。蓋可使之由者。

同井之田。而不可使之知者。則六藝之精。孝弟忠信之行也。儒者不察。以謂聖人皆於農隙。以講武事。夫蒐苗獮狩。四時背田。安知田隙。且自田耳。曷嘗以武名。曷嘗以武事講耶。范仲淹乃謂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則已不知兵之急矣。張子厚復欲買田一方。自謂井田。則又不知井田爲何事。而徒慕古以爲名。祇益醜焉。商君知之。慨然請行。專務攻戰。而決之以信賞必罰。非不頓令秦疆。而車裂之慘。秦民莫哀。則以不可使知者而欲使之知。固不可也。故曰聖人之道。非以明民。將以愚之。魚不可以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至哉深乎。歷世寶之。太公望行之。管夷吾修之。柱下史明之。姬公而後。流而爲儒。紛紛制作。務以明民。瑣屑煩碎。信誓周章。而軒轅氏之政。遂衰矣。

雜說

拜月西廂化工也。琵琶畫工也。夫所謂畫工者。以其能奪天地之化工。而其孰知天地之無工乎。今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長。百卉具在。人見而愛之矣。至覓其工。了不可得。豈其智固不能得之與。要知造化無工。雖有神聖亦不能識知化工之所在。而其誰能得之。由此觀之。畫工雖巧。已落二義矣。文章之事。寸心千古。可悲也夫。且吾聞之。追風逐電之足。決不在於牝牡驪黃之間。聲應氣求之夫。決不在於尋行數墨之士。風行水上之文。決不在於一字一句之奇。若

夫結構之密。偶對之切。依於理道。合乎法度。首尾相應。虛實相生。種種禪病。皆所以語文。而皆不可以語于天下之至文也。雜劇院本。遊戲之上乘也。西廂拜月。何工之有。蓋工莫工于琵琶矣。彼高生者。固已殫其力之所能工。而極吾才於既竭。惟作者窮巧極工。不遺餘力。是故語盡而意亦盡。詞竭而味索然。亦隨以竭。吾嘗攬琵琶而彈之矣。一彈而嘆。再彈而怨。三彈而向之。怨嘆無復存者。此其故何邪。豈其似真非真。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邪。蓋雖工巧之極。其氣力量。只可達于皮膚骨血之間。則其感人。僅僅如是。何足怪哉。西廂拜月。乃不如是。意者宇宙之內。本自有如此可喜之人。如化工之於物。其工巧自不可思議爾。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於爲文也。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所以告語之處。蓄極積久。勢不能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嘆。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碗。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于千載。既已噴玉唾珠。昭回雲漢。爲章于天矣。遂亦自負。發狂大叫。流涕慟哭。不能自止。寧使見者聞者。切齒咬牙。欲殺欲割。而終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予覽斯記。想見其爲人。當其時。必有大不得意於君臣朋友之間者。故借夫婦離合。因緣以發其端。於是焉喜佳人之難得。羨張生之奇遇。比雲雨之翻覆。嘆今人之如土。其尤可笑者。小小風流一事耳。至比之張旭張顛。羲之獻之。而又過之。堯夫云。唐虞揖

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夫征誅揖讓何等也。而以一杯一局覷之。至眇小矣。嗚呼。今古豪傑大抵皆然。小中見大。大中見小。舉一毛端。建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此自至理。非干戲論。倘爾不信。中庭月下。木落秋空。寂寞書齋。獨自無賴。試取琴心一彈再鼓。其無盡藏不可思議。工巧固可思也。嗚呼。若彼作者。吾安能見之與。

童心說

龍洞山農敍西廂末語云。知者勿謂我尙有童心可也。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爲不可。是以真心爲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蓋方其始也。有聞見從耳目而入。而以爲主于其內。而童心失。其長也。有道理從聞見而入。而以爲主于其內。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聞見日以益多。則所知所覺日以益廣。於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務欲以揚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醜也。而務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聞見皆自多讀書識義理而來也。古之聖人曷嘗不讀書哉。然縱不讀書。童心固自在也。縱多讀書。亦以護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學者反以多讀書識義理而反障之也。夫學者旣以多讀書識義理障其童心矣。聖人又何用多著書立言。

以障學人爲耶。童心既障，於是發而爲言語，則言語不由衷，見而爲政事，則政事無根抵，著而爲文辭，則文辭不能達，非內含以章美也，非篤實生輝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從外入者聞見道理爲之心也。天既以聞見道理爲心矣，則所言者皆聞見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雖工於我，何與？豈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蓋其人既假，則無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與假人言，則假人喜，以假事與假人道，則假人喜，以假文與假人談，則假人喜，無所不喜。滿場是假矮場，何辯也？然則雖有天下之至文，其湮滅于假人而不盡見于後世者，又豈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則道理不行，聞見不立，無時不文，無人不聞，無一樣創制體格文字而非文者。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爲六朝，變而爲近體，又變而爲傳奇，變而爲院本，爲雜劇，爲西廂曲，爲水滸傳，爲今之舉子業，大賢言聖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說甚麼六經，更說甚麼語孟乎？夫六經語孟，非其史官過爲褒崇之詞，則其臣子極爲贊美之語，又不然，則其迂闊門徒，懵懂弟子，記憶師說，有頭無尾，得後遺前，隨其所見，筆之於書，後學不察，便爲出自聖人之口也。決定目之爲經矣。孰知其大半非聖人之言乎？縱出自聖人，要亦有爲而發，不過因病發藥，隨時處方，以救此一等懵

懂弟子迂闊門徒云耳。藥醫假病。方難定執。是豈可遽以爲萬世之至論乎。然則六經語孟。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也。斷斷乎其不可以語於童心之言明矣。嗚呼。吾又安得真正大聖人。童心未曾失者。而與之一言言哉。

心經提綱

心經者。佛說心之徑要也。心本無有。而世人妄以爲有。亦無無。而學者執以爲無。有無分。而能所立。是自罣礙也。自恐怖也。自顛倒也。安得自在。獨不觀於自在菩薩乎。彼其智慧行深。既到自在彼岸矣。斯時也。自然照見色受想行識。五蘊皆空。本無生死可得。故能出離生死苦海。而度脫一切苦厄焉。此一經之總要也。下文重重說破。皆以明此。故遂呼而告之曰舍利子。勿謂吾說空。便卽着空也。如我說色。不異於空也。如我說空。不異於色也。然但言不異。猶是二物有對。雖復合而爲一。猶存一也。其實我所說色。卽是說空。色之外無空矣。我所說空。卽是說色。空之外無色矣。非但無色。而亦無空。此真空也。故又呼而告之曰舍利子。是諸法空相。無空可名。何況更有生滅垢淨增減名相。是故色本不生。空本不滅。說色非垢。說空非淨。在色不增。在空不減。非憶之也。空中原無是耳。是故五蘊皆空。無色受想行識也。六根皆空。無眼耳鼻舌身意也。六塵皆空。無色聲香味觸法也。十八界皆空。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也。以至生老病死。

明與無明。四諦智證等。皆無所得。此自在菩薩智慧觀照到無所得之彼岸也。如此所得既無。自然無罣礙恐怖與夫顛倒夢想矣。現視生死而究竟涅槃矣。豈惟菩薩。雖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諸佛。亦以此智慧得到彼岸。共成無上正等正覺焉耳。則信乎盡大地衆生無有不是佛者。乃知此真空妙智。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出離生死苦海。度脫一切苦厄。真實不虛也。然則空之難言也久矣。執色者泥色。說空者滯空。及至兩無所依。則又一切撥無因果。不信經中分明讚嘆。空卽是色。更有何空。色卽是空。更有何色。無空無色。尙何有有。有無於我。罣礙而不得自在耶。然則觀者但以自家智慧。時常觀照。則彼岸當自得之矣。菩薩豈異人哉。但能一觀照之焉耳。人人皆菩薩而不自見也。故言菩薩則人人一矣。無聖愚也。言三世諸佛則古今一矣。無先後也。奈之何可使出而不可使知者衆也。可使知則爲菩薩。不可使知則爲凡民。爲禽獸。爲水石。卒歸於泯泯爾矣。

四勿說

人所同者謂禮。我所獨者謂己。學者多執一己定見。而不能大同於俗。是以入于非禮也。非禮之禮。大人勿爲。真己無己。有己卽克。此顏子之四勿也。是四勿也。卽四絕也。卽四無也。卽四不也。四絕者絕意絕必絕固絕我是也。四無者無適無莫無不可是也。四不者中庸卒

章所謂不見不動不言不顯是也。顏子得之而不遷不貳，則卽勿而不由之而勿視勿聽，則卽不而勿。此千古絕學，惟顏子足以當之。顏子沒而其學遂亡，故曰未聞好學者，雖曾子孟子亦已不能得乎此矣。况濂洛諸君子乎？未至乎此而輕談四勿，多見其不知量也。聊且博爲註解，以質正諸君何如？蓋由中而出者謂之禮，從外而入者謂之非禮。從天降者謂之禮，從人得者謂之非禮。由不學不慮不思不勉不識不知而至者謂之禮，由耳目聞見心思測度前言往行彷彿比擬而至者謂之非禮。語言道斷，心行路絕，無蹊徑可尋，無藩衛可守，無界量可限，無扃鑰可啓，則於四勿也當不言而喻矣。未至乎此而輕談四勿，是以聖人謂之曰不好之。

虛實說

學道貴虛，任道貴實。虛以受善，實焉固執。不虛則所擇不精，不實則所執不固。虛而實實而虛，真虛真實，真實真虛。此唯真人能有之，非真人則不能有也。非真人亦自有虛實，但不可以語於真人之虛實矣。故有似虛而其中真不虛者，有似不虛而其中乃至虛者。有始虛而終實，始實而終虛者。又有衆人皆信以爲至虛，而君子獨不謂之虛。此其人犯虛怯之病。有衆人皆信以爲實，而君子獨不謂之實。此其人犯色取之症。真僞不同，虛實異用。虛實之端，可勝言。

哉。且試言之。何謂始虛而終實。此如人沒在大海之中。所望一救援耳。舵師憐之以智慧眼。用無礙才。一舉而援之。可謂幸矣。然其人慶幸雖深。魂魄尙未完也。閉目禁口。終不敢出一語。經月累日。唯舵師是聽。抑何虛也。及到彼岸。攝衣先登。脚履實地。萬無一死矣。縱舵師復詒之曰。此去尙有大海。須還上船。與爾俱載別岸。乃可行也。吾知其人搖頭擺手。徑往直前。終不復舵師之是聽矣。抑又何實乎。所謂始虛而終實者如此。吁。千古賢聖真佛真仙。大抵若此矣。何謂始實而終虛。如張橫渠已爲關中夫子矣。非不實任先覺之重也。然一聞二程論易。而臯比永徹。遂不復坐。夾山和尚已登壇說法矣。非不實受法師之任也。然一見道吾。拍手大笑。遂散衆而來。別求船子說法。此二等者。雖不免始實之差。而能獲終虛之益。蓋千古大有力人。若不得道。吾不信也。何謂衆人皆以爲實。而君子獨不謂之實。彼其於己實未敢自信也。特因信人而後信已耳。彼其於學實未嘗時習之而說也。特以易說之故。遂冒認以爲能說。茲心耳。是故人皆悅之。則自以爲是。是其自是也。是於人之皆說也。在邦必聞。則居之不疑。是其不疑也。以其聞之於邦家也。設使不聞。則雖欲不疑。不可得矣。此其人寧有實得者耶。是可笑也。何謂衆人皆以爲至虛。而君子獨不謂之虛。彼其未嘗一日不與人爲善也。是以人皆謂之舜也。然不知其能舍己從人否也。未嘗一日不拜昌言也。是以人皆謂之禹也。然不知其能過門不入。啜

嗾弗子否也。蓋其始也。不過以虛受爲美德而爲之。其終也。習慣成僻。亦冒認以爲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安知其爲怯弱而不能自起者哉。然則虛實之端。未易言也。非虛實之難言也。以真虛真實之難知也。故曰人不知而不愠。天人衆人也。衆人不知。故可謂之君子。若衆人而知。則吾亦衆人而已。何足以爲君子。衆人不知。故可直任之而不愠。若君子而不知之。則又如之何而不愠也。是則大可懼也。雖欲勿愠得乎。世間君子少而衆下多。則知我者少。不知我者多。固有舉世而無一知者。而唯顏子一人獨知之。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是也。夫唯遯世而不見知也。則雖有虛實之說。其誰聽之。

定林庵記

余不出山久矣。萬曆戊戌。從焦弱侯至白下。詣定林菴。而庵猶然無恙者。以定林在日。素信愛於弱侯也。定林不受徒。今來住持者弱侯擇僧守之。實不知定林作何面目。則此庵第屬定林創建。名曰定林庵。不虛耶。定林創庵甫成。卽舍去之牛首。復創大華嚴閣。弱侯碑紀其事。甚明也。閣甫成。又舍去之楚。訪余於天中山。而遂化於天中山。塔於天中山。馬伯時隱此山時。特置山居一所。度一僧。使專守其塔矣。今定林化去。又十二年。余未死。又復來此。復得見定林庵。夫金陵多名刹。區區一定林菴。安足爲輕重。而舊椽敗瓦。人不忍毀。則此菴雖小。實賴定林

久存名曰定林菴。豈虛耶。夫定林白下人也。自幼不茹葷血。又不娶。日隨其主周生赴講。蓋當時所謂周安其人者也。余未嘗見周生。但見周安隨楊君道南至京師。時李翰峯先生在京。告余曰。周安知學。子欲學。幸毋下視周安。蓋周安本隨周生執巾屨之任。乃周生不力學。而周安供茶設饌。時時竊聽。或獨立簷端。或拱身柱側。不欹不倚。不退不倦。卒致斯道。又曰。周安以周生病故。而道南乃東南名士。終歲讀書破寺中。故周安復事道南。夫以一周安。乃得身事道南。又得李先生嘆羨。弱侯信愛。則周安可知矣。後二年。余來金陵。獲接周安。而道南又不幸早死。周安因白弱侯曰。吾欲爲僧。夫吾迄歲山寺。只多此數莖髮。不剃何爲。弱侯無以應。遂約余及管東溟諸公。送周安於雲松禪師。披剃爲弟子。改法名曰定林。此定林之所由名也。弱侯又於館側別爲菴院。而余復書定林菴三字以匾之。此又定林菴之所由名也。弱侯曰。庵存人亡。見庵若見其人矣。其人雖亡。其菴尙存。庵存則人亦存。雖然。人今已亡。庵亦安得獨存。惟有記庶幾可久。余謂庵不足記也。定林之庵不可以不記也。今不記。恐後我而生者。且不知定林爲何物。此庵爲何等矣。夫從古以來。僧之有志行者亦多。獨定林哉。余獨怪其不辭卑賤。而立志於聖賢大道也。故曰賤莫賤於不聞道。定林自視其身爲何如者。故衆人卑之以爲賤。而定林不知也。今天下冠冕之士。儼然而登講帷。口談仁義。手揮麈尾。可謂尊且貴矣。而能自貴者誰歟。

况其隨從於講次之末者歟。又况於僕厮之賤，鞭箠之輩，不以爲我勞，則必以爲無益於充囊飽腹，且相率攘袂而竊笑矣。肯俛首下心，歸禮窮士，日倚簷楹，欣樂而忘其身之賤，必欲爲聖人然後已者耶。古無有矣。是宜記。遂爲之記。不記庵。專記定林名庵之由。嗚呼。道不虛談。學務實效。則此定林庵真不虛矣。

高潔說

予性好高。好高則倨傲而不能下。然所不能下者。不能下彼一等倚勢仗富之人耳。否則稍有片長寸善。雖隸卒人奴。無不拜也。予性好潔。好潔則狷隘而不能容。然所不能容者。不能容彼一等趨勢諂富之人耳。否則果有片善寸長。縱身爲大人王公。無不賓也。能下人。故其心虛。其心虛。故所取廣。所取廣。故其人愈高。然則言天下之能下人者。固言天下之極好高人者也。予之好高。不亦宜乎。能取人。必無遺人。無遺人。則無人不容。無人不容。則無不潔之行矣。然則言天下之能容人者。固言天下之極好潔人者也。予之好潔。不亦宜乎。今世齷齪者。皆以予狷隘而不能容。倨傲而不能下。謂予自至黃安。終日鎖門。而使方丹山有好筒四方求友之譏。自住龍湖。雖不鎖門。然至門而不得見。或見而不接禮者。縱有一二加禮之人。亦不久卽厭棄。是世俗之論我如此也。殊不知我終日閉門。終日有欲見勝己之心也。終年獨坐。終年有不見

知己之恨也。此難與爾輩道也。其頗說得話者。又以予無目而不能知人。故卒爲人所欺。偏愛而不公。故卒不能與人以終始。彼自謂離毛見皮。吹毛見孔。所謂確矣。其實視世之齷齪者。僅五十步。安足道耶。夫空谷足音。見似人猶喜。而謂我不欲見人。有是理乎。第恐尙未似人耳。苟其略似人形。當卽下拜而忘其人之賤也。奔走而忘其人之貴也。是以往往見人之長而遂忘其短。非但忘其短也。方且隆禮而師事之。而况知吾之爲偏愛耶。何也。好友難遇。若非吾禮敬之至。師事之誠。則彼聰明才賢之士。又曷肯爲我友乎。必欲與之爲友。則不得不致吾禮數之隆。然天下之真才真聰明者實少也。往往吾盡敬事之誠。而彼聰明者有才者終非其真。則其勢又不得而不與之疎。且不但其不真也。又且有姦邪焉。則其勢又不得而不日與之遠。是故衆人咸謂我爲無目耳。夫使我而果無目也。則必不能以終遠。使我而果偏愛不公也。則必護短以終身。故爲偏愛無目之論者。皆似之而非也。今黃安二上人到此。人又必且以我爲偏愛矣。二上人其務與我始終之。無使我受無目之名可也。然二上人實知予之苦心也。實知予之孤單莫可告語也。實知予之求人甚於人之求予也。吾又非以二上人之才。實以二上人之德也。非以其聰明。實以其篤實也。故有德者必篤實。篤實者則必有德。二上人吾何患乎。二上人師事李壽庵。壽庵師事鄧豁渠。鄧豁渠志如金剛。膽如天大。學從心悟。智過於師。故所取之徒如

其師。其徒孫如其徒。吾以是卜之。而知二上人之必能爲我出氣無疑也。故作好高好潔之說以貽之。

三蠢記

劉翼性峭直。好罵人。李百藥語人曰。劉四雖復罵人。人亦不恨。噫。若百藥者。可謂真劉翼知己之人矣。余性亦好罵人。人亦未嘗恨我。何也。以我口惡而心善。言惡而意善也。心善者欲人急於長進。意善者又恐其人之不肯急於長進也。是以知我而不恨也。然世人雖不我恨。亦終不與我親。若能不恨我。又能親我者。獨有楊定見一人耳。所以不恨而益親者。又何也。蓋我愛富貴。是以愛人之求富貴也。愛貴則必讀書。而定見不肯讀書。故罵之。愛富則必治家。而定見不做人家。故罵之。罵人不去取富貴。何恨之有。然定見又實有可罵者。方我之困於鄂城也。定見冒犯暑雪。一年而三四至。則其氣骨果有過人者。我知其可以成就。故往往罵詈之不休耳。然其奈終不可變化何哉。不讀書。不勤學。不求生世之產。不事出世之謀。蓋有氣骨而無遠志。則亦愚人焉耳。不足道也。深有雖稍有向道之意。然亦不是直向上去之人。往往認定死語。以辛勤日用爲枷鎖。以富貴受用爲極安樂自在法門。則亦不免誤人自誤者。蓋定見有氣骨而欠靈利。深有稍靈利而無氣骨。同是山中一蠢物而已。夫旣與蠢物爲伍矣。只好將就隨順。

度我殘年。猶爾責罵不已。則定見一蠢物也。深有一蠢物也。我又一蠢物也。豈不成三蠢乎。作三蠢記。

三叛記

時在中伏。晝日苦熱。夜間頗涼。湖水驟滿。望月初上。和風拂面。有客來伴。此正老子恥胎時也。楊胖平日好瞌睡。不知此夜何忽眼青。乃無上事。听然而笑。驚蝴蝶之夢。周怪鐵杵之瞰。廣和尚不觀。矍然開眼而問曰。子何笑。曰。吾笑此時有三叛人。欲作傳而未果耳。余謂三叛是誰。爾傳又欲如何作。胖曰。楊道自幼跟我。今年二十五矣。見我功名未就。年紀又長。無故而逃。是一叛也。懷喜本是楊道一類人。幸得湖僧與之落髮。遂以此僧爲師。以深爲師祖。故深自有懷喜。東西遊行。咸以爲伴。飲食衣服。盡與喜同。今亦一旦棄之而去。託言入縣閉關誦經。夫縣城誼雜。豈閉關地耶。明是背祖。反揚言祖可以背李老去上黃柏。吾獨不可背之以閉關城下乎。雖祖涕泗交頤。再四苦留。亦不之顧。是二叛也。余又問何者是三。不答。但笑。蓋指祖也。時有魚日子。東方生。卯酉客。並在座。魚日子問曰。雖是三叛。獨無輕重不同科乎。東方生曰。三者皆可死。有何輕重。蓋天下唯忘恩背義之人。不可以比于夷狄禽獸。以夷狄禽獸尚知守義報恩也。既名爲叛。則一切無輕重皆殺。魚日子曰。深之罪不須轉申明定奪矣。若喜受祖恩養日久。

豈道所可同乎。使楊胖之待道，有深萬一，則道亦必守死而不肯叛楊以去矣。二子人物雖同，要當以平日情意厚薄爲差。况道之靈利可使，猶有過喜者哉。故論人品則道爲上，喜居中，深乃最下。論如法則祖服上刑，喜次之。道又次之。此論不可易也。東方生終不然其說。魚目子因與之反詰不已。東方生曰：夫祖之痛喜，豈誠痛喜之聰明可以語道耶。抑痛喜之志氣果不同于凡僧耶。抑又以人品氣骨，真足以繼此段大事耶。同是道一樣人，特利其能飲食供奉己也。寢處枕席之足以備冬溫夏涼之快己也。彼以有利于己而痛之，此以能利于彼而受其痛。報者施者，卽時已畢，無餘剩矣。如今之願工人是已。安得而使之不與道同科也。二子旣爭論不決，而楊又嘿嘿無言。於是卯酉客從旁持刀而立曰：三者皆未可死。唯老和尚可死。速殺此老。貴圖天下太平。本等是一箇老實無志氣的，乃過而愛之。至比之汾陽，比之布袋，夫有大志而不知無目者也。非有大志而以愛大志之愛愛之，亦無目者也。是可殺也。長別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不殺更又何待。持刀直逼和尚，和尚跪而請曰：此實正論。此實正論。且乞饒頭，免做無頭鬼。嗚呼。昔旣無目，今又無頭。人言禍不單行，諒哉。

忠義水滸傳序

太史公曰：說難孤憤，賢聖發憤之所作也。由此觀之，古之賢聖，不憤則不作矣。不憤而作，

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吟也。雖作何觀乎。水滸傳者。發憤之所作也。蓋自宋室不兢。冠履倒施。大賢處下。不肖處上。馴致夷狄處上。中原處下。一時君相猶然處堂燕鵲。納幣稱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是故憤二帝之北狩。則稱大破。遼以洩其憤。憤南渡之苟安。則稱滅方臘以洩其憤。敢問洩憤者誰乎。則前日嘯聚水滸之強人也。欲不謂之忠義不可也。是故施靈二公傳水滸。而復以忠義名其傳焉。夫忠義何以歸于水滸也。其故可知也。夫水滸之衆。何以一一皆忠義也。所以致之者可知也。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理也。若以小賢役人。而以大賢役於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恥乎。是猶以小力縛人。而使大力者縛於人。其肯束手就縛而不辭乎。其勢必至驅天下大力大賢而盡納之水滸矣。則謂水滸之衆。皆大力大賢有忠有義之人可也。然未有忠義如宋公明者也。今觀一百單八人者。同功同過。同死同生。其忠義之心。猶之乎宋公明也。獨宋公明者。身居水滸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專圖報國。卒至于犯大難。成大功。服毒自縊。同死而不辭。則忠義之烈也。真足以服一百單八人者之心。故能結義梁山。爲一百單八人之主。最後南征方臘。一百單八人者陣亡已過半矣。又智深坐化于六和。燕青涕泣而辭主。二童就計于混江。宋公明非不知也。以爲見幾明哲。不過小丈夫自完之計。決非忠于君義于友者所忍屑矣。是之謂宋公明也。

是以謂之忠義也。傳其可無作歟。傳其可不讀歟。故有國者不可以不讀。一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在於君側矣。賢宰相不可以不讀。一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在於朝廷矣。兵部掌軍國之樞。督府專闔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讀也。苟一日而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爲干城心腹之選矣。否則不在朝廷。不在君側。不在干城腹心。烏乎在。在水滸。此傳之所爲發憤矣。若夫好事者資其談柄。用兵者藉其謀畫。要以各見所長。烏睹所謂忠義者哉。

子由解老序

食之於飽一也。南人食稻而甘。北人食黍而甘。此一南一北者。未始相羨也。然使兩人者。易地而食焉。則又未始相棄也。道之于孔老。猶稻黍之於南北也。足乎此者。雖無羨於彼。而顧可棄之哉。何也。至飽者各足。而真飢者無擇也。蓋嘗北學而食於主人之家矣。天寒大雨雪三日。絕糧七日。飢凍困踣。望主人而向往焉。主人憐我。炊黍餉我。信口大嚼。未暇辨也。撤案而後。問曰。豈稻粱也歟。奚其有此美也。主人笑曰。此黍稷也。與稻粱埒。且今之黍稷也。非有異于向之黍稻者也。惟堪飢。故甚美。惟甚美。故甚飽。子今以往。不作稻粱想。不作黍稷想矣。予聞之。慨然而嘆。使予之於道。若今之臨食。則孔老暇擇乎。自此專治老子。而時獲子由老子解讀之。解老子者衆矣。而子由稱最。子由之引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夫未發之中。萬物之奧。

宋儒自明道以後。遞相傳授。每令門弟子看其氣象爲何如者也。子由乃獨得微言於殘篇斷簡之中。宜其善發老子之蘊。使五千餘言。爛然如皎日。學者斷斷乎不可以一日去手也。解成示道全。當道全意。寄子瞻。又當子瞻意。今去子由五百餘年。不意復見此奇特。嗟夫。亦惟真飢而後能得之也。

高同知獎勸序

高係土官父祖作逆

予嘗語高子曰。我國家統一寰宇。澤流區內。威制六合。不務廣地而地自廣。蓋秦皇所不能臣。漢武所不能服者。悉入版圖矣。若干羽之格。東漸西被。朔南暨。及以今視之。奚啻千百邪。然此人能言之矣。吾且言其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者。與子揚厲之可乎。夫滇南迤西。流土並建。文教敷洽。一百餘年矣。蓋上採前王封建之盛制。下不失後王郡縣之良規者也。夫前有封建。其德厚矣。而制未周。後有郡縣。其制美矣。而德未厚。惟是我朝上下古今。俯仰六王。囊括并包。倫制兼盡。功德盛隆。誠自生民以來之聖之所未有也。故予謂若我聖朝卜世卜年。豈特丕若有夏。勿替有殷。且兼成周有道之長。衍漢唐宋無疆之曆。萬億斯年。未有艾矣。此豈直爲小臣祝願之私哉。其根本盛者。其枝葉無窮。理固然耳。爾高氏之先。吾不知其詳矣。自爲內臣以來。我高皇帝憐其來歸而不忍遷之也。則使之仍有土之業。因其助順而不忍絕之也。則使之與

於世及之典。又念其先世曾有功德於民而吾兵初不血刃也。則授以大夫之秩以延其子孫。而隆其眷。夫常泥一廓清之日。摧枯拉朽之際。謀臣猛將屯集如雲。設使守漢唐之故事。或因其來歸也。而待以不死可若何。或因其效順也。而遂遷之內地。使不得食其故土之毛可若何。雖其先或有功德。而沒世勿論也。其又若之何。故吾以謂我祖宗之恩德至厚也。且今之來此而爲郡守州正縣令者。豈易也哉。彼其讀書。曾破萬卷。胸中兵甲。亦且數十萬。積累勤矣。苟萬分一中選。亦必遲回郎署十餘年。跋涉山川萬餘里。視子之爵不甚加。而親戚墳墓則遠矣。然猶日惶惶焉。以不得稱厥職。是懼一有愆尤。卽論斥隨之。與編戶等矣。其來遠其去速。其得之甚難而失之甚易也。如此回視吾子。安步而行。乘馬而馳。足不下堂階。而終身逸樂。累世富貴不絕。未嘗稽顙厥廷。而子孫秩爵與流官埒。是可不知其故乎。且夫汗馬之功臣。其殊勳懋伐載在盟府。尙矣。乃其後嗣不類。或以驕奢毀敗。雖有八議。不少假借。外之衛所。其先世非與於拔城陷陣之勳。則未易以千戶賞。况萬戶乎。今其存者無幾矣。幸而存。非射命中。力搏虎。則不。得以破格調。其平日。非敬禮君子。愛恤軍人。則不可以久安。亦旣岌岌矣。惟士官不然。若有細誤。輒與蓋覆。若有微勞。輒恐後時。郡守言之監司。監司言之臺院。而賞格下矣。夫同一臣子。同一世官也。乃今以郡守則不得比。以衛所世官則不得比。以功臣之子孫則又不得比。其故何

哉。蓋功臣之子孫恐其恃功且驕也。則難制矣。故其法不得不詳。非故薄之也。若郡守則節制此者也。非大賢不可。衛所世官則擁衛此者也。非強有力知禮義亦不可。故宜其責之備耳。夫有擁衛以防其蔓。有節制以杜其始。則無事矣。故吾子得以安意肆志焉。以世受有爵之榮。是其可不知恩乎。知恩則思報。思報則能謹守禮而重犯法。將與我國家相爲終始。無有窮時。其何幸如之。予旣與高子時時作是語已。今年春巡按劉公直指鐵驄。大敝羣吏。乃高子亦與獎賞。然則高子豈不亦賢哉。高子年幼質美。深沉有智。循循雅飭。有儒生之風焉。其務世其家。以求克蓋前人者。尤可嘉也。於戲。予旣直書獎語。懸之高門。以爲高氏光寵矣。因同官之請。又仍次前語以賀之。其尙知恩報恩。以無棄予言。無負於我國家可也。

送鄭大姚序

昔者曹參以三尺劍佐漢祖平天下。及爲齊相。九年而齊國安集。嚴助謂汲長孺。任職居官。無以踰人。至出爲東海。而東海大治。今觀其所以治齊治東海者。實大不然。史稱汲黯戇。性倨少禮。初授爲滎陽令。不受。恥之。後爲東海。病臥閨閣內。歲餘不出。參日夜飲醇酒。不事事。吏舍日飲歌呼。參聞之。亦取酒張坐飲。歌呼與相應和。此豈有軌轍蹊徑哉。要何與於治而能令郡國以理也。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莊以莅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以予所聞。則二子者將不

免以其不正之身。肆於民上。不莊不正。得罪名教甚矣。而卒爲漢名相。古之社稷臣者何也。豈其所以致理者。或自有在。彼一切觀美之具。有不屑歟。抑苟可以成治。於此有不計與。將民實自治。無容別有治之之方歟。是故恬焉以嬉。遨焉以遊。而民自理也。夫黃帝遠矣。雖老子之學。亦概乎其未之聞也。豈二子者。或別有黃老之術。未可以其畔於吾之教。而非詆之與。吾聞至道無爲。至治無聲。至教無言。雖賜也。亦自謂不可得聞矣。豈其於此實未有聞。而遂不知求之。繩墨之外也。予甚疑焉。而未敢以告人。屬鄭君爲大姚令。乃以予平昔之所疑者質之。夫大姚。滇下邑也。僻小而陋。吾知君久矣。其不受也。觀君魁然其容。充然其氣。洞然不設城府。其與上大夫言。如對羣吏處大庭。如在燕私。偃倨似汲黯。酣暢似曹參。此豈儒者耳目所嘗睹記哉。君獨神色自若。飲噉不輟。醉後耳熱。或歌詩作大字以自娛。陶陶然若不以邑事爲意。而邑中亦自無事。嗟夫。君豈亦學黃老而有得者邪。抑天資冥契。與道合真。不自知其至於斯也。不然。將懼儒者竊笑。而共指之矣。而寧能遽爾也邪。吾與君相聚二載餘矣。亦知君之爲人矣。今其歸也。其有不得者乎。夫淵明辭彭澤而賦歸去。採菊東籬。有深意矣。刺史王弘。一旦二十千。擲付酒家。可遂謂世無若人焉。一知陶令之賢乎。阮嗣宗曠達不仕。聞步兵廚有酒。求爲校尉。君旣恥爲令矣。縱有步兵之達。莫可告語。况望有知而大用君者。亦惟有歸去而已。行李蕭條。童僕

無權。直云窮矣。能無慟乎。如君作達。皆可勿恤也。君第行。吾爲君屈指而數之。計過家之期。正菊花之候。飲而無資。當必有白衣送酒如賢刺史王公者。能令君一醉爾也。

李中丞奏議序

代作

傳曰。識時務者。在於俊傑。夫時務亦易識耳。何以獨許俊傑爲也。且夫俊傑之生。世不常有。而事之常務。則一時不無。若必待俊傑而後識。則世之所謂時務。皆非時務者歟。抑俊傑之所識者。必俊傑而後識。非俊傑。則終不能識歟。吾是以知時務之大也。奏議者。議一時之務。而奏之朝廷。行之邦國。斷斷乎不容以時刻緩焉者也。奏議多矣。而唐獨稱陸宣公者。則以此公之學有本。其於人情物理。靡不周知。其言詞溫厚和平。深得告君之體。使人讀其言。便自心開目明。惟恐其言之易盡也。則真所謂奏議矣。然亦不過德宗皇帝時一時之務耳。蓋德宗時。旣多艱。又好以猜忌爲聰明。故公宛曲及之。長短疾徐。務中其肯綮。以達乎膏肓。直欲窮之於其受病之處。蠹弊之源。令人主讀之。不覺不知入其中而不怒。則奏議之最也。若非德宗之時。則又烏用此哉。漢有晁賈。晁錯有論。賈誼有策。今觀誼之策。如改正朔。易服色。早輔教等。皆依倣周官而言之。此但可與俗儒道。安可向孝文神聖之主談也。然三表五餌之策。推恩分王之策。以梁爲齊。趙吳楚之邊。剖淮南諸國以益梁。而分王其子。梁地二千餘里。卒之滅七國者。梁王

力也。孰謂洛陽年少。通達國體。識時知務如此哉。至今讀其書。猶想見其爲人。欲不謂之千古之俊傑。不可得矣。若錯之論兵事。與夫募民徙邊屯田塞下。削平七國等。皆一時急務。千載石畫。未可以成敗論人。妄生褒貶也。蓋時者如鷺鳥之趨時。務者如易子之交務。稍緩其時。不知其務則殆。孰謂時務可易言哉。其勢非天下之俊傑。固不能以識此矣。宋人議論太多。雖謂之無奏議可也。然蘇文忠公實推陸忠宣奏議矣。今觀其上皇帝諸書。與其他奏議。真忠肝義膽。讀之自然慟哭流涕。又不待以痛哭流涕自言也。然亦在坡公時。當務之急耳。過此而徵欽。則無用矣。亦猶晁賈之言。只可對文景武三帝道耳。過此則時非其時。又易其務。不中用也。予讀先賢奏議。其所以尙論之者如此。今得中丞李公奏議讀之。雖未知其於晁賈何如。然陸敬輿。蘇子瞻。不能過也。故因書昔日之言。以請教於公。公其信不妄否。如不妄。則願載之末簡。

先行錄序 代作

言一也。有先行之言。有可行之言。又有當行之言。吾嘗以此三言者。定君子之是非。而益以見立言者之難矣。何謂先行之言。則夫子之告子貢是已。既已先行其言矣。安有言過其行之失乎。何謂可行之言。則易也。中庸也。皆是也。易曰。以言乎遠。則不禦。是遠言皆可行也。以言乎邇。則靜而正。是邇言皆可行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是天地之間之言。皆可行也。中庸曰。

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夫夫婦能行。則愚不肖者自謂不及。賢知者自謂過之。皆不可得矣。其斯以爲可行之言乎。旣曰可行之言。則言之千百世之上。不爲先。行之千百世之下。不爲後。則以言行合一先後並時。雖聖人亦不能置先後于其間。故也。若夫當行之言。則雖今日言之。而明日有不當行之者。而况千百世之上下哉。不獨去也。舉一人而言。在仲由則爲當行。而在冉求。則爲不當行矣。蓋時異勢殊。則言者變矣。故行隨事遷。則言焉人殊。安得據往行以爲典要。守前言以效尾生耶。是又當行之言。不可以執一也。夫當行而後言。非通于道者不能。可行而後言。非深于學者不能。若中丞李公。眞所謂通于道深于學者也。故能潔己裕人。公恕並用。其言之而當行而可行者乎。迺今又幸而獲讀所爲泮政集者。則又見其在朝在邑。處鄉處家。已往之蹟。皆如是也。所謂先行其言者也。某是以知公之學。學實也。其政實政也。謂之曰。先行錄。不亦宜乎。然旣先行其言矣。又何不當行之有。又何不可行之有。

時文後序 代作

時文者。今時取士之文也。非古也。然以今視古。古固非今。由後觀今。今復爲古。故曰。文章與時高下。高下者權衡之謂也。權衡定乎一時。精光流于後世。曷可苟也。夫千古同倫。則千古同文。所不同者。一時之制耳。故五言興。則四言爲古。唐律興。則五言又爲古。今之近體。旣以唐

爲古則知萬世而下。當復以我爲唐無疑也。而况取士之文乎。彼謂時文可以取士。不可以行遠。非但不知文。亦且不知時矣。夫文不可以行遠。而可以取士。未之有也。國家名臣輩出。道德功業。文章氣節。于今爛然。非時文之選與。故棘闈三日之言。卽爲其人終身定論。苟行之不遠。必言之無文。不可選也。然則大中丞李公所選時文。要以期於行遠耳矣。吾願諸士留意觀之。

張橫渠易說序

代作

橫渠先生與學者論易久矣。後見二程論易。乃謂其弟子曰。二程深明易道。吾不如。勇徹。臯比。變易而從之。其勇也如此。吾謂先生卽此是易矣。晉人論易。每刮之以三言。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是易簡。一易也。又曰。不易乎世。是不易。一易也。又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是變易。又一易也。至簡故易。不易故深。變易神故。雖曰三言其實一理。深則無有不神。神則無有不易矣。先生變易之速。易如反掌。何其神乎。故吾謂先生卽此是易矣。作易說序。

龍溪先生文錄鈔序

龍溪王先生集共二十卷。無一卷不是談學之書。卷凡數十篇。無一篇不是論學之言。夫

學問之道。一言可蔽。卷若積至二十篇。或累至數十。能無贅乎。然讀之忘倦。卷卷若不相襲。覽者唯恐易盡。何也。蓋先生學問融貫。溫故知新。若滄洲瀛海。根于心。發于言。自時出而不可窮。自然不厭而文且理也。而其誰能贅之與。故予嘗謂先生此書。前無往古。今無將來。後有學者。可以無復著書矣。蓋逆料其決不能條達明顯。一過于斯也。而刻板貯于紹興官署。印行者少。人亦罕讀。又先生少壯至老。一味和柔。大同無我。無新奇可喜之行。故俗士亦多不悅先生之爲人。而又肯讀先生之書乎。學無真志。皮相相矜。卒以自誤。雖先生萬語千言。亦且奈之何哉。今春予偕焦弱侯。放舟南邁。過滄洲。見何泰寧。泰寧視龍谿爲鄉先生。其平日厭飫先生之教。爲深。熟讀先生之書已久矣。意欲復梓行之。以嘉惠山東河北數十郡人士。卽索先生全集于弱侯所。弱侯載兩船書。一時何處覓索。泰寧乃約是秋專人來取。而命予圈點其尤精且要者。曰。吾先刻其精者以誘之。令讀。然後梓其全。以付天下後世。夫先生之書。一字不可輕擲。不刻其全。則有滄海遺珠之恨。然簡帙浩繁。將學者未覽先厭。又不免有束書不觀之歎。必先後兩梓。不惜所費。然後先生之教大行。蓋先生之學具在此書。若苟得其意。則一言可畢。何用二十卷。苟不肯讀。則終篇亦難。又何必二十卷也。但在我後人不得不冀其如此而讀。如此而終篇。又如此而得意于一言之下也。泰寧之言如此。其用意如之何。秋九月。滄洲使者持泰寧手札。

果來索書白下。適予與弱侯。咸在館。弱侯遂付書。又命予書數語。述泰寧初志。并付之。計新春二三月。予可以覽新刻矣。將見泰寧學問從此日新而不能已。斷斷乎其必有在於是。斷斷乎其必有在於是。

關王告文

惟神忠義貫金石。勇烈冠古今。方其鎮荊州。下襄陽也。虎視中原。奪老瞞之精魄。孫吳猶鼠貌割據之英雄。目中無魏吳久矣。使其不死。則其吞吳并曹。豈但使魏欲徙都已哉。其不幸面不成混一之業。復卯金之鼎者。天也。然公雖死而呂蒙小醜。亦隨吐血亡矣。蓋公以正大之氣壓狐媚之孤。雖不逆料其詐。而呼風震霆。猶足破權奸之黨。駕霧鞭雷。猶足裂讒賊之肝。固宜其千秋萬祀。不問海內外足跡至與不至。無不仰公之爲烈。蓋至於今日。雖男婦老少。有識無識。無不拜公之像。畏公之靈。而知公之爲正直。儼然如在宇宙之間也。某等來守茲土。慕公如生。欲使君臣勸忠。朋友效義。固因對公之靈。復反覆而致意焉。彼不知者。謂秉燭達旦。爲公大節。噫。此特硜硜小丈夫之所易爲。而以此頌公公其享之乎。

李中谿告文

公從幼嗜學。到老不倦。人無微而不收。言無誕而特錄。誕言靡信。公意彌篤。蓋衆川合流。

務欲以成其大。土石並砌。務欲以實其堅。是故太智若愚焉耳。公之向道。其篤也如此。平生祿入。盡歸梵宮。交際問遺。摠資貧乞。六度所稱。布施忍辱。精進者。公誠有之。李贄曰。公倜儻非常人也。某見其人。又聞其語矣。世廟時。駕幸承天。公爲荊州。惟時有司。不能承宣德意。以致繻夫走渴。疫死無數。公先期市藥材。煮參蓍。令置水次。役無病者。後築堤障江。人感公。爭出力。至于今。賴焉。夫所其市藥費。不過四五百金耳。而令全活者。以萬計。又卒致其力。築堤爲荊人。世世賴公之仁心。蓋若此矣。公初第。由翰林出爲縣令。又由侍御史復出爲郡守。蓋慈祥愷悌。雖于人無不愛。然其剛毅正直之氣。終不可以非法屈撓。故未四十而掛冠以老。又能以其餘年。肆力於問學。勇猛堅固。轉不退輪。爲海內賢豪驅先。非常人明矣。予等或見而知。或聞而慕。今其死矣。云誰之依。地阻官羈。生芻曷致。爲位而告。魂其聽之。且予等與公。同道爲朋。生時何須識面。同氣相應。來時自遍十方。惟願我公。照臨法會。降此華山。鍾鼓齊鳴。儼然其間。富貴榮名。無謂可樂此。但請客時一場筵席耳。薄暮則散去矣。生年滿百。未足爲壽。以今視昔。誠然一呼吸之間也。平昔文意。咸謂過人。不知愚者得之。徒增口業。智者比之。好音過耳。達人大觀。視之猶土苴也。有子萬事足。俗有是言也。不曰。楊子雲法言。白長慶樂天人。至于今傳乎。使待嗣而後傳。則古今有子者。何限也。須知孔子不以孔鯉傳。釋迦不以羅喉傳。老聃不以子宗傳。則公可

以撫掌大笑矣。勿謂道家法力勝禪家。道家固不能離道而爲法也。勿謂服食長生可冀。公固不死矣。何用長生乎。勿謂灌頂陽神可出。公固精神在天矣。又何用勞神求出乎。公但直信本心。勿顧影。勿疑形。則道力固自在也。法力固自在也。神力亦自在也。再致我公爲我傳語李維明。維明者。白下人名。逢陽別號翰峯。仕爲禮部郎。於贊爲同曹友。於沆爲同年友。皆同道。雅相愛慕者。故并設位。俾得與公會云。

王龍谿先生告文

聖代儒宗。人天法眼。白玉無瑕。黃金百鍊。今其沒矣。後將何仰。吾聞先生少遊陽明先生之門。旣以一往而超詣。中升西河夫子之坐。遂至歿身而不替。要以朋來爲樂兮。不以不知而慍也。真得乎不遷不貳之宗。正欲人知而信兮。不以未信而懈也。允合乎不厭不倦之理。蓋修身行道者。將九十歲。而隨地雨法者。已六十紀矣。以故四域之內。或皓首而執經。五陵之間。多繼世以傳業。遂令良知密藏。昭然揭日月而行中天。頓令洙泗淵源。沛乎決江河而達四海。非直斯文之未喪。實見吾道之大明。先生之功於斯爲盛。憶昔淮南兒孫布地。猗與盛與。不可及矣。今觀先生淵流更長。悠也久也。何可當哉。所怪學道者。病在愛身而不愛道。是以不知前人付託之重。而徒爲自私自利之計。病在尊名而不尊已。是以不念兒孫陷溺之苦。而務爲遠嫌。

遠謗之圖。嗟夫。以此設心。是滅道也。非傳道也。是失已也。非成已也。先生其忍之乎。嗟我先生。唯以世人之聾瞽爲念。是故苟可以坐進此道。不敢解嘲也。唯以子孫之陷溺爲憂。是故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必相救。不自知其喪身而失命也。此先生付託之重。所不能已也。此予小子所以一面先生。而遂信其爲非常人也。雖生也晚。居非近。其所爲凝眸而注神。傾心而悚聽者。獨先生爾矣。先生今旣沒矣。余小子將何仰乎。嗟乎。嘿而成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先生以言教天下。而學者每咕嚕其語言。以爲先生之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糟粕也。先生不貴也。先生以行示天下。而學者每驚疑其所行。以爲先生之不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精神也。是先生之所重也。我思古人。實未有如先生者也。故因聞先生之訃也。獨反覆而致意焉。先生神遊八極。道冠終古。天壽不二。生死若一。吾知先生雖亡。固存者也。其必以我爲知言也夫。其必以我知先生也夫。

羅近谿先生告文

戊子冬月二十四日。南城羅先生之訃至矣。而先生之沒。實九月二日也。夫南城一水間耳。往往至者。不能十日餘。而先生之訃。直至八十餘日。而後得聞。何其緩也。豈龍湖處僻。往來者寡耶。而往來者非寡。直知先生者寡也。然吾聞先生之門。如仲尼而又過之。蓋不啻中分魯

矣。其知先生者。宜若非寡。將實未聞好學者。以故雖及門。而終不知先生之所係於天下萬世者。如此其甚重也耶。夫惟其視先生也不甚重。則其聞先生之訃也。自不容於不緩矣。余是以痛恨先生之沒。而益信先生之未可以死也。有告我者曰。先生欲以是九月朔。辭世長往。故作別語以示多士。多士苦不忍先生別。於是先生復勉留一日。與多士談。談竟矣。而後往耳。今先生往矣。無可奈何矣。於是多士始乃拭淚含哀。共梓先生別語。以告四方之士。若曰。得正而斃。吾師無忝曾參矣。扶杖逍遙。吾師不愧夫子矣。豈惟不惜死。又善吾死。吾師至是。真有得矣。大爲其師喜。故欲梓而傳之。嗟乎。先生之壽七十而又四矣。其視仲尼有加矣。夫人生七十。古來所希。壽躋古希。雖恆人。能不惜死。而謂先生惜死乎。何以不惜死爲先生喜也。且夫市井小兒。辛勤一世。贏得幾貫錢鈔。至無幾也。然及其將終也。已死而復甦。旣暝而復視。猶恐未得所托。然者使有托也。則亦甘心瞑目已矣。先生生平之謂何。顧此歷代衣鉢。竟不思欲置何地乎。其所爲勉留一日者。何故。或者亦恐未得所托矣。如使有托。雖不善死。亦善也。使未有托也。則雖善死。先生不善也。又何可以善死稱先生也。吾謂先生正當垂絕之際。欲慟不敢慟之時。思欲忍死一再見焉。而卒不可得者。千載而下。聞之猶堪斷腸。望之猶堪墮淚。此自是其至痛不可甘忍。而謂先生忍死而不惜可乎。蓋惜死莫甚於先生者。吾恐更有甚於多士之惜先生之死。

也。何也。天旣喪予。予亦喪天。無父則望孤。無子而望絕矣。其爲可悲可痛皆一也。若如所云。則千聖之衣鉢。反不如庸夫之一貫。市井小兒猶不忍於無托也。而先生能忍之矣。又何以爲先生也。方聞訃時。無念僧深有從旁贊曰。宜卽爲位以告先生之靈。余時蓋嘿不應云。旣而臘至矣。歲又暮矣。旣而改歲。復爲萬曆己丑。又元月。又二月。春又且分也。深有曰。某自從公游。于今九年矣。每一聽公談。談必首及王先生也。以及先生癸未之冬。王公訃至。公卽爲文告之。禮數加焉。不待詔也。憶公告某曰。我於南都。得見王先生者再。羅先生者一。及入滇。復於龍里。得再見羅先生焉。然此丁丑以前事也。自後無歲不讀二先生之書。無口不談二先生之腹。令某聽之。親切而有味。詳明而不可厭。使有善書者。執管侍側。當疾呼手腕脫矣。當不止十紙百紙。雖千紙且有餘矣。今一何嘿嘿也。且丙戌之春。某將杖錫南遊。公又告某曰。急宜上盱江。見羅先生。于時龍溪王先生死矣。戊子之夏。某復自南都來至。傳道羅先生有書欲抵南都。云趁此大比之秋。四方士大和會。一入秣陵城。爲羣聚得朋計。公卽爲書往焦弱侯所。羅先生今茲來。慎勿更蹉過。恐此老老矣。後會難可再也。旣又時時物色諸盱江來者。稍道羅先生病。語病。又稍稍張皇矣。公告某曰。先生旣病。當不果南下矣。然先生實無甚病也。吾觀先生。骨剛氣和。神完志定。勝似王先生。王先生尙享年八十六。先生卽不百歲亦當九十。決不死也。然某覘公似疑

羅先生病欲死者。而竟絕口不道羅先生死。試屢問之。第云先生不死。先生決不死。今羅先生實死矣。更嘿嘿何也。嗟乎。余嘿不應。不知所以應也。蓋余自聞先生訃來。似在夢寐中過日耳。乃知真哀不哀。真哭無涕。非虛言也。我今痛定思痛。回想前事。又似大可笑者。夫謂余不思先生耶。而余實思先生。謂余不知先生耶。而余實知先生深也。謂余不能言先生耶。而能言先生者。實莫如余。乃竟口不言心不思。筆不能下。雖余亦自不知其何說矣。豈所謂天喪予。予喪天。無父何怙。無父而望孤者耶。今予亦既老矣。雖不會親受業于先生之門。而願買田築室。厝骸于先生之旁者。念無時而置也。而奈何遂聞先生死也。然惟其不會受業于先生之門也。故亦不能遍及先生之門下士。而知其孰爲先生上首弟子也。意者寧無其人。特恨未見之耳。言念先生。束髮從師。舍身爲道。一上春官。蜚聲鎖院。而出世夙念。真結肺腸。有道之思。恐孤師友。於是上下四方。靡足不聘。咨詢既竭。步趨遂正。飲河知足。空手歸來。越又十年。歲當癸丑。乃對明庭。釋褐從政。公廷訟簡。委蛇樂多。口舌代鈇。論心無兢。胥徒令史。渾如其家。卽仕而學。不以仕廢。卽學稱仕。何必仕優。在朝如此。居方可知。自公既然。家食何如。堂前擊鼓。堂下唱歌。少長相隨。班荆共坐。此則先生七十四歲以前之日恆如此也。若夫大江之南。長河之北。招提梵刹。巨浸名區。攜手同遊。在在成聚。百粵東甌。羅施鬼國。南越閩越。滇越騰越。窮髮烏語。人跡罕至。而

先生墨汁淋漓。周遍鄉縣矣。至若牧童樵豎。釣老漁翁。市井少年。公門將健。行商坐賈。織婦耕夫。竊履名儒。衣冠大盜。此但心至則受。不問所由也。况夫布衣韋帶。水宿巖棲。白面書生。青衿子弟。黃冠白羽。緇衣大士。縉紳先生。象笏朱履者哉。是以車轍所至。奔走逢迎。先生抵掌其間。坐而談笑。人望丰采。士樂簡易。解帶披襟。八風時至。有柳士師之寬和。而不見其不恭。有大雄氏之慈悲。而不聞其無當。同流合汙。狂簡斐然。良賈深藏。難識易見。居柔處下。非鄉愿也。汎愛容衆。眞平等也。力而至。巧而中。是以難及。大而化。聖而神。夫誰則知。蓋先生以是自度。亦以是度人。七十餘年之間。東西南北無虛地。雲夜花朝無虛日。賢愚老幼貧病貴富無虛人。矧伊及門。若此其專且久。有不能得先生之傳者乎。吾不信也。先生幸自慰意焉。予雖老。尙能驅馳。當不辭跋涉。爲先生訪求門下士。誰是眞實造詣得者。得卽焚香以告。以妥先生之靈曰。予今而後而知先生之可以死也。眞可以不惜死。眞非徒自善其死者之比也。而予痛恨先生之死。之心可以釋矣。若孔子之與魯君言也。直曰。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是謂無子而望絕也。先生不如是也。

祭無祀文

代作

竊以生而爲人。不得所依。則不免凍餒而疾病作。是故聖帝明王。知而重之。仁人君子。見

而矜之。於是設養濟之院。建義社之倉。以至鄰里鄉黨之相賙。車馬輕裘之共敝。皆聖帝明王所謂熒獨之哀。仁人君子之所以周急也。而後四海始免怨號之夫矣。而豈徒然也哉。死而爲鬼。不得所依。則詎爲享奠而疫癘作。是故聖帝明王哀而普度。仁人君子憐而設饗。於是乎上元必祭。中元必祭。以至清明之節。霜降之夕。無不有祭。蓋我太祖高皇帝之所諄切。更列聖而不敢替者。又不獨古聖昔王相循已也。而後天下始無幽愁之鬼矣。而豈無謂也哉。何也。聖帝明王與仁人君子皆神人之主也。不有主將何所控訴乎。又何以諧神人而協上帝。通幽明而承天休也。生人之無依者。又是何等。若文王所稱四民。其大概也。死人之無依者。又是何等。若我太祖高皇帝所錄死亡。至詳悉也。是故京則祭以上卿。郡則祭以大夫。邑則祭以百里之侯。至於鄉祭。里祭。村祭。社祭。以及十家之都。咸皆有祭。而唯官祭。則必以城隍之神主之。前此一日。本官先行牒告。臨期詣壇躬請。祭畢。乃敢送神以歸。而後妥焉。此豈無義而聖人爲之哉。此豈諂黷於無祀之鬼。空費牲幣以享無用。而太祖高皇帝肯爲之哉。今茲萬歷丁酉之清明。是夕也。自京國郡國。以至窮鄉下里。莫敢不欽依令典。相隨赴壇而祭。或設位而祭矣。况我沁水。坪上。仁人君子。比屋可封。生人無依。尙仰衣食。鬼苟乏祀。能不望祭乎。所恨羈守一官。重違鄉井。幸茲讀禮先廬。念焄蒿之悽愴。因思親以及親。爲位北郭。請僧諷經。自今夕始矣。凡百無主。

鬼神有飯一飽。無痛乏宗。有錢分授。無爭人我。是所願也。抑余更有說焉。凡爲人。必思出苦。更於苦中求樂。凡爲鬼。必愁鬼趣。更於趣中望生。乃可若但得飽便足。得錢便歡。則志在錢飽耳。何時得離此苦趣耶。醉飽有時。幽愁長在。吾甚爲諸鬼慮之。竊聞阿彌陀經等。金剛經等。諸佛眞言等。衆僧爲爾宣言。再三再四。皆欲爾等度脫鬼倫。卽生人天。或趣佛乘。或皈西方者。誠可聽也。非但欲爾等一飽已也。又聞地藏王菩薩發願欲代一切地獄衆生之苦。此夕隨緣在會。有話須聽。又聞面然大士。統領三千大千神鬼。與爾等相依日久。非不欲盡數超拔爾等。第亦無奈爾等自家不肯何耳。今爾等日夜守着大士。瞻仰地藏菩薩。可謂最得所主矣。幸時時聽其開導。毋終沉迷。則我此壇場。其爲諸鬼成聖成賢。生人生天之場。大非偶也。若是則不但我坪上。以及四境之無祀者。所當敬聽。卽我宗親。并內外姻親。諸凡有人奉祀者。亦當聽信。余言必求早早度脫也。雖有祀與無祀不同。有嗣與無嗣不同。然無嗣者。呼爲無祀之鬼。有嗣者。亦呼爲有祀之鬼。總不出鬼域耳。總皆鬼也。我願一聽此言也。我若狂言無稽。面然大士必罰我。地藏王菩薩必罰我。諸佛諸大聖衆必罰我。諸古昔聖君賢相。仁人君子必罰我。兼我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以及列聖皆當罰我矣。不敢不敢。不虛不虛。謹告。

箕山碑文 代作

篁山庵在江西饒州德興縣介萬山中。其來舊矣。而人莫知。山有靈氣。唐元和間。有張庵孫者。修真得道於此。迨勝國至元。里人胡一真。又於此山修真得道去。相傳至今。山蓋有二真人焉。嗣後山缺住持。庵院幾廢。失今不修。將不免爲瓦礫之場矣。一興一廢。理固常然。旣廢復興。寧獨無待。此僧真空之所爲作也。真空少修戒律。行遊京師。從興聖禪師說戒。比還故里。纔到舟次。忽感異夢。彷彿若見觀音大士。指引入篁山修行者。歸而問人。人莫曉也。真空遂發願。願此生必見大士。乃已。撥草窮源。尋至其地。果見大士儼然在於廢院之中。真空不覺進前拜禮。伏地大哭。於是復矢志誓天。務畢此生之力。修整舊刹。復還故物。苦行齋心。戒律愈厲。居民長者感其至誠。協贊募化。小者輸木石。大者供糴米。未及數年。而庵院鼎新。聖像金燦。朝鐘暮鼓。燈火熒煌。非但大士出現。僧衆有飯。且與山陬野叟。巖畔樵夫。同依佛日。獲大光明。向之悶然莫曉其處者。今日共登道場。皆得同遊於淨土矣。向非真空嚴持有素。則大士必不肯見。夢以相招。又非發願勤渠。禮拜誠篤。則居民又安肯捐身割愛。以成就此大事乎。固知僧律之所係者重也。佛說六波羅蜜。以布施爲第一。持戒爲第二。真空之所以能勸修者。戒也。衆居士之所以布施者。爲其能持戒也。真空守其第二。以獲其第一。而衆居士出其第一。以成其第二。可知持戒固重。而布施尤重也。布施者比持戒爲益重。所謂青於藍也。衆居士可以踴躍讚嘆。同

登極樂之鄉矣。千千萬萬劫。寧復是此等鄉里之常人耶。持戒者甯爲第二而使世人盡居第一。布施波羅蜜極樂道場所謂青出於藍也。僧真空雖居衆人後。實居衆人前。蓋引人以皈西方。其功德益無比也。余是以益爲真空喜也。向兩真人已去。今戒真人復繼之。千餘年間。成三真人。然戒真人念佛勤皈依。切定生西方無疑。它日如見向者兩真人。幸一招之。毋使其或迷於小道。則戒真人之功德益溥矣。余因其不遠數千里。乞言京師。欲將勒石以記。余以此得與西方之緣。戒真人見今度余也。余其可以不記乎。若其中隨力散財之多寡。隨分出力之廣狹。興工於某年月。訖工於某時日。殿宇之宏敞。僧房之幽邃。以至齋堂廚舍井竈之散處。其中最肯協贊之僧衆。最肯竭力之檀越。各細書名實于碑之陰矣。

李生十交

或問李生曰。子好友。今兩年所矣。而不見子之交一人。何曰。此非若所知也。予交最廣。蓋舉一世之人。毋有如予之廣交者矣。子交有十。十交。則盡天下之交矣。何謂十。其最切爲酒食之交。其次爲市井之交。如和氏交易平心。閱氏油價不二。汝交之。我亦交之。汝今久矣。日用而不知也。其三爲遨遊之交。其次爲坐談之交。遨遊者。遠則資舟。近則譚笑。謔而不爲虛。億而多奇中。雖未必其人何如。亦可以樂而忘返。去而見思矣。技能可人。則有若槩師射士棋局畫工。

其人焉。術數相將。則有若天文地理星曆占卜其人焉。其中達士高人。未可卽得。但其技精。則其神王。決非拘牽齷齪卑卑瑣瑣之徒所能到也。聊以與之遊。不令人心神俱爽。賢於按籍索古談道德說仁義乎。以至文墨之交。骨肉之交。心膽之交。生死之交。所交不一人而足也。何可謂予無交。又何可遽以一人索予之交也哉。夫所交真可以託生死者。予行遊天下二十多年。未之見也。若夫剖心析肝相信。意者其唯古亭周子禮乎。肉骨相親。期於無斃。予於死友李維明。蓋庶幾焉。詩有李。書有文。是矣。然亦何必至是。苟能遊心於翰墨。蜚聲於文苑。能自馳騁。不落蹊徑。亦可玩。適以共老也。唯是酒食之交。有則往。無則止。不往。然亦必愛賢好客。貧而整。富而潔者。乃可往耳。愛客爲上。好賢次之。整而潔。又次之。然是酒食也。最日用之第一義也。予唯酒食是需。飲食宴樂是困。則其人亦以飲食爲媒。而他可勿論之矣。故愛客可也。好賢可也。整而潔亦可也。無所不可。故無不不友。而况傾蓋交歡。飲水可肥。無所用媒者哉。已矣。故今直道飲食之事。以識予交遊之最切者。飲食之人。則人賤之。予願交汝。幸勿棄也。

自贊

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詞鄙俗。其心狂癡。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見親熱。其與人也。好求其過。而不悅其所長。其惡人也。旣絕其人。又終身欲害其人。志在溫飽。而自謂伯夷叔齊。質本

齊人而自謂飽道飫德。分明一介不與。而以有莘藉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謂楊朱賊仁。動與物
迕。口與心違。其人如此。鄉人皆惡之矣。昔子貢問夫子曰。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若居
士其可乎哉。

贊劉諧

有一道學。高屐大履。長袖闊帶。網常之冠。人倫之衣。拾紙墨之一二。竊唇脰之三四。自謂
真仲尼之徒焉。時遇劉諧。劉諧者。聰明士。見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
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劉諧曰。怪得羲皇以上聖人。盡燃日
紙燭而行也。其人嘿然自止。然安知其言之至哉。李生聞而善曰。斯言也。簡而當。約而有餘。可
以破疑網而昭中天矣。其言如此。其人可知也。蓋雖出於一時調笑之語。然其至者。百世不能
易。

方竹圖卷

昔之愛竹者。以愛故。稱之曰君。非謂其有似於有斐之君子而君之也。直怫悒無與誰語。
以謂可以與我者。唯竹耳。是故儻相約而謾相呼。不自知其至此也。或曰。王子以竹爲此君。則
竹必以王子爲彼君矣。此君有方有圓。彼君亦有方有圓。圓者常有。而方者不常有。常不常異。

矣。而彼此君之。則其類同也。同則親矣。然則王子非愛竹也。竹自愛王子耳。夫以王子其人。山川土石。一經顧盼。咸爲生色。况此君哉。且天地之間。凡物皆有神。况以此君。虛中直上。而獨不神乎。傳曰。士爲知己用。女爲悅己容。此君亦然。彼其一遇王子。則疎節奇氣。自爾神王。平生挺直。凌霜之操。盡成簫韶鸞鳳之音。而務欲以爲悅己者之容矣。彼又安能孑然獨立。窮年瑟瑟。長抱知己之恨乎。由此觀之。鶴飛翩翩。以王子晉也。紫芝燁燁。爲四皓饑也。寧獨是。龍馬負圖。洛龜呈瑞。儀於舜。鳴於文。獲於魯。叟物之愛人。自古而然矣。而其誰能堪之。今之愛竹者。吾惑焉。彼其於王子不類也。其視放傲不屑。至惡也。而唯愛其所愛之竹。以似之。則雖愛竹。竹固不之愛矣。夫使若人而不爲竹所愛也。又何以愛竹爲也。以故余絕不愛夫若而人者之愛竹也。何也。以其似而不類也。然則石陽之愛竹也。類也。此愛彼君者也。石陽習靜廬山。山有方竹。石陽愛之。特繪而圖之。以方竹世不常有也。石陽將歸。難與余別。持是示余。何爲者哉。余謂予之此君已相隨入蜀去矣。何曾別。

書黃安二上人手冊

出家者。終不顧家。若出家而復顧家。則不必出家矣。出家爲何。爲求出世也。出世。則與世隔。故能成出世事。出家。則與家絕。故乃稱真出家兒。今觀釋迦佛。豈不是見身爲淨飯王之子。

轉身卽居轉輪聖王之位乎。其爲富貴人家。孰與比也。內有耶輸女之賢爲之妻。又有羅喉羅之聰明爲之兒。一旦棄去。入窮山。忍饑凍。何爲而自苦。乃爾也。爲求出世之事也。出世方能度世。夫此世間人。猶欲度之使成佛。況至親父母妻兒哉。故釋迦成道而諸人同證妙樂。其視保守一家之人何如耶。人謂佛氏戒貪。我謂佛乃真大貪者。唯所貪者大。故能一刀兩斷。不貪戀人世之樂也。非但釋迦卽孔子亦然。孔子之於鯉。死也久矣。是孔子未嘗爲子牽也。鯉未死而鯉之母已卒。是孔子亦未嘗爲妻繫也。三桓薦之。而孔子不仕。非人不用孔子。乃孔子自不欲用也。視富貴如浮雲。唯與三千七十。游行四方。西至晉。南走楚。日夜皇皇。以求出世知己。是雖名爲在家。實終身出家者矣。故予謂釋迦佛辭家出家者也。孔夫子在家出家者也。非誕也。今我自視聰明力量。旣遠不逮二老矣。而欲以悠悠之念。證佛祖大事。多見其不自量也。上人又何爲而遠來乎。所幸雙親歸土。妻宜人黃氏又亡。雖有一女。嫁與莊純夫。純夫亦是肯向前努力者。今黃安二上人來。此欲以求出世大事。余何以告之。第爲書釋迦事。又因其從幼業儒。復書孔子生平事以爲譬。欲其知往古。勉將來。以不負此初志而已也。

讀律膚說

淡則無味。直則無情。宛轉有態。則容冶而不雅。沉着可思。則神傷而易弱。欲淺不得。欲深

不得拘於律。則爲律所制。是詩奴也。其失也卑。而五音不克諧。不受律。則不成律。是詩魔也。其失也亢。而五音相奪倫。不克諧。則無色。相奪倫。則無聲。蓋聲色之來。發於情性。由乎自然。是以牽合矯強而致乎。故自然發於情性。則自然止乎禮義。非情性之外。復有禮義可止也。惟矯強乃失之。故以自然之爲美耳。又非於情性之外。復有所謂自然而然也。故性格清徹者。音調自然宣暢。性格舒徐者。音調自然疏緩。曠達者。自然浩蕩。雄邁者。自然壯烈。沉鬱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絕。有是格。便有是調。皆情性自然之謂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然則所謂自然者。非有意爲自然。而遂以謂自然也。若有意爲自然。則與矯強何異。故自然之道。未易言也。

李氏焚書卷之四

雜述

解經題

大佛頂者至大而無外。故曰大。至高而莫能上。故曰頂。至大至高。唯佛爲然。故曰大佛頂也。夫自古自今。誰不從是大佛頂如如而來乎。但鮮有知其因者耳。能知其因。如是至大。如是至高。則佛頂在我矣。然何以謂之至大。以無大之可見。故曰至大也。何以謂之至高。以無高之可見。故曰至高也。不可見不可象。非密而何。人唯不知其因甚密。故不能以密。脩不能以密證。而欲其決了難矣。豈知此經爲了義之密經。此脩爲證明之密脩。此佛爲至大至高不可見不可象密密之佛乎。此密密也。諸菩薩萬行悉從此中流出。無不可見。無不可象。非頑空無用之比也。是以謂之首楞嚴。首楞嚴者。唐言究竟堅固也。究竟堅固不壞則無死無生無了不了之人矣。

書決疑論前

經可解不可解。解則通于意表。解則落於言詮。解則不執一定。不執一定。即是無定。無定則如走盤之珠。何所不可。解則執定一說。執定一說。即是死語。死語則如印印泥。欲以何用也。此書千言萬語。只解得心經中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兩句經耳。經中又不曰。是故空中無色乎。是故無色者。衆色之母。衆色者。無色之色。謂衆色即是無色。則可。謂衆色之外。別無無色。豈可哉。由此觀之。真空者。衆苦之母。衆苦者。真空之苦。謂真空能生衆苦。則可。謂真空不能除滅衆苦。又豈可哉。蓋既能生衆苦。則必定能除滅衆苦無疑也。衆苦熾然生。而真空未嘗生。衆苦卒然滅。而真空未嘗滅。是以謂之極樂法界。證入此者。謂之自在菩薩耳。今以厭苦求樂者。謂之三乘。則心經所云。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又云。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者。皆誑語矣。十法界以佛界與九界並稱。豈可卽以娑婆世界爲佛界。離此娑婆世界。遂無佛界邪。故謂娑婆世界卽佛世界可也。謂佛世界不卽此娑婆世界亦可也。非厭苦。誰肯發心求樂。非喜於得樂。又誰肯發心以求極樂乎。極樂則自無樂。無樂則自無苦。無罣礙。無恐怖。無顛倒夢想。非有苦有罣礙。有恐怖。有顛倒。而見以爲無也。非有智有得。而見以爲無得也。非有因有緣。有苦有集。有滅有道。而強以爲無苦集滅道也。非有空有色。有眼耳鼻舌身意。而強以爲空中無色無眼耳鼻舌身意也。故曰。但有言說。皆無實義。夫經言教也。聖人不得已而有言。故隨言隨掃。亦恐人

執之耳。苟知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則願力慈悲，尤相之大者，生死之甚者，而可藉之以爲安，執之以爲成佛之根本乎。凡有佛，即便有願，即便有慈悲，今但恐其不見佛耳，不患其無佛願，無慈悲心也。有佛而無慈悲大願者，我未之見也。故有佛，即便有菩薩，佛是體，菩薩是用，佛是主人翁，菩薩是管家人，佛是聖天子，菩薩是百執事，誰能離得。若未見佛，而徒興假慈悲，殆矣。

解經文

晦昧者，不明也。不明，卽無明。世間有一種不明自己心地者，以爲吾之真心，如太虛空，無相可得，祇緣色想交雜，昏擾不寧，是以不空耳。必盡空諸所有，然後完吾無相之初，是爲空也。夫使空而可爲，又安得謂之真空哉。縱然爲得空來，亦卽是掘地出土之空，如今之所共見，太虛空耳，與真空總無交涉也。夫其初也，本以晦昧不明之故而爲空，其旣也，反以爲空之故，益晦暗以不明，所謂晦暗，卽是晦昧，非有二也。然是真空也，遇明白曉了之人，真空卽在此，明白之中，而真空未始明白也。苟遇晦暗不明之者，真空亦卽在此，晦暗之中，而真空未始晦暗也。故曰：空晦暗中，唯是吾心真空，特地結起一朵晦暗不明之色，本欲爲空，而反爲色，是以空未及爲，而色已暗結矣。故曰：結暗爲色，於是卽以吾晦暗不明之妄色，雜吾特地爲空之妄想，而身相宛然，遂具蓋吾此身，原從色想交雜而後有也。旣以妄色妄想交雜而爲身，於是攀緣

搖動之妄心。日夕屯聚于身內。望塵奔逸之妄相。日夕奔趣於身外。如衝波逐浪。無有停止。其爲昏擾擾相。殆不容以言語形狀之矣。是謂心相。非真心也。而以相爲心。可與是自迷也。旣迷爲心。則必決定以爲心在色身之內。必須空却諸擾擾相。而爲空之念復起矣。復從爲空結色。雜想以成吾身。展轉受生。無有終極。皆成于爲空之一念。始于晦昧之無明故耳。夫旣迷爲心。是一迷也。復迷謬以爲吾之本心。即在色身之內。必須空却此等心相。乃可嗟嗟。心相其可空乎。是迷而又迷者也。故曰。迷中倍人。豈知吾之色身。泊外而山河。遍而大地。并所見之太虛空等。皆是吾妙明真心中一點物相耳。是皆心相自然。誰能空之邪。心相旣總是真心中所現物。真心豈果在色身之內邪。夫諸相總是吾真心中一點物。即浮漚總大海中一點泡也。使大海可以空却一點泡。則真心亦可以空却一點相矣。何自迷乎。比類以觀。則晦昧爲空之迷惑。可破也已。且真心旣已包却色身。泊一切山河虛空大地諸有爲相矣。則以相爲心。以心爲在色身之內。其迷惑又可破也。

念佛答問

小大相形。是續鶩短鶴之論也。天地與我同根。誰是勝我者。萬物與我爲一體。又誰是不如我者。我謂念佛。卽是第一佛。更不容于念佛之外。復覓第一義諦也。如謂念佛。乃釋迦權宜

接引之法。則所謂最上一乘者。亦均之爲權宜接引之言耳。古人謂佛有悟門。曾奈落在第二義。正仰山小釋迦吐心吐膽之語。後來中峯和尚。謂學道真有悟門。教人百計搜尋。是悞人也。故知此事。在人真實怕死與不耳。發念苟真。則悟與不悟。皆爲戲論。念佛參禪。總歸大海。無容着唇吻處也。

征途與共後語

弱侯之言。蓋爲未得謂得者發耳。若方子及猶爲勇往之時。豈宜以此言進之哉。然吾聞學者未得謂得。真不少也。則卽進之以此言亦宜。夫世間功名富貴。最易埋沒人。余老矣。死在旦夕。猶不免近名之累。况當熱鬧之場。擦粉塗額以悅于人。而肯究心生死。視人世繁華極樂。以爲極苦。不容加乎其身。余又安所求于世也。蓋生死念頭。尙未萌動。故世間參禪學道之夫。亦只如此而止矣。則有鼻孔遼天者。亦足奇也。我願弱侯勿太責之備也。姑置勿論。且摘弱侯敘中語。以與侯商。何如。侯謂聲音之道。可與禪通。似矣。而引伯牙以爲證。謂古不必圖譜。今不必碩師。傲然遂自信者。適足以爲笑。則余實不然之。夫伯牙於成連。可謂得師矣。按圖指授。可謂有譜有法。有古有今矣。伯牙何以終不得也。且使成連而果以圖譜碩師爲必不可已。則宜窮日夜以教之。操何可移之海濱無人之境。寂寞不見之地。直與世之矇者等。則又烏用成連

先生爲也。此道又何與於海。而必之於海。然後可得也。尤足怪矣。蓋成連有成連之音。雖成連不能授之於弟子。伯牙有伯牙之音。雖伯牙不能必得之於成連。所謂音在於是。偶觸而卽得者。不可以學人爲也。矇者唯未嘗學。故觸之卽契。伯牙唯學。故至于無所觸。而後爲妙也。設伯牙不至于海。設至海而成連先生猶與之偕。亦終不能得矣。唯至於絕海之濱。空洞之野。渺無人跡。而後向之圖譜無存。指授無所。碩師無見。凡昔之一切可得而傳者。今皆不可復得矣。故乃自得之也。此其道蓋出于絲桐之表。指授之外者。而又烏用成連先生爲邪。然則學道者可知矣。明有所不見。一見影而知渠。聽有所不聞。一擊竹而成偈。大都皆然。何獨矇師之與伯牙邪。吾願子及如矇師。弱侯如居海上者。於是焉敬以書其後。而題曰征途與共。以歸之。與共者。與共學也。子及以純父爲可與。故征途日與之共學。倘真可與共。則願并以此語與之可。

批下學上達語

學以求達。此語甚不當。旣說離下學。無上達。則卽學卽達。卽下卽上。更無有求達之理矣。而復曰求達。何邪。然下學自是下學。上達自是上達。若卽下學。便以爲上達。亦不可也。而乃曰。學以求達。是果卽下學以求達邪。抑別有求達之學邪。若卽學求達。當如前詰。若別有求達之學。則剜肉作瘡。尤爲擾苗之甚矣。故程伯子曰。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曰便是。則是卽學卽

達也。然又曰：人須是識其真心。夫真心不可以識，識而可以學求乎，不可以學求，則又是離學而後有達也。故謂學以求達者非也。離學者亦非，即學者亦非。然則夫子何自而上達乎？此顏子所以終身苦孔之達矣。不曰即學即達，不曰離學而達，亦不曰學以求達，而但曰下學而上達。何其意圓語圓，令人心領神會，而自默識於言意之中也。今觀洒掃應對，雖下愚之人亦能之，唯不能達乎其上，是以謂之下學也。是以謂之百姓也，是以謂之鄙夫也，是以謂之凡民也。是以謂之但可使由也。至於精義入神，則自然上達矣。上達則爲聰明聖智，達天德之人矣。是以謂之曰：形而上也。謂之曰：可以語上也。謂之曰：君子上達也。雖顏子大賢，猶曰：未達一間。曰：其殆庶幾。況他人哉。則夫子之自謂莫我知，自謂惟天知者，信痛悼之極矣。蓋世之學者，不是日用而不知，則便是見之爲仁智，而能上達者其誰也。夫學至上達，雖聖人有所不知，而凡民又可使知之乎。故曰：吾有知乎哉。雖聖人有所不能，而凡民又可使能之乎。故曰：民鮮能久矣。民之所以鮮能者，以中庸之不可能也。非棄之也。然則下學者，聖凡之所同。夫凡民既與聖人同其學矣，則謂滿街皆是聖人，何不可也。上達者，聖人之所獨，則凡見之爲仁知，與日用而不知者，總是不達，則總是凡民明矣。然則自顏子而下，皆凡民也。可畏也。夫先聖雖欲不慨嘆于由賜之前可得邪。

書方伯兩冊葉

楞嚴唐言究竟堅固也。究竟堅固者是何物。此身非究竟不壞也。敗則歸土矣。此心非究竟不壞也。散則如風矣。聲名非究竟不壞也。天地數終。乾坤易位。古聖昔賢。載籍無存矣。名於何有。聲於何寄乎。切須記取此一着子。何物是堅固。何年當究竟。究竟堅固不壞。是真實語。是虛謬語。是誑人語。若誑人是佛自誑也。安能誑人。千萬參取。

讀若無寄母書

若無母書云。我一年老一年。八歲守你。你既捨我出家也罷。而今又要遠去。你師當日出家。亦待終了父母。纔出家去。你今要遠去。等我死了還不遲。若無答云。近處住一毫也不會替得母親。母云。三病兩痛自是方便。我自不欠掛你。你也安心。亦不欠掛我。兩不欠掛。彼此俱安。安處就是靜處。如何只要遠去以求靜邪。况秦蘇哥從買寺與你以來。待你亦不薄。你想道情。我想世情。世情過得。就是道情。莫說我年老。就你二小孩子。亦當看顧他。你師昔日出家。遇荒年也顧兒子。必是他心打不過。纔如此做。設使不顧。使他流落不肖。爲人笑恥。當此之時。你要脩靜。果動心邪。不動心邪。若不動心。未有此理。若要動心。又怕人笑。又只隱忍過日。似此不管而不動心。與今管他而動心。孰真孰假。孰優孰劣。如此看來。今時管他。迹若動心。然中心安安。

妥妥却不是動心。若不管他迹若不動。然中心隱隱痛痛。却是動心。你試密查你心。安得他好。就是常住。就是金剛。如何只聽人言。只聽人言。不查你心。就是被境轉了。被境轉了。就是你不會安心處。你到不去住心地。只要去住境地。吾恐龍潭不靜。要住金剛。金剛不靜。更住何處邪。你終日要講道。我今日與你講心。你若不信。又且證之。你師如果在境。當住金剛。如果在心。當不必遠去矣。你心不靜。莫說到金剛。縱到海外。益不靜也。卓吾子讀而感曰。恭喜家有聖母。膝下有真佛。夙夜有心師。所矢皆海潮音。所命皆心髓。至言顛撲不可破。回視我輩。傍人隔靴搔之言。不中理也。又如說食示人。安能飽人。徒令傍人又笑傍人。而自不知恥也。反思向者與公數紙。皆是虛張聲勢。恐嚇愚人。與真情實意何關乎。乞速投之水火。無令聖母看見。說我平生盡是說道理害人去也。又願若無張掛爾聖母所示一紙。時時令念佛學道人觀看。則人人皆曉然去念真佛。不肯念假佛矣。能念真佛。卽是真彌陀。縱然不念一句彌陀佛。阿彌陀佛亦必接引。何也。念佛者。必修行。孝則百行之先。若念佛名。而孝行先缺。豈阿彌陀亦少孝行之佛乎。決無是理也。我以念假佛。而求見阿彌陀佛。彼佛當初亦念何佛。而成阿彌陀佛乎。必定亦只是尋常孝慈之人而已。言出至情。自然刺心。自然動人。自然令人痛哭。想若無必然與我同也。未有聞母此言而不痛哭者也。

耿楚空先生傳

先生諱定理字子庸別號楚空諸學士所稱八先生是也諸學士咸知有八先生先生初不自知也而此稱楚空先生傳何也夫傳者所以傳也先生初不待傳而此復爲傳以傳之又何也蓋先生初不待傳而余實不容不爲先生傳者按先生有德不耀是不欲耀其德也有才無官是不欲官其才也不耀德斯成大德矣不用才始稱真才矣人又烏能爲先生傳乎且先生始終以學道爲事者也雖學道人亦不見其有學道之處故終日口不論道然目擊而道斯存也所謂雖不濕衣時時有潤者也莊純夫曾告我曰八先生云吾始事方湛一湛一本不知學而好虛名故去之最後得一切平實之旨於太湖復能收視返聽得黑漆無入無門之旨於心隱乃始充然自足深信而不復疑也唯世人莫可告語者故遂終身不談唯與吾兄天臺先生講論于家庭之間而已故亦遂以天臺爲師天臺亦自謂吾之問學雖有所契然賴吾八弟之力爲多子庸曾問天臺云學庸語孟雖同是論學之書未審何語最切天臺云聖人人倫之至一語最切子庸謂終不若未發之中之一言也余當時聞之似若兩件然者夫人倫之至卽未發之中苟不知未發之中則又安能至乎蓋道至于中斯至矣故曰中庸其至矣乎又曰無聲無臭至矣歲壬申楚空遊白下余時懵然無知而好談說先生默默無言但問余曰學貴自

信。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又怕自是。故又曰。自以爲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試看自信與自是有何分別。余時驟應之曰。自以爲是。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不自以爲是。亦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楚空遂大笑而別。蓋深喜余之終可入道也。余自是而後。思念楚空不置。又以未得見天臺爲恨。丁丑入滇。道經團風。遂舍舟登岸。直抵黃安。見楚空。并睹天臺。便有棄官留住之意。楚空見余蕭然。勸余復入。余乃留吾女并吾壻莊純夫于黃安。而因與之約曰。待吾三年滿。收拾得正四品祿俸歸來。爲居食計。卽與先生同登斯岸矣。楚空牢記吾言。教戒純夫學道甚緊。吾女吾壻。天臺先生亦一以己女己壻視之矣。嗟嗟。予敢一日而忘天臺之恩乎。旣三年。余果來歸。奈之何。聚首未數載。天臺卽有內召。楚空亦遂終天也。旣已戚戚無懽。而天臺先生亦終守定人倫之至。一語在心。時時恐余有遺棄之病。余亦守定未發之中一言。恐天臺或未窺物始。未察倫物之原。故往來倫辯。未有休時。遂成扞格。直至今日耳。今幸天誘我衷。使予舍去未發之中。而天臺亦遂頓忘人倫之至。乃知學問之道。兩相舍。則兩相從。兩相守。則兩相病。勢固然也。兩舍。則兩忘。兩忘。則渾然一體。無復事矣。余是以不避老。不畏寒。直走黃安。會天臺于山中。天臺聞余至。亦遂喜之若狂。志同道合。豈偶然耶。然使楚空先生而在。則片言可以折獄。一言可以回天。又何至苦余十有餘年。彼此不化。而後乃覺邪。設使未十年。而余遂死。余終可以不化邪。

余終可以不與天臺合邪。故至次日。遂同其子汝念。往拜先生之墓。而先生之墓木拱矣。余既痛九原之不可作。故特爲此傳。而連書三紙以貽之。第一紙以呈天臺。志余喜也。第二紙付汝念。汝思。使告而焚之。先生之墳。志余恨也。第三紙特寄子健于京。志余喜而且恨。恨而又喜也。蓋子健推愛兄之心。以及我。可謂無所不至矣。故爲傳傳余意。以告先生云。

敬少時多病。貪生無術。藉楚空兄介紹。得受業于耿天臺先生之門。先生雖知余學沉于二氏。然愛余猶子也。繼因往來耿宅。得與李卓吾先生遊。心切師事之。兩先生以論道相左。今十餘年矣。敬居其間。不能贊一辭。口含黃蘗。能以氣向人乎。唯恨楚空兄早逝耳。三日前。楚空得長郎汝念書。汝念以送莊純夫到九江。專人馳書白下。報喜於余云。兩先生已聚首。語甚歡契。越三日。則爲十二月二十九。余初度辰也。得卓吾先生寄所著楚空先生傳。述兩先生契合本末。且悉。余讀之。不覺淚下。曰。兩先生大而化矣。乃適以今日至。豈非余更生辰邪。抑楚空先生復作也。因手書而梓之。板成。以付汝念及余壻汝思。周思敬跋。

附周友山爲明玉書法語

萬壽寺僧明玉。事溫陵李長者日久矣。長者本爲出世故來此。然世人方履人間世。日夜

整頓人世事。尙無休時。而暇求出世之旨。以事出世之人乎。雖出家兒猶然。何況在家者。且長者性方行獨。身世孤單。生平不愛見俗人。聞俗語。以故身世益孤。唯愛讀書。讀書每見古忠臣烈士。輒自感慨流涕。故亦時時喜聞人世忠義事。不但以出世故來見長者。長者方喜之若。或有以真正的實忠義事來告。長者亦無不喜也。是故明玉和尚喜以興福寺開山第一祖無用事告長者云。興福寺古刹也。無用方僧也。無用遊方。來至其寺。憫寺僧之衰殘。忿居民之侵害。持竹鎗。連結果一十七條性命。然後走縣自明。詣獄請死。縣令憐之。欲爲出脫。無用不從。遂卽自刎。寺僧感其至性。能以身護法。以死衛衆。遂以此僧爲開山第一祖。至今直寺者。守其規程。不敢少犯。長者聞之。歡喜無量。叫明玉而言曰。爾莫輕易說此僧也。此僧若在家。卽真孝子矣。若在國。則真忠臣矣。若在朋友。則真義士矣。能肯學道參禪。則真出世丈夫。爲天人師佛矣。可輕易也耶。蓋天地間。只有一副真骨頭耳。不問在世出世。但有此百事無不成辦也。明玉之告長者。并長者之語明玉。如此。今年春。明玉爲興福寺直歲僧。來求法語于余。余因以得聞長者之語。遂語明玉曰。卽此是法語矣。又何求乎。苟直歲僧聞此語。別能念祖德也。繼繼繩繩。山門不墜矣。苟合寺僧聞此語。則毋忘祖功也。歲歲年年。規程一如矣。况因此得聞長者之風。頓明出世大事乎。明玉可

卽以此語登之于軸。懸之于直寺方丈之室。庶幾合寺僧衆。雲遊道侶。過而讀焉。或有真正骨頭者。急來報我。我將攜以見長者。俾長者不至孤單也。

題關公小像

古稱三傑。吾不曰蕭何韓信張良。而曰劉備張飛關公。古稱三友。吾不曰直諒與多聞。而曰桃源三結義。嗚呼。唯義不朽。故天地同久。况公皈依三寶。於金仙氏爲護法伽藍。萬億斯年。作吾輩導師哉。某也四方行遊。敢曰以公爲速。唯其義之。是以儀之。唯其尙之。是以像之。

三大士像議 絕世之談

觀世音像。高一尺四寸。文殊像。高一尺二寸。面俱向南。而意思實時時照觀世音。獨普賢像。高一尺二寸。面正向。如觀世音。然而跌坐磐石。則如文殊。普賢與文殊。二大菩薩所坐石崖。比觀世音坐。俱稍下三四寸。俱相去一尺九寸。羅漢等像。俱高六七寸。有行立起伏不同。觀音坐。出石崖一尺三寸。文殊普賢坐。出石崖一尺一寸。別有玲瓏山石。覆罩其頂。俱出崖三尺四寸。直至橫斷崖遂止。高處直頂穿山穴。石崖自東來。至正中。亦遂止。觀世音旁有善財。執花奉獻。崖又稍斷。復起一陡崖。轉向正中坐。坐文殊師利。又自西斜向東。連生兩崖。一崖建塔。一崖坐普賢。卽此三坐。上方迢遞透迤。或隱或現。或續或絕。俱峻險古怪。則羅漢等往來其間。用心

如意塑出。用上好顏料裝成。卽有賞。不明則告佛菩薩。卽汝罰也。時有衆僧共見。曰崖上菩薩。法身莫太小麼。和尚曰。只有山藏人。口口口口山。後菩薩像出。和尚立視良久。教處士曰。三大士總名菩薩。用處亦各不同。觀音表慈。須面帶慈容。有憐憫衆生。沒在苦海之意。文殊表智。凡事以智爲先。智最初生。如少男然。面可悅澤豐滿。若喜慰無盡者。普賢表行。須有辛勤之色。恰是諸行未能滿足其願。若知此意。則菩薩真身自然出現。可使往來瞻仰者。頓發菩提心矣。豈不大有功德哉。不但爾也。卽女平生塑像以來。一切欺天誑人之罪。皆得鎖殞矣。時有一僧對曰。也要他先必有求懺悔之心。乃可。和尚呵之曰。此等腐話。再不須道。處士金姓。眇一目。視瞻不甚便。而心實平穩。可教。像之面目。有些不平整。和尚每見。輒嘆以爲好。豈非以其人乎。抑所嘆在驪黃之外也。衆佛實不知故。因和尚歸方丈。卽指令改正。和尚大叫曰。叫女不必改。如何又添改也。金處士牙顫手搖。卽答云。非某甲意。諸人教戒某也。林時亦在旁。代啓和尚曰。比如菩薩鼻不對嘴。面不端正。亦不可改正乎。和尚忻然笑曰。爾等怎解此個道理。爾試定睛一看。當時未改動時。何等神氣。何等精采。但有神。則自活動。便是善像佛菩薩者矣。何必添補令好看也。好看是形。世間庸俗人也。活動是神。出世間菩薩乘也。好看者。致飾於外。務以悅人。今之假名道學是也。活動者。真意實心。自能照物。非可以肉眼取也。適居士楊定見攜寶石至。和尚

呼侍者取水淨洗。因置一莖草於淨几之上。取石吸草。以辨真不。蓋必真。乃可以安佛菩薩面頂肉髻也。乃石竟不吸草。和尚乃覺曰。寶石不吸腐草。磁石不引曲鍼。自古記之矣。快取一莖新草來投之。一投卽吸。和尚喜甚。曰。石果真矣。此非我喜真也。佛是一團真者。故世有真人。然後知有真佛。有真佛。故自然愛此真人也。唯真識真。唯真逼真。唯真念真。宜哉。然則不但佛愛此真石。我亦愛此真石也。不但我愛此真石。卽此一粒真石。亦惓惓欲人知其爲真。而不欲人以腐草誣之。以爲不真也。使此真石。遇腐人投腐草。不知其性。則此石雖真。畢竟死于腐人之手。決矣。佛像菩薩坯胎已就。處士長跪合掌而言曰。請和尚看安五臟。和尚笑曰。且住。我且問爾。爾曾留有後門不。若無門。卽有腹臟。屎從何出。所以你們愚頑。未達古人立像之意。古人立像。以衆生心散亂。欲使之覩佛皈依耳。佛之心肝五臟。非佛罔知。豈是爾等做得出也。且夫世之塑神者。必安五臟。穿七孔。何也。爲求其靈而應也。庶幾祈福得福。祈免禍得免禍也。此世人塑神事神之本意也。若我與諸佛菩薩。則不然。若我以諸佛菩薩爲心。則吾心靈。衆僧若以諸佛菩薩爲心。則衆僧心靈。借佛菩薩像。以時時考驗自己心靈。不靈而已。靈則生。不靈則死。是佛菩薩之腹臟。常在吾也。處士又曰。某日開光。須用活雞一隻。刺血點目睛。和尚曰。我這裏佛自解放光。不似世上一等魍魎匠。魍魎僧。巧立名色。誑人錢財也。爾且去用心粧出。令一切人

見之無不生渴仰心。頓捨深重恩愛苦海。立地欲求安樂解脫。大光明彼岸。卽爾塑事畢矣。我願亦畢矣。無多言。再無多言。故至今未安五臟。未開光。然雖未開光。而佛光重重照耀。衆僧見之。無不渴仰。至五月五日。和尚閒步廊下。見粧嚴諸佛菩薩及韋馱尊者像。嘆曰。只這一塊泥。塑佛成佛。塑菩薩成菩薩。塑尊者成尊者。欲威則威。欲慈則慈。種種變化成就俱可。孰知人爲萬物之靈。反不如一泥。把土塊乎。任爾千言萬語。千勸萬諭。非聾卽啞。不聽之矣。果然哉。人之不如一土木也。懷林時侍和尚。請曰。和尚以人爲士。人聞之必怒。以土比人。人聞之必以爲太過。今乃反以人爲不如土木。則其以和尚爲胡說亂道。又當何如也。然其實真不如也。非太過之論也。記得和尚曾嘆人之不如狗矣。謂狗終身不肯背生人也。又讀孫堅義馬傳。曾嘆人之不如馬矣。以馬猶知報恩。而人則反面無情。不可信也。今又謂人更土木之不如。則凡有情之禽獸。無情之土木。皆在人上者。然則天亦何故而生人乎。噫。此非爾所知也。人之下者。禽獸土木不若。固也。人之上者。且將咸若禽獸。生長艸木。又豈禽獸艸木可得同乎。我爲下下人說。不爲上上人說。林復請曰。上下亦何常之有。記得六祖大師有云。下下人有上上智。有上上智。則雖下亦上。上上人有沒意智。沒意智。則雖上亦下。上下之位。固無定也。噫。以此觀之。人決不可以不慎矣。一不慎卽至此極。頓使上下易位。我與子從今日始。可不時時警惕乎。沙彌懷林記。

代深有告文時深有遊方在外

龍澤湖芝佛院奉佛弟子深有謹以是年日月禮拜梁皇經懺以祈赦過宥愆事念本院諸僧雖居山林曠野而將就度日不免懶散苟延心雖不敢以遂非性或偏護而祇悔夫出家修行者必日乾而夕惕庶檀越修供者俱履福而有功早夜思惟實成虛度縱此心凜凜不敢有犯而衆念紛紛能無罔知但一毫放過卽罪同丘山或萬端起滅便禍在旦夕乎深有等爲此率其徒若孫敬告慈嚴慈以憫衆生之愚願棄小過而不錄嚴以待後日之譴姑准自改而停威則萬曆二十一年十月以前已蒙滿刷而從今二十一年十月以後不敢有違矣

又告

切以誦經者所以明心見性禮懺者所以革舊鼎新此僧家遵行久矣皆以歲之冬十月十五日始以次年春正月十五日終自有芝佛院以來龍潭僧到今不知凡幾誦而凡幾懺矣而心地竟不明罪過竟不免何哉今卓吾和尚爲塔屋於茲院之山以爲他季歸成之所又欲安期動衆禮懺誦經以爲非痛加懺悔則誦念爲虛文非專精念誦則禮懺爲徒說故此兩事僧所兼修則此會期僧家常事也若以兩者目爲希奇則是常儀翻成曠典如何可責以寡過省愆之道望以明心見性之理乎謂宜於每歲十月通以爲常否則每一期會必先起念先起

念已。然後舉事。既舉事已。然後募化。既募化已。然後成就。如此艱辛。謂之曠典。不亦宜乎。從今以後。不如先期募化。有緣菩薩。隨其多寡。以爲資糧。但得二時無饑。即可百日聚首。於是有僧常覺。慨然任之。不辭酷烈之暑。時遊有道之門。不憚跋涉之勤。日履上聖之室。升合不問。隨其願力。無不頓發菩提妙心。擔荷而來。因其齋糧。可使隨獲菩提妙果。誦經者明心。而施主以安坐。自收善報。禮佛者懺罪。而施主以粒米。遂廣福田。不唯衆僧不致虛度。雖衆施主亦免唐捐。常覺之功。不既溥乎。但如此歲歲季季。則衆僧有福。施主有福。常覺亦有福。恐以我爲妄語。故告佛使明知之。

禮誦藥師告文

余兩季來。病苦甚多。通計人生大數。如我之季。己是死期。既是死期。便與以死。乃爲正理。如何不賜我死。反賜我病乎。夫所以賜之病苦者。謂其數未至死。尙欲留之在世。故假病以苦之。使之不得過于自在快活也。若我則該死之人。壽至古稀。一可死也。無益於世。二可死也。凡人在世。或有未了業緣。如我則絕無可了。三可死也。有此三可死。乃不卽我死。而更苦我病何也。聞東方有藥師瑠璃光王佛。發大弘願。救拔病苦衆生。使之疾病涅槃。卓吾和尚於是普告大衆。趁此一百二十日期會。諷經拜懺道場。就此十月十五日起。先誦藥師經一部。四十九卷。

爲我祈求免病。想佛願弘深。決不虛妄也。夫以佛願力。而我不求。是我罪也。求佛而佛不理。是不慈也。求佛而佛或未必知。是不聰也。非佛也。吾知其決無是事也。願大衆爲我誠心念誦。每月以朔望日念此經。共九朔望。念經九部。嗚呼。誦經至九部。不可謂不多矣。大衆之殷勤。不可謂不虔矣。如是而不應焉。未之有也。但可死不可病。苦口丁寧。至三再三。願佛聽之。

移住上院邊廈告文

龍湖芝佛陀佛殿之後。因山蓋屋。以爲卓吾藏骨之室。蓋是屋時。卓吾和尚往湖廣會城。居士楊定見。及常住僧常中常通等告神爲之。逮和尚歸。又告神添蓋兩廂。及前廊邊兩廈。艸艸成屋。可居矣。和尚但念力出衆人。成此大屋。宴然居之。不特心神不安。面貌且有厚顏也。屋成。遂題扁懸其額。曰阿彌陀佛殿。中塑西方接引佛一尊。高一丈二尺。以爲院僧三時念佛瞻像歸依之地。南向廂房三間。塑起普陀懸崖坐觀世音菩薩於崖石波濤之上。以顯急苦難大慈悲之力。使衆僧有所依怙。不生怖畏。前廊五間。中間塑韋馱尊者金像一區。連座高九尺。專賴其擁護。僧衆使精勤者獲利益。怠昏者用一杵。故扁其額曰護法尊者之殿。而觀音則直書南無觀世音菩薩七字而已。殿之東西。供養達磨伽藍二像。門樓北上。其神在上南向。則爲執金剛神。專聽護法尊者主使。有此種種慈悲。威嚴佛菩薩真容。則和尚借佛背後半間丈室以

藏骨心亦安矣。今尙未塑佛。未敢入居正室。且亦未敢謝土。何也。木之攻未得止。則動土之事尙有勞也。但欲擇日入居邊廈。不得不告。

禮誦藥師經畢告文

和尙爲幸免病喘。結經謝佛事。念今日是正月十五之望日。九朔望。至今日是爲已足。九部經。於今日是爲已完。誦經方至兩部。我喘病卽減九分。再誦未及四部。我忍口便能齋素。齋素旣久。喘病愈痊。喘病旣痊。齋素益喜。此非佛力。我安能然。雖諷經衆僧。虔恪無比。實藥王菩薩憐憫重深。和尙不勝禮謝禱告之至。和尙再告。有小僧常通。見藥師如來卽愈我疾。亦便發心。隨壇接諷。祈瘡口之速合。乃肅躬而致虔。以此月十六之朝。請大衆諷經一部。嗚呼。佛乃三界之大父。豈以僧無可取而遂棄之。况我實諸佛之的嗣。又豈忍不以我故而不理也。念此僧雖非克肖。在僧中亦無大愆。鍾磬齊臻。鼓鉢動響。經聲昭徹。佛力隨施。兩年未愈之瘡。藥王一旦加被。何幸如之。爲此代懇。不勝瞻依。

代常通病僧告文

龍湖僧常通。爲因病瘡苦惱。禮拜水懺。祈佛慈悲事。重念常通自從出家。卽依三寶。叵耐兩年以來。痰瘤作祟。瘡疼久纏。醫藥徒施。歲月靡效。咸謂必有冤業。恐非肉眼能醫。倘求一時

解除。須對法王懺悔。第願微末。何緣上達於彼蒼。縱出至誠。未必降臨於下地。歷觀前劫。想不能如悟達師之戒律精勤。重重十世。以爲高僧。俯念微軀。又不如歌利王之割截身體。節節支解。而無嗔恨。舉足下足。罔非愆尤。日增月增。無可比喻。因忍痛以追思。或明知而故犯。彼已往其奈之何。恐將來當墮無間。所賴衆弟兄等。同心一意。頓興炙艾分痛之真情。因病生憐。遂起借花獻佛之妄念。以是吉日。禮拜懺文。仗諸佛爲證明。一懺更不再懺。對大衆而發誓。此身卽非舊身。若已滅罪而更生。何異禽獸。倘再悔罪而復懺。甘受誅夷。伏願大慈大悲。曲加湔刷。大雄大力。直爲洗除。法水暗消。瘡口自合。此蓋佛菩薩憫念保持之恩。與衆弟兄殷勤禮拜之致也。

安期告衆文

一常住中。所有事務。皆是道場所作。不苟盡屬修行。唯愚人不信。不肖者苟且。須賴師長教督之耳。今師不知教督。其徒又不畏慎。則所有事務。令誰爲之。必至于廢弛荒散而已。尙賴一二徒子徒孫之賢者。自相協力。故龍湖僧院得以維持到今。然中間不無偷惰成性。必待呼喚而後作者。或恃頑不理。雖呼喚之而亦不爲者。未免有三等僧衆在內。則雖欲不荒散。終不可得矣。夫此間僧衆。約有四十餘人。各人又受徒子。徒子又收徒孫。日益月增。漸久遂成大叢。

林而皆相看不肯作務。則雖有一二賢者。其奈之何。况今正當一百二十日長期。大眾雲集。十方檀越。四海龍象。其來瞻禮者乎。爲此將本院僧衆。分爲三等。開列于後。庶勤惰昭然。務化惰爲勤。以成善事。報施主之德。助師長之化。結將來之果。咸在於茲矣。勤者。龍象也。懶者。無志也。若安坐而食十方之食。雖呼喚亦不作者。無恥也。皆賴賢師長委曲勸誘之。故有師長。則責師長。若師長亦無之奈何。則責韋馱尊者。尊者輕則一杵。重則三杵畢矣。尊者勿謂我太嚴也。唯佛至細至嚴。所以謂之大慈大悲。故經曰楞嚴。又曰華嚴。嚴者所以成悲也。爾韋馱又不可不知也。勿太酸澀。佛法不是腐爛之物。第一等勤行僧有八。此八衆。余所親見者。其常川作務。不避寒暑。勞苦極矣。第二等躲懶僧衆三名。第三等奸頑僧衆一名。此二等三等之衆。據我目見如此耳。若懶而能勤。頑而能順。卽爲賢僧矣。但常住徒有人食飯。無人作務。且人數雖多。皆非是作重務之人。則此十餘衆者。可不加勤哉。努力向前。毋受尊者之杵可也。

告土地文

自庚寅動工以來。無日不動爾土。無歲不勞爾神。唯爾有神。凡百有相。遂使羣工竭力。衆僧盡心。以致佛殿告成。塔屋亦就。日今跌坐直上。則西方阿彌陀佛。一軀也。金碧輝煌。宛有大貴相矣。瞻仰而來者。能無頓興念佛念法之心乎。卓立在前。則護法韋馱尊者威容也。金甲

耀光已手降魔寶杵矣。專修淨業者。能無更堅不懈不退之志乎。又况觀音勢至咸唱導於吾前。更有文殊普賢同啓迪于吾後。懸崖千丈。友羅漢直抵上方。少室無餘。面達摩猶在東壁。誰無緩急。大士卽是救苦天尊。孰識平生。雲長尤是護法伽藍。黑海有門。唯法無門。現普陀於眼底。上天有路。唯道無路。觀靈山在目。中十界同虛。判念能分。龍虎六牕。寂靜一棒。打殺猢猻。從茲。纒纒繩繩。咸願師師濟濟。務同一念。莫有二心。則卓吾之廬。卽是極樂淨土。龍湖上院。徧是華嚴道場矣。此雖仗佛之賜。實亦爾相之能。故特塑爾之神。使與司命並列。虔恭致齋。不酒不肉。殷勤設素。匪葷匪腥。唯茶果是陳。只疏飯以供。名香必爇。願與司命齊意。好花用獻。當聽韋馱指麾。有惡則書。見過速錄。細微畢舉。毋曰我供汝也。而有阿私。小大同登。毋曰衆汝敬也。而有偏黨。幽明協贊。人神同欽。則爾土有力。帝將加升。長守此湖。永相依附矣。

告佛約束偈

龍湖芝佛上院。從新創立道場。上殿阿彌陀佛。下殿韋馱尊者。特地接引衆生。不是等閒作伴。觀音文殊普賢。悲智行願交參。從今皈依得地。皆賴信女善男。韋馱尊者何爲。寶杵當頭立斷。毫髮分明可畏。尤勿容易等閒。爲此與衆約束。不緊不嚴不慢。四時不須起蚤。黎明報鍾方好。清蚤金剛一卷。春夏秋冬一樣。二鼓念佛一千。冬春二時爲然。休夏依時自恣。不是做古

模賢。但記誦經念佛。緊閉門戶。莫忽。恐惹閒人雜沓。致使誦念閒歇。早晨報鍾甫畢。便入諸殿。上香。上香必須鳴磬。磬動知是行香。失磬定是失香。面佛罰跪半嚮。大眾聞鍾齊起。急忙整頓衣裳。嗽洗諸事各訖。沙彌如前撞鍾。首衆即便領衆。以次合掌致恭。前後不得參差。先行拜禮。韋馱。然後觀音上殿。虔恭禮拜一偏。上殿鋪設經卷。高聲跪誦金剛。誦罷齋畢。何爲。依舊諷讀法華。每歲三冬無事。日日華嚴一卷。不許妄期抄化。擾害菩薩善良。但得二時粥飯。便當吃緊思量。如果粥飲不繼。沿門持鉢可也。但知聽其自至。便知爲僧便宜。爲僧不須富貴。富貴不須爲僧。爲僧爲已生死。人死於已何與。何必哀死弔喪。替人慶生喜旺。無故遨遊街市。及自上門上戶。不許赴請誦經。不許包攬經誦。不許諷誦玉經。公奪道人衣鉢。不許私習應付。侵占萬壽僧飯。不許放債生利。不許買賤賣貴。一切富貴心腸。盡付龍湖流水。須知回頭無多。縱使忍饑不久。不聞衣祿分定。非人智力能求。何況一身一口。何必過計私憂。自謂是佛弟子。却學市井下流。自謂禪僧無比。獨坐高貴上頭。猶然蠅蠅狗狗。無人替代爾羞。我勸諸人莫錯。快急念佛修福。但移此心念佛。便是清涼極樂。

二十分識

有二十分見識。便能成就得十分才。蓋有此見識。則雖只有五六分才料。便成十分矣。有

二十分見識。便能使發得十分膽。蓋識見既大。雖只有四五分膽。亦成十分去矣。是才與膽皆因識見而後充者也。空有其才而無其膽。則有所怯而不敢。空有其膽而無其才。則不過冥行妄作之人耳。蓋才膽實由識而濟。故天下唯識爲難。有其識。則雖四五分才與膽。皆可建立而成事也。然天下又有因才而生膽者。有因膽而發才者。又未可以一概也。然則識也。才也。膽也。非但學道爲然。舉凡出世處世。治國治家。以至於平治天下。總不能舍此矣。故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智卽識。仁卽才。勇卽膽。蜀之譙周。以識勝者也。姜伯約以膽勝而無識。故事不成而身死。費偉以才勝而識次之。故事亦未成而身死。此可以觀英傑作用之大略矣。三者俱全。學道則有三教大聖人在。經世則有呂尙管夷吾張子房在。空山岑寂。長夜無聲。偶論及此。亦一快也。懷林在旁。起而問曰。和尚於此三者何缺。予謂我有五分膽。三分才。二十分識。故處世僅僅得免於禍。若在參禪學道之輩。我有二十分膽。十分才。五分識。不敢比於釋迦老子明矣。若出詞爲經。落算驚人。我有二十分識。二十分才。二十分膽。嗚呼。足矣。我安得不快乎。雖無可語者。而林能以是爲問。亦是空谷足音也。安得而不快也。

因記往事

向在黃安時。吳少虞大頭巾。曾戲予曰。公可識林道乾否。蓋道乾居閩廣之間。故凡戲閩

人者必曰林道乾云。予謂爾此言是罵我邪。是贊我邪。若說是贊。則彼爲巨盜。我爲清官。我知爾這大頭巾。決不會如此稱贊人矣。若說是罵。則予是何人。敢望道乾之萬一乎。夫道乾橫行海上三十餘年矣。自浙江南直隸以及廣東福建數省。近海之處。皆號稱財賦之產。人物隩區者。連年遭其荼毒。攻城陷邑。殺戮官吏。朝廷爲之旰食。除正刑都總統諸統文武大吏外。其發遣囚繫遠至道路而死者。又不知其幾也。而林道乾固橫行自若也。今幸聖明在上。刑罰得中。倭夷遠遜。民人安枕。然林道乾猶然無恙如故矣。稱王稱霸。衆願歸之。不肯背離。其才識過人。膽氣壓乎羣類。不言可知也。設使以林道乾當郡守二千石之任。則雖海上再出一林道乾。亦決不敢肆。設以李卓老權替海上之林道乾。吾知此爲郡守林道乾者。可不數日而卽擒殺李卓老。不用損一兵費一矢爲也。又使卓老爲郡守時。正當林道乾橫行無當之日。國家能保卓老決能以計誅擒林道乾。以掃清海上數十年之逋寇乎。此皆事之可見者。何可不自量也。嗟乎。平居無事。只解打恭作揖。終日匡坐。同於泥塑。以爲雜念不起。便是真實大聖大賢人矣。其稍學姦詐者。又攙入良知講席。以陰博高官。一旦有警。則面面相覷。絕無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爲能明哲。蓋因國家專用此等輩。故臨時無人可用。又棄置此等輩。有才有膽有識之者而不錄。又從而彌縫禁錮之。以爲必亂天下。則雖欲不作賊。其勢自不可爾。設國家能用之爲郡

守令尹。又何止足當勝兵三十萬人已邪。又設用之爲虎臣武將。則闔外之事。可得專之。朝廷自然無四顧之憂矣。唯舉世顛倒。故使豪傑抱不平之恨。英雄懷罔措之戚。直驅之使爲盜也。余方以爲痛恨。而大頭巾乃以爲戲。予方以爲慚愧。而大頭巾乃以爲譏。天下何時太平乎。故因論及才識膽。遂復記憶前十餘年之語。吁。必如林道乾。乃可謂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膽者也。某曰。如此則林道乾無識乎。無識安能運才膽而決勝也。夫古之有見識者。世不我知。時不我容。故或隱身於陶釣。或混跡於屠沽。不則深山曠野。絕人逃世而已。安肯以身試不測之淵也。縱多能足以集事。然驚怕亦不少矣。吾謂當此時。正好學出世法。直與諸佛諸祖同遊戲也。雖然。彼亦直以是爲戲焉耳。以彼識見。視世間一切大頭巾人。舉無足以當於懷者。蓋逆料其必不能如我何也。則謂之曰。二十分識亦可也。

四海

丘文莊謂自南越入中國。始有南海。而西海竟不知所在。余謂禹貢言聲教訖於四海者。亦只是據見在經歷統理之地。而紀其四至耳。所云四海。卽四方也。故又曰。四方風動。則可見矣。豈真有東西南北之海。如今南越之海。的然可觀者哉。今據見在四方論之。四川天下之正西也。雲南則天下之西南。陝西則天下之西北。一正西。一西北。一西南。皆不見有海也。由陝西

而山西據大勢則山西似直正北之域矣。而正北亦無海也。唯今薊遼鄰山東始有海。從此則山東爲東方之海。山東抵淮揚蘇松以至錢塘寧紹等處始爲正東之海。東甌至福建則古閩越地也。稍可稱東南海矣。廣東卽南越地。今其治爲南海郡。盡以爲正南之海矣。不知閩廣壤接亦僅可謂之東南海耳。由此觀之。正西無海也。正北無海也。正南無海也。西北西南以至東北皆無海。則僅僅正東與東南角一帶海耳。又豈但不知西海所在邪。且今天下之水皆從西出。西水莫大於江漢。江有四。有從岷來者。有從沱來者。有從黑白二水來者。漢有二。有從嶓冢來者。有從西和徼外來者。此皆川中之水。今之所指以謂正南可也。水又莫大於黃河。黃河經過崑崙。崑崙乃西蕃地。是亦西也。離雲南之地。今皆指以爲西南。然雲南之水盡流從川中出。則其地高於川中可知矣。高者水之所瀉。流之所始。而東南一海咸受之。則海決在下流之處。雲南四川山陝等去海甚遠。皆可知也。雲南川陝之外。其地更高。又可知也。不然何以不順流而西。往彼西海。而乃迢遞逶迤盡向東南行邪。則知以四川爲正西者。亦就四方之勢概言之耳。今雲南三宣府之外。有過洋闊機大布。道自海上來者。此布我閩中常得之。則雲南旋遶而東。又與福建同海。則雲南只可謂之東南。而不得謂之西南。又可知矣。吾以是觀之。正南之地。尙未載之輿圖。况西南邪。故余謂據今人所歷之地勢而論之。尙少正南與西南正西與西北。

正北與北東諸處者。以不見有海。故卜之也。以天下三大水。皆從川中出。卜之。而知其難以復尋。西海於今之世也。西海既不可尋。則又何名何從而祀海也。然則丘文莊欲祀北海於京之東北。楊升菴欲祀西海於滇之西南。皆無義矣。其誰享之。嗚呼。觀於四海之說。而後知世人之所見者小也。况四海之外哉。

八物

嘗謂君子無怨。唯小人有之。君子有德必報德。而小人無之。夫君子非無怨也。不報怨也。非不報怨也。以直報怨也。苟其人可惡而可去。則報之以可惡可去之道焉。苟其人可好而可用。則報之以可好可用之道焉。其惡而去之也。好而用之也。直也。合天下之公。是也。其或天下不知惡而去之好而用之也。而君子亦必去之必用之。是亦直也。合天下之公理也。夫是之謂以直。既謂之直。則雖無怨於我者。亦必如是報之矣。則雖謂聖人未嘗報怨焉。亦可也。若曰。以德報怨。則有心矣。作偽矣。聖人不爲也。至於人之有德於我者。則志在必報。雖以聖人爲有心。爲私厚不計矣。何也。聖人義重者也。義重故定可以託孤。而况託知己之孤乎。義重故可以寄命。而况寄有德之命乎。故曰。以德報德。唯其人必報之德。此世道所以攸賴。國家所以有託。綱常所以不墜。人倫所以不滅也。若小人非不報德也。可報則報。不可報則亦已。而勿報。顧他日

所值何如耳。苟禍患及身，則百計推託，逃避無影矣。雖有德將安知乎？唯有報怨一念，則終始不替。然苟勢盛於我，財多於我，我又可藉之以行立，則怨反爲德，又其常也。蓋十百千萬咸如斯也。君子此小人界限之所以判也。故觀君子小人者，唯觀其報怨報德之間而已。故余嘗以定此古今君子小人，而時時對人言之不省也。除此之外，君子小人有何分別乎？吾見在小人者更爲伶俐而可用也。或曰：先生旣如此說矣，何先生之待小人也過嚴，而惡惡執怨也反過甚乎？予曰：不然。我之惡惡雖嚴，然非實察其心術之微，則不敢有惡也。縱己惡其人，苟其人或又出半言之善焉，或又有片行之當焉，則我之舊怨盡除，而親愛又隨之矣。若其人果賢，則初未嘗不稱道其賢，而欲其亟用之也。何也？天之生才實難，故我心唯恐其才之不得用也。曷敢怨也？是以人雖怨我，而欲害我報我者終少，則以我心之直故也。或曰：先生之愛才誠然矣，然其始也取人太廣，愛人太驟，其旣也弃人太急，而終之收錄人也亦太狹，曷不論定而後賞，勿以始廣而終狹乎？吁，不然也。夫人實難知，故吾不敢以其疑似而遂忽之。是故則見以爲廣，而真才難得，故吾又不敢以疑似而遂信之。是故則見以爲狹耳。若其入眼卽得，無復疑似，則終身不忒。始丘長孺、周友山、梅衡湘者，固一見而遂定終身之交，不得再試也。如楊定見、如劉近城，非至今相隨不舍，吾猶未敢信也。直至今日，患難如一，利害如一，毀謗如一，然後知其終不

肯畔我以去。夫如是則予之廣取也固宜。設予不廣取。今日又安得有此二士乎。夫近城篤實人也。自不容以有二心。楊定見有氣人也。故眼中亦常常不可一世之士夫。此二人皆麻城人也。友山麻城人。而麻城人不知之也。衡湘麻城人。而麻城人不知之也。若丘長孺之在麻城。則麻城諸俗惡輩直視之爲敗家之子矣。吾謂周友山則世之所稱布帛菽粟是也。其不知也宜也。梅衡湘則古今所稱伯樂之千里馬。王武子之八百駿是也。其不知也亦宜也。若丘長孺雖無益於世。然不可不謂之麒麟鳳凰瑞蘭芝草也。據長孺之爲人。非但父母兄弟靠不得。雖至痛之妻兒亦靠他不得也。非但妻兒靠不得。雖自己之身亦終靠他不得。其爲無用極矣。然其人固上帝之所篤生。未易材者也。觀其不可得而親疎敬慢也。是豈尋常等倫可比邪。故予每以麟鳳芝蘭擬之。非過也。若楊定見二子者。譬則樓臺殿閣。未易動搖。有足貴者。且高明之家。吉人之都。是非好惡。又自明白。或曰公之知梅衡湘似矣。然人之所以不知者。以其權智太審也。夫人而專任權智。則可以生人。亦可以殺人。如江淮河海之水然矣。予謂衡湘雖大樣。然心實細謹。非曹孟德等比也。必如曹孟德等。方可稱之爲江淮河海之水。如之何而遂遽以譽衡湘也哉。嗚呼。此數公者。我固知之。而數公固各不相知也。非有日月星辰洞然皎然。如郭林宗許子將司馬德操者出。安能兼收而並用之邪。或曰如先生言。必如此數者。然後可以用於世。

邪。曰不然也。此其可大用者也。最難得者也。未易多有者也。子但見麻城一時有此數人。便以爲易易矣。不知我費了多少心力。方得此數人乎。若其他則在在皆有。時時可用。自不待費力以求之矣。猶之鳥獸艸木之生。周遍大地。任人選取也。予旣與諸侍者夜談至此。次日偶讀升菴鳳賦。遂感而論之。曰。書稱麟鳳。稱其出類也。夫麟鳳之希奇。實出鳥獸之類。亦猶芝草之秀異。實出草木之類也。雖曰希奇秀異。然亦何益於人世哉。意者天地之間。本自有一種無益於世而可貴者。如世之所稱古董。是邪。今觀古董之爲物。於世何益也。夫聖賢之生。小大不同。未有益於世者。苟有益。則雖服廂之牛。司晨之雞。以至一草一木。皆可珍也。故曰鳳賦而推廣之。列爲八物。而鳥獸草木與焉。吁。八物具而古今人物盡於是矣。八物伊何。曰鳥獸草木。曰樓臺殿閣。曰芝草瑞蘭。曰杉松栝柏。曰布帛菽粟。曰千里八百。曰江淮河海。曰日月星辰。

夫鳥獸草木之類夥矣。然無有一羽毛一草木而不堪人世之用者。旣已堪用矣。則隨所取擇。總無棄物也。是一物也。

夫官寺樓閣山舍茅廬。基址一也。而高低異。本植一也。而小大異。居處一也。而廣狹異。同是鄉人。而鄉不如。則以宮室產業之良矣。譬之於鳥。則賓鴻。於獸。則獵犬。於草。則國老。於木。則從繩。同於鳥獸草木。而又不同於鳥獸草木。則以其爲鳥獸草木本類之獨著耳。是一物也。

夫芝草非常。瑞蘭馨香。小人所棄。君子所喜。設於世無君子。亦已譬之玩物。過目則已。何取於溫。譬之好音。過耳則已。何取於飽。然雖無取於溫飽。而不可不謂之希奇也。是一物也。

夫青松翠柏。在在常有。經歷歲時。棟梁遂就。噫。安可以其常有而忽之。與果木鬪春。則花不如。與果木鬪秋。則實不如。吁。安可以其不如而易之。世有清節之士。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棟梁者。如世之萬年青草。何其滔滔也。吁。又安可以其滔滔而擬之。此海剛峯之徒也。是亦一物也。

夫智者好奇。以布帛菽粟爲不足珍。賢者好異。以布帛菽粟爲無異於人。唯大智大賢反是。故以其易飽易煖者。自過吾之身。又以其同飽同煖者。同過人之日。所謂易簡而得理。無爲而成化。非若人之徒歟。直若人之徒也。是亦一物也。

夫馬牛麟鳳。俗眼視之。相去甚遠也。然千里之駒。一日而致。八百之牛。一日而程。麟乎鳳乎。雖至奇且異。亦奚以異爲也。士之任重致遠者。大率類此。而世無伯樂。祇謂之馬牛。而不知其能千里也。真可慨也。是又一物也。

夫能生人。又能殺人。能貧人。又能富人。江淮河海是也。利者十五。而害者亦十五。利害相半。而趨者不倦。今世用人者。知其害。而不察其利。是欲堙塞天下之江河。而不用之也。宋王介

甫欲決梁山泊以爲良田。而思無置水之處。劉貢父大聲叫曰。一梁山泊則可置此水矣。然則今日江淮河海之士。旣以有害而不用矣。將安所置之哉。是亦一物也。今未見其人也。

夫智如日月。皎若辰星。照見大地。物物賦成。布帛菽粟者。決不責以霜杉雪柏之操。八百千里者。決不索以異香奇卉之呈。名川巨浸。時或汎濫崩衝。長江大河。實藉其舟楫輸灌。高樓涼殿。巍然煥然。誰不欲也。獨不有鳥獸魚鼈與之咸若。山川草木亦令多識乎。器使之下。可使無不獲之夫。則知日月星辰。灼然兼照。真可貴矣。此一物者。實用八物。要當以此物爲最也。今亦未見其人也。嗚呼。此八物湯也。以爲藥則氣血兼補。皆有益於身。以救世則百工效用。皆有益於治。用人者其尙知此八物哉。毋曰彼有怨於我也。彼無德於我也。雖有千金不傳之祕。長生不老之方。吾只知媚人以惡之。其唯恐其勝己也己。吁。觀於八物之說。而後知世之用人者。狹也。况加之媚嫉之人歟。

五死

人有五死。唯是程嬰公孫杵臼之死。紀信欒布之死。聶政之死。屈平之死。乃爲天下第一等好死。其次臨陣而死。其次不屈而死。臨陣而死。勇也。未免有不量敵之進。同乎季路。不屈而死。義也。未免有制於人之恨。同乎睢陽。雖曰次之。其實亦皆烈丈夫之死也。非凡流也。又其次則爲

盡忠被讒而死。如楚之伍子胥。漢之鼂錯。是爲不知其君。其名曰不智。又其次則爲功成名遂而死。如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是爲不知止足。其名亦曰不智。雖又次於前兩者。然旣忠於君矣。雖死有榮也。旣成天下之大功矣。立萬世之榮名矣。雖死何傷乎。故智者欲審處死。不可不選擇於五者之間也。縱有優劣。均爲善死。若夫臥病房榻之間。徘徊妻孥之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此庸夫俗子之所習慣。非死所矣。豈丈夫之所甘死乎。雖然。猶勝於臨終扶病歌詩。杖車辭別。自以謂不怖死。無顧戀者。蓋在世俗觀之。未免誇之爲美談。呼之爲考終。然其好名說謊。反不如庸夫俗子之爲順受其正。自然而死也。等死於牖下耳。何以見其節。又何以見其烈。而徒務此虛聲爲邪。丈夫之生。原非無故而生。則其死也。又豈容無故而死乎。其生也有由。則其死也。必有所爲。未有岑岑寂寂。臥病床褥間。扶柩推輦。埋於北邙之下。然後爲得所死矣。蒼梧殯虞。會稽尸夏。聖帝明王。亦必由之。何況人士歟。第余老矣。欲如以前五者。又不可得矣。夫如此而死。旣已不可得。如彼而死。又非英雄漢子之所爲。然則將何以死乎。計唯有做些小買賣耳。大買賣如公孫杵臼。聶政者。旣不見買主來到。則豈可徒死。而死於床褥之間乎。且我已離鄉井。捐童僕。直來求買主於此矣。此間旣無知己。無知己又何死也。大買賣我知其做不成也。英雄漢子。無所洩怒。旣無知己可死。吾將死於不知己者。以洩怒也。謹書

此以告諸貌稱相知者聞死來視我。切勿收我屍。是囑。

傷逝

生之必有死也。猶晝之必有夜也。死之不可復生。猶逝之不可復返也。人莫不欲生。然卒不能使之久生。人莫不傷逝。然卒不能止之使勿逝。既不能使之久生。則生可以不欲矣。既不能使之勿逝。則逝可以無傷矣。故吾直謂死不必傷。唯有生乃可傷耳。勿傷逝。願傷生也。

戒衆僧

佛說波羅蜜。波羅蜜有六。而持戒其一也。佛說戒定慧。戒定慧有三。而戒行其先也。戒之一字。誠未易言。戒生定。定生慧。慧復生戒。非慧離戒。慧出於戒。非慧滅戒。然則定慧者成佛之因。戒者又定慧之因。我釋迦老子未成佛之先。前後苦行一十二年。其戒也如此。汝大衆所知也。我釋迦老子既成佛之後。前後說法四十九年。其戒也如此。亦汝大衆所知也。若謂佛是戒。空成是佛縛。既已得道成佛。不妨毀律破戒。則舍精舍。歸王宮。有何不可。而仍衣破衲。重持鉢。何爲者哉。須知父母乳哺之恩難報。必須精進以報之。所謂一子成道。九族生天。非妄言也。十方顆粒之施難消。必須精進以消之。所謂披毛戴角。酬還信施。豈誑語邪。然則戒之一字。衆妙之門。破戒一言。衆禍之本。戒之一字。如臨三軍。須臾不戒。喪敗而奔。戒之一字。如履深谷。須臾

不戒。失足而殞。故知三千威儀。重於山岳。八萬細行。密如牛毛。非是多事。強爲於法。不得不爾。故也。毋曰莫予觀也。便可閒居而縱恣。一時不戒。人便已知。正目而視者。非但一目十目。蓋千億目共視之矣。毋曰莫予指也。便可掩耳而偷鈴。一念不戒。鬼將誅之。旁觀而噴者。非但一手十手。蓋千億手共指之矣。嚴而又嚴。戒之又戒。自今以往。作如是觀。坐受齋供。如吞熱鐵之丸。若不膽顫心寒。與犬豕其何異。行覓戒珠。如入清涼之閣。若復魂飛魄散。等乞丐以何殊。如此用心。始稱衲子。如水行舟。風浪便覆。如車行地。欹斜卽敗。風浪誰作。覆沒自當。欹斜誰爲。顛仆自受。凡我大衆。其慎之哉。除年長久參者。無容贅示。間有新到比丘。未知慚愧。不得不更與申明之耳。凡此大衆。幸各策厲。庶稱芝佛道場。猛著精神。美成龍潭勝會可矣。

六度解

我所喜者。學道之人。汝肯向道。吾又何說。道從六度入。六度之中。持戒禪定其一也。成如田地。有田地方有根基。可以爲屋種田。然須忍辱。忍辱者謙下。以自持虛心。以受善。不敢以貢高爲也。如有田地。須時時澆糞灌水。方得有秋之穫。不然。雖有田地。何益精進。則進此持戒忍辱兩者而已。此兩者日進不已。則自然得入禪定眞法門矣。旣禪定。不愁不生智慧。而得解脫也。故知布施持戒忍辱。眞禪定之本。而禪定又爲智慧解脫之本。六者始終不舍。如渡渡然。故

曰六度。此六度也。總以解脫爲究竟。着必須持戒忍辱以入禪定。而後解脫可得。及其得解脫也。又豈離此持戒忍辱而別有解脫哉。依舊卽是前此禪定之人耳。如離禪定而說解脫。非唯不知禪定。而亦不知解脫矣。以此見生死事大。決非淺薄輕浮之人所能造詣也。試看他靈山等會。四十九年。猶如一日。持戒忍辱。常如一年。今世遠教衰。後生小子。拾得一言半句。便自猖狂不敬十方。不禮晚末。說道何佛可成。此與無爲教何異乎。非吾類也。

觀音問

答澹然師

昨來書謂觀世音大士發大弘願。我亦欲如是發願。願得如大士圓通無障礙。聞菴僧欲塑大士像。我願爲之。以致皈依。祇望卓公爲我作記也。余時作筆走答云。觀音大士發大弘願似矣。但大士之願。慈悲爲主。以救苦救難爲悲。以接引念佛衆生。皈依西方佛爲慈。彼一切圓通無障礙。則佛佛皆然。不獨觀音大士也。彼塑像直布施功德耳。何必問余。或可或否。我不敢與。予時作答之語如此。然尙未明成佛發願事。故復言之。蓋言成佛者佛本自成。若言成佛。已是不中理之談矣。況欲發願以成之哉。成佛者成無佛可成之佛。此千佛萬佛之所同也。發願者發佛佛各所欲爲之願。此千佛萬佛之所不能同也。故有佛而後有願。佛同而願各異。是謂

同中有異也。發願盡出于佛。故願異而佛本同。是謂異中有同也。然則謂願由于佛可也。而謂欲發願以成佛可乎。是豈中理之談哉。雖然。此亦未易言也。大乘聖人尙欲留惑潤生。發願度人。況新發意菩薩哉。然大乘菩薩實不及新發意菩薩。大願衆生實不及大心衆生。觀之龍女善財可見矣。故單言菩薩。則雖上乘。猶不免借願力以爲重。何者。見諦未圓而信心未化也。唯有佛菩薩。如觀音大勢至文殊普賢等。始爲諸佛發願矣。故有釋迦佛。則必有文殊普賢。釋迦爲佛而文殊普賢爲願也。有阿彌陀佛。則必有觀音勢至陀彌是佛。而觀音勢至是願也。此爲佛願。我願澹師似之。

又

佛之心法。盡載之經。經中一字透不得。卽是自家生死透不得。唯不認字者無可奈何耳。若謂經不必讀。則是經亦不必留。佛亦不用有經矣。昔人謂讀經有三益。有起發之益。有開悟之益。又有印證之益。其益如此。曷可不讀也。世人忙忙不暇讀。愚人懵懵不能讀。今幸生此閒身。得得爲世間讀經之人。而不肯讀。比前二輩反在其後矣。快刻期定志立限讀之。務俾此身真實可以死乃得。

又

世人貪生怕死。營營狗狗。無所不至。若見此僧端坐烈焰之中。無一毫恐怖。或遂頓生念佛念法之想。未可知也。其有益于塵世之人甚大。若欲湖僧爲之津送。則不可。蓋凡津送亡僧者。皆緣亡者神識飛揚。莫知去向。故藉平時持戒僧衆誦念經呪以助之。今此火化之僧。必是了然自知去向者。又何用湖僧爲之津送邪。且湖上僧雖能守戒行。然其貪生怕死。遠出亡僧之下。有何力量可以資送此僧。若我則又貪生怕死之尤者。雖死後猶怕焚化。故特地爲塔屋于龍湖之上。敢以未死之身自入于紅爐乎。其不如此僧又已甚遠。自信明因。向往俱切。皆因爾澹師倡導。火力甚大。故衆菩薩不覺不知自努力向前也。此其火力比今火化之僧又大矣。何也。火化之僧。只能化得自己。若澹師則無所不化。火化僧縱能化人。亦只化得衆人念佛而已。若澹師則可以化人立地成佛。故其火力自然不同。

又

學道人大抵要跟脚真耳。若始初以怕死爲跟脚。則必以得脫生死離苦海免恐怕爲究竟。雖遲速不同。決無有不證涅槃到彼岸者。若始初只以好名爲跟脚。則終其身只成就得一個虛名而已。虛名於我何與也。此事在各人自查考。別人無能爲也。今人縱十分學道。亦多不是怕死。天佛以生死爲苦海。而今學者反以生死爲極樂。是北轅而南其轍。去彼岸愈遠矣。世

間功名富貴之人以生爲樂也。不待言也。欲學出世之法。而唯在于好名。名只在于一生而已。是亦以生爲樂也。非以生爲苦海也。苦海有八生其一也。卽今上亦不得。下又不得。學亦不得。不學亦不得。便可以見有生之苦矣。佛爲此故。大生恐怖。試看我輩今日何曾以此生身爲苦爲患。而決求以出離之也。尋常亦會說得此身是苦。其實亦只是一句說話耳。非真真見得此身在陷阱坑坎之中。不能一朝居者也。試驗之自見。

又

聞師又得了道。道豈時時可得邪。然真正學者亦自然如此。楊慈湖先生謂大悟一十八遍。小悟不記其數。故慈湖於宋儒中獨謂第一了手好漢。以屢疑而屢悟也。學人不疑。是謂大病。唯其疑而屢破。故破疑卽是悟。自信菩薩。於此事信得及否。彼以談詩談佛爲二事。不知談詩卽是談佛。若悟談詩卽是談佛。人則雖終日談詩何妨。我所引白雪陽春之語。不過自謙之辭。欲以激厲彼。俾知非佛不能談詩之。而談詩之外亦別無佛可談。自信失予之意。反以談詩爲不美。豈不誤哉。歷觀傳燈諸祖。其作詩說偈。超逸絕塵不可當。亦可以談詩病之乎。唯本不能詩而強作。則不必。若真實能詩。則因談佛而其詩益工者又何多也。何必以談詩爲病也。

與澄然

認不得字。勝似認得字。何必認得字也。只要成佛。莫問認得字與否。認得字亦是一尊佛。認不得字亦是一尊佛。當初無認字佛。亦無不認得字佛。無認字佛。何必認字。無不認字佛。何必不認字也。大要只要自家生死切耳。我昨與丘坦之壽詩有云。劬勞雖謝父母恩。扶持自出世中尊。今人但見得父母生我身。不知日夜承世尊恩力。蓋千生萬劫以來。作忘恩背義之人久矣。今幸世尊開我愚頑。頓能發起一念無上菩提之心。欲求見初生爺娘本面。是爲萬幸。當生大慚大愧乃可。故古人親證親聞者。對法師前高叫大哭。非漫然也。千萬劫相失爺娘。一旦得之。雖欲不慟哭不可得矣。慎莫草草作語言戲論。反成大罪過也。世間戲論甚多。惟此事是戲論不得者。

答自信 絕頂之談

既自信。如何又說放不下。既放不下。如何又說自信也。試問自信者是信個甚麼。放不下者。又是放又不下個甚麼。於此最好參取。信者自也。不信者亦自也。放得下者自也。放不下者亦自也。放不下是生。放下是死。信不及是死。信得及是生。信不信。放下不放下。總屬生死。總屬生死。則總屬自也。非人能使之不信。不放下。又信又放不也。於此着實參取。便自得之。然自得亦是自。來來去去。生生死死。皆是自。可信也矣。來書原無生死四字。雖是諸佛現成語。然真實

是第一要緊語也。既說原無生死，則亦原無自信，亦原無自信也。原無不放下，亦原無不放下也。原無二字甚不可不理會。既說原無，則非人能使之無可知矣。亦非今日方始無又可知矣。若待今日方始無，則亦不得謂之原無矣。若人能使之無，則亦不得謂之原無矣。原無二字總說不通也。故知原無生者，則雖千生總不妨也。何者？雖千生終不能生，此原無生也。使原無生而可生，則亦不得謂之原無生矣。故知原無死者，則雖萬死總無礙也。何者？雖萬死終不能死，此原無死也。使原無死而可死，則亦不得謂之原無死矣。故原無生死四字，不可只恁麼草草讀過，急着精彩，便見四字下落。

又

一動一靜，原不是我。莫錯認好。父母已生後，即父母未生前，無別有未生前消息也。見得未生前，則佛道外道邪道魔道總無有。何必怕落外道乎？總無死，何必怕死乎？然此不怕死，總自十分怕死中來。世人唯不怕死，故貪此血肉之身，卒至流浪生死而不歇。聖人唯萬分怕死，故窮究生死之固，直證無生而後已。無生則無死，無死死無怕，非有死而強說不怕也。自古唯佛聖人怕死爲甚。故曰子之所慎，齋戰疾。又曰臨事而無懼，若死而無悔者，吾不與。其怕死何如也。但記者不知聖人怕死之大耳。怕死之大者，必朝聞而後可免于夕死之怕也。故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曰可者言可以死而不怕也。再不復死。亦再不復怕也。我老矣。凍手凍筆。作字甚難。慎勿草草。須時時與明因確實理會。我於詩學無分。祇緣孤苦無朋。用之以發叫號。少洩胸中之氣。無白雪陽春事也。舉世無真學道者。今幸有爾列位真心向道。我喜何如。若悠悠然唯借之以過日子。又何必乎。

又

若無山河大地。不成清淨本原矣。故謂山河大地卽清淨本原可也。若無山河大地。則清淨本原謂頑空無用之物。謂斷滅空不能生化之物。非萬物之母矣。可值半文錢乎。然則無時無處無不是山河大地之生者。豈可以山河大地爲作障礙而欲去之也。清淨本原卽所謂本地風光也。視不見聽不聞。欲聞無聲。欲嗅無臭。此所謂龜毛兔角。原無有也。原無有是以謂之清淨也。清淨者本原清淨。是以謂之清淨本原也。豈待人清淨之而後清淨耶。是以謂之鹽味在水。唯食者自知。不食則終身不得知也。又謂之色裏膠青。蓋謂之曰膠青。則又是色。謂之曰色。則又是膠青。膠青與色合而爲一。不可取也。是猶欲取清淨本原於山河大地之中。而清淨本原已合於山河大地。不可得而取矣。欲捨山河大地於清淨本原之外。而山河大地已合成清淨本原。又不可得而舍矣。師曰取不得。舍不得。雖欲不放下。不可得也。龜毛兔角。我所說與

佛不同。佛所說以證斷滅空耳。

又

念佛是便宜一條路。昨火化僧只是念佛得力。人人能念佛。人人得往西方。不但此僧爲然。亦不必似此火化。乃見念佛功效也。古今念佛而承佛接引者。俱以無疾而化爲妙。故或坐脫。或立亡。或吉祥而逝。故佛上稱十號。只曰善逝而已。善逝者。如今人所言好死是也。此僧火化。雖非正法。但其所言得念佛力。實是正言。不可因其不是正法。而遂不信其爲正言也。但人不必學之耳。念佛須以見佛爲願。火化非所願也。

又

無相無形無國土。與有相有形有國土。成佛之人當自知之。已證涅槃之人亦自知之。豈勞問人也。今但有念佛一路最端的。念佛者念阿彌陀佛也。當時釋迦金口稱讚有阿彌陀佛。在西方極樂國土。專一接引念佛衆生。以此觀之。是爲有國土乎。無國土乎。若無國土。則阿彌陀佛爲假名。蓮華爲假相。接引爲假說。互相欺誑。佛當受彌天大罪。如今之衙門口光棍。當卽時敗露。卽受誅夷矣。安能引萬億劫聰明豪傑。同登金蓮勝會乎。何以問我有無形相國土爲也。且夫佛有三身。一者清淨法身。卽今問佛問法與問有無形相國土者也。是無形而不可見。

無相而不可知者也。是一身也。二者千百億化身。卽今問佛問法。問有無形相國土。又欲參禪。又欲念佛。又不敢自信。如此者。一日十二時。有千百億化現。故謂之化身。是又一身也。卽法身之動念起意。變化施爲。可得而見。可得而知。可得而狀者也。三者圓滿報身。卽今念佛之人。滿卽報以極樂。參禪之人。滿卽報以淨土。修善之人。滿卽報以天堂。作業之人。滿卽報以地獄。慳貪者。報以餓狗。毒害者。報以虎狼。分釐不差。毫髮不爽。是報身也。報身卽應身。報其所應得之身也。是又一身也。今但念佛。莫愁不到西方。如人但讀書。莫愁不取富貴一理耳。但有因卽有果。但得本。莫愁末。不相當。但成佛。莫愁佛不解語。不有相。不有形。不有國土也。又須知我所說三身。與佛不同。佛說三身。一時具足。如大慧引儒書云。天命之謂性。清淨法身也。率性之謂道。圓滿報身也。修道之謂教。千百億化身也。最答得三身之義明白。然果能知三身卽一身。則知三世卽一時。我與佛說。總無二矣。

答明因

昨有客在。未及裁答。記得爾言。若是自己。又何須要認。我謂此是套語。未可便說不要認也。急寫要認數字去。夫自己親生爺娘。認不得。如何是好。如何過得日子。如何便放得下。自不容不認得去也。天下豈有親生爺娘。認不得。而肯丟手不去認乎。決無此理。亦決無此等人。故

我作壽丘坦之詩有云。劬勞雖謝父母恩。扶持自出世中尊。尊莫尊于爺娘。而人却認不得者。無始以來。認他人作父母。而不自知其非我親生父母也。一旦從佛世尊指示。認得我本生至親父母。豈不暢快。又豈不痛恨昔者之不見。而自哀鳴與流涕也邪。故臨濟以之築大愚。非築大愚也。喜之極也。夫既認得自己爺娘。則天來大事。當時成辦。常時結絕矣。蓋此爺娘是真爺娘。非一向假爺娘可比也。假爺娘怕事。真爺娘不怕事。入火便入火燒之不得。入水便入水溺之不得。故唯親爺娘爲至尊無與對。唯親爺娘能入於生死而不可以生死。唯親爺娘能生生而實無生。能死死而實無死。有此好爺娘。可不早親識認之乎。然認得時爺娘自在也。認不得時爺娘亦自在也。唯此爺娘情性大好。不肯強人耳。因後走筆潦倒如此。甚不當。

又

無明實性卽佛性。二句亦未易會。夫既說實性。便不可說空身。既說空身。便不宜說實性矣。參參。但得本。莫愁末。我道但有本可得。卽便有末可愁。難說莫愁末也。自利利他亦然。若有他可利。便是未能自利的矣。既說父母未生前。則我身尙無有。我身既無有。則我心亦無有。我心尙無有。如何又說有佛。苟有佛。卽便有魔。卽便有生有死矣。又安得謂之父母未生前乎。然則所謂真爺娘者。亦是假立名字耳。莫太認真也。真爺娘不會說話。乃謂能度阿難。有是理乎。

佛未嘗度阿難。而阿難自迷。謂必待佛以度之。故愈迷愈遠。直至迦葉時。方得度爲第二祖。當迦葉時。迦葉力擯阿難。不與話語。故大衆每見阿難。便卽星散。視之如響人然。故阿難慌忙無措。及至無可奈何之極。然後舍却從前悟解。不留半點見聞於藏識之中。一如父母未生阿難之前。然。迦葉方乃印可傳法爲第二祖也。設使阿難猶有一毫聰明可倚。尙貪着不肯放下。至極乾淨。迦葉亦必不傳之矣。蓋因阿難是極聰明者。故難舍也。然則凡看經看教者。只要舍我所不能舍。方是善看經教之人。方是真聰明大善知識之人。莫說看經看教爲不可。只要看得瞥脫乃可。

【明因曰諸相原非相。只因種種差別。自落諸相中。不見一相能轉諸相。】
諸相原非相是也。然怎見得原非相乎。世間凡可得而見者。皆相也。今若見得非相。則見在而相不在。去相存見。是又生一相也。何也。見卽是相耳。今且勿論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旣見了如來。諸相又向何處去乎。抑諸相宛爾在前。而我心自不見之耶。抑我眼不見之也。眼可見而強以爲不見。心可見而謬以爲不見。是又平地生波。無風起浪。去了見復存不見。豈不大錯。

【明因曰豁達空是落斷滅。見着空棄有。是着無見。都是有造作。見得真爺孃。自無此】

等見識然卽此見識便是真空妙智】

棄有着空則成頑空矣卽所謂斷滅空也卽今人所笑見太虛空是也此太虛空不能生萬有旣不能生萬有安得不謂之斷滅空安得不謂之頑空頑者言其頑然如一物然也然則今人所共見之空亦物也與萬物同矣安足貴乎六祖當時特借之以喻不礙耳其實我之真空豈若是耶唯豁達空須細加理會學道到此已大段好了願更加火候疾證此大涅槃之樂

【明因曰名爲豁達空者是誰怕落豁達空者是誰能參取豁達空者是誰我之真空能生萬法自無莽蕩曾有偈云三界與萬法匪歸何有鄉若只便恁麼此事大乖張此是空病今人有執着諸祖一語修行者不知諸祖教人多是因病下藥如達磨見二祖種種說心說性故教他外息諸緣心如牆壁若執此一語卽成斷滅空】

真空旣能生萬法則真空亦自能生罪福矣罪福非萬法中之一法乎須是真曉得自無罪福乃可不可只恁麼說去也二祖當時說心說性亦只爲不會認得本心本性耳認得本心本性者又肯說心說性乎故凡說性心說者皆是不知心性者也何以故心性本來空也本來空又安得有心更有性乎又安得有心更有性可說乎故二祖直至會得本來空乃得心如牆壁去耳旣如牆壁則種種說心說性諸緣不求息而自息矣諸緣旣自息則外緣自不入內心

自不喘。此真空實際之境界也。大涅槃之極樂也。大寂滅之藏海也。諸佛諸祖之所以相續慧命於不斷者也。可以輕易而錯下注脚乎。

【明因云那火化僧說話亦通只疑他臨化時叫人誦彌陀經又說凡見過他的都是他的徒弟】

臨化念彌陀經。此僧家常儀也。見過卽是徒弟。何疑乎。能做人徒弟。方是真佛。我一生做人徒弟到老。

豫約

小引

余年已七十矣。且暮死皆不可知。然余四方之人也。無家屬僮僕於此。所賴以供朝夕者。皆本院之僧。是故豫爲之約。約曰。我在則事體在我。人之敬慢亦在我。我若有德。人則敬我。汝等縱不德。人亦看不見也。我若無德。人則我慢。縱汝等真實有德。人亦看不見也。所係皆在我。故我只管得我立身無愧耳。雖不能如古之高賢。但我青天白日心事。人亦難及。故此間大賢君子。皆能恕我而加禮我。若我死後。人皆唯爾輩之觀矣。可復如今日乎。且汝等今日亦自不暇。終年修理佛殿。塑像請經。鑄鐘鞀鼓。并早晚服事老人。一動一息。恐不得所。固忙忙然無有。

暇刻矣。今幸諸事粗具。塔屋已成。若封塔之後。汝等早晚必然守塔。人不見我。只看見汝。則汝等一言一動可苟乎哉。汝等若能加謹僧律。則人因汝敬。并益敬我。反思我矣。不然則豈但不汝敬。將我此龍湖上院。即同興福等寺。應付僧一樣看了也。其爲辱門敗種。寧空此院。置此塔無人守護可矣。吾爲此故。豫設戒約。付常融常中常守懷捷懷林懷善懷珠懷玉等。若餘幾衆。我死後無人管理。自宜遣之復還原處。不必強也。蓋年幼人須有本師管轄。方可成器。又我死後。勢益淡薄。少年人或難當抵也。若能聽約。忍饑和衆。則雖十方賢者。亦宜留與共聚。况此數衆與下院之衆乎。第恐其不肯。或不能。是以趁早言之。

一早晚功課

具上院約束冊中不復再列。

一早晚山門

山門照舊關鎖。非水火緊急。不得擅開。非熟客與檀樾爲燒香禮拜來者。不得擅開。若爲看境而來。境在湖上之山。潭下之水。盡在上院山門之外。任意請看。不勞敲門與開門也。遠者欲做飯吃。則過橋即是柳塘先生祠。看祠有僧來客。可辦柴米。令跟隨人役。燒茶煮飯。彼中自有鍋竈。亦不勞扣門矣。何也。山僧不知敬客禮數。恐致得罪耳。

一早曉禮儀

除挑水舂米作務照常外。其餘非禮佛卽靜坐也。非看經卽經行念佛也。俱是整頓僧衣。與接客等矣。豈可效鄉間老以爲無事。便縱意自在乎。與其嬉笑無寧恥哈。此實言也。其坐如山。其行如蟻。其立如柱。其止如釘。則坐止行立如法矣。我旣不自慢。人誰敢謾我。有飯吃飯。無飯吃粥。有銀則糴。無銀則化。化不出米。則化出飯。化不出飯。則化出粥。化不出粥。則化出菜。化不出菜。則端坐而餓死。此釋迦律儀也。不法釋迦而法積攢俗僧可乎。此時不肯餓死。後日又不飽死。不病死乎。總有一日死。不必怕餓死也。旣不怕餓死。又胡爲終日馳逐乎。是故不許輕易出門。除人家拜望禮節。與僧家無干。不必出門往看外。若稱要到某庵某處。會我師父或師兄弟者。皆不許。只許師父暫時到院相看。遠者留一宿。近者一飯。卽請回。若俗家父母兄弟。非辦齋不許輕易入門相見。若無故而時常請假。欲往黃栢山。欲往東山。欲往維摩庵等處者。卽時驅遣之去。寧可無人守塔。不可容一不守戒約之僧。寧可終身只四五衆。不可妄添不受約一人。夫旣不許到師父住處矣。况俗家乎。如此則終日鎖門。出門亦自希矣。不但身心安閒。志意專一。久則自覺便宜。亦不耐煩見世上人矣。有何西方不可到。大事不可明乎。試反而視世間僧。日日遨遊街市。當自汗流羞恥之。化他日之錢米。養不惜羞之和尙。出入公私之門。粧

飾狗臉之行。與衙門口積年奚殊也。彼爲僧如是。我爲僧不如是。不但修行所宜。體面亦自超越。起人敬畏。何苦而不肯閉門靜坐乎。旣終日閉門。亦自然無客。萬一有仕人或鄉先生來。不得不開門者。彼見我如此。亦自然生渴仰矣。雖相見何妨耶。接鄉士夫。則稱老先生。接春元及文學。則稱先生。此其待之者重矣。若稱之以老爹相公。反輕之耳。且旣爲佛子。又豈可與奴隸輩同口稱聲耶。我自重人自重。我自輕人亦輕我。理之所必至也。閉門靜坐。寂然無聲。終年如此。神猶欽仰。何況於人。太上出世爲真佛。其次亦不爲世人輕賤。我願足矣。區區藏屍塔屋。有守亦可。無守亦可。何足重乎。若本縣經過有公務者。自有下院衆人迎接。非守塔僧所當聞。若其真實有高興。欲至塔前禮拜者。此佛子也。大聖人也。急宜開門延入。以聖人待之。烹茶而燒好香。與事佛等。始爲相稱。迎送務盡禮。談佛者呼之爲佛。爺講道學者呼之爲老光生。不講學不談佛。但其人宥氣概。欲見我塔者。則呼之爲老大人。五衆齊出與施禮。三衆卽退而辦茶。唯留常融懷林二人。安客坐而陪之。融隅坐。林傍坐。俱用漆椅。不可用凳陪客坐也。有問乃答。不問卽嘿。安閒自在。從容應對。不敢慢之。不可敬之。敬之則必以我爲有所求。甚不可也。

一早晚佛燈

夫燈者所以繼明於晝夜。而並明於日月者也。故日能明於晝。而不能照重陰之下。月能

明於夜而不能照殿屋之中。所以繼日月之不照者非燈乎。故謂之曰日月燈明佛。蓋以佛譬日月燈。稱佛之如燈如日月也。日月有所不照。唯燈繼之。然後無所不照。非謂日月可無而燈獨不可無也。今事佛者。相沿而不知其義。以謂常明燈者。但是燈光。而不復論有日月。乃晝夜然燈不息。則日月俱廢矣。非但月爲無用之光。而日亦爲無益之明矣。故今只令然燈於夜。晝則不敢然。以佛常如日也。只令然燈於晦。望之前後十餘夜。卽不敢然。以佛之常如月也。唯鄰晦朔前後半餘月。然燈徹旦。以佛之常如燈也。則允矣。足稱日月燈明佛矣。

一早晚鐘鼓

夫山中之鐘鼓。卽軍中之號令。天中之雷霆也。電雷一奮。則百穀草木皆甲拆。號令一宣。則百萬齊聲。山川震沸。山中鐘鼓。亦猶是也。未鳴之前。寂寥無聲。萬慮俱息。一鳴則蝶夢還周。耳目煥然。改觀易聽矣。縱有雜念。一擊遂忘。縱有愁思。一槌便廢。縱有狂志悅色。一聞音聲。皆不知何處去矣。不但爾山寺僧衆然也。遠者近者。孰不聞之。聞則自然悲仰。亦且回心易向。知身世之無幾。悟勞攘之無由矣。然則山中鐘鼓。所係匪鮮淺也。可聽小沙彌輩任意亂敲乎。輕重疾徐。自有尺度。輕能令人喜。重能令人懼。疾能令人趨。徐能令人息。直與軍中號令。天中雷霆等耳。可輕乎哉。雖曰遠近之所望而敬者。僧之律行。然聲音之道。原與心通。未有平素律行。

僧寶而鐘鼓之音不清越而和平也。既以律行起人畏敬於先。又聽鐘鼓和鳴於清晨良霄之下。時時聞此。時時熏心。朝朝暮暮聞此。則朝朝暮暮感悅。故有不待入門禮佛見僧而潛修頓改者。此鐘鼓之音爲之也。所係誠非細也。不然。我之撞鐘擊鼓。如同兒戲。彼反怒其驚我眠而聒我耳。反令其生躁心矣。

一早晚守塔

封塔後卽祀木主。以百日爲度。早晚俱燒香。唯中午供飯一盞。清茶一甌。豆豉少許。上懸瑠璃。我平生不愛人哭哀哀。不愛人閉眼愁眉。作婦人女子賤態。丈夫漢喜則清風朗月。跳躍歌舞。怒則迅雷呼風。鼓浪崩沙。如三軍萬馬。聲沸數里。安得有此俗氣。况出家人哉。且人生以在世爲客。以死爲歸。歸家則喜而相慶。亦自謂得所而自慶也。又况至七八十而後歸。其爲慶幸。益以無涯。若復有傷感者。是不欲我得所也。豈出家人之所宜乎。古有死而念佛相送。卽今人出郭作歌送客之禮。生死一例。苟送客而哀興。豈不重難爲客耶。客既不樂。主人亦何好也。是以再四叮嚀。非怕汝等哭也。恐傷我歸客之心也。唯當思我所嗜者。我愛書。四時祭祀。必陳我所親校正批點與纂集鈔錄之書于供卓之右。而置常穿衣裳于供卓之左。早陳設。至晚便收。每年共十三次祭祀。雖名爲祭祀。亦只是一飯一茶一少許豆豉耳。但我愛香。須燒好香。我

愛錢。須燒好紙錢。我愛書。須牢收我書。一卷莫輕借人。時時搬出日頭晒晒。乾便收訖。雖莊純甫近來以教子故。亦肯看書。要書但決不可與之。且彼亦不知我死。縱或於別處聞知我死而來。亦不可與以我書。李四官若來。叫他勿假哭作好看。汝等亦決不可遣人報我死。我死不在今日也。自我遣家眷回鄉。獨自在。此落髮爲僧時。卽是死人了也。已欲他輩皆以死人待我了。也是以我至今再不會遣一力到家者。以謂已死無所用。顧家也。故我嘗自謂我能爲忠臣者。以此能忘家忘身之人卜之也。非欺誕說大話也。不然。晉江雖遠。不過三千餘里。遣一僧持一金卽到矣。予豈惜此小費哉。不過以死自待。又欲他輩以死待我。則彼此兩無牽掛。出家者安意出家。在家者安意做人家。免道途之勞費。省江湖之風波。不徒可以成就彼。是亦彼之所以成就我也。何也。彼勞苦則我心亦自愁苦。彼驚懼則我心亦自疑懼。彼不得安意做人家。我亦必以爲使彼不得做人家者。我陷之也。是以不願遣人往問之。其不肯遣人往問之者。正以絕之而使之不來也。莊純甫不曉我意。猶以世俗情禮待我。今已到此三次矣。其家旣窮。來時必假借路費。借倩家人。非四十餘日不得到此。非一月日不好遽回。又非四五十日未易抵家。審如此。則我只宜在家出家矣。何必如此以害莊純甫乎。故每每到此。則我不樂甚也。亦以使之不敢復來故也。旣不肯使之來此。又豈肯遣人往彼乎。一向旣不肯遣人往彼。今日又豈可遣

人往彼報死乎。何者。摠之。我死不在今日也。我死既不在今日。何謂封塔而乃以死待我也。則汝等之當如平日又可知也。待我如平日事。我如生前。言語不苟。行事不苟。比舊更加謹慎。使人人咸曰。龍湖僧之守禁戒也如此。龍湖僧之不謬爲卓吾侍者也。又如此。其爲喜悅我也甚矣。又何必以不復見我爲苦而生悲愴也。我之形雖不可復見。而我心則開卷卽在矣。讀其書見其人。精神且千萬倍。若彼形骸外矣。又何如我書乎。况讀其豫約。守其戒禁。則卓吾老子終日對面。十目視之。無有如其顯。十手指之。無有如其親者。又何必悲戀此一具瘦骨柴頭。以爲能不忘老子也耶。勉之戒之。我初至麻城。曾承庵創買縣城下。今添蓋樓屋。所謂維摩庵者。皆是周友山物。余已別有維摩庵創建始末一書。寄北京與周友山矣。中間開載布施事頗詳。悉其未悉者。又開具緣簿中。先寄周友山于川中。二項兼查。則維摩庵布施功德主。亦昭昭可案。覆而審。不得沒其實也。創建始末。尙有兩冊。一冊留龍湖上院爲照。一冊以待篤實僧能堅守樓屋靜室者。然後當友山面前給與之。世間風俗。日以儉薄。不守本分。雖百姓亦難。何況出家之者。謹守清規。莫亂收徒衆。以爲能。縱不能學我一分半分。亦當學我一厘兩厘。何苦勞勞碌碌。日夜不止也。在家之人。尙爲有妻兒親眷等。衣食人情。逼迫無措。我出家人。一身亦不曾出一丁銀米之差。若不知休。非但人禍。天必刑之。難逃免也。周友山旣捨此庵。不是小事。此庵見

交銀七十二兩與曾劉二家矣。可輕視之歟。夫友山之所以敬我者。以我稍成一個人也。我之所以不回家不他往者。以友山之知我也。我自幼寡交。少知遊。稍長從薄宦於外。雖時時有敬我者。然亦皮膚麤淺視我耳。深知我者無如周友山。故我不還家。不復別往尋朋友也。想行遍天下。亦只如此已矣。且友山非但知我。亦甚重我。夫士爲知己死。何也。知己之難遇也。今士子得一科第。便以所取座主爲親爺孃。終身不能忘。提學官取之爲案首。卽以提學官爲恩師。事之如事父兄。以其知己也。以文相知。猶然如此。况心相知哉。故天下未有有人而不喜人知己者。則我之不歸家。又可知矣。今世不察。旣以不歸家病我。家中鄉里之人。又以不歸家爲我病。我心中只好自問自答。曰爾若知我。取我爲案首。我自歸矣。何必苦勸我歸也。然友山實是我師。匪但知我已也。彼其退藏之密。實老子之後一人。我自望之若跂。尤不欲歸也。爾等謹守我塔。長守清規。友山在世。定必護爾。爾等保無恐也。劉近城是信愛我者。與楊鳳里實等。梅澹然是出世丈夫。雖是女身。然男子未易及之。今旣學道。有端的知見。我無憂矣。雖不曾拜我爲師。彼知我不肯爲人師也。然已時時遣人走三十里問法。余雖欲不答得乎。彼以師禮默默事我。我縱不受半個徒弟於世間。亦難以不答其請。故凡答彼請教之書。彼以師稱我。我亦以澹然師答其稱。終不欲犯此不爲人師之戒也。嗚呼。不相見而相師。不獨師而彼此皆以師稱。亦異

矣。於澹然稱師者。澹然已落髮爲佛子也。於衆位稱菩薩者。衆位皆在家。故稱菩薩也。然亦真正是菩薩。家殷而門戶重。卽親戚往來常禮。亦自無閒曠之期。安得時時聚首共談此事乎。不聚而談。則退而看經教。時時問話。皆有的據。此豈可以好名稱之。夫卽使好名而後爲。已是天下奇男子所希有之事。况實在爲生死起念。早晚唯向佛門中勤渠拜請者乎。敬之敬之。亦以衆菩薩女身也。又是有親戚愛妬不等。生出閒言長語。不可耳聞也。猶然不一理會。只知埋頭學佛道。作出世人。况爾等出家兒。並無一事。安可不究心。安可不念佛耶。我有西方決。最說得親切。念佛求生西方者。須知此趣向。則有端的志氣矣。不然。雖曰修西方。亦是一句見成語耳。故念佛者定須看通了西方決。方爲真修西方之人。夫念佛者欲見西方彌陀佛也。見阿彌陀佛了。卽是生西方了。無別有西方可生也。見性者見自性阿彌陀佛也。見自性阿彌陀佛了。卽是成佛了。亦無別有佛可成也。故修西方者總爲欲見佛耳。雖只得面見彼佛阿彌陀。然旣常在佛之旁。又豈有不得見自己佛之理耶。時時日擊。時時耳聞。時時心領而意會。無雜學。無雜事。一日聽之。百日亦聽之。一劫伴之。百萬劫亦與之伴。心志純一。再無別有往生之想矣。不成佛更何待耶。故凡成佛之路甚多。更無有念佛一件直截不蹉者。是以大地衆生。咸知修習此一念也。然問之最聰明靈利肯念佛者。竟無一人曉了此意。則雖念佛何益。旣不以成佛爲念。

而妄謂佛是決不可成之物。則雖生西方欲以奚爲。縱得至彼亦自不肯信佛言語。自然復生別想。欲往別處去矣。卽見佛猶不見也。故世之念佛修西方者可笑也。決萬萬無生西方之理也。縱一日百萬聲佛。百事不理。專一如此。然我知其非往生之路也。須是發願欲求生西方見佛。而時時聽其教旨。半言不敢不信。不敢不理會。乃是求往生之本願。正經主意耳。以上雖說守塔事。而終之以修淨土要訣。蓋皆前賢之所未發。故詳列之。以爲早晚念佛之因。

一感慨平生

善因等衆菩薩。見我涅槃。必定差人來看。夫諸菩薩甚難得。若善因者以一手而綜數產。纖悉無遺。以冢婦而養諸姑。昏嫁盡禮。不但各無間言。亦且咸得歡心。非其本性和平真心孝友。安能如此。我聞其才力其識見大不尋常。而善因固自視若無有也。時時至繡佛精舍。與其妹澹師窮真乘。必得見佛而後已。故我猶真心敬重之。此皆爾等所熟聞。非千里以外人。百年以遠事。或出傳說未可信也。爾等但說出家便是佛了。便過在家人了。今我亦出家。寧有過人者。蓋大有不得已焉耳。非以出家爲好而後出家也。亦非以必出家乃可修道然後出家也。在家不好修道乎。緣我平生不愛屬人管。夫人生出世。此身世便屬人管了。幼時不必言。從訓蒙師時。又不必言。旣長而入學。卽屬師父與提學宗師管矣。入官卽爲官管矣。棄官回家。卽屬

本府本縣公祖父母管矣。來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擺酒席，出軸金，賀壽旦，一毫不謹，失其歡心，則禍患立至。其爲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管束得更苦矣。我是以寧飄流四外，不歸家也。其訪友朋，求知已之心雖切，然已亮天下無有知我者，只以不願屬人管一節，既棄官又不肯回家，乃其本心實意，特以世人難信，故一向不肯言之。然出家遨遊，其所遊之地，亦自有父母公祖可以管攝得我，故我於鄧鼎石初履縣時，雖身不敢到縣庭，然彼以禮帖來，我可無名帖答之乎？是以書名帖，不敢曰侍生。侍生則太尊已，不敢曰治生。治生則自受縛，尋思四字回答之。曰流寓客子。夫流寓則古今時時有之。目今郡邑誌書，稱名宦則必繼之以流寓也。名宦者賢公祖父母也。流寓者賢隱逸名流也。有賢公祖父母，則必有賢隱逸名流。書流寓則與公祖父母等稱賢矣。宦必有名，乃紀。非名宦則不紀。故曰名宦。若流寓則不問可知其賢。故但曰流寓。蓋世未有不是大賢高品而能流寓者。晦庵婺源人，而終身延平。蘇子瞻兄弟俱眉州人，而一葬邳縣。一葬潁州，不特是也。邵康節范陽人也。司馬君實陝西夏縣人也。而皆終身流寓洛陽。與白樂天本太原人，而流寓居洛一矣。孰謂非大賢上聖而能隨寓皆安者乎？是以不問而知其賢也。然既書流寓矣，又書客子，不已贅耶？蓋流而寓矣，非築室而居其地，則種地而食其毛，欲不受其管束，又不可得也。故兼稱客子，則知其爲旅寓而非真寓。如司馬公邵康節之流。

也。去住時日久。近皆未可知。縣公雖欲以父母臨我。亦未可得。既未得以父母臨我。則父母雖尊。其能管束得我乎。故兼書四字。而後作客之意。與不屬管束之情。暢然明白。然終不如落髮出家之爲愈。蓋落髮則雖麻城本地之人。亦自不受父母管束。况別省之人哉。或曰。既如此。在本鄉可以落髮。亦何必麻城。噫。我在此落髮。猶必設盡計校。而後刀得臨頭。鄧鼎石見我落髮。泣涕甚哀。又述其母之言曰。爾若說我乍聞之。整一日不吃飯。飯來亦不下咽。李老伯決定留髮也。且汝若能勸得李老伯蓄髮。我便說爾是個真孝子。是個第一好官。嗚呼。余之落髮。豈容易哉。余唯以不肯受人管束之故。然後落髮。又豈容易哉。寫至此。我自酸鼻。爾等切勿以落髮爲好事。而輕易受人布施也。雖然。余之多事。亦已極矣。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此磨難。一生坎坷。將大地爲墨。難盡寫也。爲縣博士。卽與縣令提學觸。爲太學博士。卽與祭酒司業觸。如秦如陳如潘如呂。不一而足矣。司禮曹務。卽與高尙書殷尙書王侍郎萬侍郎盡觸也。高殷皆入閣。潘陳呂皆入閣。高之掃除少年英俊名進士無數矣。獨我以觸。迄得全。高亦人傑哉。最苦者爲員外郎。不得尙書謝大理卿董并汪意。謝無足言矣。汪與董皆正人。不宜與余抵。然彼二人者。皆急功名。清白未能過人。而自賢則十倍矣。予安得免觸耶。又最苦而遇尙書趙。趙於道學有名。孰知道學益有名。而我之觸益又甚也。最後爲郡守。卽與巡撫王觸。與守道駱觸。王本下

流不必道矣。駱最相知。其人最號有能有守。有文學。有實行。而終不免與之觸。何耶。渠過於刻厲。故遂不免成觸也。渠初以我爲清苦。敬我。終反以我爲無用。而作意害我。則知有己。不知有人。今古之號爲大賢君子。往往然也。記予嘗苦勸駱曰。邊方雜夷。法難盡執。日過一日。與軍與夷共享太平足矣。仕於此者。無家則難住。攜家則萬里崎嶇而入。狼狽而去。尤不可不體念之。但有一能。卽爲賢者。豈容備責。但無人告發。卽裝聾啞。何須細問。蓋清謹勇往。只可責己。不可責人。若盡責人。則我之清能亦不足爲美矣。况天下事亦只宜如此耶。嗟嗟。孰知予竟以此相觸也哉。雖相觸。然使余得以薦人。必以駱爲薦首也。此余平生之大略也。上之不能如東方生之避世金馬門。以萬乘爲僚友。含垢忍恥。遊戲仕路。最上又不能如胡廣之中庸。梁江總之頭黑。馮道之五代。貪祿而不能忍詬。其得免於虎口。亦天之幸耳。旣老而思勝算。就此一著。已非上策。爾等安得知耶。故予嘗謂世間有三種人。決宜出家。非三種而出家。非避難。卽無計治生。利其閒散。可以成就吾之懶也。無足言也。三種者何。蓋世有一種如梅福之徒。以生爲我酷。形爲我辱。智爲我毒。身爲我桎梏。的然見身世之爲贅疣。不得不棄官而隱。夫洪崖玉筍之間者。一也。又有一種如嚴光。阮籍。陳搏。邵雍輩。苟不爲比于呂尙之遇文王。管仲之遇齊桓。孔明之遇先主。傳說之遇高宗。則寧隱無出。故夫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女。則何以哉。又曰。沽

之哉。我待價者也是以孔子終身不仕而隱也。其曰有道則仕。無道則懷。不過以贊伯王等云耳。若夫子苟不遇知己善價。則雖有道之世。不肯沽也。此又一種也。夫天下曷嘗有知己之人哉。况真爲天下知己之主歟。其不得不隱居于巖穴釣臺蘇門之山。固其所矣。又有一種則陶淵明輩是也。亦貪富貴。亦苦貧窮。苦貧窮故以乞食爲恥。而曰扣門拙言詞。愛富貴故求爲彭澤令。因遣一力與兒。而曰助汝薪水之勞。然無耐其不肯折腰何。是以八十日便賦歸去也。此又一種也。適懷林在傍。研墨問曰。不審和尚于此三種何居。余曰。卓哉。梅福莊周之見。我無是也。必遇知己之主而後出。必有蓋世真才。我無是才也。故亦無是見也。其唯陶公乎。夫陶公清風千古。余又何人敢稱庶幾。然其一念真實。受不得世間管束。則偶與同耳。敢附驥耶。

以上六條。末條復潦倒哀鳴。可知余言之不顧矣。勸爾等勿哭勿哀。而我復言之哀哀。真情實意。固自不可強也。我願爾等勿哀。又願爾等心哀。心哀是真哀也。真哀自難止。人安能止。

寒燈小話

第一段

九月十三夜。大人患氣急。獨坐更深。向人輩言曰。丘坦之此去不來矣。言未竟。淚如雨下。

△謂大人莫太感傷。因爲鄙俚之語以勸大人。語曰：這世界真可哀。乾坤如許大。好人難容載。我勸大人莫太傷懷。古來盡如此。今日安足怪。我量彼走盡天下無知己。必然有時還來。亂曰：此說不然。此人聰明大有才。到處逢人多相愛。只恨一來太無情。不念老人日夜難待。十五夜復聞人道有一老先生。特地往丘家拜訪。荆州袁生且親下請書以邀之。袁生拜既不答。召又不應。丘生又係一老先生。通家子。亦竟不與袁生商之。傍人相視莫不驚駭。以爲此皆人世所未有者。大人謂袁生只爲不省人間禮數。取怒於人。是以遨遊至此死。又責之備。袁生安所逃死耶。嗟嗟。袁生之難也。烏得無罪乎。懷林小沙彌從傍晒曰：袁家丘家決定是天上人。初來下降人世者。是以不省人世事也。若是世間人。安有不省世間禮數之理。某謂林言甚辯。大人曰：林之言是也。夫唯真天上人。是以不知有人世事。故世間人之所能知者。天人不知。世間人之所能行者。天人不能。是以謂之天人也。夫世間人之所能知能行者。天人既已不知不能。則天人之所知者。世間人亦決不知。天人之所能者。世間人亦決不能。若慕天人以其所不知不能。而復責天人以世之所共知共能。是猶責人世以知能。而復求其如天人。之不知與不能也。不亦難歟。則不惟天人失其爲天人。將世間人亦失其爲世間人矣。是責備之過也。吾謂不如取天人之所獨知獨能者。而以與之好。而略其所不知不能之不如世間人者。而不爲之求備焉。

則善矣。因感而賦詩三章。以祛責備者之感。不是天人初下世。如何不省世人禮。省得世人禮不難。爾來我往知禮矣。既不能知人世禮。如何敢到人間世。任爾胸藏萬斛珠。不如百拜頭至地。去年曾有一新郎。兩處奔波苦苦忙。糞掃堆邊都是也。癡人却說郎非常。

第二段

是夜懷林侍次。見有貓兒伏在禪椅之下。林曰。這貓兒日間祇拾得幾塊帶肉的骨頭吃了。便知痛他者是和尙。每每伏在和尙座下而不去。和尙嘆曰。人言最無義者是貓兒。今看養他顧他時。他卽戀着不去。以此觀之。貓兒義矣。林曰。今之罵人者。動以禽獸。奴狗罵人。強盜罵人。罵人者以爲至重。故受罵者亦自爲至重。吁。誰知此豈罵人語也。夫世間稱有義者。莫過於人。你看他威儀禮貌。出言吐氣。好不和美。憐人愛人之狀。好不切至。只是還有一件不如禽獸。奴狗強盜之處。蓋世上做強盜者有二。或被官司逼迫。怨氣無伸。遂爾遁逃。或是盛有才力。不甘人下。倘有一個半個憐才者。使之得以效用。彼必殺身圖報。不肯忘恩矣。然則以強盜罵人。是不爲罵人了。是反爲讚嘆稱美其人了也。狗雖人奴。義性尤重。守護家主。逐亦不去。不與食吃。彼亦無噓。自去吃屎。將就度日。所謂狗不厭家貧是也。今以奴狗罵人。又豈當乎。吾恐不是以狗罵人。反是以人罵狗了也。至於奴之一字。但爲人使而不足以使人者。咸謂之奴。世間易

嘗有使人之人哉。爲君者漢唯有孝高孝文孝武孝宣耳。餘盡奴也。則以奴名人。乃其本等名號。而反怒人何也。和尚謂禽獸畜生強盜奴狗。既不足以罵人。則當以何者罵人。乃爲恰當。林遂引數十種如蛇如虎之類。俱是罵人不得者。直商量至夜分。亦竟不得。乃嘆曰。嗚呼。好看者人也。好相處者人也。祇是一付肚腸。甚不可看。不可處。林曰。果如此。則人真難形容哉。世爲人皮包倒狗骨頭。我謂狗皮包倒人骨頭。未審此罵何如。和尚曰。亦不足以罵人。遂去睡。

第三段

守庵僧每日齋。皆取給于城內外人家供給盞飯。推其餘乃以飯往來方僧道侶。是日道侶中有一人再來索食。守僧怒罵不已。大人聞之謂某輩曰。不與食亦罷。何太辱罵也。况又盞飯之餘乎。因論及常志等。謂常志每借得銀物。隨手輒盡。此其視守僧之罵道人較勝矣。且常志等平日亦自謂能輕財好施。當過守僧十倍也。某謂此說未當。要不過伯仲之間耳。彼守僧之罵道人傷于太儉者也。但知爲施主惜餘飯。而不知爲施主廣積福。但知化飯之難。欲以飽其徒。不知受罵之苦。反以傷佛心。是太儉之故也。若常志輩但見假借名色以得人之銀。若甚容易。而不知屢借名色以要人之銀。人實難堪。况慷他人之慨。費別姓之財。於人爲不情。於己甚無謂乎。是太奢之過也。奢儉俱非。何以稱常志之勝。大人曰。若如子言。則輕財之名不美乎。

彼固慕輕財之名而後爲之者也。某曰嗟哉。是何言歟。夫古之言輕財者必曰重義。未有無故而輕財者也。故重義者必輕財。而輕財者以重義故。是以有輕財重義之說。有散財結客之說。是故范純佑麥舟之予。以石曼卿故。非石曼卿。則一麥不肯妄費矣。魯子敬有一困三千里之予。以周公瑾故。非公瑾。則一粒不肯妄費矣。爲公瑾是以結客故。散財爲石曼卿。是以重義故。輕財。今得人錢財。視同糞土。豈爲謀王圖伯。用之以結客乎。抑救災恤患。而激於義之不能以已也。要不過縱酒色之慾。滋豪奴之貪。亂而而不理。懦而不敢明耳。何曾有一文施及於大賢之待朝餉者。此爲浪費縱慾。而借口輕財。是天下之浪子。皆輕財之夫也。反不如太儉者之爲得。故曰與其奢也寧儉。

第四段

九月二十七日。林隨長者遊至西城。發足欲往萬壽寺。寺有僧。長者每遊必至方丈。是日忽逢暴雨。勢似天以同來。長者避雨于秀士門下。不一盞茶。雨過。然平地皆水。可以行舟矣。林啓長者曰。此驟雨。水未退。不如升學一坐。稍待水退。乃往。長者登堂。坐于中堂之上。時有老僕。卽欲入報。長者遽止之曰。勿報。我躲雨至此。權坐一時。切勿報。不報。我尙多坐一時。若報。主人出。我不過一茶卽起矣。偶宅中有老姆從內出。見是長者。不覺發聲曰。是卓吾老爹。何不速報。

便番身入內口中道卓吾老爹在堂快報知快報知于時主人出安座已坐未一茶長者果起至道中問林曰何此家婦人女子盡識李卓吾耶林曰偏是婦人女子識得具丈夫相者反不識也此間男子見長者個個攢眉長者曰如爾言反比不得婦人耶林曰不然男子慣見長者故作尋常看此老婦人乍見耳乍見是以生希有想歡喜想也長者但自念果尋常乎希有乎不必問林也若說男子不如婦人非矣長者曰爾言是爾言是疾行至萬壽寺會其僧其僧索書書數紙已其徒又索聯句聯句曰僧卽俗俗卽僧好個道場爾爲爾我爲我大家遊戲是夜雨不止雨點大如車輪長者肩輿淋漓帶雨而歸大叫于輿上曰子看我與爾共作雨中遊何如林對曰真可爲遊戲三昧大神通自在長者矣

玉合 共四首

此記亦有許多曲折但當要緊處却緩慢却泛散是以未盡其美然亦不可不謂之不知趣矣韓君平之遇柳姬其事甚奇設使不遇兩奇人雖曰奇亦徒然耳此昔人所以歎恨於無緣也方君平之未得柳姬也乃不費一毫力氣而遂得之則李王孫之奇千載無其匹也迨君平之既失柳姬也乃不費一時力氣而遂復得之則許中丞之奇唯有岷崙奴千載可相伯仲也嗚呼世之遭遇奇事如君平者唯豈少哉惟不遇奇人卒致兩地含冤抱恨以死悲矣然君

平者唯得之太易。故失之亦易。非許俊奇傑安得復哉。此許中丞所以更奇也。

崑崙奴

許中丞片時計取柳姬。使玉合重圓。崑崙奴當時力取紅綃。使重關不阻。是皆天地間緩急有用人也。是以謂之俠耳。忠臣俠忠。則扶顛持危。九死不悔。志士俠義。則臨難自奮。之死靡他。古今天下。苟不遇俠而妄委之。終不可用也。或不知其爲俠而輕置之。則亦不肯爲我死爲我用也。俠士之所以貴者。才智兼資。不難於死事。而在於成事也。使死而可以成事。則死真無難矣。使死而不足以成事。則亦豈肯以輕死哉。貫高之必出張王。審出張王而後絕吭以死者是也。若崑崙奴既能成主之事。又能完主之身。則奴願畢矣。縱死亦有何難。但郭家自無奈崑崙奴何耳。劍術縱精。初何足恃。設使無劍術。郭家四五十人。亦能奈之何乎。觀其酬對之語可見矣。况彼五十人者。自謂囊中之物。不料其能出此網矣。一夫敢死。千夫莫當。况僅僅五十人而肯以活命換死命乎。直潰圍出。本自無阻。而奈何以劍術目之。謂之劍術。且不可。而乃謂之劍俠。不益傷乎。劍安得有俠也。人能俠劍。劍又安能俠人。人而俠劍。直匹夫之雄耳。西楚伯王所謂學劍不成。去學萬人敵者是也。夫萬人之敵。豈一劍之任邪。彼以劍俠稱烈士者。真可謂不識俠者矣。嗚呼。俠之一字。豈易言哉。自古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同一俠耳。夫劍之有術。亦非

真英雄者之所願也。何也。天下無不破之術也。我以術自聖。彼亦必以術自神。術而逢術。則術窮矣。曾謂荆卿而未嘗聞此乎。張良之擊秦皇也。時無術士。故子房得以身免。使遇術者。立爲齏粉矣。古黃石老大嗔怪于圮橋之下也。鄙後不用一術。只以無窮神妙不可測識之術應之。滅秦興漢。滅項興劉。韓彭之俎醢不及。蕭何之械繫不及。呂后之妬悍不及。功成名遂而身退。堂堂大道。何神之有。何術之有。况劍術邪。吾是以深悲魯勾踐之陋也。彼其區區。又何足以知荆卿哉。荆卿者蓋真俠者也。非以劍術俠也。

拜月

此記關目極好。說得好。曲亦好。真元人手筆也。首似散漫。終致奇絕。以配西廂。不妨相追逐也。自當與天地相終始。有此世界。卽離不得此傳奇。肯以爲然否。縱不以爲然。吾當自然其然。詳試讀之。當使人有兄兄妹妹義夫節婦之思焉。蘭此崔重名。尤爲閒雅。事出無奈。猶必對天盟誓。願終始不相背負。可謂真正之極矣。興福投竄林莽。知恩報恩。自是常理。而卒結以良緣。許之歸妹。興福爲妹丈。世隆爲妻兄。無得不酬。無恩不答。天之報施善人。又何其巧與。

紅拂

此記關目好。曲好。白好。事好。樂昌破鏡重合。紅拂智眼無雙。虬髯棄家入海。越公並遣雙

妓。皆可師。可法。可敬。可羨。孰謂傳奇不可以興。不可以觀。不可以羣。不可以怨乎。飲食宴樂之。妓間起義。動概多矣。今之樂猶古之樂。幸無差別視之。其可。



李氏焚書卷之四終

李氏焚書

李氏焚書



二二四

李氏焚書卷之五

讀史

曹公二首

曹公欲以愛女嫁丁儀。五官中郎將曰：婦人觀貌，而丁儀目眇，恐愛女不悅。後公與儀會，因坐而劇談，勃然起曰：下椽好士，即使其兩目盲，猶當嫁女與之。何況但眇？是兒悞我。嗚呼！曹公愛才而忘其眇，愛才而忘其愛，愛才而忘其女之所不愛。若曹公真可謂愛才之極矣。然丁掾亦何可當也？夫人以目眇爲病，而丁掾獨以目眇見爲奇。吾是以知曹公之巨眼矣。是故獨能以隻眼視丁掾也。是故丁掾可以失愛女，而不可以失岳翁。縱可以不稱岳翁，而不得不稱以知己之主。

魏武病頭風，方伏枕時，一見陳琳檄，卽躍然起曰：此愈我疾。此愈我疾。夫文章可以起病，是天下之良藥，不從口入，而從心授也。病卽起于見文章，是天下之真藥，不可以形求，而但可以神領也。夫天下之善文章，如良醫之善用藥，古今天下亦不少矣。故不難於有陳琳，而獨難

於有魏武。設使呈陳琳之檄於凡有目者之前。未必不皆以爲好。然未必遽皆能愈疾也。唯愈疾然後見魏武之愛才最篤。契慕獨深也。故吾不喜陳琳之能文章。而喜陳琳之遇知己。蓋知己甚難。雖琳亦不容不懷知己之感矣。唐之明皇。豈不是能文章者。然杜甫三大禮賦。浩然不才詩。已棄之如秦越人矣。况六朝之庸主哉。况沈謝引短推長。僧虔秃筆自免。孝標空續辨命哉。

楊修

史稱丞相主簿楊修。謀立曹植爲魏嗣。曹丕患之。以車載廢簾內。吳質與之謀。修以白操。丕大懼。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簾載絹而入。推驗無人。操由是疑。又修每當就植。慮有關白。忖度操意。豫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隨問應答。於是教裁出答卽入。操怪之。乃收殺修。此爲實錄矣。或以修聰敏異常。又與袁氏爲婚。故曹公忌之。夫曹公愛才。今古所推。雖禰正平之無狀。猶爾相容。陳孔璋之檄辱及父祖。且收以爲記室。安得有此。且安得兼羣雄而并天下也。其欲謀立臨淄。爲丕等所譖。是的。蓋臨淄本以才捷愛幸。秉意投修。故修亦自以植爲知己。植旣數與修書。無所避忌。修亦每於操前馳騁聰明。則修之不善韜晦。自宜取敗。修與禰正平孔北海俱相知。俱是一流人。故俱敗。

反騷

朱子曰。雄少好辭賦。慕司馬相如之作。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常不流涕焉。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撫騷文而反之。自嶧山投諸江。以弔屈原云。李生曰。離騷離憂也。反騷反其辭。以甚憂也。正謂屈子翻愁結耳。彼以世不足憤。其憤世也益甚。以俗爲不足嫉。其嫉俗愈深。以神龍之淵潛爲懿。則其卑鄙世人。驢騾下上。視屈子爲何物。而視世爲何等乎。蓋深以爲可惜。又深以爲可憐。痛原轉加。而哭世轉劇也。夫有伯夷之行。則以餓死爲快。有士師之沖。則以不見羞汗爲德。各從所好而已。若執夷之清。而欲兼柳之和。有惠之和。又欲并夷之清。則惠不成。惠不成。夷不成。夷皆假焉耳。屈子者夷之倫。楊雄者惠之類。雖相反而實相知也。實未常不相痛念也者。彼假人者。豈但不知雄。而亦豈知屈乎。唐柳柳州有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顛覆兮。又豈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其不渝兮。夫唯服道而守義。吁嗟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彷彿其文章。託遺編而嘆喟兮。渙余涕其盈眶。哀今之人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退默默以自服兮。曰吾言之而不行。其傷今念古亦可感也。獨太史公屈原傳最得之。

史記屈原

夫爲井者泄淤泥而瑩清泉。可以汲矣。而乃不汲。眞不能不令人心惻也。故知王明則臣主並受其福。不明則臣主並受其辱。又何福之能得乎。然則懷王客死於秦。屈原沉沒於淵。正並受其辱者耳。曷足怪也。張儀侮弄楚懷。直似兒戲。屈原乃欲託之爲元首。望之如堯舜三王。雖忠亦癡。觀者但取其心可矣。昏愚庸主。有何草制可定。左右近侍。絕無與原同心者。則原亦太孤子而無助矣。且所草藁旣未定。上官大夫等安得見之。旣得而見。則是吾示天下以公也。公則無有我人。又何待奪。又何奪之而不與乎。卽推以爲上官大夫之能可也。不待彼有奪意。斯善矣。此以人事君之道。臣之所以廣忠益者眞大忠也。甚不可以不察也。

漁父

細玩此篇。畢竟是有此漁父。非假設之辭也。觀其鼓棹之歌。迥然清商。絕不同調。未卽頓顯拒絕之跡。遂去不復與言。可以見矣。如原決有此見。肯沈汨羅乎。實相矛盾。各執一家言也。但爲漁父則易。爲屈子則難。屈子所謂邦無道則愚以犯難者也。誰不能智。唯愚不可及矣。漁父之見。原亦知之。原亦能言之。則謂爲屈原假設之詞亦可。

招魂

朱子曰。古者人死。則以其上服。升屋履危。北面而號曰。臯某復。遂以其衣三招之。而下以

覆尸。此禮所謂復也。說者以爲招魂復魂。有禱祠之道。盡愛之心。蓋猶冀其復生耳。如是而不生。則不生矣。於是乃行死事。而荆楚之俗。乃或以施之生人。故宋玉哀閔屈原放逐。恐其魂魄離散。遂因國俗。託帝命。假巫語。以招之。其盡愛致禱。猶古遺意。是以太史公讀之。而哀其志焉。李生曰。上帝命巫陽。占筮屈平所在。與之魂魄。巫陽謂屈原放逐江南。魂魄不復。日久。不待占。而後知。筮而後與也。但宜卽差掌夢之官。往招其魂。速之來歸耳。夫返魂還魄。生死肉骨。天帝專之。乃使陽筮之。帝之不足爲明矣。故陽謂帝命難從。而自以己情來招引之也。天帝亦遂辭巫陽。而謝不能復用屈原焉。蓋王自比巫陽。而以上官子蘭等。比掌夢之官。以懷襄比天帝。辭意隱矣。其招之辭。只述上下四方之不可久處。但道故國土地飲食宮室聲妓宴遊之樂。宗族之美。絕不言當日事。可謂至妙至妙。善哉招也。痛招也哉。樂哉招也。同時景差亦有大招辭。至漢時淮南小山作招隱士。朱子曰。淮南王安好招致賓客。客有八公之徒。分造詞賦。以類相從。或稱大山。或稱小山。漢藝文志有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是也。王逸云。小山之徒。閔傷屈原身雖沉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彰其志。

誠子詩

明者處世。莫尙於中。優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爲拙。柳惠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

玩世詭譎不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羣累生。孤貴失和。遺餘不匱。自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卓吾子曰。旣云隨時之宜。則首陽非拙。旣云無有常家。則何必柳下而後爲工。班固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談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尙容。其滑稽之雄乎。卓吾子曰。向旣稱朔口諧辯。倡則是論勝也。而曰不能持論。何哉。向之所謂論者。向去朔未遠。千載而上。恍然猶將見之。而問於長老之在朔時者。向可知也。當朔時。朝野無半人知朔。唯武帝知朔。故朔有諫必聽。彼同時諸長老。誰是知朔者。而問朔也。不見設客難乎。吁。言不純師。行不純德。流風遺書蔑如乎。不也。雄之爲人。益可知矣。卑卑弄其唇吻。欲以博萬世之名。視朔奚啻霄壤。余此參駁。當爲朔雄實錄。

非有先生論

遇得其人。則一言以興。遇不得其人。則一言遂死。千載遇少而不遇多。此志士所以在山。仁人所以盡養壽命也。唯其不忍爲。是以莫肯爲。歌咏彈琴。樂而忘死。宜矣。然則東方生蓋亦

幸而遭遇漢武者也。人謂大隱居市朝，以東方生爲朝隱。噫！使非武帝愛才，知朔如此，敢一日而居市朝之間哉？最先避世而歌德衰者朔也。

子虛

班固曰：史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諷諫何異？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余謂楊雄此言，非但不知人，亦且不知文。非但不知文，亦且不知言。非但不知言，亦且不知諷矣。旣不知諷，宜其劇秦而美新也。

賈誼

班固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繫單于，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要於事者，著於傳云。李卓吾曰：班氏文儒耳，只宜依司馬氏例，以成一代之史，不宜自立論也。立論則不免

攙雜。別項經史聞見。反成穢物矣。班氏文才甚美。其於孝武以前人物。盡依司馬氏之舊。又甚有見。但不宜更添論贊於後也。何也。論贊須具曠古隻眼。非區區有文才者所能措也。劉向亦文儒也。然筋骨勝。肝腸勝。人品不同。故見識亦不同。是儒而自文者也。雖不能超於文之外。然與固遠矣。漢之儒者。咸以董仲舒爲稱首。今觀仲舒不計功謀利之云。似矣。而以明災異。下獄論死何也。夫欲明災異。是欲計利而避害也。今既不肯計功謀利矣。而欲明災異者何也。既欲明災異以求免於害。而又謂仁人不計利。謂越無一仁又何也。所言自相矛盾矣。且夫天下曷嘗有不計功謀利之人哉。若不是真實知其有利益於我。可以成吾之大功。則烏用正義明道爲耶。其視賈誼之通達國體。真實切用何如耶。班氏何知。知有舊時所聞耳。而欲以貶誼。豈不可笑。董氏章句之儒也。其腐固宜。雖然董氏特腐耳。非詐也。直至今日。則爲穿窬之盜矣。其未得富貴也。養吾之聲名。以要朝廷之富貴。凡可以欺世盜名者。無所不至。其既得富貴也。復以朝廷之富貴。養吾之聲名。凡所以臨難苟免者。無所不爲。豈非真穿窬之人哉。是董仲舒之罪人。班固之罪人。而亦敢於隨聲雷同。以議賈生。故予因讀賈鼂二子經世論策。痛班氏之溺於聞見。敢於論議。遂爲歌曰。駟不及舌。慎莫作孽。通達國體。劉向自別。三表五餅。非踈匪拙。彼何人斯。千里之絕。漢廷諸子。誼實度越。利不可謀。何其迂闊。何以用之。幡鬚鶴髮。從容廟廊。冠冕

珮玦。世儒棋手。不知何說。

鼂錯

班固贊曰。鼂錯銳於爲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經於溝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於篇。卓吾曰。鼂錯對策。直推漢文於五帝。非諛也。以其臣皆莫及也。故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而自親事。親事則不可不知術數矣。今觀其時在廷諸臣。僅賈生耳。賈生雖千古之英。然與文帝遠矣。是豈文帝咸有一德之臣乎。夫旣不得如五伯之佐。賢於其主。又不得如三王之臣。復與主而俱賢。則孝文眞孤立無輔者矣。是故鼂錯傷之。而推之以與五帝並也。然謂漢文無輔則可。謂其不知術數則不可。夫治國之術多矣。若謂人盡不知術數。必欲其皆就己之術數。則亦豈得謂之知術數哉。漢文有漢文之術數也。漢高有漢高之術數也。二五帝伯。又自有二五帝霸之術數也。以至六家九流。凡有所挾以成大功者。未常不皆有眞實一定之術數。唯儒者不知。故不可以語治。雖其間亦有一二偶合。然皆非性定神契。心融才會。眞若執左券而後爲之者也。是故因其時。用其術。世無定時。我無定術。是之謂與時消息而已不勞上也。執其術。馭其時。時固無常。術則有定。是之謂執一定以應於不窮。次也。若夫不見其時。不知其術。時在則術在。而術不能違時。術在則時在。

而時亦不能違術。此則管夷吾諸人能之。上之上也。若鼂錯者不過刑名之一家。申商之一術。反以文帝爲不知學術。而欲牽使從己。惑矣。夫申商之術。非不可平均天下。而使人人視之盡如指掌也。然而禍患則自己當之矣。故錯以其殘忍刻薄之術。輔成太子。而太子亦卒用彼殘忍刻薄之術。還害其身。嗚呼。孰知錯傷文帝之無輔。而其父反以傷鼂錯之無父乎。是故國爾忘家。錯唯知日夜傷劉氏之不尊也。公爾忘私。而其父又唯知日夜傷錯氏之不安矣。千載之下。真令人悲傷而不可已。乃班固反譏其父不能學趙母。謬哉。

絕交書

此書若出相知者代康而爲之辭。則可。若康自爲此詞。恐無此理。濤之舉康。蓋所謂真相知者。而康之才亦實稱所舉。康謂己之情性不堪做官。做官必取禍。是也。謂濤不知己而欲貽之禍。則不是。以己爲鴛雛。以濤爲死鼠。又不是。以舉我者爲不相知。而直與之絕。又以己爲真不愛官。以濤爲愛官者。尊己卑人。不情實甚。則尤爲不是矣。嗚呼。如康之天才。稍加以學。抑又何當也。而肯襲前人之口吻。作不情之遁辭乎。然此書實峻絕可畏。千載之下。猶可想見其人。母曰余貶康也。全爲上上人說耳。

養生論

稽阮稱同心。而阮則體妙心玄。一似有聞者。觀其放言與孫登之嘯。可觀也。若向秀注莊子。尤爲己見大意之人。真可謂莊周之惠施矣。康與二子遊。何不就而問道。今讀養生論。全然不省神仙中事。非但不識神仙。亦且不識養生矣。何以當面蹉過如此邪。以此聰明出塵好漢。雖向阮亦無如之何。真令人恨恨。雖然。若其人品之高。文辭之妙。則豈七賢之所可及哉。

琴賦

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人邪惡。歸於正道。故謂之琴。余謂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人知口之吟。不知手之吟。知口之有聲。而不知手亦有聲也。如風撼樹。但見樹鳴。謂樹不鳴不可也。謂樹能鳴亦不可。此可以知手之有聲矣。聽者指謂琴聲。是猶指樹鳴也。不亦泥歟。尸子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因風而思民愠。此舜心也。舜之吟也。微子傷殷之將亡。見鴻鴈高飛。援琴作操。不敢鳴之於口。而但鳴之於手。此微子心也。微子之吟也。文王既得后妃。則琴瑟以友之。鐘鼓以樂之。向之展轉反側。寤寐思復者。遂不復有。故其琴有關雎。而孔子讀而贊之曰。關雎樂而不淫。言雖樂之過矣。而不可以爲過也。此非文王之心乎。非文王其雖能吟之。漢高祖以雄才大略取天下。喜仁柔之太子。既有羽翼。可以安漢。又悲趙王母子。屬在呂后。無以自全。故其倚瑟而歌鴻鵠。雖泣下霑襟。而其聲慷慨。

實有慰藉之色。非漢高之心乎。非漢高又孰能吟之。由此觀之。同一心也。同一吟也。乃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夫心同吟同。則自然亦同。乃又謂漸近自然。又何也。豈非叔夜所謂未達禮樂之情者耶。故曰言之不足。故歌詠之。歌詠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康亦曰復之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咏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傅仲武舞賦云。歌以詠言。舞以盡意。論其詩不如聽其聲。聽其聲不如察其形。以意盡於舞。形察於聲也。由此言之。有聲之不如無聲也。審矣。盡言之不如盡意。又審矣。然則謂手爲無聲。謂手爲不能吟。亦可。唯不能吟。故善聽者獨得其心。而知其深也。其爲自然。何可加者。而孰云其不如肉也耶。吾又以是觀之。同一琴也。以之彈於袁孝尼之前。聲何夸也。以之彈於臨絕之際。聲何慘也。琴自一耳。心固殊也。心殊則手殊。手殊則聲殊。何莫非自然者。而謂手不能二聲可乎。而謂彼聲自然。此聲不出於自然可乎。故蔡邕聞絃而知殺心。鍾子聽絃而知流水。師曠聽絃而識南風之不兢。蓋自然之道。得手應心。其妙固若此也。

幽憤詩

康詣獄。明安無罪。此義之至難者也。詩中多自責之辭。何哉。若果當自責。此時而後自責。晚矣。是畏死也。既不畏死。以朋友之無罪。又復畏死而自責。吾不知之矣。夫天下固有不畏死

而爲義者。是故終其身樂義而忘死。則此死固康之所快也。何以自責爲也。亦猶世人畏死而不敢爲義者。終其身寧無義。而自不肯以義而爲朋友死也。則亦無自責時矣。朋友君臣莫不皆然。世未有託孤寄命之臣。旣許以死。乃臨死而自責者。好善闇人之云。豈別有所指而非以指呂安乎否耶。當時太學生三千人。同日伏闕上書。以爲康請。則康益可以死而無責矣。鍾會以反虜。乘機害康。豈康尙未之知。而猶欲頤性養壽。改絃易轍於山阿巖岫之間邪。此豈稽康頤性養壽時也。余謂叔夜何如人也。臨終奏廣陵散。必無此紛絃自責。錯謬幸生之賤態。或好事者增飾於其間耳。覽者自能辯之。

酒德頌

法言曰。螟蛉之子。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也。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李軌白。螟蛉桑蟲。蜾蠃蜂蟲。蜂蟲無子。取桑蟲蔽殪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久則化成蜂蟲。此矣。頌唯結語獨新妙。非法言引用意。讀者詳之。今人言養子爲螟蛉子。卽此。然則道學先生。禮法俗士。舉皆蜂蟲之螟蛉子哉。猶自謂二豪。悲歎。

思舊賦

向秀思舊賦。只說康高才妙技而已。夫康之才之技。亦今古所有。但其人品氣骨。則古今

所希也。豈秀方圖自全，不敢盡耶？則此賦可無作也。舊亦可無爾思矣。秀後康死，不知復活幾年。今日俱安在也。康猶爲千古豪所歎，而秀則已矣。誰復更思秀者，而乃爲此無盡算計也。邪？且李斯歎東門，比擬亦大不倫。竹林七賢，此爲最無骨頭者。莫曰先輩初無臧貶七賢者也。

楊升菴

余讀先生文集有感焉。夫古之聖賢，其生也不易，其死也不易，生不易，故生而人皆仰，死不易，故死而人爾思。於是乎前而生者，猶冀有待於後世；後而生者，又每歎恨於後時。同時而生者，又每每比之如附驥，比之如附青雲，則聖賢之生死固大矣。余讀先生文集，欲求其生卒之年月而不得也。遍閱諸序文，而序文又不載，彼蓋以爲序人之文，只宜稱贊其文云耳，亦猶序學道者必大其道，敘功業者必大其功，敘人品者必表揚其梗概，而豈知其不然乎？蓋所謂文集者，謂其人之文的，然必可傳於後世，然後集而傳之也。則其人之文當皎然如日星之炳煥，凡有目者能覩之矣。而又何藉於敘贊乎？彼敘贊不已贊乎？况其人或未必能文，則又何以知其文之必可傳，而遂贊而序之以傳也？故愚嘗謂世之敘文者多，其無識孫子，欲借他人位望，以光顯其父祖耳。不然，則其勢之不容以不請，而又不容以不文辭者也。夫文而待人以傳，則其文可知也。將誰傳之也？若其不敢不請，又不敢辭，無敘文者亦只宜直述其生卒之日，與

生平之次第。使讀者有考焉。斯善矣。吁。先生人品如此。道德如此。才望如此。而終身不得一試。故發之於文。無一體不備。亦無備不造。雖游其門者。尙不能贊一辭。况後人哉。余是以竊附景仰之私。欲考其生卒始末履歷之詳。如昔人所謂年譜者。時時置几案間。儼然如游其門。躡而從之。而序集皆不載。以故恨也。况復有矮子者。從風吠聲。以先生但可謂之博學人焉。尤可笑矣。

靖貽謔

古今人情一也。古今天下事勢亦一也。某也從少至老。原情論勢。不見有一人同者。故予每每驚訝。以爲天何生我不祥如此乎。夫人性不甚相遠。而予獨不同。非不祥而何。余初仕時。親見南倭北虜之亂矣。最後入滇。又熟聞土官猺撞之變矣。大概讀書食祿之家。意見皆同。以余所見質之。不以爲狂。則以爲可殺也。今讀先生集。記姜公事。姜公之心正與予合。而先生取之如此。則知先生唯不用。用必爲姜公無疑矣。生雖後時。見符前哲。亦可以證予生之非不祥也。因喜錄此。

唐貴梅傳

升菴先生孝烈婦唐貴梅傳曰。烈婦姓唐。名貴梅。池州貴池人也。笄年適朱。夫貧且弱。有

老姑者。悍而淫。少與徽州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復至池。見婦悅之。密以金帛賂姑。姑利其有。誨婦淫者以百數。弗聽。迫之亦弗聽。加以箠楚。又弗聽。繼以炮烙。體無完膚。終不聽。姑乃以婦不孝。訟於官。通判慈谿毛玉受賂。倍加刑焉。婦幾死。然終不聽也。商猶慕其色。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婦曰。何不吐實。婦曰。若然。全吾名而汙吾姑乎。乃夕易袿襦。雉經於後園古梅樹下。姑不知也。及旦。手持桑杖。將入室。挺之。且罵且行。曰。惡奴。早從我言。得金帛享快樂。今定何如也。入室無見。尋至樹下。乃知其死。因大慟哭。親黨咻曰。生旣以不孝。訟死乃稱嫗心。何以慟哭爲。姑曰。婦在吾猶有望。婦死。商人必倒賊。吾是以哭。非哭惡奴也。尸懸於樹三日。顏如生。樵夫牧兒見者。咸墮淚。每歲梅月之下。隱隱見其形。有司以府官故。終不敢舉節。余舅氏喻士積薄遊至池。聞其事。作詩弔之。歸屬愼爲傳其事。嗚呼。婦生不辰。遭此悍姑。生以梅爲名。死於梅之株。冰操霜清。梅乎何殊。旣孝且烈。汗青宜書。有司失職。咄哉可吁。乃爲作傳。以附露筋碑之趾。卓吾子曰。先王教化。只可行於窮鄉下邑。而不可行於冠裳濟濟之名區。只可行於三家村裏。不識字之女兒。而不可行於素讀書而居民上者之君子。池州通判毛玉。非素讀書而居民上之君子乎。慈谿爲縣。又非毛玉所產之巨邑名區乎。今通判貪賄而死。逼孝烈以淫。素讀書而沐教化者如此。孝烈唐貴梅寧死而不受辱。未曾讀書而沐聖教者如彼。則先王之教化亦徒

矣。孝烈二字。楊太史特筆也。夫貴梅之死烈矣。於孝何與。蓋貴梅所以寧死而不自白者。以姑之故也。不然。豈其不切齒痛恨於賄囑之商。而故忍死以爲之諱哉。書曰。孝烈婦當矣。死三日而尸猶懸。顏如生。衆人雖知而終不敢舉。每歲之暮。白月照梅。隱隱如見。猶冀有知者乎。吁。今之官府。不但此等之死不肯代白。縱有別項容易表白者。亦必有勢與力而後肯。孰知數千里之外。無干與之人。不用請求而遂以孝烈傳其事也。楊太史當代名流。有力者百計欲借一言以爲重而不得。今孝烈獨能得太史之傳。以自昭明於百世。孝烈可以死矣。設使當其時。貴池有賢者。果能慨然白之於當道。亦不過賜額掛匾。了一故事耳矣。其誰知重之乎。自此傳出。而孝烈之形。吾知其不復重見於梅月之下也。升菴之聞。聞於其舅喻士積。士積夙遊貴池。親見其事。曾爲詩以弔之。故升菴作傳。具載士積見聞始末。以士積可信也。然則此傳不但孝烈藉以章顯。士積亦附以著名矣。傳豈徒作耶。嗟嗟。毛通判當日之爲。亦只謂貪其賄而人莫知也。貴梅已死。而誰爲白也。孰知不白於貴池。而卒白於新都乎。今升菴文集盛行於世。夫誰不知傳其事於此集之中者。貴池人士。咸知有賊吏毛玉受賄。而死逼孝烈以淫也。慈谿人士亦咸知有鄉官毛玉受賄。而死逼孝烈以淫也。毛玉唯無孫子則已。苟有子。則已。必不敢認毛玉以爲父。苟有孫。則必不敢認毛玉以爲祖矣。蓋同鄉少年傾慕太史之日久矣。讀其書。閱其事。則

必私相告語。私相告語。未有不竊笑而背罵者。夫毛玉之心。本欲多積金錢以遺其孫子。使孫子感己也。又安知反使孫子不敢認己也哉。太史之傳。嚴於先王之教化明矣。余謂此傳有裨於世教者弘也。故復亟讀而詳錄之。以爲孝烈之外傳云。

茶夾銘

唐右補闕綦母旻著代茶飲序云。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慙佳。瘠氣耗精。終身之害。斯太。獲益則歸功茶力。貽害則不謂茶災。予讀而笑曰。釋滯消壅。清苦之益實多。瘠氣耗精。情慾之害最大。獲益則不謂茶力。自害則反謂茶殃。吁。是恕己責人之論也。乃銘曰。我老無朋。朝夕唯汝。世間清苦。誰能及子。逐日子飯。不辯幾種。每夕子酌。不問幾許。夙興夜寐。我願與子終始。子不姓湯。我不姓李。總之一味清苦到底。

李白詩題辭

升菴曰。白慕謝東山。故自號東山李白。杜子美云。汝與東山李白好是也。劉响修唐書。乃以白爲山東人。遂致紛紛耳。因引曾子固稱白蜀郡人。而取成都志謂白生彰明縣之青蓮鄉。以實之。卓吾曰。蜀人則以白爲蜀產。隴西人則以白爲隴西產。山東人又借此以爲山東產。而修入一統志。蓋自唐至今然矣。今于元美斷以范傳正墓志爲是。曰白父客西域。逃居綿之巴

西而白生焉。是謂實錄。嗚呼。一個李白。生時無所容入。死而百餘年。慕而爭者無時而已。余謂李白無時。不是其生之年。無處不是其生之地。亦是天上星。亦是地上英。亦是巴西人。亦是隴西人。亦是山東人。亦是會稽人。亦是潯陽人。亦是夜郎人。死之處亦榮。生之處亦榮。流之處亦榮。囚之處亦榮。不遊不囚不流不到之處。讀其書。見其人。亦榮亦榮。莫爭莫爭。

伯夷傳

真西山云。此傳姑以文取。楊升菴曰。此言甚謬。若道理有戾。卽不成文。文與道豈二事乎。益見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人補訂伯夷傳者。異哉。又曰。朱晦翁謂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此言殊不公也。卓吾子曰。何怨是。夫子說是。怨是。司馬子長說。翻不怨以爲怨。文爲至精至妙也。何以怨。怨以暴之易暴。怨虞夏之不作。怨適歸之無從。怨周土之薇之不可食。遂含怨而餓死。此怨曷可少也。今學者唯不敢怨。故不成事。

岳王并施全

宋贈鄂王岳飛諡忠武。其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觀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

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古今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楊升菴曰。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諡也。當稱忠武爲宜。又曰。朱文公云。舉世無忠義。這些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來。故續綱目書施全刺秦檜不克而死。亦文公遺意也。近有人云。今之岳祠多鑄賊檜像。跪縛門外。當更鑄施全像。立在左持刀砍檜。乃得李卓吾曰。此論甚當。甚有益風教。倘禮官言官肯上一疏。則忠武之諡。曉然於百世。施全之忠。暴白於聖朝矣。不然。人人未得知也。

張千載

廬陵張千載字毅甫。別號一鶚。文山之友也。文山貴時。屢辟不出。及文山自廣敗還。至吉州城下。千載潛出相見。曰。丞相往燕。千載亦往。往卽寓文山囚所近側。三年。供送飲食無缺。又密造一櫝。文山受命日。卽藏其首。訪知夫人歐陽氏在俘虜中。使火其屍。然後拾骨。寘囊。昇櫝南歸。付其家安葬。是日文山之子夢其父。怒曰。繩鉅未斷。其子驚覺。遽啓視之。果有繩束其髮。李卓吾旣書其事。遂爲之贊曰。不食其祿。肯受其縛。一繩未斷。如錐刺腹。生當指冠。死當怒目。張氏何人。寘囊昇櫝。生死交情。千載一鶚。

李涉贈盜

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劉伯溫詠梁山泊分贓臺詩云。突兀高臺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贏。飲泉清節今寥落。何但梁山獨擅名。漢書云。吏皆虎而冠。史記云。此皆劫盜而不操戈矛者。李卓吾曰。此皆操戈矛而不畏官兵捕盜者。因記得盜贈官吏亦有詩一首。并錄附之。未曾相見心相識。敢道相逢不識君。一切蕭何今不用。有賊擡到後堂分。肯憐我等夜行苦。坐者十三行十五。若謂私行不是公。我道無私公奚取。君倚奉公戴虎冠。誰得似君來路寬。月有俸錢日有廩。我等衣食何盤桓。君若十五十三俱不許。我得持彊分廩去。驅我爲盜甯非汝。

封使君

古傳記言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化爲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卽去不復來。其地謠曰。莫學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張禹山有詩云。昔日封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使君者。冠裳而吃人。又曰。昔日虎使君。呼之卽慚止。今日虎使君。呼之動牙齒。又曰。昔時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則吞人畜。小不遺魚蝦。或曰。此詩太激。禹山曰。我性然也。升菴戲之曰。東坡嬉笑怒罵皆成詩。公詩無嬉笑。但有怒罵耶。李卓吾復謔之曰。果哉怒罵成詩也。升菴此言甚於怒罵。

宋統似晉

先生謂宋統似晉。予謂宋多賢君。晉無一主。卽宋藝祖以比司馬炎何如也。唯其仁柔。是以怯弱。然愛民好士之報。天下不爽矣。徽欽雖北轅。與懷愍青衣行酒。跣足執蓋。實大逕庭。天之厚宋。亦可知也。唐雖稍得。然無主不亂。個個出走。自五丁開道以來。巴蜀遂爲唐帝逃竄後戶。與漢已大不侔矣。故謂宋比漢不得則可。謂比唐不得則不可。况比晉乎。晉之司馬懿。一名柔奸家奴也。更加以司馬師之強旱。司馬昭之弑奪。而何可以比藝祖。司馬炎一名得志狹邪也。更濟以賈南風之淫妬。問公私之蝦蟆。而何可以比太宗。况仁宗四十年恭儉哉。神宗勵精有爲哉。所恨宋主無一剛耳。故予謂唐宋一也。比之晉則已甚。若康節不答國祚之問。唯取架上晉紀以示。見徽欽事符壞愍。南渡事似江東。非以是遂爲晉比比。

逸少經濟

先生謂逸少識慮精深。有經濟才。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藝之爲累大哉。卓君子曰。藝又安能累人。凡藝之極精者皆神人也。况翰墨之爲藝哉。先生偏矣。或曰先生蓋自寓也。

孔北海

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惜也。卓吾子曰。文章非末技。大閑豈容掩。先生差矣。或曰。先生皆自况也。

經史相爲表裡

經史一物也。史而不經。則爲穢史矣。何以垂戒鑑乎。經而不史。則爲說白話矣。何以彰事實乎。故春秋一經。春秋一時之史也。詩經書經。二帝三王以來之史也。而易經則又示人以經之所自出。史之所從來。爲道屢遷。變易匪常。不可以一定執也。故謂六經皆史可也。

鍾馗卽終葵

揚升菴曰。考工記云。大圭首終葵。注終葵椎也。齊人名椎曰終葵。蓋言大圭之首似椎也。金石錄以爲晉宋人名。夫以終葵爲名矣。後又訛爲鍾馗。俗又畫一人像帖於門首。執椎以擊鬼。好怪者便傳會說鍾馗能啖鬼。畫士又作鍾馗元夕出遊圖。又作鍾馗嫁妹圖。文士又戲作鍾馗傳。言鍾馗爲開元進士。明皇夢見。命工畫之。按孫逖張說文集有謝賜鍾馗畫表。先於開元久矣。亦如石敢當急就章中虛擬人名也。俗便立石於門。書太山石敢當。文人亦作石敢當傳。昧者相傳。便謂真有其人矣。卓吾子曰。莫怪他謂真有其人也。此物比真人還更長久也。且

先生又安知不更有鍾馗其人乎。終葵二字亦是後人名之耳。後人可以名終葵。又後人獨不可以名鍾馗乎。假則皆假。真則皆真。先生勿太認真也。先生又曰。蘇易簡作文房四譜云。饒州歲貢鍾馗二十枚。慎按硯以鍾馗名。亦卽考工記終葵大圭之義。蓋硯形如大圭耳。李卓吾曰。蘇易簡又以進士鍾馗而訛呼石爲鍾馗矣。硯石爲鍾馗。鍾馗爲進士。進士爲大圭首。大圭首爲椎。終之一椎而已。先生勿勞也。

段善本琵琶

唐貞元中。長安大旱。詔移兩地祈雨。街東有康崑崙。琵琶號爲第一手。自謂街西無已敵也。登樓彈新翻調綠腰。及度曲。街西亦出一女郎。抱樂器登樓彈之。多在楓香調中。妙技入神。崑崙大驚。請與相見。欲拜之爲師。女郎更衣出。乃莊嚴寺段師善本也。德宗聞知。召加獎賞。卽令崑崙彈一曲。段師曰。本領何雜耶。兼帶邪聲。崑崙拜曰。段師神人也。德宗詔授康崑崙段師。奏曰。請崑崙不近樂器十數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授。卓吾子曰。至哉言乎。學道亦若此矣。凡百皆若此也。讀書不若此。則不如不讀。作文不若此。則不如不作。功業不若此。則未可言功業。人品不若此。亦安得謂之人品乎。總之鼠竊狗偷云耳。無佛處稱尊。康崑崙之流也。何足道。何足道。

樊敏碑後

鑄石技也。亦道也。文惠君曰。嘻。技蓋至此乎。庖丁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是以道與技爲二。非也。造聖則聖。入神則神。技卽道耳。技至於神聖所在之處。必有神物獲持。而况有識之人歟。且千載而後。人猶愛惜。豈有身親爲之而不自愛惜者。石工書名。自愛惜也。不自知其爲石工也。神聖在我。技不得輕矣。否則讀書作文亦賤也。寧獨鑄石之工乎。雖然。劉武良以精鑄書名可也。今世鑄工。又皆一一書名碑陰。何哉。學步失故。盡相習以謂當然。可笑矣。故雕鑄者工。則書鑄者姓名。碑蓋藉鑄而傳也。鑄者或未甚工。而所鑄之字與其文。或其人之賢。的然必傳於世。則鑄石之工。亦必鑄石以附之。所謂交相附而交相傳也。蓋技巧神聖。人自重之。能爲人重。則必借重於人。然元祐奸黨碑。石工常安民。乃懇求勿鑄姓名於其後。又何耶。

詩畫

東坡先生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升菴曰。此言畫貴神。詩貴韻也。然其言偏。未是至者。晁以道和之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其論始定。卓吾子謂改形不成畫。得意非畫外。因復和之曰。畫不徒寫形。正要形神在。詩不在畫外。正寫畫中態。杜子美云。花遠重重樹。雲輕處處山。此詩中畫也。可以作畫本矣。唐人畫

桃源圖。舒元興爲之記云。烟嵐草木。如帶香氣。熟視詳玩。自覺骨憂青玉。身入鏡中。此畫中詩也。絕藝入神矣。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臥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冀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鶩之論。後乃以爲伯英再生。然則入眼便稱好者。決非好也。決非物色之人也。况未必是吳之與庾。而何可以易識。噫。千百世之人物。其不易識。總若此矣。

黨籍碑

千古至言夫誰得知

安石誤國之罪。本不容誅。而安石無誤國之心。天地可鑒。主意於誤國而誤國者。殘賊之小人也。不待誅也。主意利國而誤國者。執拗之君子也。尙可憐也。卓吾曰。公但知小人之能誤國。而不知君子之尤能誤國也。小人誤國猶可解救。若君子而誤國。則未之何矣。何也。彼蓋自以爲君子。而本心無愧也。故其膽益壯。而志益決。孰能止之。如朱夫子亦猶是矣。故予每云。貪官之害小。而清官之害大。貪官之害。但及于百姓。清官之害。并及于兒孫。余每每細查之。百不失一也。

無所不佩

王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朋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李卓吾曰。道學原重外飾。蓋自古然矣。而豈知聖人之不然乎。古者男子出行。不離劍佩。遠

行不離弓矢。日逐不離觚瑛。佩玉名爲隨身之用。事親之物。其實思患豫防。文武兼設。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之道也。與丘田寓兵同括矣。意不在文飾。特假名爲飾耳。後人昧其實也。以是爲美飾而矜之。務內者從而生厭。曰是皆欲爲侈觀者。何益之有。故於今並不設備。而文武遂判。非但文士不知武備。至於武人居常走謁。亦效文裝矣。寬衣博帶。雍雍如也。肅肅如也。一旦有倣。豈特文人束手。武人亦寧可用耶。

荀卿李斯吳公

升菴先生曰。以荀卿大儒。而弟子有焚書坑儒之李斯。以李斯爲師。而弟子有治行第一之吳公。人之賢否。信在自立。不係師友也。卓吾子曰。能自立者必有骨也。有骨則可藉以行立。苟無骨。雖百師友左提右挈。其奈之何。一刻無人。一刻站不得矣。然既能行立。則自能奔走求師。如顏曾輩之於孔子然。謂其不係師友亦非也。

宋人譏荀卿

宋人謂卿之學不醇。故一傳於李斯。卽有坑儒焚書之禍。夫弟子爲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則吳起亦可以累曾子矣。鹽鐵論曰。李斯與苞丘子同事荀卿。而苞丘子修道白屋之下。卓吾子曰。使李斯可以累荀卿。則苞丘子亦當請封荀子矣。

季文子三思

文子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重器備。左氏侈然稱之。黃東發曰。行父怨歸父之謀。去三家。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弑君。立宣公。行父不能討。反爲之。再如齊。納賂焉。又帥師城莒之諸鄆二邑。以自封殖。其爲妾馬金玉也多矣。是卽王莽之謙恭也。時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不然之。則曰再思可矣。若曰再尙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篡而納賂專權。而興兵封殖以肥己矣。文公不得其辭。乃云思至于三。則私意起而反感。誠如其言。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弗措也。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吳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卓吾曰。周公之聖。唯在於思兼。思而不合。則夜以繼日。一夜一日。思又何止三也。朱子蓋惑於聖人慎思之說。遂以三思爲戒。唯其戒三思。是以終身不知聖人之慎思也。我願學者千思萬思。以思此慎思二字。苟能得慎思之旨。於千思萬思之中。則可以語思誠之道矣。區區一季文子。何足以煩思慮乎。

陳恒弑君

升菴先生曰。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告於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氏釋之於春。

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未知此理也。岳飛金牌之召。或勸飛勿班師。飛曰。此乃飛反。非檜反也。始爲當於義矣。李卓吾曰。世固有有激而爲者。不必問其爲之果當也。有激而言者。不必問其能踐言與否也。哀其志可也。原其心可也。留之以爲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懼可也。何必說盡道理。以長養亂賊之心乎。若說非義。則孔子沐浴之請。亦非義矣。何也。齊人弑君。與魯何與也。魯人尙無與。又何與於家居不得與聞政事之孔子也。不得與而與。是出位之僭也。明知哀公三子皆不可與言而言。是多言之窮也。總之爲非義矣。總之爲非義。然總之爲出於義之有所激也。總之爲能使亂臣賊子懼也。卽孔子當日一大部春秋也。何待他日筆削魯史而後謂之春秋哉。先正蔡虛齋有岳飛班師一論。至今讀之。猶令人髮指冠目列眦。欲代岳侯殺秦檜。滅金虜而後快也。何可無此議論也。明知是做不得。說不得。然安可無此議論乎。安得無此議論乎。

王半山

半山謂荆軻叅於燕。故爲燕太子丹報秦。信斯言也。亦謂呂尙叅於周。故爲周伐紂乎。相知在心。豈在叅也。半山之見醜矣。且荆卿亦何曾識燕丹哉。只無奈相知如田光者。薦之於先。又繼以刎頸送之於後耳。荆卿至是。雖欲不死不可得矣。故余有詠荆卿一首云。荆卿原不識

燕丹。祇爲田光一死難。慷慨悲歌爲擊筑。蕭蕭易水至今寒。又有詠侯生二首云。夷門畫策却秦兵。公子奪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遂死。千秋萬歲有侯嬴。又晉鄙合符果自疑。揮鎚運臂有屠兒。情知不是信陵客。刎頸迎風一送之。蓋朱亥於公子相知不深。又值侯生功成名立之際。遂以死送之耳。雖以死送公子。實以死送朱亥也。醜哉宋儒之見。彼豈知英雄之心乎。蓋古人貴成事。必殺身以成之。捨不得身。成不得事矣。

爲賦而相灌輸

爲賦二字甚明。何說未明也。蓋爲賦而相灌輸。非爲商而相灌輸也。爲賦而相灌輸。卽如今計戶納糧運租之類。爲商而相灌輸。乃是驅農民以效商賈之爲。夫旣驅農民以效商矣。又將驅何民以事農乎。若農盡爲商。則田盡不闢。又將以何物爲賦而相輸灌也。曷不若令商自爲之。而征其稅之爲便乎。農有租賦之入。商有征稅之益。兩利兼取。愚人亦知。而謂武帝不知耶。蓋當時霍子孟輩。已不曉桑大夫均輸之法之善矣。何況班孟堅哉。俗士不可語於政信矣。

文公著書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然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也。乃列之名臣錄。而稱其道德文章。蘇文忠道德文章。古今所共仰也。乃力

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又甚于安石。夫以安石之姦。則未減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行之短。此何心哉。卓吾子曰。文公非不知坡公也。坡公好笑道學。文公恨之。直欲爲洛黨出氣耳。豈其真無人心哉。若安石自宜取。先生又曰。秦檜之姦。人皆欲食其肉。文公乃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今古人心何如也。文公乃譏其橫。譏其直向前。斷殺漢儒如董如賈。皆一一議其言之疵。諸葛孔明名之爲盜。又議其爲申韓。韓文公則文致其大顛。往來之書。亶亶千餘言。必使之不爲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而下。無一人得免者。憶文公註毀譽章云。聖人善善速。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惡得爲緩乎。無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卓吾子曰。此俱不妨。但要說得是耳。一蘇文忠尙不知。而何以議天下之士乎。文忠困阨一生。盡心盡力。幹辦國家事。一生據其生平。了無不幹之事。亦了不見其有幹事之名。但見有嬉笑遊戲。翰墨滿人間耳。而文公不識。則文公亦不必論人矣。

闡然堂類纂引

闡然堂類纂者何。潘氏所纂以自爲鑒戒之書也。余讀而善之。而目力竭于旣老。故復錄其最者以自鑒戒焉。夫余之別潘氏多年矣。其初直爲是木訥人耳。不意其能剛也。大抵二十餘年以來。海內之友。寥落如辰星。其存者或往往志盡。則日暮自倒。非有道而塞變。則蓋棺猶

未定也。其行不掩言。往往與卓吾子相類。乃去華之于今日。其志益堅。其氣益實。其學愈造。而其行益修。斷斷乎可以托國托家而托身也。非其暗室屋漏。闇然自修。不忘鑒戒。安能然乎。設余不見去華。幾失去華也。余是以見而喜。去而思。思而不見。則讀其書以見之。且以示余之不忘鑒戒。亦願如去華也。夫鑒戒之書。自古有之。何獨去華。蓋去華此纂。皆耳目近事。時日尙新。聞見罕接。非今世人士之所常談。譬之時文。當時則趨。過則頑。又譬之於曲。則新腔。於詞。則別調。於律。則切響。夫誰不側耳而傾聽乎。是故喜也。喜則必讀。讀則必鑒。必戒。

朋友篇

去華友朋之義最篤。故是纂首纂篤友誼。夫天下無朋久矣。何也。舉世皆嗜利。無嗜義者。嗜義則視死猶生。而况幼孤之託。身家之寄。嗜利則雖生猶死。則凡攘臂而奪之食。下石以滅其口。皆其能事矣。今天下之所稱友朋者。皆其生而猶死者也。此無他。嗜利者也。非嗜友朋也。今天下曷嘗有嗜友朋之義哉。既未嘗有嗜義之友朋。則謂之曰無朋可也。以此事君。有何賴焉。

阿寄傳

錢塘田豫陽汝成有阿寄傳。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

一牛季寡婦得寄。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乃費吾藜羹。阿寄歎曰。噫。主謂我力不牛馬若邪。乃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金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皆輸粟入太學。而寡婦阜然財雄一邑矣。傾之阿寄病且革。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巨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緼掩體而已。予蓋聞之俞鳴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途。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母不睇視。女雖幼。必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則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以此心也。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去華曰。阿寄之事主母。與李元之報生父。何以異。予尤嘉其終始以僕人自居也。三讀斯傳。起愛起敬。以爲臣子而奉君親者。能如是。吾何憂哉。李卓吾曰。父子天性也。子而逆天。天性何在。夫兒尙不知有父母。尙不念昔者乳哺顧復之恩矣。而奴反能致孝以事其主。然則其天定者。雖奴亦自可託。而况友朋。雖奴亦能致孝。雖况父子。彼所謂天性者。不過測度之語。所謂讀書知孝弟者。不過一時無可奈何之辭耳。奴與主何親也。奴於書何嘗識一字也。是故吾獨於奴焉三歎。是故不敢名之爲奴。而直曰我以上人。且不但我。

以上人也。彼其視我正如奴矣。何也。彼之所爲。我實不能也。

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

唐子西云。人君不論撥亂守文。要以制略爲貴。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慎權衡。貴輕重。申韓覈名實。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全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又觀古文苑載先主臨終勅後主之言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却正太子。正以虔恭仁恕答。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也。由此觀之。孔明之喜申韓審矣。然謂其爲對病之藥。則未敢許。夫病可以用藥。則用藥以對病爲功。苟其用藥不得。則又何病之對也。劉禪之病。牙關緊閉。口噤不開。無所用藥者也。而問對病與否可歟。且申韓何如人也。彼等原與儒家分而爲六。旣分爲六。則各自成家。各自成家。則各各有一定之學術。各各有必至之事功。舉而措之。如印印泥。走作一點不得也。獨儒家者流。汎濫而靡所適從。則以所欲者衆耳。故汲長孺謂其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而論六家要指者。又以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八字蓋之。可謂至當不易之定論矣。孔明之語後主曰。苟不伐賊。王業亦亡。與其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孔明已知後主之必亡也。而又欲速戰以幸其不亡。何哉。豈謂病雖進不得藥。而藥終不可不進。以故猶欲僥倖於一逞乎。吾恐司馬懿曹真諸人尙

在。未。可。以。僥。倖。也。六。出。祁。山。連。年。動。衆。驅。無。辜。赤。子。轉。鬪。數。千。里。之。外。既。欲。愛。民。又。欲。報。主。自。謂。料。敵。之。審。又。不。免。幸。勝。之。貪。卒。之。勝。不。可。幸。而。將。星。於。此。乎。終。隕。矣。蓋。唯。其。多。欲。故。欲。兼。施。仁。義。唯。其。博。取。是。以。無。功。徒。勞。此。八。字。者。雖。孔。明。大。聖。人。不。能。免。於。此。矣。愚。嘗。論。之。成。大。功。者。必。不。顧。後。患。故。功。無。不。成。商。君。之。於。秦。吳。起。之。於。楚。是。矣。而。儒。者。皆。欲。之。不。知。天。下。之。大。功。果。可。以。顧。後。患。之。心。成。之。乎。否。也。吾。不。得。而。知。也。顧。後。患。者。必。不。肯。成。天。下。之。大。功。莊。周。之。徒。是。已。是。以。寧。爲。曳。尾。之。龜。面。不。肯。受。千。金。之。幣。寧。爲。濠。上。之。樂。而。不。肯。任。楚。國。之。憂。而。儒。者。皆。欲。之。於。是。乎。又。有。居。朝。廷。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之。論。不。知。天。下。果。有。兩。頭。馬。乎。否。也。吾。又。不。得。而。知。也。墨。子。之。學。術。貴。儉。雖。天。下。以。我。爲。不。拔。一。毛。不。恤。也。商。子。之。學。術。貴。法。申。子。之。學。術。貴。術。韓。非。子。之。學。術。兼。貴。法。術。雖。天。下。以。我。爲。殘。忍。刻。薄。不。恤。也。曲。逆。之。學。術。貴。詐。儀。秦。之。學。術。貴。縱。橫。雖。天。下。以。我。爲。反。覆。不。信。不。恤。也。不。憚。五。就。之。勞。以。成。夏。殷。之。績。雖。天。下。後。世。以。我。爲。事。兩。主。而。兼。利。割。烹。要。而。試。功。立。太。甲。而。復。反。可。也。此。又。伊。尹。之。學。術。以。任。而。直。謂。之。能。忍。詢。焉。者。也。以。至。譙。周。馮。道。諸。老。寧。受。祭。器。歸。晉。之。謗。歷。事。五。季。之。恥。而。不。忍。無。辜。之。民。日。遭。塗。炭。要。皆。有。一。定。之。學。術。非。苟。苟。者。各。周。於。用。搃。足。辦。事。彼。區。區。者。欲。選。擇。其。名。實。俱。利。者。而。兼。之。得。乎。此。無。他。名。教。累。之。也。以。故。瞻。前。慮。後。左。顧。右。盼。自。己。既。無。一。定。之。學。術。他。日。又。安。有。

必成之事功邪而又好說時中之話以自文。又况依倣陳言。規跡往事。不敢出半步者哉。故因論申韓而推言之。觀者幸勿以爲予之言。皆經史之所未嘗有者可也。

李氏焚書卷之六

四言長篇

讀書樂并引

曹公云老而能學。唯吾與袁伯業。夫以四分五裂。橫戈支戟。猶能手不釋卷。況清遠閒曠哉。一老子邪。雖然。此亦難強。余蓋有天幸焉。天幸生我目。雖古希猶能視細書。天幸生我手。雖古希猶能書細字。然此未爲幸也。天幸生我性。平生不喜見俗人。故自壯至老。無有親賓往來之擾。得以一意讀書。天幸生我情。平生不愛近家人。故終老龍湖。幸免俯仰逼迫之苦。而又得以一意讀書。然此亦未爲幸也。天幸生我心眼。開卷便見人。便見其人終始之概。夫讀書論世。古多有之。或見皮面。或見體膚。或見血脉。或見筋骨。然至骨極矣。縱自謂能洞五臟。其實尙未刺骨也。此余之自謂得天幸者一也。天幸生我大膽。凡昔人之所忻艷以爲賢者。予多以爲假。多以爲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棄者。唾且罵者。余皆的以爲可託國託家而託身也。其是非大戾。昔人如此。非大

膽而何。此又余之自謂得天之幸者二也。有此二幸，是以老而樂學，故作讀書樂以自樂焉。

天生龍湖，以待卓吾。天生卓吾，乃在龍湖。龍湖卓吾，其樂何如。四時讀書，不知其餘。讀書伊何。會我者多，一與心會。自笑自歌，歌吟不已。繼以呼呵，慟哭呼呵。涕泗滂沱，歌匪無因。書中有人，我觀其人。實獲我心，哭匪無因。空潭無人，未見其人。實勞我心，棄置莫讀。束之高屋，怡性養神。輟歌送哭，何必讀書。然後爲樂。乍聞此言，若憫不穀。束書不觀，吾何以歡。怡性養神，正在此間。世界何窄，方冊何寬。千聖萬賢，與公何冤。有身無家，有首無髮。死者是身，朽者是骨。此獨不朽，願與偕歿。倚嘯叢中，聲震林鶻。歌哭相從，其樂無窮。寸陰可惜，曷敢從容。

五七言長篇

富莫富於常知足

富莫富於常知足。貴莫貴於能脫俗。貧莫貧於無見識。賤莫賤於無骨力。身無一賢曰窮。朋來四方曰達。百歲榮華曰夭。萬世永賴曰壽。

解者曰：常知足則常足。故富。能脫俗則不俗。故貴。無見識則是非莫曉。賢否不分。黑

漆漆之人耳。欲往何適。大類貧兒。非貧而何。無骨力則待人而行。倚勢乃立。東西恃賴耳。依門傍戶。真同僕妾。非賤而何。身無一賢。緩急何以。窮之極也。朋來五方。聲應氣求。達之至也。吾夫子之謂矣。舊以不知恥爲賤。亦好。以得志一時爲天。尤好。然以流芳百世爲壽。只可稱前後烈烈諸名士耳。必如吾夫子始可稱萬世永賴無疆上壽也。

九日同袁中夫看菊寄謝主人

去年花比今年蚤。今年人比去年老。盡道人老不如舊。誰信舊人老亦好。秋菊總開舊歲花。人今但把新人誇。不見舊日龍山帽。至今猶共說孟嘉。去年我猶在陰山。今年爾復在江南。傍人錯指前身是。一是文殊一瞿曇。花開于我復何有。人世那堪逢重九。舉頭望見鍾山高。出門便欲跨牛首。袁生袁生携我手。欲往何之仍掣肘。雖有謝公墩。朝朝長在門。雖有堦前塔。高高未出雲。褰裳綏步且相隨。一任秋光更設施。天生我輩必有奇。感君雅意來相期。入門秋色上高堂。烹茶爲具呼兒郎。歡來不用登高去。撲鼻迎風尊酒香。子美空吟白髮詩。淵明采采亦徒疲。何如今日逢故知。菊花共看未開時。

至日自訟謝主翁

明朝七十一。今朝是七十。長而無述焉。既老復何益。雖有讀書樂。患失又患得。患失是伊何。去

日已蹉跎。患得是伊何。來日苦無多。聰明雖不逮。精神未有害。筆秃鋒鋌少。指柔龍蛇在。宛然一書生。可笑亦可愛。且將未死身。暫作不死人。所幸我劉友。供饋不停手。從者五七人。素飽爲日久。如此賢主人。何愁天數九。

朔風謠

南來北去何時了。爲利爲名無了時。爲利爲名滿世間。南來北去正相宜。朔風三月衣裳單。塞上行人忍凍難。好笑山中觀靜者。無端絕塞受風寒。謂余爲利不知余。謂渠爲名豈識渠。非名非利一事無。奔走道路胡爲乎。試問長者真良圖。我願與世名利徒。同歌帝力樂康衢。

題繡佛精舍

聞說澹然此日生。澹然此日却爲僧。僧寶世間猶時有。佛寶今看繡佛燈。可笑成男月上女。大驚小怪稱奇事。陡然不見舍利佛。男身復隱知誰是。我勸世人莫浪猜。繡佛精舍是天台。天欲散花愁汝著。龍女成佛今又來。

十八羅漢漂海偈

十八羅漢漂海。第一胖漢利害。失脚踏倒須彌。拋散酒肉布袋。猶然嗔怪同行。要吃諸人四大。咄天無底地無蓋。好個極樂世界。

十八羅漢遊戲偈

不去看經念偈。却來神通遊戲。自誇能殺怨賊。好意翻成惡意。唵南無阿彌陀佛。春夏秋冬四季。

哭耿子庸

楚國有一士。胸中無一字。令人讀漢書。便道賴有此。蓋世聰明者。非君竟誰與。所以羅旰江。平主獨推許。行年五十一。今朝真死矣。君生良不虛。君死何曾死。

其二

我是君之友。君是我之師。我年長於君。視君是先知。君言吾少也。如夢亦如癡。去去學神仙。中道復棄之。歸來山中坐。靜極心自怡。大事苟未明。兀坐空爾爲。行行還出門。逝者在於斯。反照未生前。我心不動移。仰天一長嘯。茲事何太奇。從此一聲雷。平地任所施。開口向人難。誰是心相知。

其二

太真終日語。東方容易談。本是閩越人。來此共閑閑。君子有德音。聽之使人慚。白門追隨後。萬里走滇南。移家恨已滿。敢曰青於藍。志士苦粧飾。世儒樂苟安。謂君未免俗。令人坐長嘆。

其四

君心未易知。吾言何惻惻。大言北海若。小言西河伯。緩言微風入。疾言養叔射。麤言雜語。俚無不可思繹。和光混俗者。見之但爭席。浩氣滿乾坤。收斂無遺跡。時來一鼓琴。與君共晨夕。已矣莫我知。雖生亦何益。

五言四句

宿吳門

秋深風落木。清水半池荷。驅馬向何去。吳門客子多。

其二

屋有圖書潤。庭無秋菊鮮。應知彭澤令。一夜不曾眠。

同深有上人看梅

東閣觀梅去。清尊怨未開。徘徊天際暮。獨與老僧來。

又觀梅

雷雨驚春候。寒梅次第開。金陵有逸容。特地看花來。

鄭樓

谷口鄭子真。棲遲市門裏。小樓延上客。酒酣猶未已。

薙髮

空潭一老醜。薙髮便爲僧。願度恆沙衆。長明日月燈。

其二

有家真是累。混俗亦招尤。去去山中臥。晨興粥一甌。

其三

爲儒已半世。食祿又多年。欲證無生忍。盡拋妻子緣。

其四

大定非關隱。魂清自可人。而今應度者。不是宰官身。

哭貴兒

水深能殺人。胡爲浴於此。欲眠眠不得。念子于茲死。

其二

不飲又不醉。子今有何罪。疾乎遂不應。痛恨此潭水。

其二

骨肉歸故里。童僕皆我棄。汝我如形影。今朝唯我矣。

哭黃宜人

結髮爲夫婦。恩情兩不牽。今朝聞汝死。不覺情悽然。

其二

不爲恩情牽。含悽爲汝賢。反目未曾有。齊眉四十年。

其二

中表皆稱孝。舅姑慰汝勞。賓朋日夜往。龜手事香醪。

其四

慈心能割有。約己善持家。緣余貪佛去。別汝在天涯。

其五

近水觀魚戲。春山獨鳥啼。貧交猶不棄。何況糟糠妻。

其六

冀缺與梁鴻。何人可比蹤。丈夫志四海。恨汝不能從。

夜半聞鴈 有引

改歲以來。老病日侵。計不久矣。夫余七十人也。追思五十以前。抱此麤疎。遨遊四海。兼圖升斗以瞻俯仰。憑尺寸以奉高尊。人人皆視爲畏途。余獨坦行闊步。二十五載。不少一日。遍交當世名流。無空過者。直至今日。猶然念余不舍也。是世之所難者。余之所易也。及其解組入楚。身退矣。名且隱矣。可謂易而又易矣。乃行畏途。覺平妥。逃空虛。轉顛躓。何邪。豈非理之不可曉者邪。夫余執此道以終始。未嘗一毫改步也。今難者反易。易者反難。雖余亦自不知其故矣。內實自傷。故因聞鴈而遂賦之。

孤鴻向北征。夜半猶哀鳴。哀鳴何所爲。欲我如鴻冥。

其二

自有凌霄翮。高飛安不得。如何萬里行。反作淹留客。

其三

獨鴈雖無依。羣飛尙有伴。可憐何處翁。兀坐生憂患。

其四

日月湖中久。時聞冀北音。鴻飛如我待。鼓翼向山陰。
(後數歲余竟赴冀北。過山陰。其詞卒驗。)

莊純夫還闔有憶

乘龍人歸去。誰復到吾門。薄暮多風雨。知子宿前村。

其二

海物多奇錯。礪房味正清。夫妻共食噉。不得到麻城。

其三

三子皆聰明。必然早著聲。若能舉孝廉。取道過西陵。

其四

七十古來稀。知余能幾時。君宜善自計。莫念出家兒。

歲暮過胡南老

胡牀掛空壁。窮巷有深居。滿目繁華在。先生獨晏如。

其一

河內著碑銘。瞿塘流頌聲。百年林下叟。隱隱作儀刑。

其二

四鄰簫管沸。大都爲歲除。君看五馬貴。囊有一錢無。

其四

有席雖長穿。有朋亦喜歡。園蔬堪摘矣。不用一錢看。

榿山寺夜坐

松風已可哀。蘿月復飛來。如何當此夜。萬里獨登臺。

鄭子玄不顧雨雪之難走。潞河欲尋舊交。予想其或有嗟來也。故作詩三章以慰其行。

雨雪東南行。貧交家上京。當時孔北海。極重鄭康成。(右一章)

四顧堪愁絕。連天一月雪。恐抵張家灣。難對貧交說。(右二章)

貧賤少親交。許由故棄瓢。許由千古少。蒙袂且相招。(右三章)

寓武昌郡寄真定劉晉川先生

密密梧桐樹。亭亭相與許。中夜聞人聲。疑是見君子。

其二

芒種在今朝。君行豈不遙。農夫歡倒極。雨立迓星軺。

其三

細問去來者。暮宿漢陽城。三日望京山。五日過西陵。

其四

青翠滿池臺。徒增靜者哀。一步一回遠。君今去不來。

其五

方我來歸日。是君傾蓋時。通玄信長者。北海好男兒。

其六

季心何意氣。夜半猶開門。幸免窮途哭。能忘一飯恩。

其七

黃昏入夏口。無計問劉琦。假若不逢君。流落安所之。

其八

南國留棠陰。江城遺白叟。君思用趙人。猶憶江南否。

塞上吟時有倭警

乘槎欲問天。只怕衝牛斗。乘桴欲浮海。又道蛟龍吼。

賦松梅

二八誰家女。曲彈塞上聲。且莫彈此曲。無家人難聽。

其二

皎皎中秋月，無聲誰論價。有色兼有聲，松梅明月下。

贈何心隱高第弟子胡特中

三日三渡江，胡生何忙忙。師弟恩情重，不忍見武昌。

偈二首答梅中丞

本無家可歸，原無路可走。若有路可走，還是大門口。

其二

莫誇家裏富，家富令人醜。若實到家人，一毫亦無有。

懷林答偈附

亦知都府內，事事無不有。只是從外來，令人難長守。

六言四句

雲中僧舍芍藥

芍藥庭開兩朵，經僧閣裏評論。木魚暫且停手，風送花香有情。

李氏焚書

二七三

其二

笑時傾城傾國。愁時倚樹憑闌。爾但一開兩朵。我來萬水千山。

士龍攜二孫同弱侯過余解粽

解粽正思端午。懷沙莫問汨羅。且喜六龍下食。因知二妙堪多。

其一

元方既難爲弟。季方又難爲兄。如此食糜自可。何必白日飛昇。

其三

我本老而好學。故隨真人東行。兩家並生才子。自然常聚德星。

其四

泗州說有大聖。金陵亦有元城。何似維明與公。並稱二李先生。

七言四句

南池二首

濟澤相將日暮時。此間乃有杜陵池。三春花鳥猶堪賞。千古文章只自知。

其二

水入南池讀古碑。任城爲客此何時。從前祇爲作詩苦。留得驚人杜甫詩。

太白樓

世事真同水上浮。金龜好換酒家愁。山東李白今何在。城下唯瞻太白樓。

其二

天寶年間事已非。先生不隱又安歸。當時豪氣三千丈。傾國名花贈玉妃。

恨菊

不是先生偏愛菊。清霜獨有菊花開。滿庭秋色無人見。敢望白衣送酒來。

哭陸仲鶴

二十年前此地分。孤帆萬里出重雲。滇南昔日君憐我。白下今朝我哭君。

其二

歲歲年年但寄書。草萍消息竟何如。巨卿未解山陽夢。垂老那堪策素車。

九日坪上

如鳥飛飛到處棲。今年九日在山西。太行正是登高處。無菊亦應有酒攜。

其二

坪上無花有酒錢。慢將沽酒醉逃禪。若言不識酒中趣。可試登高一問天。

其三

身在他鄉不望鄉。閒雲處處總淒涼。故人若問涼邊事。日射坪田索酒嘗。

除夕道場即事

衆僧齊唱阿彌陀。人在天涯歲又過。但道明朝七十一。誰知七十已蹉跎。

其二

坪上相逢意氣多。至人爲我飯樓那。燒燈熾炭紅如日。旅夕何愁不易過。

其三

白髮催人無奈何。可憐除夕不除魔。春風十日冰開後。依舊長流沁水波。

閉關

閉關正爾爲參禪。一任主人到客邊。無奈塵心猶不了。依然出戶拜新年。

元宵

元宵真是可憐宵。獨對孤燈坐寂寥。不是齋居能養性。嗔心幾被雪風搖。

哭懷林

南來消息不堪聞。腸斷龍堆日暮雲。當日雖然扶病去。來書已是細成文。

其二

年少才情亦可誇。暫時不見卽天涯。何當棄我先歸去。化作楚雲散作霞。

其三

夢中相見語依依。忘却從前抱病歸。四大皆隨風火散。去書猶囑寄秋衣。

其四

年在桑榆身大同。吾今哭子非龍鍾。交情生死天來大。絲竹安能寫此中。

晉陽懷古

水決汾河趙已分。孟談潛出間三軍。如何智伯破亡後。高赦無功獨首論。

過鴈門

盡道當關用一夫。昔人曾此扞匈奴。如今冒頓來稽顙。李牧如前不足都。

其二

千金一劍未曾磨。陡上關來感慨多。關下人稱真意氣。關頭人說白頭何。

渡桑間

逢人勿問我何方。信宿并州卽我鄉。明日桑間橫渡去。兩程又見梅衡湘。

初至雲中

錫杖朝朝信老僧。蒼茫山色樹層層。出門祇覺音聲別。不審身真到白登。

贈兩禪客

孟嘗門下客三千。狗盜鷄鳴絕可憐。自脫秦關歸去後。始知二子會參禪。

得上院信

世事由來不可論。波羅忍辱是玄門。今朝接得龍湖信。立喚沙彌取水焚。

重來山房贈馬伯時

一別山房便十年。親栽竹篠已參天。舊時年少唯君在。何處看山不可憐。

古道通三晉

黃河遠綴白雲間。我欲上天天不難。三晉誰去通古道。人今唯見太行山。

中州第一程

程程物色使人羞。同上中原第一樓。太行雖有摧車路。千載人人到上頭。

詠史

荆卿原不識燕丹。祇爲田光一死難。慷慨悲歌唯擊筑。蕭蕭易水至今寒。

其二

夷門畫策却秦兵。公子奪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遂死。千秋萬歲有侯嬴。

其三

晉鄙合符果自疑。揮鎚運臂有屠兒。情知不是信陵客。刎頸迎風一送之。

却寄

一迴飛錫下江南。咫尺無由接笑談。却羨婆須蜜氏女。發心猶願見瞿曇。

其二

持鉢來歸不坐禪。遙聞高論却潛然。如今男子知多少。盡道官高卽是仙。

其三

盈盈細抹隨風雪。點點紅粧帶雨梅。莫道門前馬車富。子規今已喚春回。

其四

聲聲喚出自家身。生死如山不動塵。欲見觀音今汝是。蓮花原屬似花人。

喜楊鳳里到攝山

十年相守似兄弟，一別三年如隔世。今日還從江上來，孤雲野鶴在山寺。

其二

隱別龍湖才幾時，天涯霜雪淨鬚眉。君今復自龍湖至，鬢裏有絲君自知。
山中得弱候下第書

秣陵人去帝京遊，可是隋珠復暗投。昨夜山前雷雨作，傳君一字到黃州。
同周子觀洞龍梅

一枝斜倚古垣東，白首逢君出洞龍。莫怪花神爭笑語，周郎昨夜此山中。
湖上紅白梅盛開戲題

始知春意屬閒身，紅白相將入望頻。才到開時君又老，看花不是種花人。
贈周人山

謾道男兒四海身，百錢賣卜不愁貧。卽今欲上黃梅路，誰把十金拋與人。
牡丹時

牡丹才記欲開時，芍藥于今久離披。可是山中無人到，花開花謝總不知。

其二

憶昔長安看花時，牡丹獨有醉西施。省中一樹花無數，共計二百單八枝。

五言八句

初到石湖

皎皎空中石，結茅俯青溪。魚遊新月下，人在小橋西。入室呼尊酒，逢春信馬蹄。因依如可就，筇竹正堪攜。

春宵燕集得空字

高館張燈夜，清尊興不空。故交來昨日，千里動春風。竹影寒塘下，歌聲細雨中。可憐新歲月，偏向舊衰翁。

中秋劉近城攜酒湖上

舉網澄潭下，凭闌看得魚。誰將從事酒，一問子雲廬。水白沙鷗淨，天空木葉疎。中秋今夜月，爾我獨躊躇。

秋前約近城鳳里到周子竹園

竹徑來三友。清幽半在君。拋書爲對客。把酒好論文。青苔過雨後。獨鶴向人羣。攜手欲同去。相看日未曛。

其二

暑在人還倦。竹深風自涼。茶來頻我酌。酒到與君嘗。徒倚窺馴鹿。聞呼過短牆。沉吟秋日近。容易得相將。

環陽樓晚眺得碁字

不是環陽客。何來席上碁。推窗雲亦去。俯檻月猶遲。水底魚龍醒。花間鳥鵲飢。眼看春又半。雖老亦忘疲。

重過曾家

冰肌仍帶雪。霜鬢更逢梅。花是去年白。人知何日回。一杯臨老客。三度隔牆開。無計就君住。明朝還復來。

送鄭子玄兼寄弱侯

我乃無歸處。君胡爲遠遊。窮途須痛哭。得意勿淹留。旅鬢迎霜日。詩囊帶雨秋。蘇門雖落莫。應念有焦侯。

丘長孺生日

似君初度自不敢少年看。百歲人間易。逢君世上難。三杯生瑞氣。一雨送春寒。對客猶辭醉。尊前有老聃。

謁關聖祠

交契得如君。香烟可斷雲。既歸第一義。寧復昔二分。金石有時敝。關張孰不聞。我心無所似。只是敬將軍。

觀鑄關聖提刀躍馬像

英雄再出世。烈烈有暉光。火焰明初日。金精照十方。居然圍白馬。猶欲斬顏良。豈料人千載。又得見關王。

秋懷

白盡餘生髮。單存不老心。栖栖非學楚。切切爲交深。遠夢悲風送。秋懷落木吟。古來聰聽者。或別有知音。

閒步

灌園看老圃。秋色似江南。畦沁蔬堪摘。霜黃柿未甘。爾非陳仲子。我豈老瞿曇。聊共班荆坐。憑

君說兩三。

立春喜常融二人至

客久歲云暮。吾衰道自尊。時辰催短速。晷刻變寒溫。人賤時爭席。神傷早閉門。新春看爾到。應念我猶存。

其二

正爾逢春日。到來兩足尊。偷生長作客。僧臘始開門。淡淡梅初放。如如雪可吞。千三四百里。又是一乾坤。

乾樓晚眺

呼朋萬里外。拍手層霄間。塞晚浮烟重。天空歲月閒。斷雲迷古戍。落日照西山。幸有聲歌在。更殘且未還。

其二

凭高一灑衣。望遠此何時。正是中元節。兼聽遊女悲。杯乾旋可酌。曲罷更題詩。願將北流水。彈與鍾子期。

其二

中丞綏定後。攜我共登臨。所喜聞謠俗。非干懷壯心。山雲低薄暮。樓日壓重陰。欲歸猶未可。此地有知音。

贈利西泰

逍遙下北溟。迤邐向南征。刹刹標名姓。仙山紀水程。回頭十萬里。舉目九重城。觀國之光未。中天日正明。

六月訪袁中夫攝出

懷人千佛嶺。避暑碧霞顛。試問山中樂。何如品外泉。陰陰籐掛樹。隱隱日爲年。坐覺涼風至。披襟共灑然。

薛蘿園宴集贈江鷗詞詞

爲有玉田飯。任從金粟過。名園花樹早。小徑牛羊多。煮茗通玄理。焚香去染疴。宗侯非曠蕩。若意在烟蘿。

望東平有感

我來齊竟上。弔古問東平。雨細河魚出。雲收山鳥鳴。天桃夾岸去。弱柳送春行。最樂誰堪比。唯君悟此生。

過聊城

誰道百夫長。勝作一書生。渤海新開府。中原盡點兵。倭夷兩步卒。廊廟幾公卿。不見魯連子。射書救聊城。

過武城

絃歌古渡口。經過欲停舟。世變人何往。神傷意不留。文章誇海岱。禮樂在春秋。堪笑延陵札。同時失子游。

其二

先師無戲論。一笑定千秋。白雪難同調。青雲誰見收。春風吹細艸。明月照行舟。魯國多男子。幾人居上頭。

七言八句

自武昌渡江宿大別

疎鐘夜半落雲房。今夕何由見武昌。流水有情憐我老。秋風無恙斷人腸。千年芳艸題鸚鵡。萬里長江入漢陽。大別原非分別者。登臨不川更悲傷。

曉行逢征東將士却寄梅中丞

烽火城西百將屯。寒烟曉疊萬家村。雄邊子弟誇雕韉。絕塞將軍蚤閉門。傍海何年知浪靜。登壇空自拜君恩。雲中今有真頗牧。安得移來覲至尊。

晚過居庸

重門天險設居庸。百二山河勢轉雄。關吏不聞占紫氣。行人或共說非熊。灣環出水馬蹄澀。回復穿雲月露融。燕市卽今休感慨。漢家封事已從容。

九日至極樂寺聞袁中郎且至因喜而賦

世道由來未可孤。百年端的是吾徒。時逢重九花應醉。人至論心病亦蘇。老檜深枝喧暮鵲。西風落日下庭梧。黃金臺上思千里。爲報中郎速進途。

元日極樂寺大雨雪

萬國衣冠共一新。婆娑獨占上方春。誰知向闕山呼日。正是飛花極樂辰。寂寂僧歸雲際寺。溶溶月照隴頭人。年來鬢髮隨刀落。欲脫塵勞却惹塵。

雨中塔寺和袁小修韻

無端滯落此江瀕。雨濕征衫逢故人。但道三元猶浪跡。誰知深院有孤身。才傾八斗難留客。酒

賦千鍾不厭貧。自是仙郎佳。况在何妨老子倍精神。

讀羊叔子勸伐吳表

三馬同槽買鄴都。轉身賣與小羌胡。山濤不是私憂者。羊祐寧知非算無。天塹長江權入晉。地分左衽總輸吳。當時王謝成何事。只好清談對酒壚。

讀劉禹錫金陵懷古

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懷古獨稱劉。千尋鐵鎖沉江底。百萬龍驤上石頭。賦就羣公皆閣筆。功成二子莫爲讎。鍾山王氣千年在。不見長江日夜浮。

瑠璃寺

瑠璃道上日初西。馬逸秋風萬木低。僧舍不關從客去。田家有酒爲誰攜。籬邊小雨催黃菊。山岫明星報曉雞。自有深公爲伴侶。何妨一過笑前溪。

赴京留別雲松上人

支公遯跡此山居。深院巢雲愧不如。自借松風一高枕。始知僧舍是吾廬。風吹竹柏袈裟破。月滿池塘鍾磬虛。獨有宿緣酬未畢。臨岐策馬復躊躇。

望魯臺禮謁二程祠二程俱產於此

日暮西風江上臺。森森古木使人哀。楚雲一夜真堪賦。魯國何年入望來。千載推賢唯伯仲。百年想像見嬰孩。翛然欲下門庭雪。知是先生愛不才。



李氏焚書終

李氏焚書

二八九

李氏焚書



一九〇

李溫陵傳

李溫陵者。名載贊。少舉孝廉。以道遠。不再上公車。爲校官。徘徊郎署間。後爲姚安太守。公爲人中燠外冷。丰骨稜稜。性甚卞急。好面折人過。士非參其神契者。不與言。強力任性。不強其意之所不欲。初未知學。有道學先生語之曰。公怖死否。公曰。死矣。安得不怖。曰。公旣怖死。何不學道。學道所以免生死也。公曰。有是哉。遂潛心道妙。久之。自有所契。超於語言文字之表。諸執筌蹄者。了不能及。爲守。法令清簡。不言而治。每至伽藍。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寘名僧其間。簿書有隙。卽與參論虛玄。人皆怪之。公亦不顧。祿俸之外。了無長物。陸續鬱林之石。任昉桃花之米。無以過也。久之。厭圭組。遂入雞足山。閱龍藏。不出。御史劉維奇其節。疏令至仕。以歸。初與楚黃安耿子庸善。罷郡。遂不歸。曰。我老矣。得一二勝友。終日晤言。以遣餘日。卽爲至快。何必故鄉也。遂攜妻女客黃安。中年得數男。皆不育。體素癯澹。於聲色。又癖潔。惡近婦人。故雖無子。不置妾婢。後妻女欲歸。趣歸之。自稱流寓客子。旣無家累。又斷俗緣。參求乘理。極其超悟。剔膚見骨。迴絕理路。出爲議論。皆爲刀劍上事。獅子迸乳。香象絕流。發詠孤高。少有酬其機者。子庸死。子庸之兄天台公。惜其超脫。恐

子姪效之。有遺棄之病。數至箴切。公遂至麻城龍潭湖上。與僧無念。周友山。丘坦之。楊定見聚。閉門下鍵。日以讀書爲事。性愛掃地。數人縛帚不給。衿裙浣洗。極其鮮潔。拭面拂身。有同水淫。不喜俗客。不獲辭而至。但一交手。卽令之遠坐。嫌其臭味。其忻賞者。鎮日言笑。意所不契。寂無一語。滑稽排調。衝口而發。既能解頤。亦可刺骨。所讀書皆鈔寫爲善本。東國之祕語。西方之靈文。離騷馬班之篇。陶謝柳杜之詩。下至稗官小說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籐丹筆。逐字讎校。肌髮理分。時出新意。其爲文不阡不陌。據其胸中之獨見。精光凜凜。不可迫視。詩不多作。大有神境。亦喜作書。每研墨伸楮。則解衣大叫。作兔起鶻落之狀。其得意者亦甚可愛。瘦勁險絕。鐵腕萬鈞。骨稜稜紙上。一日惡頭癢。倦於梳櫛。遂去其髮。獨存鬢鬚。公氣旣激昂。行復詭異。斥異端者。日益側目。與耿公往復辨論。每一扎。累累萬言。發道學之隱情。風雨江波。讀之者高其識。欽其才。畏其筆。始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逐之。於時左轄劉公東星。迎公武昌。舍蓋公之堂。自後屢歸屢游。劉公迎之心水。梅中丞迎之雲中。而焦公弱侯。迎之秣陵。無何復歸麻城。時又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又誤信而逐之。火其蘭若。而馬御史經綸。遂躬迎之於北通州。又會當事者。欲刊異端以正文體。疏論之。遣金吾緹綺逮公。初公病。病中復定所作易。因其名曰九正易。因常曰。我得九正易。因成。死快。

矣。易因成病轉甚。至是逮者至。邸舍囹圄。公曰。問馬公。馬公曰。衛士至。公力疾起。行數步。大聲曰。是爲我也。爲我取門片來。遂臥其上。疾呼曰。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馬公願從。公曰。逐臣不入城制也。且不有老父在。馬公曰。朝廷以先生爲妖人。我藏妖人者也。死則俱死耳。終不令先生往而已。獨留。馬公卒同行。至通州城外。都門之牘。尼馬公行者紛至。其僕數十人。奉其父命。泣留之。馬公不聽。竟與公偕。明日。大金吾實訊。侍者掖而入。臥於堦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書。公曰。罪人著書甚多。具在於聖教。有益無損。大金吾笑其崛強。獄竟無所實詞。大略止回籍耳。久之。旨不下。公於獄舍中。作詩讀書自如。一日。呼侍者。雍髮。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氣不絕者兩日。侍者問和尚痛否。以指書其手曰。不痛。又問曰。和尚何自割書。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絕。時馬公以事緩。歸覲其父。至是聞而傷之。曰。吾護持不謹。以致於斯也。傷哉。乃歸其骸於通。爲之大治塚墓。營佛刹。云。公素不愛著書。初於耿公辨論之語。多爲掌記者所錄。遂哀之。爲焚書。後以時義詮聖賢深旨。爲說書。最後理其先所詮次之史。焦公等刻之於南京。是爲藏書。蓋公於誦讀之暇。尤愛讀史。於古人作用之妙。大有所窺。以爲世道安危治亂之機。捷於呼吸。微於縷黍。世之小人。旣僥倖喪人之國。而世之君子。理障太多。名心太重。護惜太甚。爲格套局面所拘。不知古人清淨無爲。行所無

事之旨與藏身忍垢委曲周旋之用使君子不能以用小人而小人得以制君子故往往明而不晦激而不平以至於亂而世儒觀古人之跡又極繩以一切之法不能虛心平氣求短於長見瑕於瑜好不知惡惡不知美至於令接響傳聲其觀場逐隊之見已入人之骨髓而不可破於是上下數千年之間別出手眼凡古所稱爲大君子者有時攻其所短而所稱爲小人不足齒者有時不沒其所長其意大抵在於黜虛文求實用舍皮毛見神骨去浮理揣人情卽矯枉之過不無偏有重輕而舍其批駁謔笑之語細心讀之其破的中竅之處大有補於世道人心而人遂以爲得罪於名教比之毀聖叛道則已過矣昔馬遷班固各以意見爲史馬遷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游俠當時非之而班固亦排守節鄙正直後世監二史之弊汰其意見一一歸之醇正然二家之書若揭日月而唐宋之史讀不終篇而已兀然作欠伸狀何也豈非以獨見之處卽其精光之不可磨滅者歟且夫今之言汪洋自恣莫如莊子然未有因讀莊子而汪洋自恣者也卽汪洋自恣之人又未必讀莊子也今之言天性刻薄莫如韓子然未有因讀韓子而天性刻薄者也卽天性刻薄之人亦未必讀韓子也自有此二書以來讀莊子者撮其勝韻超然名利之外者代不乏人讀申韓之書得其信賞必罰者亦足以強主而尊朝廷卽醇正如諸葛亦手寫之以進後主何嘗

以意見少駁。遂盡廢之哉。夫六經洙泗之書。梁肉也。世之食梁肉太多者。亦能留滯而成痞。故治者以大黃蜀豆瀉其積穢。然後脾胃復而無病。九賓之筵。雞豚魚肉相繼而進。至於海錯。若江瑤柱之屬。弊吻裂舌。而人思一朵頤。則謂公之書爲消積導滯之書。可謂世間一種珍奇。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書。亦可特其出之也。太蚤。故觀者之成心不化。而指摘生焉。然而窮公之所以罹禍。又不自書中來也。大都公之爲人。眞有不可知者。本絕意仕進人也。而專談用世之略。謂天下事決非好名小儒之所能爲。本狷潔自厲。操若冰霜人也。而深惡枯清。自矜刻薄。瑣細者謂其害必在子孫。本屏絕聲色。視情慾如糞土人也。而愛憐光景。於花月兒女之情狀。亦極其賞玩。若借以文其寂寞。本多怪少可。與物不和人也。而於士之有一長一能者。傾注愛慕。自以爲不如。本息機忘世。槁木死灰人也。而於古之忠臣義士。俠兒劍客。存亡雅誼。生死交情。讀其遺事。爲之咋指。砍案投袂而起。泣淚橫流。痛哭滂沱。而不自禁。若夫骨堅金石。氣薄雲天。言有觸而必吐。意無往而不伸。排搨勝已。跌宕王公。孔文舉調魏武。若稚子。稽叔夜視鍾會如奴隸。鳥巢可覆。不改其鳳唼。變翻可鍛。不馴其龍性。斯所由焚芝鋤蕙。含刀若苗者也。嗟乎。才太高。氣太豪。不能埋照溷俗。卒就囹圄。慚柳下而愧孫登。可惜也。夫可戒也。夫公晚年讀易。著書曰九正易因。意者公於易大有

得舍冗入謙而今遂老矣逝矣公所表章之書若陽明先生年譜及龍溪語錄其類多不可悉記云。

外史袁中道曰公之於溫陵也學之否予曰雖好之不學之也其人不能學者有五不願學者有三公爲士居官清節凜凜而吾輩隨來輒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學也公不入季女之室不登治童之牀而吾輩不斷情慾未絕嬖寵二不能學也公深入至道見其大者而吾輩株守文字不得玄旨三不能學也公自少至老惟知讀書而吾輩汨沒塵緣不親韋編四不能學也公直氣勁節不爲人屈而吾輩胆力怯弱隨人俯仰五不能學也若好剛使氣快意恩讎意所不可動筆書之不願學者一矣既已離仕而隱卽宜遁迹入山而乃徘徊人世禍遂名起不願學者二矣急乘緩戒細行不修任情適口鸞刀狼藉不願學者三矣夫其所不能學者將終身不能學而其所不願學者斷斷乎其不學之矣故曰雖好之不學之也草夫幻人之談謂其既已髡髮仍冠進賢八十之年不忘欲想者有是哉所謂蟾蜍擲糞自其口出者也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

第一輯 第二十七種

中華民國廿五年二月初版

李氏焚書

普及本實價四角

特印本實價五角五分

撰校主出總發

著點編版行經

者者者者

者者者者

者者者者

者者者者

者者者者

者者者者

者者者者

者者者者

者者者者

者者者者

者者者者

者者者者

者者者者

者者者者

者者者者

者者者者

者者者者

者者者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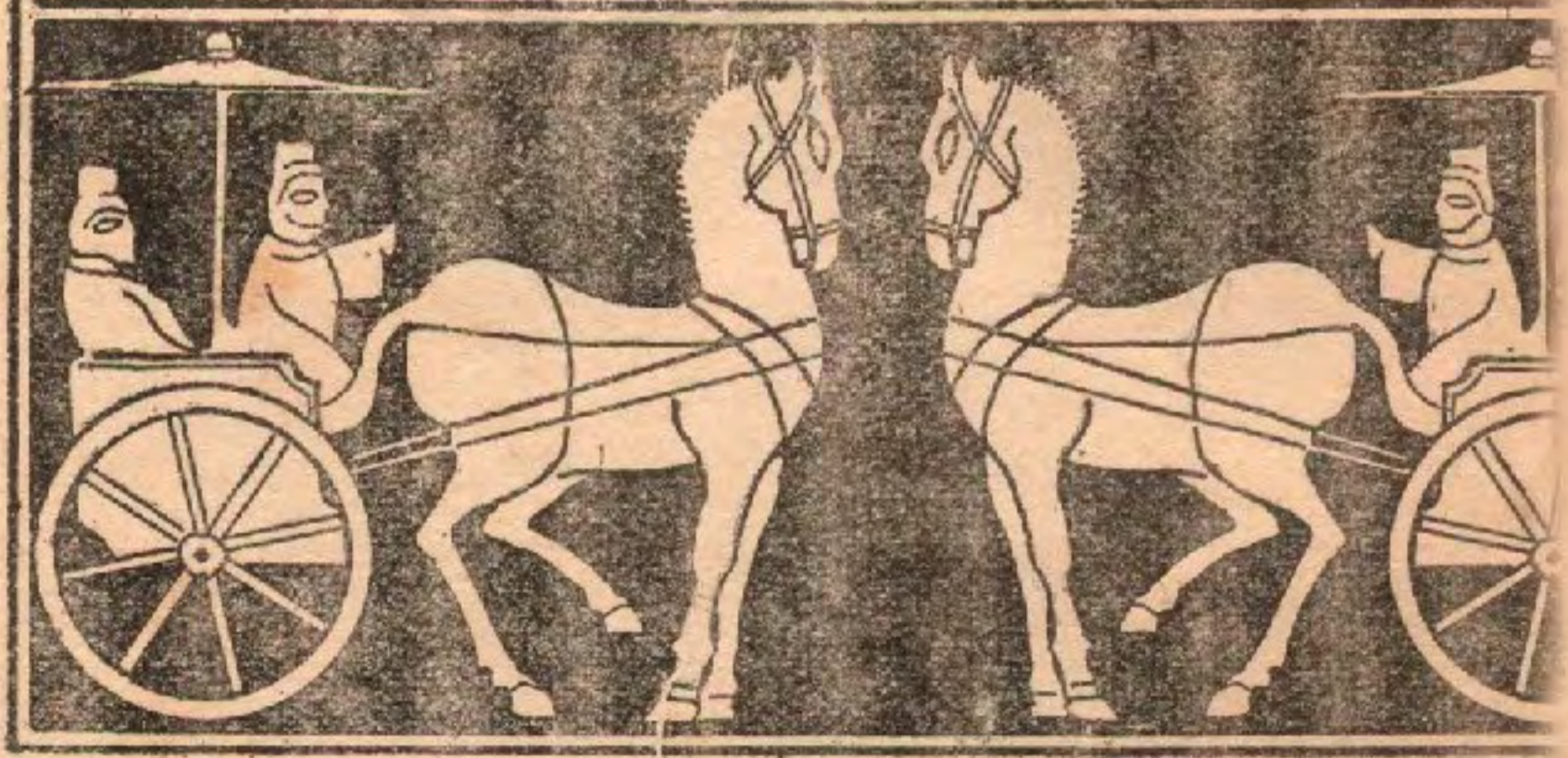
者者者者

者者者者

者者者者

上海總店：四馬路三二二四號
 廣州支店：永漢北路二二九九號
 南京支店：太平路二四八號
 開封支店：中山北街二八四號
 雲南支店：土主廟街四七號
 成都支店：華興街
 漢口支店：湖北路中

李卓吾
 阿蠶
 施山
 貝靜
 張山
 上海雜誌公司
 盧房存英吾



初版本 1—2500本

國家圖書館



000438927



普